

杨家将演义

◎ 明 熊大木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

杨家将演义

〔明〕熊大木

杨家将方框对应字一览表

页码	对应文字(如果一页方框太多,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)		
第 70 页	驢 驢	第 71 页	驢 驢 倭
第 74 页	瞭	第 75 页	驢 驢

叙 述

宋运泰开生圣主，将星明朗应相聚。边疆建辟敌人降，四海苍生望霖雨。太原灵气产英豪，慷慨埋沉世所遭。宝剑利磨新出匣，愤然有志入中朝。铁甲坚兵曾斩阵，保銮从驾建功勋。东荡西除群寇服，晋阳声势又相闻。杨家父子真豪士，万里威风人仰慕。一旦欣然思远图，八骏齐奔向南路。太宗重命赐恩深，义士归崇报亦诚。大战幽州兵败衄，一门忠勇尽亡倾。六使栖栖依北道，七郎遭矢最堪怜。真宗命领三关镇，收伏英奇智策深。汝州发配遂埋藏，魏府铜台羽檄忙。震撼三军齐救驾，番兵胡浪虎驱羊。七十二阵真奇绝，杨府英雄兵法熟。世界闹动天地昏，尽教萧后归邦域。西番倡乱又扬尘，笳鼓声中马上频。十二寡妇能效力，乾坤再整靖边庭。仁宗统御升平盛，蛮王智高兵寇境。杨府俊英文广出，旌旗直指咸归命。更有姨娘法术奇，炎月瑞雪降龙池。天生豪杰真不偶，将与圣明展帝基。于今去古几千场，荒草寒烟又夕阳。故国不殊风物异，令人看此垂悲伤。

第一回

北汉主屏逐忠臣 呼延赞激烈报仇

却说北汉主刘钧听知大宋平定各镇，与群臣议曰：“先君与周世仇。宋帝其志不小，今既削平诸国，宁肯与孤自霸一方乎？”谏议大夫呼延廷出奏曰：“臣闻宋君英武之主，诸国尽已归降。今陛下一隅之地，何况兵微将寡，岂能相抗？不如修表纳贡，庶免生民之厄，而保河东无虞也。”刘钧犹豫未决，忽枢密副使欧阳暹进曰：“呼延廷与宋朝通谋，故令陛下纳降。且晋阳形胜之地，帝王由此而兴；无事则籍民而守，有警则执戈而战，此势在我耳，何必轻事他人乎？乞斩呼延廷以正国法。倘或宋师致讨，臣愿独当之。”钧允奏，令押出呼延廷斩首。国舅赵遂力奏曰：“呼延廷之论，忠言也，岂有通谋宋朝之理？主公若辄斩之，使宋君闻知，则征讨有名耳。必欲不用，只宜罢其职而遣之，庶全君臣之义也。”刘钧然其言，下令削去官职，罢归田里。

呼延廷谢恩而退，即日收拾行装，带家小直向绛州而去。欧阳暹尚不遂意，深恨呼延廷，欲谋杀之。唤过亲随人张青、李得，谓之曰：“汝二人引健军数百人，密追呼延廷安下处，尽杀之。回来吾重赏汝。”张、李领诺，即引健军追赶呼延廷去了。

却说呼延廷与一起人行至石山驿，日已晚，歇下鞍马。是夜与夫人对席饮酒，自叙不幸之事。将近二更，忽听驿外喊声大振，火炬连天，人报有劫贼来到。呼延廷大惊，令家人速走。张青、李得部众拥入驿中，将呼延廷老幼尽皆杀了，财宝劫掠而去。时随从人各自逃生，只有妾刘氏抱着幼子，走入厕中，保得性命。至四更，刘氏叹曰：“谁想我家遭此劫数，使我母子无依。”放声大哭。忽有一人在后叫曰：“小娘子何故号哭？”刘氏星光下泪眼相看。其人近前问曰：“汝是谁家女子，独自到此？”刘氏泣曰：“妾是本国谏议大夫呼延廷偏室，因回归乡里，至此被强人劫掠，将一家尽皆杀死，只留得妾身同乳子，逃于此间，无计可保，望尊官见怜。”其人听罢，怀愤长吁曰：“吾乃河东府两院领给，姓吴名旺。适闻杀汝恩主者，却是欧阳暹亲随人张青、李得，假作强人到此。汝宜速抱其子而走，不然一命难保。”道罢而去。

刘氏正慌间，忽驿外喊声又起，一伙强人拥入，见刘氏，捉住来见马忠。马忠曰：“汝何处女子，抱着孩儿在此？”刘氏曰：“妾含冤负屈。”因将一家被害之故，备述一番。马忠曰：“适夜巡人来报，驿中有官宦被劫。我等正要来夺分金宝，原来有此苦事。汝若肯随吾回庄，抚养孩儿长成，与汝报此冤仇，可乎？”刘氏曰：“妾有莫大之冤，何恤微躯？愿随大王而去。”马忠即引刘氏，回至庄上。将近天明，马忠安顿刘氏居庄，自与手下复回山寨去了。刘氏密遣人去驿中收殓其主尸首，埋于一处；立意只图报冤，抚养孩儿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将近七年光景，孩儿已长成矣。马忠与其子取名曰福郎，送往从师学业。其子生的面如铁色，眼若环朱，貌类唐时尉迟敬德。虽是读书，暇时便习兵法。年至十四五，走马射箭，武艺通晓。使一条浑铁枪，有神出鬼没之能。马忠见其雄勇，不胜欢喜，

改名曰马赞。

一日，随马忠出庄外，见一起脚夫扛着大石碑来到，上写道“上柱国欧阳暉”数字。马忠见了，愤怒变色。马赞曰：“大人见此石碑，何故有不足之意？”忠曰：“看着欧阳暉名字，甚有伤吾心也。此人十五年前，害却呼延廷一家。吾听得呼延廷有子尚在，我若见他，便与之同去报仇矣。”赞怒曰：“可惜孩儿不是呼延廷之子，若然，即日报仇。”忠曰：“此事汝母更知其详，可入问之。”赞回庄，入见母刘氏，问欧阳暉害呼延廷一家之故。刘氏呜咽洒涕而泣曰：“我含此冤恨，今十有五年矣。汝正是呼延廷之子，此父是托养汝者也。”赞闻此言，昏闷在地。马忠径入，仓皇救醒。赞哭曰：“孩儿今日辞父母，便去报冤。”忠曰：“他是河东权臣，部下军士甚众，如何近得？须用计策图之。汝今后只称我为叔。”赞拜曰：“叔叔有何计策教我？永不忘恩！”

忠正思量间，忽报耿忠来相访，马忠即出迎接。入至庄里坐定，令赞相见。耿忠问曰：“此位是谁？”马忠曰：“义子马赞也。”乃问耿忠来此之故。耿忠曰：“适与强人相争，赢得一匹好马，名曰‘乌龙马’。将要送往河东，卖与欧阳丞相，因过尊兄庄上，特来相访。”马忠曰：“既贤弟有此好马，不如只卖与小儿，就中更有事理。”耿忠曰：“吾与尊兄，义虽结契，胜如嫡亲，汝之子即吾侄也，此马便当相送。”马忠大悦，因具酒醴相待。马忠席上因道起呼延廷一家被欧阳暉所害，此子是呼延廷亲生，正欲报仇，不得其策。耿忠听罢，愤然曰：“尊兄勿虑，吾有一计，可以杀欧阳暉也。”马忠曰：“弟有何策？烦指教之。”耿忠令赞近前，谓之曰：“汝今只将此马送入欧阳暉府中，称作拜见之物。他得此马，定问汝要何官职，须道不愿为官，只愿跟随相公养马，彼必喜而收留。待遇机会处，因而杀之，此冤可报也。”赞拜受其计。是日席散，耿忠辞归山寨。次日，赞拜别马忠、刘氏，上马登程。后人有诗为证：

豪毅英雄胆气粗，轩昂人物世间无。

此行必定冤能报，方表男儿大丈夫。

且说呼延赞离了马家庄，径赴河东，访问欧阳暉府中，令人报知曰：“府门下有一壮士，牵匹好马，要来献与相公。”暉听罢，即令唤人。赞到阶下跪曰：“小人近贩得骏骑，特来献相公以为进见之礼。”暉曰：“汝何处人氏？”赞曰：“祖居马家庄，小人姓马名赞。”暉曰：“此马价值几何？”赞曰：“价值连城。”暉听得，自思：“此人必图做官。”令左右问之。赞曰：“不愿为官，只愿服侍相公一年半载，终是名分人也。”暉见赞仪表奇特，又送他这马，不胜之喜，即收留为左右使唤。赞思欲行事，遂尽意奉承，极得暉之欢心。

开宝七年八月中秋佳节，欧阳暉与夫人在后园凉亭上饮酒赏月。怎见得中秋好景？有苏子瞻《水调歌头》词为证：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欧阳暉饮罢，酒醉，从人扶入书院中，凭几而坐。赞随至院中，自思：“此处不下手，待等何时？”正欲拔出短刀，忽窗外有人持灯笼进院，却是管家来请暉安歇。赞即藏刀入鞘，叹曰：“此贼尚有余福，须再图之。”

却说赵遂以欧阳暉专政已久，恐惹兵端。一日，奏知北汉主曰：“暉有擅杀之罪，陛下若不早除之，为患深矣。”会帅将丁贵等力劾其罪。刘钧乃降欧阳暉丞相之职，宣授为团练使。暉耻与赵遂等同列，上疏辞归乡里。汉主允其请。暉即日收拾行李，领从人离晋阳，望郢州而去。不消一日，已到其家，诸亲眷皆来称贺，暉日具酒醴相待。

时九月九日，却是睨之生诞，准备筵宴，与夫人畅饮。呼延赞独安外房，闷坐无聊。将近二更时分，出庭外闲行，但见月明如昼，西风拂面。赞因仰天长叹曰：“本为父母报仇到此，不遂其志，苍天能无怜及我耶？”言罢挥泪入房，偃身而卧。忽窗前起一阵怪风，赞睡中见许多人满身鲜血，向前抱着赞曰：“汝父被睨所害，今日可以报仇矣。”赞听得，忽然觉来，只是梦中。正在犹疑间，忽从人来自叫：“马提辖，相公有事唤汝。”赞藏了利刃，径入书院中，见欧阳睨睡在床上。睨曰：“吾饮数杯，宿酒未醒，汝在身旁，好生服侍。”赞应诺。因自忖曰：“此贼命合休矣！”约近四更，赞走出院外，见四下寂静，正是：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腰间取出尖刀，寒光凛凛，杀气腾腾；复入书院，拿住欧阳睨曰：“汝认得呼延廷之子么？”睨惊得心胆飞裂，连告曰：“饶我一命，家私尽归于汝。”话声未绝，赞即挥刀，刺入咽喉。欧阳睨大痛无声，命归阴府。赞既杀欧阳睨，径入内去，将夫人并至亲男女四十余口尽皆屠了。静轩咏史诗曰：

气概凌云孰可加？怀冤必雪震中华。

全家竟戮伸深恨，始信皇天报不差。

赞杀出庭中，只有老姬跪在阶下，告曰：“乞饶残生。”赞曰：“不干汝事，急去收拾金宝与我。”老姬进房中，将缎帛金银，装作一车，与赞带回。赞临行，以血书四句于门曰：

志气昂昂射斗牛，胸中旧恨一时休。

分明杀却欧阳纆，反作河东切齿仇。

呼延赞写罢，骑了乌龙马，并带宝物，连夜回见其母刘氏。具道杀了欧阳睨一家四十余口，并取得金帛而回。刘氏大喜。次日，与马忠相见，忠问曰：“报得仇否？”赞答曰：“赖叔叔之福，将睨老少一家诛戮殆尽，临行留有字迹四句。”马忠问曰：“字迹如何道？”赞以其诗告之。忠惊曰：“倘汉主得知，则吾家有灭族之祸！汝速宜收拾盘费，直往驾兰山，投耿忠、耿亮二叔叔，以避其难。”赞领命，即日拜别父母而去。

第二回

李建忠力救义士 呼延赞梦神教武

却说呼延赞辞过父母，匆忙上路。正值十月天气，寒风袭面，落叶萧条。赞在路行了数日，望见前面一座恶山。赞思曰：“此处必有强人出没。”道未罢，忽山坡后一声鼓响，走出几个强人，拦住去路，问赞索买路钱。赞怒曰：“天下之路，安得汝卖？胜得我手中利刃，则与汝钱；不然，将汝头来试刀。”小头目大怒，绰刀向前，与赞才交一合，被赞劈死坡下。

内中乖的，急上山报知耿忠曰：“山下有一壮士经过，小头目问索金银，已被杀死。”耿忠大惊，即上马来看，见赞正与众头目相斗，忠认得是赞，忙喝曰：“侄儿不得动手！”赞抬头视之，慌忙下拜。耿忠引赞上山，与耿亮相见毕；忠问所来之由，赞将报仇之事并血书四句，一一道知。“今父亲着小侄径投二位叔叔避难，不想有伤部下，望乞赦罪。”忠曰：“汝乃误耳，何罪之有？”即令手下摆酒相待。忠因曰：“我等屯聚于此，以观时变。汝既来，则为第三位寨主。”赞拱手拜谢。自是赞居寨中，打官劫舍，无有不胜。

一日，赞与耿忠等议曰：“河东旁郡，多有钱粮。叔叔借我军士三千，往绛州劫掠而回，可应二年之用。”忠笑曰：“绛州是张公瑾镇守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若去必遭其擒也。”赞曰：“小侄若折一军，情愿偿命。”耿忠见赞如此志气，便与军士三千。

赞即披挂上马，扯起令字旗，上写“河东切齿仇”五字，引着三千兵来到绛州城下，将城围了。大叫：“好好将府库钱粮献出则退；不然，攻入城中，恣意劫掠。”守军报与公瑾知道。公瑾自思：“贺兰山有新贼呼延赞，英雄之士，必是此人作乱。”分付军士二百人：“多设弓弩，埋伏吊桥两边，待吾诱而擒之。”军士得令，自去埋伏。不提。公瑾披挂上马，引五百军出城迎敌。呼延赞跨着乌龙骑，直奔军前，大叫曰：“我来别无他意，只问库中借黄金三千两。”公瑾怒曰：“强贼急退，尚留残生；不然，擒汝献主，碎尸万段！”赞大怒，舞枪跃马，直取公瑾，公瑾举枪来迎。二人交战三十余合，真如猛虎相斗，不分胜负。公瑾再战佯输，走过吊桥。赞勒马赶过桥去，忽一声鼓响，两边伏兵并起，箭如雨落。赞大惊，急跑马杀回，所部三千喽罗，射死一半。公瑾亦不追赶，收兵还入府中。

却说呼延赞不敢回见耿忠，单骑奔小路逃走。将近一更，又被伏路喽罗拿住。正是：

才脱虎坑逃得去，又遭机阱捉将来。

众喽罗将赞缚上山来见马坤父子。坤问曰：“汝乃何人？”赞曰：“小人是相国之子。复姓呼延，名赞，走错路途，被大王部下所捉，乞饶性命。”马坤大怒曰：“近闻汝围绛州，将劫府库，尚来瞒我！”即令将陷车囚起，连夜点二百余人，解送呼延赞入绛州请赏。喽罗得令，将赞解出山下。众人相谓曰：“我大王与八寨大王有隙，只恐前面夺了呼延赞，我等如何分说？不如前面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罢。”前到拦路虎门首，叫声“借宿”。有守门者出来看之，见一伙强人，解

一陷车来到。守门者曰：“夜已深矣，汝等借宿，休得惊动大王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我等自有方便。”即将陷车推入后亭去了。

时有八寨主李建忠，为入西京勾栏内看戏，被官拘察拿住，囚于牢中四年，因越狱走向，亦在拦路虎家借宿。步出门外，听见守门人大惊小怪，乃问曰：“汝等相议何事？”守门者曰：“太行山马大王，令二百人解呼延赞与张公瑾请赏。”建忠听罢，自思：“我在西京牢内，闻得赞乃英勇之士，因何被他拿了？还当救之。”即提朴刀入亭后，大叫曰：“谁敢监囚赞将军者休走！”众喽罗惊散而去。建忠打开陷车，取出呼延赞，在星光之下相见。赞曰：“是谁救我？恩泽难忘！”建忠曰：“我乃第八寨李建忠也，都是一家兄弟！”即赐与衣服。

次日，带赞回新建寨。人报知寨主柳雄玉，雄玉大惊，即出寨迎接，果是真实。雄玉邀入帐中坐定，不胜之喜。因问：“何以得回？”建忠将越狱之事道知。雄玉曰：“自尊兄离寨之后，手下单弱，被六寨主罗清每年来讨赁土钱，甚被扰害。”建忠大怒曰：“此贼再来，吾当生擒之！”雄玉因问：“同来此位是谁？”建忠曰：“相国之子呼延赞也。”雄玉曰：“久闻其名，今幸相会。”即令左右设酒庆贺。

三人正饮之间，忽报罗清同五六百人来山下讨半年赁土钱。柳雄玉听得，不敢问。赞觑定建忠曰：“乞借鞍马衣甲，生擒罗清来献，以报哥哥救命之恩。”建忠喜曰：“吾知贤弟足是其敌也。”即付与鞍马盔甲，点喽罗二百，随赞迎敌。赞披挂齐备，辞二位而出，到山下大叫：“罗寨主来此何干？”清曰：“特来问柳寨主讨半年赁土钱。”赞怒曰：“汝既以兄弟相处，急早退去，免伤和睦；不然，特擒汝入山以献。”清曰：“无端匹夫！与汝何干，而来相撩耶？”即挺枪跃马，直取呼延赞。赞即举枪来迎。二人交战，未及五合，赞轻舒猿臂，将清捉在马上，杀散余众，绑缚罗清上山，来见李建忠。建忠大喜，将清吊在柱上，曰：“待缓缓诛此逆贼。”令具酒庆贺。

不想罗清败众，报与第五寨大王张吉，再点二百人，全装贯带，喝喊连天，来攻新建寨。李建忠与赞正在饮酒，听得山下金鼓不绝，人报五寨主引兵来救罗清。赞怒曰：“待一发擒剿此辈，以除心腹之患。”即辞建忠，引众人出寨。排开阵势，喝问：“前面强贼何人？”张吉认得是赞，乃曰：“好好放出罗寨主还我，饶你性命；如若不从，教你目下受灾。”赞大怒，挺枪直取张吉。张吉抡刀来迎。刚斗二合，被赞一枪刺于马下。众人见杀了主将，各自丢戈抛戟而走。赞乘势追入寨中，将所聚金银，尽数劫取，放火焚其山寨而回。建忠、雄玉见赞又胜一阵，大喜曰：“贤弟威风，果不虚言。”仍令坐席饮酒。建忠喝左右杀取罗清心肝，作供酒之肴。三位开怀畅饮。不提。

却说败兵走投太行山，见马坤说知罗清、张吉被赞所诛。马坤大怒曰：“不诛此匹夫，何以泄吾愤！”即令长子马华，率五百精勇，杀奔新建寨来。逻卒报知李建忠，建忠曰：“马坤欺人太甚，吾当出马擒之。”赞曰：“不劳尊兄神色，待小将明日定下计策，擒此恶党，以伸其恨。”建忠依其议，下令众人坚守寨栅，明日出战。众人得令，各自整備去了。

呼延赞归至帐中，思量捉马坤之计。俄然睡去，忽见个火球滚入帐中，赞梦中赶将出去。至一所在，尽是金窗朱户，宫宇巍然。赞直入内，却不见那火球。旁边转过一人曰：“主人候将军多时矣。”赞曰：“汝主人是谁？”其人曰：“请入内便见。”径引赞入殿中。见一员猛将，端然而坐，觑着呼延赞曰：“你道天下只你一个会武艺么？”赞答曰：“小人一勇之夫，何足挂齿！”那员将道：“且去教场内，吾有事讲论。”赞即随到教场亭上坐下。那将令左右以鞍马军器付与赞，曰：“你有甚武艺，请试一遭，与吾观之。”赞领诺上马，将平生所学显出。那将笑曰：“此不足为奇。”唤左右牵过自己马来，谓赞曰：“吾与君较一阵胜负。”赞自思：“适间留一路枪法未使，且

与他比较刺之。”乃上马与那将场中比较。二人斗上数合，赞挥起钢枪，被那将转过骅骝，挟下马来，连喝曰：“吾弟牢记此一法。”

赞愕然觉来，却是梦中，视身上衣甲尚在。赞思奇异，便唤小卒入，问曰：“此处莫非有神庙乎？”小卒曰：“离此一望之地，有一座古庙，年深荒废，无人祭赛。”赞于次日带小卒来看其庙，见牌额写道：“唐尉迟恭之祠。”步入殿上，见神像与夜间所梦无异。赞曰：“怪哉！此乃神力相助也。”即倒身四拜，当神祝曰：“若使呼延赞久后发迹，必当重整祠宇，以报神功也。”拜罢，与小卒回见李建忠。建忠曰：“贤弟那里得此衣甲？”赞道知夜来所梦之事。建忠喜曰：“此乃神灵相助，吾弟当有大富贵之分。”

正讲话间，忽报马华在外搦战。赞辞却建忠，绰枪上马，引众人出寨迎敌。对营马华举鞭指而骂曰：“诛不尽的狂奴！好好将罗清放出，免得自家相并。不然，碎汝尸为万段。”赞大笑曰：“汝将来与罗清同一处死耶？”华大怒，举枪直取呼延赞。呼延赞约退数步，兵刃相迎。未及两合，被赞挟住枪梢，活活捉住，令人押上山来见李建忠。华之败兵归报马坤曰：“小将军被赞活捉而去。”坤大惊曰：“此贼真乃雄勇。”即令次子马荣，部健勇二百人，前去救取。赞听知太行山人马又到，列下阵势。马荣横刀于马上叫曰：“好好将吾兄放出，佛眼相看，不然杀汝片甲不留。”赞怒曰：“待擒着汝一同发落。”即挺枪纵骑，冲过阵来。马荣抡刀回战。二人在山坡下斗上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赞乃佯输，走回本阵。马荣不舍，骤骑急追。转过坳后，赞按住神枪，专待马荣将近，绰起金鞭，喝声：“着！”从背上打下。

马荣口吐鲜血而走。回到寨中见马坤，说赞英雄难敌。马坤忧闷不已。坤有女金头马氏，见父面带忧色，因问曰：“爹爹何故不悦？”坤曰：“今被新建寨副贼呼延赞，捉去汝长兄，又打伤二哥，思量无人敌之，是以纳闷。”马氏曰：“爹爹不须烦恼，待女孩儿前往擒之。”坤曰：“此人英雄莫敌，只恐汝胜不得他。”马氏曰：“当用奇兵捉之，先埋伏勇壮于山侧，若战不胜，引入伏中，必落圈套。”坤依其言，即与七千人前去对敌。呼延赞知之，当先出马，大叫：“来将急令寨主归顺，免遭焚戮；不然剿汝等无葬身之地。”马氏大怒，舞刀跃马，直杀过来。呼延赞拍马迎之。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马氏跑马而走。赞勒马赶上一里地位，见山后隐隐有伏兵之状，遂回马不追。两下各自收军。

马氏回见坤曰：“呼延赞深知兵法，不能胜之矣。”坤愈不悦。忽小卒来报：“山后一彪军马来到，不知是谁。”坤闻知，即令人哨探，回报第一寨主马忠也。坤出帐迎接。马忠与刘氏安下人马，入寨中相见毕。坤曰：“久违贤弟，一向消息不闻。”忠曰：“怀想大哥多日，今特来相访。”坤令左右设酒醴相待。众人饮至半酣，马忠见坤有忧色，因问：“尊兄何故不悦，莫非以小弟来扰乎？”坤曰：“贤弟道差矣，吾兄弟即同一家人，岂有厌弃之意？争奈第八寨有新来呼延赞，每与各寨相并，近日捉去吾长子，无人救得，是以纳闷。”忠听罢，乃曰：“既如此，不须烦恼，小弟当出力相救。”坤曰：“此人亦是劲敌，不可小觑。”忠曰：“自有方略降之。”即辞却马坤，与刘氏引本部人马，来至山下。

第三回

金头娘征场斗艺 高怀德大战潞州

却说马忠、刘氏来到山下，果见对垒呼延赞全身贯带而出，大呼曰：“杀不尽的党类，尚敢来相争耶？”刘氏拍马向前，认得分明，乃喝曰：“福郎不得无礼！”赞听罢，猛抬起头来，见是母亲，即丢枪下马，拜伏路旁曰：“不肖儿得罪，母亲缘何至此？”刘氏曰：“汝起来，去见叔叔。”赞乃随母入军中，见马忠毕。忠曰：“闻汝在耿忠寨里，谁知在此相斗？马坤是我结义兄弟，汝即宜前去伏罪。”赞曰：“前日孩儿擒他长子入山，又打伤马荣，若去相见，恐有不测之祸。”忠曰：“有我在，无妨。”赞乃领诺，随马忠入寨中，来见马坤。忠曰：“小儿不识尊兄，冒犯罪重，万乞恕宥。”坤惊问其故。忠以赞之本末道知。坤叹曰：“不枉相国之子也。”赞向前拜曰：“小侄肉眼不识伯伯，全赖扶持，恕小侄之前愆。”坤曰：“汝本不知，岂有相怪之理？”即令排筵席庆贺。坤唤马荣等相见，荣见赞似有赧愧。赞曰：“冒伤哥哥，万乞赦宥。”荣亦以礼待之。是日，寨中大吹大擂，众人欢饮。有诗为证：

豪杰相逢不偶然，一时会聚义全坚。

未交扶佐中朝主，先有威声震太原。

马坤因谓忠曰：“吾有一事相禀，未审贤弟允否？”忠起曰：“尊兄所命，安敢有违？”坤曰：“小女金头娘，貌虽丑陋，颇有武艺，若不嫌弃，愿与赞结为百年之欢。”忠拱手谢曰：“尊兄若肯怜爱，厚德难忘。”坤即令人道知金头娘。金头娘笑曰：“嫁与亦无妨，只不知呼延赞武艺如何？前日交锋，未分胜负；今再与比试，若能胜我，则许从之。”小卒出，告知马坤。马坤曰：“小女幼习未除，要与呼延将军比试，亦不碍事。”忠即令赞与马氏相较。赞领诺，披挂上马，出场中。马氏亦贯带而出。二人于教场中，再决胜负。

马忠、刘氏、马坤等，立于寨门外观望，见二人各举军器，斗上二十余合，胜负不分。马氏自思：“赞之枪法极熟，且试他射箭如何。”即勒转马缰，望将台而走。赞思曰：“此必欲以箭惊我，待赶去看他如何。”亦骤马紧追之。马氏较其相近，弯弓架箭，一连放出三矢，尽被赞闪过。赞曰：“偏我不会射箭？”复回马，引马氏赶来，拈弓在手，扣镞而射之，其矢正中马氏头盔。众人喝采。马忠跑出阵来，叫曰：“一家人，休得相并。”二人乃各下马，进入寨中。坤笑曰：“赞将军武艺精乎？”马氏低头不答。坤知其意，即令焚香为誓，将马氏嫁与呼延赞。赞拜了父母，称谢马坤。是日，众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赞入见坤曰：“小婿回山寨见李建忠，送还小将军。”坤大喜，即令人送赞登程。赞归见李、柳二人，备道会着父母，及与马氏成亲之事。建忠喜曰：“此事皆非偶然也。”赞曰：“日前捉得马华，当送还之。”建忠曰：“如今即是一家，岂有相害之理？”即着人于寨后取出马华。马华疑加谋害，吓得心惊胆战，汗透重裘。建忠曰：“兹有喜事相报，幸勿惊疑。”遂把成亲完娶之

事，一一次序道知。华始变忧为喜曰：“既如此，列位都该请过小寨相会。”建忠曰：“将军先请，吾分付手下便来也。”马华即辞建忠而去。时柳雄玉不欲行。建忠曰：“若不去，恐彼致疑；正当与之相会，以释其旧怨耳。”即日与赞等齐到太行山，令人报知马坤。坤即出寨迎接。众人入帐中，相见毕，建忠曰：“如今义同兄弟，患难正当相救，勿使再致相争，有伤和气。”坤大悦，请马忠、刘氏相见。忠曰：“小儿多得贤兄救护，恩德不忘。”建忠曰：“赞将军终非久淹之人，他日必当大贵。”坤令安排筵席庆贺。

是日，众豪杰依次而坐，开怀畅饮。酒至半酣，忽报：“山下有五千余军来到，不知是谁。”赞曰：“才得安静，又有争闹。”便要点人马迎敌。马坤曰：“待吾自去看之。”即引二百人下山探视，却是幽州耶律皇帝殿前名将韩延寿。坤问曰：“将军来此何干？”延寿曰：“耶律皇帝已歿，今立萧太后登宝位。我奉令旨，来取将军回国，共佐新主。”坤曰：“既奉有令旨，敢不回国？将军且同入山寨，与兄弟等相见，再作商议。”延寿应诺，将人马屯于山下，与坤入到山寨。坤令众兄弟出来相见毕，仍整筵席款待延寿。坤席中谓赞等曰：“我只因耶律皇帝无道，隐入太行山，今近十五年矣。听得国中已立萧太后为主，有旨来取。寨中约有七千人马，留二千与汝，同吾女镇守；吾率五千，带华、荣二人回国。若有书来相召，即便来应。”赞等应诺。次日坤辞众人，与延寿离太行山。马忠等送出五里路外而别。坤父子带人马自赴幽州，不提。

且说呼延赞同众人回至寨中，招军买马，专待朝廷招安。开宝九年三月，宋太祖闻刘钧严设警令，日夕操练军马，与赵普等议征伐之计。普奏曰：“未有可乘之机，陛下尚容再议。”帝意未决。适归德节度使高怀德入奏边事，乃言：“河东文武不睦，陛下宜乘其乱而图之。”枢密使潘仁美力奏亲征。太祖乃下诏，以潘仁美为监军，高怀德为先锋，统十万精兵，克日离汴京，望潞州征进。

消息传入晋阳，刘钧大惊，即召文武商议。赵遂奏曰：“主公勿忧，宋师连年征战，军士怀怨。臣提一旅之众，出潞州迎敌。”刘钧允奏，即以遂为行军都部署，刘雄、黄俊为正副先锋，点兵五万，前御宋师。

赵遂得令，即日部兵，来到潞州界下寨。遣人缉探宋兵动静，回报：“宋师离潞州二十里驻营，旗鼓相接，声势甚盛。”赵遂得报，次日与刘雄、黄俊，引兵杀奔潞州而来。宋前锋高怀德已列下阵势，两军对垒。怀德横枪立马于阵前，北阵中赵遂跃马而出，手捻铜刀，厉声大骂曰：“宋将不识时势，敢侵犯边界！”怀德大怒，挺枪跃马，直取赵遂，赵遂抡刀来迎。两军相交，战上十数合，不分胜负。汉先锋刘雄，见赵遂胜不得宋将，举方天戟出阵助战。宋将高怀德怒目睁睛，舞竹节钢鞭来敌。刘雄斗不数合，被怀德打中头脑而死。赵遂拨回马便走，怀德骤马追杀。潘仁美驱动后军，乘势掩杀。北兵大败，死者无算。高怀德兄弟直赶二十里而回。

赵遂大败一阵，走入泽州驻兵，与黄俊等议曰：“宋兵雄猛，宜遣人于晋阳求救，以保此城。”俊曰：“事不宜迟，若待宋兵围城，则难为计矣。”遂即差人星夜赴河东，奏知刘钧。刘钧曰：“赵遂始出兵辄败，谁可押兵以应之？”丁贵奏曰：“此行他将非宋之敌，主公须再召山后杨令公，发兵来应，可退宋师。”刘钧依其言，即遣郑添寿为使，赍金宝，径诣山后，来见杨令公，递上诏书曰：

北汉主刘钧诏示：近因宋师入境，命赵遂率兵拒御，潞州之战，败走泽城。孤以羽书报知，确有燃眉之急。令公拥重兵于山后，志存忠义，当赴国难。诏书到日，即宜发兵来应，勿负孤望。

杨业得书，与诸将议曰：“往年周主下河东，吾父子大胜其军，足为振威矣。今宋师又至，

汉主复下诏来召，还当救之。”末子七郎进曰：“中原军马甚盛，大人此一回且莫发兵，待宋师将困河东，救之未迟。”王贵曰：“小将军道差矣！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尝言：‘救兵如救火。’若待宋师临城，则成涓涓之势，徒劳无功也。正须亟出兵相援，庶表忠国之志。”杨业然其言，乃令长子渊平守应州，自与王贵部兵，即日赴晋阳，来见刘钧。山呼毕，刘钧以宾礼相待，赐赉甚厚。业拜谢而退。

次日，刘钧设宴于中殿，款待杨业。杨业奏曰：“陛下召臣退敌，未能宽慰主忧，何敢受宴？”钧曰：“卿之威望，马到成功，何患敌人不灭耶？但饮数杯，明日出兵未迟。”业拜受命。是日刘钧亲赐业金卮，君臣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业入见刘钧谢宴，因请旨出兵。钧曰：“今日卿可部兵前行，若退得宋师，寡人当以重爵处卿。”业即日辞朝而出，率精兵前到泽州下寨。

第四回

讲和议杨业回兵 迎銮驾豪杰施能

哨马报入宋军中，太祖曰：“朕往年随世宗下河东，未得利而回。今彼又来救援，可回军以避其锐。”潘仁美奏曰：“杨家之兵虽雄，统属不一。臣与诸将当以奇兵胜之，勿劳圣虑。”太祖从其言，乃下令出兵。潘仁美与高怀德、党进、杨光美等商议。怀德曰：“杨业武艺，河东有名者。明日交锋，可令萧华打初阵，赵疑第二阵，吾与弟怀亮第三阵，君监大军相应，此作长围战之，可胜其兵也。”仁美大喜，即分遣而行。

次日平明，鼓罢三通，萧华引军前进，恰与杨业军马相遇。两军对敌，萧华捻枪勒马高叫曰：“北将亟早纳降，以免杀伤之厄，不然长驱而进，踏河东为平地耳。”业提刀纵马，跑出阵前，左有王贵，右有延昭，厉声骂曰：“无端匹夫！死在目前，尚敢口出大言哉！”舞刀骤马，直取萧华。华举枪迎敌。两马相交，斗不数合，被杨业一刀斩于马下，宋兵大败而走。业挥动左右赶来，宋阵中一军摆开，乃赵疑出马绰斧，来与杨业交锋。战至二十余合，赵疑亦被杨业一刀，连人带马，分为四截，余兵大溃。高怀德闻知大惊，急与怀亮引马军一万来敌。泽州赵遂闻知救兵来到，亦开门以应之。杨业直杀入宋阵中，怀德提枪迎之。两马相交，战有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杨业抽马复回，怀德骤骑追之。旁边转过杨延昭，截怀德于马下，却得怀亮拚死力战，救援怀德回阵。王贵麾军掩杀，宋兵折去无数。

怀德引军回见潘仁美，说杨业英雄，连斩大将二员。仁美曰：“可见主上商议，徐定战杨家之策。”仁美奏知太祖：“王师已挫一阵，杨家之兵难敌。”太祖叹曰：“莫非天意不欲朕平定河东乎？”即与诸将商议班师。杨光美进曰：“杨业之众，已与赵遂相并，声势颇振。若今班师而去，倘或敌人赶来，吾军见北兵之盛，不战而溃，反取辱于外国也。为今之计，可遣人与杨业讲和，然后回兵，可无后顾之忧矣。”太祖曰：“谁能为使前往？”光美曰：“臣愿奉诏而行。”太祖允之，即令文臣草诏，与光美赍往泽州。

见杨业，道知讲和之事。业笑曰：“汝主削平诸国，曾亦有讲和者乎？”光美厉声曰：“我主英武而承大统，恩威加于诸国，近征逆命，如泰山之压危卵，系颈称臣者，不可胜计。今驾下河东，将收功于指日，正不忍生灵肝脑涂地，又以将军名望素重，弗肯相伤。况中原谋臣勇将，拥兵未动，若使闻知河东未下，车驾淹留，激怒齐进，汝晋阳能保无事乎？将军又保常胜耶？”杨业被光美说了一篇，无言可答。王贵进曰：“机会难得，将军可允其议。勿使激怒宋人，非河东之利。”业乃回报使者：“归奏宋君，吾当即部兵回矣。”光美辞退，再入别营见赵遂，道知通和之由。遂喜曰：“宋君吾之尊主也。既有通好之意，安敢不从？”光美辞遂，归见太祖，奏知允和之事。太祖大悦，乃下诏班师。时军中亦因粮尽，闻命无不欢悦。

次日，车驾由潞州回军，行至太行山驻扎。有小卒报入寨中，道知宋太祖下河东，不利而

回。呼延赞大悦，与李建忠议曰：“吾与河东有切齿之仇。今当下山拦住车驾，问求衣甲三千副，弓弩三千张，与吾众人演习。待车驾再下河东，充为先锋，建功绩于大宋，岂不胜于为寇乎？”建忠然其言，即与人马五千。

赞披挂齐备，引人马于山下，排开阵势，阻住去路。哨马报入宋军中：“前有贼众阻住去路。”前锋副将潘昭亮出马问道：“谁敢阻拦车驾？”呼延赞答曰：“挡住圣驾，不为他事，只求留下衣甲三千副，弓弩三千张，与小将寨中演习。待圣主再下河东，愿充为先锋，以破仇邦。”昭亮怒骂曰：“中原多少英雄，要你无名草寇何用？急早退去，尚留残生，不然，擒汝以献。”赞曰：“赢得手中枪，便放车驾过去。”昭亮怒激，挺枪跃马，直取呼延赞。赞举枪迎战。交马两合，被赞掣出钢鞭，打死马下。前军报入中军，杨延汉提刀出马来战呼延赞。呼延赞虚退几步，放延汉杀进。不数合，被赞擒于马上，令手下解入寨中去了。

潘仁美闻知其子昭亮被赞所杀，正在忧虑。适党进见曰：“前有贼兵阻路，杀伤官军甚众，公安得高枕无忧？倘主上知之，何以回答？”仁美曰：“正在思虑，未得其计耳。”进曰：“吾当部兵战之。”仁美曰：“太尉若肯出力，朝廷之幸也。”

党进即披挂上马，跑出阵前曰：“无端匹夫！不度车驾在此，敢来寻死耶？”赞曰：“小将非是邀驾，欲尽忠于王邦耳。衣甲弓弩小事，何故吝惜不与，动此干戈？”党进大怒，舞刀直取呼延赞。呼延赞举枪迎敌。二人战上数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赞佯输，走入本阵。党进骤马追来，绰起钢刀劈头就砍。赞回身闪过，挽住枪梢，尽力一卷，拖翻下马。众喽罗一齐向前捉了。赞亦令解上山去。

宋军中高怀德听此消息大惊曰：“此处安得有此雄将？”即跑马出阵前，与赞交战。二人斗上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骑校奏知太祖。太祖亲部侍兵出阵前，见二员虎将鏖战不止。太祖令杨光美谕旨。光美跨马出阵前曰：“二将军且歇，圣上有旨到来。”高怀德遂勒转马缰，呼延赞亦退立于门旗下。光美曰：“阻圣驾，将军有何议论？”赞曰：“闻宋师征河东不利回军。小将愿借衣甲三千副，弓弩三千张，留在寨中，招募壮士演习。待主上再下河东，充为先锋，以破强敌。此至愿也，敢有他意哉？”光美听罢曰：“将军少待，吾奏知主上计议。”即入军中见太祖，奏知前军阻路之故。太祖曰：“朕堂堂中国，何惜三千衣甲弓弩？使彼果能建功，爵禄且不吝也。”即令军政司搬过精细衣甲三千副，坚实弓弩三千张，与光美交割呼延赞。光美领旨，即出阵前，遣军校送衣甲弓弩入赞阵中。赞大悦，因拜受命。引人马径归寨中，与李建忠道知。

建忠曰：“既圣旨允赐衣甲弓弩，便当送还擒将，自至驾前谢恩请罪。”赞然其言，请出杨延汉、党太尉入帐中相见。赞曰：“适间冒渎将军，万乞恕宥。”党曰：“此是吾辈不能晓达勇士之意而遭擒辱，实为惭愧，何为怪乎？”赞令设酒醴待之。建忠令手下取过黄金二十两，谓延汉曰：“适间冲犯二位，聊作压惊之资。乞引小弟诣驾前，见主上一面，死生不忘。”党进曰：“若受勇士之礼，何面目以见天子乎？”坚辞不受，遂引建忠、呼延赞至驾前拜见太祖。山呼毕，党进奏知呼延赞本末。因言：“二人皆欲尽忠于陛下，乞陛下旌奖之。”太祖曰：“朕之诰命，未随军行，权封李建忠为保康军团练使，呼延赞为团练副使。朕回汴之后，即遣使来宣召。”建忠与呼延赞谢恩毕，自回山寨听候。不提。

第五回

宋太祖遗嘱后事 潘仁美计逐英雄

却说宋太祖回至京师，因途中冒冲暑气，养疾宫中，累日不朝。延至冬十月，转加沉重。因遵母后临终遗命，召其弟晋王光义入侍，嘱以后事曰：“朕观汝龙行虎步，他日必为太平天子。但侄德昭，当善遇之。再有三件大事，朕未能全得，汝宜承之：第一件，河东近边之地，不可不取。第二件，太行山呼延赞，当召而用之。第三件，杨家父子，朕爱之，欲召为将。吾观彼国有赵遂，可与此人通好，必诱他来降；且杨家父子只图中原之富贵，可于金水河边，造无侵宅以待之，使人通消息于山后，其来必无疑矣。且朕中年在五台山，曾许醮愿，盖因国家多事，未曾还得。汝若值朝廷无事之时，可代朕还。数事牢记勿忘。”光义拜而受命。太祖又唤其子德昭曰：“为君不易，今传位与叔王，以代汝之劳也。今赐汝金简一把，在朝如有不正之臣，得专诛戮。”德昭曰：“君父之命，安敢遗忘？”太祖嘱罢，大声谓晋王曰：“好为之！”俄而帝崩，在位十七年，寿五十。后人咏史诗曰：

耿耿陈桥见帝星，宏开宋运际光明。

干戈指处狼烟灭，士马驱来宇宙清。

雪夜访求谋国土，杯酒消释建封臣。

专征一念安天下，四海黎民仰太平。

时漏下四更，宋后入见晋王，愕然亟呼曰：“吾母子之命，皆托于陛下矣。”晋王泣曰：“共保富贵，无忧也。”次日晋王光义即位，更名灵，是为太宗皇帝。群臣朝贺毕。赠宋后为开宝皇后，迁之西宫，大赦天下。

太宗以即位之初，注意将帅。先朝符彦卿、马全义等皆已物故。一日，谓群臣曰：“河东、辽、夏，皆吾敌国。先帝临崩之时，以太行山李建忠、呼延赞两名将属朕，朕须下诏召之。”杨光美奏曰：“李建忠等，先帝曾有封授，正宜宣其入朝，任以帅职。陛下欲下河东，是人必能建功也。”太宗依其奏，即日遣高琼为使，赴太行山召取李建忠等。高琼领命，径诣山寨，传宣诏命曰：

朕初嗣位，注意将帅。乃者河东未下，烽火有警。今特招募雄勇，再议征举。近有太行山李建忠、呼延赞，弓马娴熟，武艺超群，部士精健，不下数千。朕以先帝之遗命，曾有授封，未及诰命。今特遣亲臣高琼，赍诏来宣。卿闻命之日，宜即赴阙，勿负朕望。

建忠等得诏，拜受命讫，请高琼入帐中相见毕。琼曰：“主上以二将军之名，遣下官即催赴阙，二公当随诏而行。”建忠曰：“既闻君命，岂敢违诏！奈此处与河东隔一带之地，若将军马一同赴阙，彼得乘虚以夺吾寨。今令呼延赞随诏面君，吾暂留于此，专待圣驾下河东，则效命从征，何如？”琼然其言。次日与呼延赞同马氏，部众二千人，辞建忠，离太行山，不日来到汴京。

高琼引赞朝见太宗毕。高琼复以建忠留寨之故，一一奏闻。太宗宣赞上殿，见其身躯魁伟，凛凛英风，称羨不已。赞既退，琼又奏曰：“新将初到，陛下当以府第处之，庶慰来归之望。”太宗问群臣曰：“近城有何壮丽所在？整饰与赞安止。”潘仁美出奏曰：“臣访得汴城东郭门有所皇府，原是龙猛寨，惟此处宏敞，现有壮兵一千看守，此实可居。”帝允奏，即下旨，着呼延赞于皇府安止。赞得旨。次日，引本部与马氏径出东郭门，来到皇府第中，却是一所破房，两庑倒塌，中堂倾圮，庭除深草，屋角蛛丝，全未整理。只有五百守军，皆是些疲癯老弱之辈。赞甚不悦，忧形于色。马氏力劝曰：“将军息怒，此不过暂时栖止，待圣上有下河东之举，吾等便离此地耳。”赞依其言，权令军校扫除安顿。次日，下令部军，勿忘戎事，每日出教场操练。

却说潘仁美遣人密探赞之动静，回报：“呼延赞自到府中，不以荒残为意，惟日夕整饬戎伍，部下号令严明，皆不敢私自入城扰乱百姓。”仁美闻报，自忖：“此人久后必得大位。”欲思逐去之计，乃与心腹刘旺商议。旺曰：“此事不难。彼今新到，未得重职，三日后当来参见大人。待其至，生一支节，苦虐之，彼被羞辱，必将逃去矣，安用逐为？”仁美大喜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即分付左右，严设刑具以待。

第四日，人报呼延赞入府参谒。仁美令召人。呼延赞径趋阶前拜曰：“小将蒙枢使提携，得入中朝，诚愿尽忠于阙下，以报先帝知遇之大恩也。”仁美半晌不答，乃曰：“汝晓得先王留下法例么？”赞曰：“小将初到，不省其由。”仁美曰：“先皇誓书：但遇招伏强人下山，皆要决一百杀威棒，以禁其后。汝今亦当如是。”赞听罢，悚然莫应。仁美喝令左右，依法施行。左右得令，将呼延赞推倒于阶下，重责一百。可怜他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帐下见者，莫不酸鼻。仁美令府门外从人，急策之去。

呼延赞回至府中，马氏接着，见其容颜改色，步履差池，惊问何故？赞将被打杀威棒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马氏曰：“既先帝有此法例，亦当顺受，将军只得忍耐。”言罢，暖过醇酒，递与赞饮。赞在饥渴之际，接来便饮。酒杯未放，忽然大叫一声，仆地闷绝。马氏大惊，仓皇失措，百计抚摩，扶救不醒，遂放声号哭曰：“吾夫妇本欲尽忠于朝廷，谁想自送其命？”忽旁边转过一老军曰：“夫人不要啼哭，小军还能救之。”马氏泣曰：“汝若救得醒，胜如重生父母。”老军曰：“此是将军被杖之时，必杖上先淬毒药，侵入肌肉，遇热酒即发，故闷绝去矣。待将灵药解之，立地可醒。”马氏曰：“既有此药，即求施用，报恩有日。”老军取过丸药，调而灌之。

呼延赞口通药气，渐渐苏醒。众军皆喜。赞问老军：“药丸何此之妙？”老军曰：“小军曾遭仇人毒手，受杖而死，得遇方外道人救醒，因而传得此药。”赞以白金重酬。老军不受，乃曰：“将军居止此处，分明是当朝潘仁美奏陷；适被毒杖，亦必是此人之计。公若不亟去，性命终难保矣。”赞听罢，怒曰：“权臣当国，吾等何以立身？”即下令所部，收拾行李，连夜与马氏走归太行山。

侵早已到寨外，小卒报与李建忠。建忠不信，出寨视之，果是赞也。即邀入寨中，问其所归之由。赞将被责之事，一一诉知。建忠怒曰：“此贼盖因汝杀其子，故设此谋，将以报怨。今且只守于此，待圣驾复下河东，擒此匹夫，碎尸万段。”赞然其言。建忠令手下摆酒散闷。

忽报：“山下一伙人马来到，不知是谁。”建忠即率部军出寨相迎，乃是耿忠、耿亮也。建忠喜曰：“正待来请贤兄，不想自至，甚慰吾望。”即邀入帐中相见，列坐而饮。席间，耿忠问曰：“近闻贤侄受宣入朝，今日缘何在此？”建忠答曰：“一言难尽。吾弟正随使赴阙，欲尽忠于朝廷。不期奸相潘仁美，怀着宿怨，屡屡谋害吾弟。”遂将前情诉说一番。耿忠听罢大怒曰：“贤弟此处有多少人马？”建忠曰：“大约有八千余人。”忠曰：“借我二千，同赞去把怀州城围了，挟

其上本，奏知潘仁美之奸，以伸吾侄之冤也。”

建忠依其言，即日分拨二千人马与耿忠、呼延赞等，前至怀州，将城郭围了，城下金鼓之声，彻于内外，州人无不惊骇。知州事者张廷臣知之，登城观望，遥见耿忠等，扬威耀武，于城下喊叫。廷臣问曰：“汝等来围城池，将有何意？”耿忠曰：“我等不为劫掠而来，特与吾侄洗雪不白之冤。”廷臣不知其故，乃问：“要雪何冤？”忠曰：“前日太行山呼延赞，受朝廷之宣命，赴阙面君，被佞臣潘仁美奏陷，又假捏祖制，加杖杀威棒一百，欲了其命，只得潜归山寨自保。今朝廷不知其由，反坐赞有私奔之罪。今特部众逼城，要求州主奏知此事，除去佞臣，吾等皆愿效命于朝廷也。”廷臣谕之曰：“既有此事，汝众人且退，勿惊百姓。我当即具本奏知，定得朝廷复来宣汝何如？”耿忠乃下令，将人马退去，离城二十里安下营寨。

第六回

潘仁美奉诏宣召 呼延赞单骑救驾

却说张廷臣回至府中，写下奏章，遣人星夜赴阙，奏知太宗曰：

臣张廷臣具奏：近有太行山呼延赞，受诏入朝。盖为潘仁美每生计害之，彼不愤逃归。今陛下建位之初，注意边将。且赞豪杰之才，未显其能，辄被大臣构陷，屏逐远方，非陛下亲贤任能之意也。乞将仁美体察的实，复颁诏宣召，使赞欣然从事，边陲之功，指日可收，则国家幸甚。

太宗览奏，大怒曰：“潘仁美何得擅专杀伐，屏逐忠良乎？”即令右枢密杨光美根究其事。光美得命，遣人请潘仁美至府中，谓之曰：“主上深怒于公，欲究逐呼延赞之事，公有何言？”仁美曰：“事由下官所为，全仗枢使善觑，当报厚德。”光美曰：“主上之命，岂可私于公？但得公同入面奏，吾自有救公之策。”仁美深谢，即随光美入见太宗。帝问曰：“卿追究潘仁美之事，果得实否？”光美奏曰：“臣受命究问呼延赞归山之由，实与潘仁美不甚相关。今仁美知罪，随臣面诉其情，乞陛下宽宥之。”太宗闻奏，召仁美于殿前问之曰：“呼延赞，先帝经念之将，朕是以宣之入朝，欲显其能，汝何得屏逐而去？”仁美奏曰：“臣以呼延赞之赴阙，心尝快快，欲归久矣，非因臣所逐也。愿再奉诏入山，宣召赴阙，与臣面证是非。果如赞所言，则甘就斧钺之诛，万死无辞也。”太宗半晌未应。八王进曰：“陛下以将帅经心，仁美虽有罪，愿准其请，再往召之。若赞仍奉诏赴命，则可两恕其罪矣。”

太宗然其言，乃下诏付仁美，前召呼延赞。仁美领旨，即日出朝，径诣太行山来，令人报入山寨。呼延赞曰：“我遭此贼毒手，性命几丧，恨莫能雪。今乘其来，杀之以伸我仇，饶他不过。”建忠曰：“不可，我等正欲立功于朝，岂以小怨而忘大谋？不如承奉圣旨，冀免私奔之罪。”赞从其言，乃与建忠出寨迎接。潘仁美进入帐中，宣读诏书曰：

朕以立国之初，首先召卿，欲以及时重用。何以入朝未经一月，竟任意欲行，径自返骑？且卿文武之才，正当摅忠献策，宁忍怀宝沉埋，自甘久屈乎？再命使来到，即宜赴阙，以补前日私奔之罪。故兹诏示。

建忠拜受命毕，请仁美坐于军中，二人拜谢曰：“重劳枢使奉诏至此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仁美见赞，颇有惭色，因答之曰：“下官冒触将军，深自追悔。今圣旨复来宣召，即宜赴阙，以慰皇上之望。”建忠大喜，即令盛排筵宴，以待朝使，款留寨中一夜。

次日，仁美催呼延赞下山。赞与建忠商议，建忠曰：“仁美当朝大臣，今既领圣旨来召，当随其赴京，以弭旧怨也。”赞然之，即装点衣甲鞍马，同马氏随仁美下山。建忠送出大路而别，自去抽回耿忠等人马。不在话下。

只说呼延赞到京师朝见太宗，首请逃归之罪。太宗曰：“朕以卿未建奇功，暂留皇城居住，

候下河东，则当重用于卿。”赞谢恩而退。太宗宣入八王，谓之曰：“朕以赞新将，未见其武艺，今欲试观之，汝有何策？”八王奏曰：“陛下欲观赞之武艺，此事极易，当效先朝御果园故事，便见其能也。”太宗曰：“单雄信之士，军中或可有；小秦王之类，难为其人也。”八王曰：“臣愿装作小秦王，使呼延赞为尉迟敬德，惟单雄信，陛下降旨于百万军中选之。”太宗允其奏。因命群臣拣选将帅中，谁可为单雄信者。潘仁美终怀毒恨，又欲生计害之，出班奏曰：“臣婿杨延汉，弓马娴熟，堪充此职。”太宗允奏，即下命传至军中。延汉受命，自思：“此必岳父起害赞之心，特举我充此职，而与其子报仇也。昔我被赞所捉，已蒙不杀之恩，临行又赠黄金。今日若不救他，则为失义人耳。”遂进八王府中，道知其事。

八王大骇曰：“汝若不言，几乎弄假成真也。汝且退，我自有关方略。”延汉辞出。八王入奏太宗曰：“陛下圣旨，议择帅臣，以杨延汉充作单雄信。臣以延汉为赞之仇人，恐有不测，反伤朝廷大体。今当于偏将中，另择一人，或纵有微伤，不致成隙。”帝深然之。乃下命，再令群臣于偏裨将校中遴选。高怀德奏曰：“教练使许怀恩，武艺精通，可充此选。”帝允奏，即令怀恩明日于教场中听候。群臣奉命而退。

次日，教场中旌旗四立，军伍齐备，枪刀出鞘，盔甲鲜明。不移时，太宗圣驾来到，文武各官俯伏而迎，依班序立。只听鼓乐喧天，炮响动地。太宗宣过八王与呼延赞、许怀恩三人入军中，谓之曰：“朕本欲试卿之武艺，且欲令军中信服，各宜用心走马，勿徒相伤。”八王等各皆受命。太宗因赐呼延赞金鞭一条，赐许怀恩檀枪一柄，赐八王画弓翎箭。三人拜赐出帐外。那八王跨着高头骏马，挥鞭兜辔而走。许怀恩骤马绰枪来追，虚声叫曰：“小秦王休走！”八王转过箭垛边，弯弓架箭，觑定许怀恩射来。怀恩眼快，闪过一矢，挺枪径赶。八王再发一矢，又被怀恩躲过。场中军士，无不凛然。呼延赞见许怀恩气势渐逼，即勒马提鞭，如真敬德一般，在后大叫曰：“追将慢走！呼延赞救驾来也。”许怀恩见赞追来，要显出平生手段，欲擒之以献，遂勒回马来敌呼延赞。赞举鞭骤骑，与怀恩交锋。二人在场外战有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赞自思：“我若在此擒他，不见我之威风，待引于御前算之。”即勒马佯输，旋绕教场而走。怀恩激怒曰：“不捉此贼，何以明心？”骤马亟追。将近御前，赞转过身，绰起金鞭，将怀恩打落马下。潘仁美等见之，无不失色。时八王复马回见太宗，太宗大悦曰：“不枉为先帝所知，赞果真将军也。”亲赐赞黄金一百两，骏马一匹，命于天国寺安止。赞谢恩而退。君臣各散。

时值太平兴国元年二月初一日，太宗视朝毕，下命诣太庙行香。时诸臣皆于内前立着起居碑，以防御驾出幸；若无此者，即为冲拦御驾。忽人报知于呼延赞：“今日太宗驾出行香，各官皆在内前立起居碑，将军何以不为？”赞闻报，正不知其由，欲待披公裳迎候，恰遇圣驾来到。当御前者，却是潘仁美，便问：“谁冲銮驾？”从军报道：“新归将呼延赞也。”仁美大怒曰：“诸臣皆立起居碑，彼何得故违朝例？”喝骑尉押赴法场处斩。骑尉得令，即将赞绑缚而去。当下文武皆不敢言。直待太宗行香已回，八王乃归府中，经过法场，见有许多兵卫，拥一绑缚犯人。八王问曰：“今日圣上行香吉日，何故斩人？”从军报曰：“侵早圣驾方出，适新归将呼延赞，不省回避，得冲驾之罪，今将处斩。”

八王听罢，大惊曰：“险些折去一栋梁也。”即近前令人解缚，带赞回府，问其冲驾之由。赞泣曰：“臣初下山，不省国例。适圣驾出幸，未立起居碑，得罪当死。若非殿下来救，命在顷刻矣。”八王愤怒，自思：“未立起居碑，此乃小节，何以竟至死罪！此必谗佞又要图害之计。”因留赞于府中，径入宫见太宗，奏知其事。太宗曰：“朕本不知，须颁旨赦之。”八王曰：“正以陛下深居禁庭，纵有冤枉，不能上达。乞降优诏，以安其心。”帝允奏，即日降下圣旨，付与八王，给赞执照。

第七回

北汉主议守河东 呼延赞力擒敌将

却说八王领旨，归至府中，见赞贺曰：“今请得朝廷圣旨一道与君。但谨守法令，自保无虞矣。”赞拜谢而退。不想马氏闻知夫主犯罪处斩，恐有波及，与从人密地逃归寨中去了。赞举眼无亲，嗟叹不已，只得栖止寺中。

却说河东刘钧听知太宗新立，招伏太行山呼延赞为将，乃集文武商议曰：“中原宋太祖在日，以孤境为敌国。今彼新立太宗，河东之忧，其能免乎？”丁贵奏曰：“往年因召杨令公援泽州之围，讲和而回。令军士蓄锐有年，兵甲坚利，陛下可高枕无忧。近年之弊，多因预备不固，使敌兵长驱而来。今宜下令于各边关，严设堤防，勿使宋兵轻进，特为长守之计。我逸彼劳，劳而无功，自不敢正视河东矣。”刘钧然其奏，即下令于各州关通知去了。又于晋阳城中深沟高垒而待。

消息传入汴京，太宗会群臣，议征河东之策。杨光美奏曰：“河东预备坚完，未可卒下。陛下欲图之，须乘彼国有隙，然后进兵，则可决其成功。”太宗沉吟未决。曹彬进曰：“以国家兵甲精锐，剪太原之孤垒，如摧枯拉朽，尚何疑焉？”帝闻彬言，意遂决。以潘仁美为北路都招讨使，高怀德为正先锋，呼延赞为副先锋，八王为监军，统十万精兵，克日御驾亲征。

旨命既下，潘仁美等退朝，于教场中分拨军马。呼延赞所部，皆以老弱者与之。高怀德进曰：“先锋之职不轻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安桥。今以老弱之兵付赞统领，倘误朝廷大事，则招讨罪将谁任其咎？”仁美默然良久乃曰：“老弱之兵，将付谁部下耶？”怀德曰：“所言老弱，非尽不堪用者，比斩坚入阵，则有不及。当以此军，分统随驾之将。前军皆选精勇，均分与小将、呼延赞统之。”仁美无奈，只得如此。次日，仁美入请御驾起行。太宗以国事付太子少保赵普分理，以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，以断燕蓟援师。分遣已定，即日车驾离了汴京，望河东征进。但见：旌旗闪闪，剑戟层层。

不一日，兵至怀州界。忽哨军报入第一队中，前有伏兵拦路，不知是谁。呼延赞听得，便引所部跑出军前来看，却是李建忠、耿忠、耿亮、柳雄玉、金头马氏一起。赞执枪下马，立于道旁曰：“哥哥何故不守山寨，来此为何？”建忠曰：“往日马氏回寨中报知，说汝犯罪被戮，我等抱愤多时。今闻御驾来征河东，是以部众挡住去路，要捉害汝之人报仇也。”赞听罢，乃称感八殿下相救之由。言未毕，高怀德一军已到。见是赞之兄弟，乃曰：“既于此相逢，事非偶然，何不奏知天子，同征河东，以取富贵？”建忠曰：“此我等之素志也，愿效命以争先。”高怀德即传奏太宗御前：“今有赞之兄弟八员猛将，愿随陛下征进。”太宗大悦曰：“此一回取河东必矣。”即宣授建忠等八人为团练使之职，候平定河东回朝，领受诰命。建忠等谢恩而退。有诗为证：

圣主龙飞重俊良，英雄云集岂寻常！

干戈直指风声肃，管取河东献域疆。

次日，大军到天井关下寨。守关将铁枪邵遂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听得宋兵来到，与部将王文商议迎敌。王文曰：“宋师势大，难以交锋，将军只宜坚守。遣人求救于晋阳，待援兵来到，前后击之，可以取胜。”遂曰：“日前刘主之命，勿使敌人轻进。今正宜乘其疲乏，一战可破，何待救兵乎？”即部兵五千，出关迎敌。两阵对圆，宋先锋呼延赞挺枪跃马，跑出阵前曰：“北将何以不降，自取灭亡之祸？”遂曰：“汝今急早退去，犹不失为胜也；不然，教汝等片甲不回。”赞大怒，举枪直取邵遂。邵遂抡刀来迎。两骑相交，二将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赞欲生擒邵遂，乃佯输，走回本阵。遂不舍，骤马追之。赞觑其来近，回转马，大喝一声，将遂活捉于马上。后人诗赞曰：

兵马南来势气雄，将军志在建奇功。

旌旗展处风云变，敌将身亡顷刻中。

次队高怀德见赞赢了敌将，率兵乘势杀入。北兵大败，死者甚众。王文不敢迎敌，乘骑走投陆亮方而去。宋兵遂袭了天井关。太宗驻军关中，赞缚邵遂以献。太宗曰：“留此逆臣亦无用处。”令左右押出斩之，枭首号令讫。

次日，兵到泽州。守将袁希烈闻知宋师已到，与副将吴昌商议曰：“宋兵利锐，且呼延赞世之虎将，若与交锋，难保必胜；当用守计，老其师则可。”昌曰：“泽州城高池深，军士精勇，战守之计，皆不可失。仗小可平生之学，出退宋兵，如其不胜，守亦未迟。”希烈从其言，与兵五千。

吴昌全身贯带，开东门，列下阵势。对面宋先锋呼延赞，横枪跨马，立于门旗之下。吴昌曰：“我主汉王，自守一方，何故穷侵无厌？”赞曰：“我大宋以仁义之兵，而清六合，惟有河东未下。汝辈如鱼游釜中，死在顷刻，不降何待？”吴昌大怒，舞刀跃马来战。呼延赞举枪迎敌。两骑才交，宋兵鼓勇而进，北军先自扰乱。吴昌势力不敌，跑马望本阵逃走。赞乘势掩之。昌见宋兵雄勇，不敢入城，率众绕出汾涧遁去。赞杀得性激，径骤马追之，大叫：“贼将慢走！”昌回头见赞追紧，按住刀，弯弓架箭，一矢放来，被赞闪过。吴昌愈慌，只顾前走，忽连人带马，陷于汾泽中。赞部下向前捉住，降其部下二千余人。赞将吴昌解见太宗，太宗令推出斩之。下令急攻城池。

昌之败卒走入城中，报知希烈，希烈大惊曰：“不依吾言，果致丧师，如何能退劲敌？”道未毕，其妻张氏，乃绛州张公瑾之女，形貌极丑，人号之为鬼面夫人，却有一身武艺，万夫难近。闻得丈夫之语，近前谓曰：“将军休慌，妾有退敌之计。”希烈曰：“城中势若烧眉，夫人用何妙策？”张氏曰：“宋兵势大，须用智以破之。君明日先部军伍出战佯输，引敌人入于丛林之中，吾预埋伏射骑于此待之，四下返击，必获全胜。”希烈然其计，下令分遣已定。

次日，部精兵六千出城迎敌。两军摆开，宋将呼延赞首先出马，高叫：“败将如何不献城池，尚敢来战耶？”希烈曰：“今特擒汝，以报吴昌之仇。”言罢，举斧直冲宋阵。赞跃马举枪交锋。两下呐喊。二人战上二十余合，希烈跑马便走。赞率部将祖兴乘势追之。将近丛林，希烈放起号炮，声彻山川。张氏伏兵齐起，千弩俱发，宋兵死伤者不计其数。赞知中计，急勒马杀回，正遇张氏阻住。二马相交，战不两三合，被张氏刺中左臂，赞负痛冲围而走。祖兴部余众随后杀出，希烈回马追到，将兴一斧劈落马下。宋兵大败。希烈与张氏合兵进击，胜了一阵，乃拔军入城。

赞归至军中，深恨张氏一枪之仇。与马氏议曰：“今日之战，不得其利，折去大将祖兴，部下伤损大半。”马氏曰：“是谁出战，能胜吾众？”赞曰：“袁希烈不足惧。其妻张氏，枪法不在吾

下,且有智识,若令婴城而守,则泽州未可卒攻。”马氏曰:“此无虑也,彼之伏兵,只用得一番。我亦以计取其城。”赞曰:“汝有何计?”马氏曰:“且将各营按下,只说因被敌人伤重左臂,不能出战。彼闻此消息,必怠于防守。却令老弱之众,罢却戎事,日于汾涧中洗马,似有回军之状。吾与君伏精兵于城东高阜之处。望,俟其出兵,通约高将军先战,我等乘虚捣入城中,则泽州唾手可取矣。”赞喜曰:“此计足伸我恨!”即密下号令,各营按兵不出。

果然数日间,哨马报知希烈,希烈急请张氏议之。张氏曰:“前日匹夫被我伤着一枪,宋军中若无此人,众心必怠。宜乘其虚,出兵扰之,宋师不足破矣。”希烈曰:“善。”即点下精兵七千,扬旗鼓噪,出南门冲击。宋师不战而走。希烈自以为得计,驱兵直杀入中坚。高怀德当先抵住交锋。两马才合,后军报道:宋兵已攻入东门矣。希烈大惊,即跑马杀回。恰遇呼延赞突至,厉声曰:“贼将慢走!”希烈不敢恋战,溃围而走。赞勒马追之。不上半里之遥,赶近前来,绰起金鞭,打落马下而死,尽降其众。有诗为证:

精兵北下势如龙,慷慨英雄几阵中。

敌国未平心激烈,夺旗斩将显威风。

时张氏杀过城东,遇马氏大杀一阵,只剩得数百骑,走奔绛州去了。高怀德兵合,遂取了泽州。赞遣人奏报太宗,太宗大悦,遂命车驾入城驻扎。

第八回

建忠议取接天关 大辽出兵救晋阳

却说翌日大军进抵接天关。守关将陆亮方与王文议曰：“宋师长驱而来，当何计以退之？”文曰：“关隘险固，只可坚守，待宋师粮尽，一鼓可破矣。”亮方然其言，遂按兵不出。宋前锋呼延赞屯扎关下，令部下急攻。关上乱放弓矢木石之类，军士不能近前。赞无计可施，与李建忠议曰：“陆亮方坚守此关，将何计取之？”建忠曰：“关势危险，难以卒下，若急攻之，徒伤军士无益。为今之计，莫若撤围而待，乘有可取之机，然后进兵，庶不徒费军功也。”赞沉吟半晌，退入军中。又过了数日，赞遣人缉探关前消息，回报：“关上守愈坚固，人马不能近。”赞越忧闷。

忽报：“营外有一老卒，要见将军。”赞令唤入。老卒至帐前曰：“闻将军攻此关不下，特来献策，以成将军功绩。”赞愕然曰：“汝有何计，以取此关？当保奏天子，不失汝之富贵。”卒曰：“此关地势极高，故名接天关。守将陆亮方，不过是一勇之夫，进攻亦易。内有王文辅之，此人智谋宏远，用兵得术，若使固守不出，则将军之众，虽守一年，亦只如此。将军不知山后有一小径，虽是崎岖，实乃此关私路，现有李太公把截。若将军遣人问之借此而过，直至河东北境，坦然无阻。”赞闻之，大悦曰：“此天叫汝教吾，实皇上之洪福。”即留老卒于营中，候功成日保奏之。老卒曰：“小可不愿升赏。”径辞而去。营军入报：“适老卒出外，忽然不见，惟有一阵清风耳。”赞惊讶之，即望空而拜。

次日，遣柳雄玉步兵五千，往李太公关中借路。雄玉部兵，径从山后小路，直抵关下，遣人通知去了。守将李太公，名荣。有二子，长曰李信，次曰李杰，二人皆有武艺。太公听知宋兵围了接天关，因亦严守此地。忽报：“宋将遣人来见太公。”太公令唤入问之。来卒曰：“我大宋兵取接天关，关中守备严固，未能卒下。闻此处有路可进河东，特问太公借径。倘能成功，朝廷重加封赠。”太公听罢，笑曰：“此处乃是河东咽喉之地，今前关与我相为声势，以拒宋师。若许汝进兵，则是割肉喂人，自取其败也。吾不杀汝，急回报知主将，有勇者早来交锋。”差人惊慌走归，报与柳雄玉，道知不许进行之由。雄玉大怒，部兵关下搦战。忽听关上一声鼓振，却是李信部五百健卒，斩关而下。雄玉退步不迭，被信刺死关前。李信大杀宋兵一阵而回。

雄玉部下走归报知呼延赞，赞大惊曰：“事图不成，而损大将。若使敌人两下合兵来战，何以御之？”即与建忠商议别计。建忠曰：“事可谋其先，乘前关不敢出兵，可令高将军攻之。吾等率兵先取此关，若得是处，则前关亦可下矣。”赞然其计，即遣人报知高怀德出兵，自与建忠率所部来关下搦战。守军报入帐中，李太公与二子商议曰：“宋兵来战，何以退之？”李信曰：“彼众我寡，难以力敌。可遣人于接天关期约，令其来助，方可议战。”太公依其言，即遣人径诣前关知会。陆亮方与王文议曰：“宋师过不得此关，从背路攻击，倘或彼处不保，则我关亦危矣，君当率兵亟往救之。”王文曰：“将军所见极是，小将愿行。”即引精兵二千，前来三镇关相

助。李太公得王文来到，不胜之喜，因与商议迎敌。王文曰：“平川之地，利于急战。公但坚守此关，吾与令郎合兵破之。”太公然其言。

过了一宵，次日，王文与李信开关出战。宋将呼延赞亦排下阵势，马上指王文骂曰：“丧败之将，不即献关纳降，尚来寻死耶？”王文笑曰：“宋军知足不辱。今日杀汝片甲不留。”言罢纵骑舞方天戟来战呼延赞。赞援枪迎之。两下交锋，战未数合，王文佯输而走。赞久知王文善于用兵，要生擒之，骤马追去。一声炮响，关左一彪兵杀出，乃李信也，举枪绕赞之后杀来。赞怒激，赶近前，挥起一枪，将王文拨于马下，部兵竞进捉之。赞再回马与李信交锋。信见王文被捉去，心慌胆怯，不敢久战，即收兵走入关中。赞亦勒军回营。军校解得王文来见，赞亲出帐外，手解其缚，请入坐中，谢曰：“适间冒触阁下，望乞恕罪。”文曰：“小可被捉之将，生死系于将军，何故殷勤若是耶？”赞曰：“小将本是河东出身，今归命大朝，尽忠则一也。公有如此胆略，何以屈节于丛棘，投珠于暗地乎？不若同事宋主，以建奇功，留轰烈之名于后世耳。”

王文被赞说了一遍，沉吟半晌乃曰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文也愧非贤臣，愿从将军帐下，早晚听命。”赞大喜，因问攻取之计。文曰：“事当随机应变，今李信以吾被擒，必死守不出，将军其奈之何？不如先取接天关，然后来攻此处，有何难哉？可令李将军率壮兵埋伏前关下，小可乘今夜，冲将军之阵，亮方必出兵来应，将军部兵继我而进，其关立破矣。”赞曰：“此计极妙，只不可走漏消息。”即分遣布置已定。赞先引羸卒来接天关攻击。陆亮方听知宋兵复来，自思：“此必后关难进，故又来攻此地。”乃令部下严兵固守。

将近二更左右，赞令军士点起火炬，呐喊放炮，并力攻击。关上连发矢石抵之。忽东北角王文引兵冲围来到，宋兵大乱。王文直杀至关下，高叫：“宋将战败，关上可出兵接应。”守军听得是王文口气，报知亮方。亮方遂部兵开关接应。忽关旁边转过呼延赞，断北兵为两截，王文乘虚杀回。亮方知事有变，即勒马跑走，被赞一枪刺于马下。李建忠伏兵齐起，杀入关中。北军进退无路，皆弃甲拜降。平明，众将都集，赞不胜之喜，乃谓王文曰：“此一座雄关，非足下妙算，即守一年，亦不能过也。”王文曰：“侥幸成功，何足挂齿？”赞遣人报捷于太宗。太宗车驾径进接天关，望河东一带之地矣。哨军报入三镇关，李太公大惊曰：“宋师真乃神兵也。”即引二子弃关逃入河东去了。

却说绛州守将张公瑾，听知宋兵已取接天关，惊疑终日，不知为计。牙将刘炳进曰：“兵法云：‘多算则胜，少算不胜。’况无算乎？今宋师势如山岳，长驱而来。前之坚固关隘，已被攻破；何况绛州平低之城，健卒拔堞可登，且有数之兵，焉能拒敌？不如投降，以救生灵之厄。”公瑾然其议，即遣刘炳到宋军中纳降。呼延赞奏知太宗，太宗曰：“不战而降，是知时势者也，可允其请。”赞得旨。次日，军马抵绛州城下。公瑾开门迎候。太宗车驾入城中，安抚百姓，下令前锋呼延赞、高怀德等，合兵进攻河东。赞等受命，依次而进。不提。

消息传入河东，刘钧闻之，亟集文武商议。丁贵进曰：“宋师远来，粮草费竭，宁能久驻乎？陛下一面遣人于大辽萧太后处，乞出兵以睨宋之粮道；一面调集军马，为战守之计。”刘钧从其议，遣人赍书前往大辽求救，一边分遣诸军，严设战具以待。

却说使臣赍文书，径诣大辽见萧太后，奏知求救之事。太后与文武商议，左相萧天佑奏曰：“河东地控辽界，实唇齿之邦，愿陛下发兵救之。”太后允奏。即命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，冀王敌烈为监军，率兵二万救之。耶律沙得旨，即部兵与使臣出离辽地，到白马岭下寨。哨马报入绛州，太宗闻辽主出兵以援晋阳，怒曰：“河东逆命，所当问罪，北番焉敢助逆？”督令诸将，先战北兵，后攻晋阳。诸将得令，呼延赞与高怀德、郭进议曰：“辽兵乌合而至，公等何计破

之？”郭进曰：“兵贵先声，使敌人不暇为谋，此取胜之道也。今闻辽众屯于白马岭，离此处四十里，有横山涧正扼辽兵来路。小将率所部渡水攻之，公等继兵来助，破之必矣。”赞曰：“君之所论极是。”即分遣停当，郭进引兵先进。

辽将耶律沙与敌烈议曰：“宋兵以急战为利，初来其势必锐。我与君阻横山涧而列阵，待其兵渡将半，出师掩之，敌将可擒矣。”敌烈曰：“不然，若使敌人先渡，我众望见其势，皆有怯志也，正宜先其势而逆之，可以成功。”即率所部渡涧来迎。

第九回

郭进大破耶律沙 刘钧敕书召杨业

却说敌烈不听耶律沙之劝，率众渡涧。众未及岸，忽正东金鼓齐鸣，喊声震天，乃郭进军马杀来。敌烈排开军马，两下对圆。郭进舞刀纵骑，大骂：“北朝待死之寇，尚敢来惹速亡之祸耶？”敌烈亦骂曰：“汝中原穷武连年，贪心无厌，是以出师援之。若早退兵，免遭目下之诛。”郭进挥兵冲入，敌烈抡刀迎之，两马相交，战上二十余合。涧左一彪军出，乃呼延赞也，挺枪跃马，纵横冲断其阵。敌烈激怒，力战二将不退。对垒耶律沙望见敌烈势危，急催后军涉涧救之。南阵右侧高怀德之兵又到。两下鏖战，箭下如雨。郭进鼓勇向前，敌烈势力不支，溃围而走。郭进追及之，挥起提刀，斩落于涧中。可怜辽地英雄，化作一场春梦。是时宋兵竞进，北军大败，杀死涧中者不计其数，尸首堆垒，涧水为之不流。耶律沙引败众望小径逃走，呼延赞、高怀德率劲兵追之。耶律沙正危急，忽山后一支军马杀出，乃辽将耶律斜轸。盖萧太后恐前军有失，故命耶律斜轸屯兵山后，以救不测，恰此遇着耶律沙败走到。耶律斜轸乃整兵奋力杀退宋兵，保得耶律沙等去了。高怀德等合兵一处，报捷于太宗。太宗大悦，仍下令径趋晋阳。

城中刘钧已闻辽兵大败而去，惊惧无地，乃集群臣商议。右相郭有仪奏曰：“宋兵势大，难以迎敌，不如奉表称臣，一则可以免祸，二则救满城百姓。”刘钧嘿然。中尉宋齐丘奏曰：“河东城坚池深，精勇之士不下数十万，若使背城一战，成败未可知也，何以辄屈膝而事他人乎？臣举一将，足以破敌。”刘钧问曰：“卿举何人？”齐丘曰：“世居幽州人氏，姓马名风。当黄巢作乱之时，闻此人名声，兵不敢入州。使一根铁管枪，与王彦章齐名。今弃武学道，隐居嵩山。此人虽老，尚可用也。陛下若降诏召其为帅，率兵以退宋师，必收万全之功也。”刘钧曰：“谁可赍诏召之？”有卷帘将军徐重进曰：“臣愿赍诏前往。”钧即下命，遣重前诣嵩山。

徐重来到山前，远远望见一所茅庵。径进庵门，窥见内有一人，身長八尺，黑面银须，端坐于石墩看经。重进前揖曰：“此处莫非马将军庄上否？”其人起而问曰：“阁下从何而来？”重答曰：“小可奉汉主之命，赍诏来宣马道士下山，以退宋兵。”其人曰：“贫道就是马风，但我年已老迈，不比往年矣。今既奉诏旨，不敢不权为拜受。”因唤山童，摆设香案，拜受诏旨毕。邀重入庵后，分宾主坐定。乃问之曰：“宋君举兵北伐，谁为正将？”重答曰：“宋军惯战之将极多。惟有先锋呼延赞，英雄莫敌，近来攻取关州，皆此人之力也。今有宋中尉举足下能御宋师，特遣下官赍诏来宣。乞承旨下山，以慰我主之望。”马风笑曰：“贫道筋骨衰老，鬓发霜侵，年近九十，大非昔日之比，且弓马久废，何能堪此重任？今山后杨令公拥重兵于应州，何不举之退敌，而来召我耶？公宜亟覆王命，勿误军情。”徐重闻言，不敢再强，只得辞别马风，归见北汉主，把马风口内情辞，如此这般，一一奏上。

刘钧闻说马风弗肯应命，闷闷不悦，与群臣再议退敌之计。丁贵进曰：“事势如此，陛下只

得再召杨令公，来救国难。”刘钧曰：“杨家屡次出兵应我。往年泽州之盟，与宋师讲和而归，甚称宋之恩德。寡人疑其有通谋情意，故不欲再召之。”贵曰：“陛下以仁义待人，杨家父子，实有忠信，宁肯负国耶？”刘钧准奏，复遣使赍敕命，径诣山后，来见杨令公，宣读诏书曰：

孤守晋阳，谨保一城。虽无汤武之德，常慕事大之名。自周世宗，耻仇不绝，屡被侵伐。今宋君继立，复率精兵，长围城下。百姓抱死亡之患，城郭有累卵之危。惟尔父子，忠勤效命。诏书到日，即宜引兵赴援，以卫国难。成功之日，当颁重典。故兹诏示。

杨令公得诏，与王贵议曰：“宋兵屡侵河东，若不救援，则有违诏之责；若径兴师，则前番与宋议和，岂宜失信？君何以计之？”王贵曰：“将军河东镇臣，主上有难当救，何用执小信而迟疑？”令公然其言，即委王贵领镇应州，自率七子，部精兵三万，前来救应河东。有诗为证：

万马南来势气雄，旌旗闪烁蔽长空。

全凭国土擒龙策，一定封疆顷刻中。

哨马报入宋军中，主帅潘仁美召集诸将议战。高怀德进曰：“杨令公乃劲敌也，自周世宗之朝，每与对敌，未尝得利。今又举兵再至，当以深谋远计战之，不可卒攻也。”呼延赞曰：“小将亦闻杨家父子，天下无敌。我先领本部于来路冲击一阵，且观其势如何。”仁美允其议，即令赞前往。赞得令，率马军八千而行。

却说杨令公兵马来卧龙坡下营，哨骑报入，宋军于十里之外阻住去路。令公笑曰：“敌贼不知兵势，自来取败。”问军中：“谁先出马？”道未毕，第五子杨延德进曰：“不才愿先上阵。”令公许之，即付精兵五千。延德全身贯带，部精兵鼓噪而来。两阵对圆，延德绰斧跨马跑出，高叫曰：“宋将何不速退，将欲自取死亡耶？”赞大怒曰：“无名小将，今日休走。”即挺枪跃马，直取延德，延德舞斧来迎。两骑相交，二将连战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赞马上自思：“人称杨家父子英雄，果不虚语。”二人欲复斗，马不堪驰。延德曰：“马力困乏，明日再战。”南北乃各收军还营。延德回见令公，告知：“宋将与儿连战四十余合，未决输赢。”令公曰：“近闻宋军有呼延赞，武艺精锐，莫非正是此人？明日吾亲战之。”因下令征进，离宋营数里下寨。

杨七郎欲建首功，密引部兵三千，潜地出寨，来劫宋营。正值潘仁美与郭进、高怀德等在军中议论兵法，忽然灯爆火灭。仁美曰：“莫非杨家有兵劫寨，天公预使见报？”下令诸军多伏弓弩，以备不虞，不可出兵骚动。高怀德等各按营而守，遵令分遣埋伏。杨七郎自料宋兵无备，引部下喊声攻入。忽营后一声梆响，伏军万弩齐发，箭如雨落。北兵射死者不计其数。七郎急回马，被高怀德、郭进两骑冲出，追杀五里而回。七郎部兵折去大半。

次日，令公知之，大怒曰：“不由军令，致损许多人马，按法当诛。”即令军政司押出七郎，斩首示众。军令才下，牙将张文进曰：“七将军虽有罪，其志总为国也；误致伤折，情理可原，乞令公赦之。”令公曰：“父子虽至亲，法令不敢私，务必斩之。”众将力为劝解，令公怒始稍缓，乃着军政司剥七郎，即于帐前捆打四十，血肉淋漓，观者无不凜然。七郎匍匐谢罪而退。令公谓众曰：“吾众初到，未可便与交锋，须待养威数日，审机而战，无有不克。”众将得令，人各坚守不出。

却说宋帅潘仁美听知杨家军马来到，遂撤围迎战，南北对垒立营。一连拒守十数日，各不出兵。仁美遣健卒前去缉探北兵动静，回报：“杨家军马，各严整兵器，欲与我大战。”仁美闻报，即下令诸将，分营出战。高怀德为左翼，呼延赞为右翼，郭进为前后救应。分遣已定，众将各整备迎战。

次日平明，鼓罢三通，南阵中潘仁美当先出马；上手高怀德，下手呼延赞，三匹马一字摆

开。对阵杨业亦部兵出战，金盔银铠，白马红袍；左有延朗，右有延昭，父子将兵，威风赳赳。仁美在门旗下暗暗称奇，出马问曰：“河东逆命之国，特来问罪，公何屡次出兵救之？”公令厉声曰：“汝主据有中原，尚自不足，连年穷师远讨，既不免为贪兵；况向年讲和而退，盟血未寒之日，又来侵犯，是何道理？河东唇齿之邦，吾受刘主厚恩，特来救援。汝等急早退师，犹存旧好；若牙进半个‘不’字，吾驱太原之兵，杀汝片甲不回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仁美闻言大怒，问阵中：“谁先出马，擒此匹夫？”言未毕，这壁呼延赞挺枪出马，望杨业刺来。那壁杨延昭一马上前截住厮杀。战到七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忽宋阵中鸣金收兵，原来太宗看见杨家父子，尽是英雄豪杰，心中只要招抚，故此鸣金收军，以待图策招徕，那时河东不难下矣。

第十回

八王进献反间计 光美奉使说杨业

却说是夜太宗回归营中，只是闷闷不悦，无计可施。维时八王揣知上意，因进言曰：“陛下闷闷不乐，岂非为无计招降杨家父子耶？”太宗惊问曰：“汝今有何妙计？”八王顿首进曰：“依臣愚计，只可遣人往河东行反间之计，管教杨家父子来归。”太宗喜曰：“此计固妙，但恐无人可行。”八王又曰：“此行须得杨光美去，事必万全。”是时光美正在旁边，即出班奏曰：“臣不才愿往。”太宗大喜，即日给与黄金千两，锦缎千匹，以及珍宝货赂，前往河东，星夜来到赵遂府中。

却说赵遂是刘主宠的嬖幸，赵遂所言，钧无不从。光美来到，先赂其左右，引见了赵遂，送了他黄金、锦缎。赵遂本是小人，贪其厚利，便喜不自胜。问光美曰：“大人天朝大臣，何意收幸遐陬之老？但有所教，无敢不从。”光美曰：“吾主极知大人宠幸于刘主，言无不从敬，故使光美布此诚意。河东、中原，原无大仇，所以兴兵，不过欲来讲和。奈有杨业父子，恃其勇悍，专耀兵威，遂使两国和好不成。且彼战不利，则祸移河东；彼战一胜，则阻兵而骄，刘主必大加宠幸，于大人之遇，未免少衰矣。我主是以愿乞大人一言，疏之刘主，则彼必勒兵而回。那时却与大人定其和议，使河东、中原，永为兄弟之国，则大人之宠益固，不让他人得专其美也。愿乞大人裁之。”赵遂既受了他许多东西，又听见他这番言语，遂有攘功妒能之心，曰：“大人放心，赵遂自有区处，管教除了杨业父子。”将光美款待，潜地送回。赵遂自思：“得了宋人许多礼物，若不除杨业，他日功成，反让他得专其美，岂不又失了宋人面皮？”于是将些金银，日夜布卖谣言，说杨业受了宋人金珠，约与反兵助宋，同剿河东，待功既成，便与宋朝同分其地。此言一时传播。却又秘密通讯，戒宋人切勿交战，但须逗留十日半月，管教成功。

太宗得此消息，大喜，问光美道：“此事可信否？”光美曰：“臣视赵遂小人，只知贪利固宠，又且忌妒杨业，此事可信无疑。陛下只须传谕各营，坚壁勿战，俾遂得以就中取事，疏间杨家父子。伺彼有隙，然后臣奉片言诏谕，管教山后军马，入吾彀中。”太宗击节称善。乃下令戒谕军中，各宜坚壁，勿与交战，若其请战，但只听之而已。此令既下，各营果是坚壁不出。刘主见此犹豫，每日只促杨业出阵。杨业奉令布军，日出讨战，奈何宋营人马，只是不出，杨业无计可施。又且河东纷纭，说是令公得宋金珠，羁縻欲叛。杨业愈慌，每日只是督军索战，宋军半分不理，故每日只是空回。

赵遂连夜入见刘钧，说杨业受宋人金珠，要举众降敌。钧大惊曰：“国舅何以得知？”遂曰：“此事臣知已久，往年泽州之围，杨业提兵来援，已与宋人通和而回，臣以国家用人之秋，未敢辄奏。今彼稽延不进，与宋师为观望之计。此反情已露，中外皆知，流言四起，万姓仓皇，非独臣一人知也。”刘钧信其言，因问赵遂拿杨业之计。遂曰：“陛下须降敕，宣其入国议事。预先

埋伏甲士于殿下，待其来，投刀为号，齐出擒之，只消二十多人便能成事。”

次日，刘钧遣使径诣北营中宣召。杨业入至殿前拜见毕，刘钧拔所佩刀，投于阶下。两边伏兵听见刀声，一齐进出，将杨业捉下。杨业不知其由，大惊曰：“臣无罪，陛下何以捉我？”刘钧怒骂曰：“汝与宋军通谋作叛，尚说无罪？”亟令推出斩之。宋齐丘苦谏曰：“杨业父子，忠勤为主，焉有反情？陛下勿信谣言而误大事。”钧曰：“彼有三反之罪，岂是谣言无据？屡日不出兵，一反也；不遣人通知出军，二反也；往年私自受和而归，三反也。有此三反之罪，难以容留。”丁贵保奏曰：“即日宋师临敌，待其出战不胜，斩之未迟。”刘钧依奏，乃赦之，令退宋师。

令公默然而退。回至军中，谓诸子曰：“此必宋人用贿赂之计，使汉主疏我父子。顷间若非宋丞相等力奏，险些一命不保。今命杀退宋师，则免我诛戮，不然，仍要正罪。争奈敌兵不出，何以退之？”延德进曰：“大人何用深忧？既汉主信谗，而屏逐我父子，则将人马复回应州，待宋兵攻破河东，那时思我父子，悔之晚矣。”令公曰：“我今本欲尽忠于国，既出兵来援，岂有引退之理？汝众人明日只管出战，再作商议。”延德怀愤而退，与部将密议，欲有归附大朝之意。次日，延嗣、延朗两兄弟出阵搦战，宋营中无一骑来敌者。日晚，延嗣等只得退去。

太宗闻刘钧要诛杨业消息，因与谋臣商议招徕之计。杨光美进曰：“陛下正宜乘此机会，以诱杨家来降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正苦未得其策。”光美曰：“臣有一计，不消半个月，河东唾手可取，使杨家父子径入我朝也。”太宗欣然曰：“卿有何妙策？”光美进前，于太宗耳边，连道几句“如此如此”。太宗大悦曰：“此事非卿不可行。”

光美欣然领命，径诣杨业寨中，先使人通知杨业。杨业曰：“往年正因此人来议和，吾厚待之而去，致汉主疑忌，今又至此，必有说词。”先令健卒二十，伏于帐外，并嘱曰：“吾喝一声，即出擒之。”分布已定，须臾光美昂然入见。杨业端坐帐中不动，两边七子，齐齐立开。杨业乃问光美曰：“汝来欲何为？”光美曰：“特来劝将军归顺天朝也。”业大怒，喝一声，帐下走过二十人，将光美顿时捉缚，辄令斩之。延嗣曰：“大人暂息雷霆，审其来语，如有不是，然后斩之。”业曰：“汝试说来，若说不通，即请试刀。”光美全无惧色，朗声谓曰：“吾闻良禽相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今将军出兵来援河东，本欲竭尽其忠；今猜忌日深，无以自明心迹，事必败矣。我宋主仁德远敷，诸镇仰服，只有河东未下，其能久安乎？背暗投明，古人所贵，愿明公垂察焉。”业听罢，半晌无语。既而曰：“吾不杀汝，放汝去，速令勇将来战。”光美不慌不忙，退出帐外，故意拂袖堕落一密封于军中而去。左右拾得，被延德接着，拆开视之，却是画成图局一张，有无佞宅、梳装楼、歇马亭、圣旨坊，内写“接待杨家父子之所”，极其美丽。延德将与七郎等细玩。七郎曰：“莫说与吾等居住，便得一见，亦甘心也。”延辉曰：“且莫露机，看汉主势头如何，若不善待我父子，即反归南朝也。”众人隐下，不与令公知之。

数日，刘钧遣人督战，粮草赏军之物，又不给应。令公愈慌，与其子商议，分兵出战。延朗进曰：“非我众人不肯尽心，数日军中粮草不敷，众人各无斗志。若使出兵，必先自乱，焉能取胜？不如引退应州，再作计议何如？”业曰：“汝等若有此举，复何面目以见天下丈夫乎？”延德曰：“大人不自忖量，军士亦欲激变矣。”业见众论纷纷，且刘钧屡来责罪，只得下令，将军马一夕退回应州去了。

消息报入宋营中，太宗知之，即召群臣商议。杨光美曰：“且令诸将暂缓河东之攻，先定计降了杨家父子，不愁河东不下也。今乘其军马已退，再布谣言于应州，称道：北汉主以杨家父子有抗兵私逃之罪，欲结大辽出兵讨之。彼闻此消息，人怀内惧，陛下再遣人说之，事必成矣。”太宗依其议，即下令军中，布谣言传入山后。不提。

却说杨令公星夜归至镇下，不数日闻此消息，军士皇皇，统属不一。令公坐卧无计，忧形于色。夫人余氏问之曰：“令公自晋阳归山，何以日夕抱闷？”令公长叹不已，只得将汉主见罪之事告知。夫人曰：“曾与众儿子商议否？”令公曰：“多有劝我投降，只恐非长策也。”夫人曰：“若天朝厚待公父子，归之亦是长策，何必深忧？”令公曰：“正不知待我之情何如，若使不及汉主，反受负忠之名，那时进退无及矣。”令公言罢，径出军中。

适五郎延德入问母曰：“才方父亲所言何事？”余氏以令公之语告之。延德曰：“事不偶然，我父子有王佐之才，定乱之武，何所归而不厚哉？”言罢即以所得宋人绘图展开，与母观之，延德一一指说其详。时有二妹在旁：长曰八娘，年十五；次曰九妹，年十三。闻说如此之富贵，力劝其母，谕父归顺大朝。母曰：“汝等且勿言，待我以机会劝之。”

次日，与令公对席而饮。酒至半酣，夫人问曰：“妾闻军中日夕怀大辽出兵之忧，此事殊为可虑。令公值此进退不决之地，光景易去，年华日逼，致使功名不建，深为可惜。不如从众孩儿之言，弃河东而归顺大朝，上酬平生之志，下立金石之名，岂不胜幽沉于夷俗，致万古只是一武夫乎？”令公闻言，欣然曰：“夫人所论极是，我明日当与众将商议归降。”

令公思忖一夜，次日，出军中召集诸将，定议归顺宋朝之计。牙将王贵进曰：“令公此举，亦非细事。必先自重，然后人重之。须先遣人通知宋主，待其差大臣勇将赍敕书来到，然后归之，可保全美。”令公然其言，先遣部将张文，前诣宋军中，来见太宗，道知令公将归顺大朝之事。太宗召集文武问曰：“令公将欲来归，当何以处之？”八王进曰：“杨家父子若有此举，陛下难以等闲待他，须于文武班中，推二人赍诏前往通意，则彼必倾心归顺，无所疑惑。”太宗问：“谁可往？”道声未罢，杨光美进曰：“文臣牛思进，言词清朗；武臣呼延赞，英气慷慨。此二人若去，事必万全。”太宗允奏，即下诏，遣二人赍厚礼诣应州，来见令公。宣读诏书曰：

朕以国家多事之秋，所难得者人才也，是以即位之初，注意边将。兹尔山后应州杨令公父子，文能兴邦，武可定乱。隈屈于纒远之方，舍置于闲散之地。朕甚惜焉。且河东克在目下，君将何归？今特遣亲信文武二臣，赍来敕命，道知朕意。尔之父子果有幡然之志，投降我朝，朕将委以重职，使子孙受莫比之富贵，而令公得金石之高名，岂不伟欤？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

杨令公得诏，拜受命毕，即请牛思进与呼延赞入于帐中，分宾主坐定。牛思进曰：“主上以令公倾心归命，特遣小可二人，敬来麾下，面定其约。且众人望公之到，如大旱之望云霓，幸勿疑贰。”令公曰：“区区守此僻土，上不能尽忠汉主，下不能立功当朝，实为天下所羞。”呼延赞曰：“令公道差矣，君有文武全才，效忠为国，志亦勤劳，奈刘钧幸臣用事之日，不欲令公父子建立奇功，致使进退沉滞，而有归大朝之念。此诚天意，使公等立不世之名于我朝，岂偶然哉？”令公见二人理通词顺，甚加敬服。因令左右设酒醴相待，众人尽欢而散。次日，令公入与夫人商议归降之事，夫人曰：“令公既然有意归顺于天朝，何必再议？”因先令差来二臣复命，再令其子调集边防军马，装载府库金帛，准备起行。后人诗赞曰：

山川钟秀不徒然，致使英雄产太原。

父子从来归大宋，契丹拱手定三边。

第十一回

小圣感梦取太原 太宗下议征大辽

却说牛思进与呼延赞回奏太宗：“杨家父子，随即率众来降。”太宗谓八王曰：“既杨业将来，卿率群臣于中路迎之。”八王领旨，即日率众臣于白马驿中等候。忽报北地旌旗蔽日，尘土遮天，想必杨家军马来到。八王听得，引众人出驿观望。不移时，前哨报入杨令公军中，道知大朝官员驿前迎候。令公即下马前进，见两边百官，衣冠侍立门上，击鼓相迎。八王当先施礼曰：“奉主公宋君之命，为令公远涉风尘，特遣众臣于中途迎候。”令公初到，未知是谁，犹有倨色。呼延赞恐其失礼，乃近前谓令公曰：“此是宋君嫡侄金简八王也。”令公大惊，便拜伏于路旁。八王连忙扶起，与令公同入驿舍。早已安排下相待酒醴，众臣济济，殷勤相劝饮酒。杨家军马驻扎于驿营，宿了一宵。次日，八王与令公并辔而行，前到宋营。近臣奏知太宗，太宗下命宣入。八王引令公朝见，拜伏帐外，稽首请罪。太宗深加慰劳，授杨业边镇团练使之职，统率所部；候班师回京，再议升擢。业受命而退，以带来军马驻于城南，按甲不出。太宗下令，诸将仍前急攻河东。

是时，刘钧闻报应州反了杨业，归顺大朝，惊得神魂飞落，寝食俱废。宋齐丘与丁贵等只得婴城拒守。宋师连攻数日不下。潘仁美分遣诸将，筑长围攻击，金鼓之声，达于内外。城上矢石，交下如雨。丁贵等欲舍死抗敌，入见刘钧，乞借兵于大辽，以救国难。刘钧允奏，遣人星夜诣大辽求救。不提。

却说太宗以太原久围不下，于二月初三日，亲至军前，督战益急，高怀德、呼延赞等分门攻击。城堞皆崩，杀伤甚众。太宗手诏谕汉主出降。使者至城下，守阵军不纳。太宗大怒，与诸将卫士进屯城下，列阵于前。南北军对射，矢集城上如猬毛。是夜，太宗宿于中营，隐几而卧。忽闻报云：“夫人至矣。”太宗开眼视之，见三四十黄巾力士，迎着一乘轿来。须臾，有妇女从轿中出，取过白帖一张，付与太宗。太宗问曰：“卿乃何人？”妇人答曰：“妾乃河东小圣，今献小计，来见我主。”太宗看纸上写着八个字云：“壬癸之兵，可破太原。”太宗看罢，觑那妇人，忽然不见。觉来却是一梦，将近五更。太宗亟召八王、杨光美入营中详梦。光美曰：“壬癸属北方，莫非教陛下从北门攻打，可破太原？”太宗然其言。次日，下令诸将，急攻北门。是时汉主外援不至，饷道又绝，城中大惧。先夜梦见金龙一条，从北门随水滚入，城尽崩陷。惊觉，天色平明。忽报宋君降手诏，遣人于城下谕降，终保富贵。刘钧见势倾危，又得此梦，亟召文武诸臣议曰：“吾父子在晋阳二十余年矣，安忍以祸加百姓？若不即降，必有屠城之惨，我心何安？不如投降，以安百姓。”群臣闻之，无不下泪。人报：“国舅赵遂，已开水北门，领宋师入城矣。”刘钧乃哭入宫中。

潘仁美当先进城，遣人传旨与汉主：“宋君宽仁大量，并无加害之意。”钧始放心，乃遣李

勋赉印绶文籍，奉表乞降。太宗下诏许之。车驾进北门城台，设宴奏乐，与从臣于台上酣饮。汉主率官属，编衣纱帽，待罪台下。太宗赐以袈衣玉带，召使登台。汉主叩头谢罪。太宗曰：“朕以吊民之师至此，岂能加害？但放心无忧也。”汉主谢恩已毕，因请车驾入太原府中。百姓香花灯烛，排门迎接。太宗升堂坐定，北汉诸官皆拜降于堂下。太宗宣授刘钧为检校太师、右卫上将军，封彭城郡公，仍领河东。按：北汉刘崇，于后周太祖广顺元年据太原称主，统州十二，迄刘钧四世二十九年，至是降宋。太宗凡得州十，县四十，户十三万五千二百二十。如是河东悉定。静轩有诗曰：

投降敌国胆生寒，圣主驱随驾两骖。

总为吊民非好战，马前不信是张堪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太宗下议班师。潘仁美进曰：“河东地控幽州，契丹屡为边患。今陛下车驾在此，军士效命。可乘破竹之势，平定辽东，诚千载一时之功也。”道未罢，杨光美进曰：“河东初定，军士披坚执锐者日久，且粮饷不继。陛下宜回车驾，徐定进取。”是时众论纷纷，太宗未决，起入行宫，召八王、郭进、高怀德一班战将入议其事。先是，围太原时，从军或不知太宗所在，军中或欲议立八王，八王不肯。及太原既定后，太宗闻之，故意久不行赏。八王曰：“太原之赏，不及将帅；今又将有大辽之行，军士不堪。莫若依光美之议，班师回京，诚为上计也。”太宗怒曰：“待汝有天下，当自为之。”高怀德曰：“潘招讨所论，欲建边防之大计。此去幽州，咫尺程也，若使功成，太平指日而见矣。望陛下从其议。”太宗意乃决。次日下命，以礼部郎中刘保勋知太原府事，车驾离太原，遂伐辽。分遣诸将及杨家兵，望幽州征进。

时值暮春天气，但见：

山桃拥锦，岸柳拖金。时闻村酒出篱香，每见墙花沿路吐。丝鞭袅袅，穿红杏之芳林；骢马驰驰，嘶野桥之绿水。随驾心慌嫌路远，从征意急恨行迟。

大军一路无词，不日来到易州下寨。潘仁美遣人下战书于城中。守易州者，辽之刺史刘宇。听知宋兵来到，正与牙部郭兴议战守之策。忽报宋营遣人下战书。刘宇得书，回问郭兴曰：“公所见何如？”兴曰：“据小可之见，宋师即日平定河东，乘此胜气来到，安能拒之？不如遣人前诣军中，察彼动静，献城纳降，可保万全也。”刘宇曰：“此行非公不可。”郭兴慨然领命，径赴宋营，见高怀德端坐帐中，兴心甚恐。及入帐，怀德问曰：“大军临城，汝来见我，有何高论？”兴曰：“天兵如雷霆，逆而当者，无不齑粉。今主将特遣小可陈乞降之状，以救一城生灵也。”怀德大喜，即引见潘招讨，道知其由。仁美曰：“彼既投降，当令明日开城，迎接车驾。”郭兴拜辞而去。次日，与刘宇开城出降，迎接太宗车驾入府中驻扎。凡得兵二万，粮草一十五万，骏马六百匹。太宗封刘宇官职如旧。下令进取涿州。

守涿州者，辽判官刘厚德，已知宋兵下了易州，召部下商议。部署詹廷进曰：“宋君仁明英武，统一有机。不如开城迎降，以图富贵。”厚德闻言，即遣人于宋营中乞降。潘仁美得报，次日，护车驾进涿州。厚德拜于堂下请罪，太宗抚而纳之。是时太宗军马出师二十余日，平定二州。后人诗赞曰：

干戈一指入辽封，敌将开城节使通。

圣主威风千里远，黎民争应道途中。

消息传入幽州，萧太后大惊，亟聚文武商议。左相萧天佑出奏曰：“陛下不劳惊虑，臣举二人可敌宋兵。”萧后问曰：“卿举谁人？”天佑曰：“大将耶律奚底、耶律沙，智勇足备；若使部兵迎敌，必能成功。”萧太后允奏，即令耶律休哥为监军，耶律奚底、耶律沙正副先锋，统领五万

精兵前行。休哥等得命，部兵出城。南北营寨，旗鼓相接，兵势甚盛。哨马报入潘招讨军中，仁美集诸将议战。呼延赞曰：“小将先试一阵，以挫辽兵之威。”仁美允之，付与步军八千。高怀德曰：“小将前往相助，共建功勋。”仁美亦与马军八千。赞与怀德皆引军去了。分遣已定。

次日，鼓罢三通，列阵于幽州城下，宋军北向，辽军南迎。辽将耶律奚底全身披挂，跃马当先。宋将呼延赞横枪勒马，立于门旗之下，问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耶律奚底怒曰：“萧太后驾下大将耶律奚底是也。”赞骂曰：“辽蛮匹夫！敢来争锋邪？”即跃马举枪，直取奚底。奚底绰斧迎战。两下呐喊。二将战上数合，不分胜负。番将耶律沙一骑飞出，双战呼延赞。呼延赞力敌二将不退。忽宋军中銮铃响处，高怀德纵骑当先，舞枪抵住耶律沙交锋。四匹马踏动征尘，南北军箭矢交射。从早晨战至日午，胜败未决，两下互有相伤。呼延赞扬声曰：“马力已乏，明日再战。”乃各收军还营。

第十二回

高怀德幽州大战 宋太宗班师还汴

却说呼延赞与高怀德归至营中，道知辽将英雄，未决胜负。仁美曰：“耶律沙乃辽之骁将，汝等当慎而战之。”赞等退出。仁美入奏太宗曰：“辽兵势锐，今日之战，恐不能取胜，臣甚忧虑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亲临战阵，与番将一决雌雄。”八王进谏曰：“陛下当保重，自有诸将出力，不必亲犯矢石也。”太宗不听，次日，竟下命督诸将来战。

却说耶律休哥正与众将议敌宋兵之计，哨报：“宋兵倾营而来，要与元帅决一胜负。”休哥闻报，谓耶律沙曰：“大将耶律学古屯守燕地，正扼宋师之后，可令其出兵，袭宋兵后阵，吾与诸将整兵于高粱河。”北兵刚列开阵势，望见宋兵漫川塞野而来。前锋呼延赞跑马出阵，高叫：“番将选勇者来斗。”话声未绝，北阵中耶律沙横刀而出，厉声喝曰：“宋将速退，免受擒戮。”呼延赞挺枪直取耶律沙。耶律沙抡刀来迎。两马相交，连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北将耶律奚底飞骑挥斧，从旁攻入。高怀德一马当先抵住。两下金鼓齐鸣，旌旗乱滚。

四将鏖战之间，忽宋军阵后数声炮响，如山崩海涌之势，辽将耶律学古部劲卒冲击而来。宋军正不知何处兵马，先自溃乱，阵脚团结不住。耶律休哥在将台上，望见宋阵已动，出一支生力军马，直冲其中。太宗急下令诸将护驾。潘仁美闻此消息，骤马拚死来战，正遇耶律休哥兵到，交马只一合，将仁美截于马下。郭进看见，一骑抢出，救之而还。是时连营去远，诸将逢着敌手，战之未下，及闻太宗有难，乃各抛弃来救。太宗已单骑杀出围中，落荒望汾坝而走，被耶律休哥部将兀环奴、兀里奚二骑乘势追逼。

南营杨业看见，顾诸子曰：“主上有难，何不救之？”杨延昭匹马当先，喝声：“辽蛮慢走！”兀环奴激怒，抡刀便砍。延昭挺枪迎敌。战不两合，被延昭当胸一枪，刺落马下。杀散追兵，见太宗立于坝上。延昭曰：“陛下之马何在？”太宗曰：“已被乱矢所伤，不堪骑乘。”延昭曰：“可急乘臣马，臣当步战杀出。”太宗恐延昭无马，不能胜敌，乃曰：“卿当乘马而战，吾只乘驴车而走。”延昭曰：“敌兵来得多矣，陛下速上马，宁可伤臣，望勿顾惜。”正在危急之际，适杨七郎单骑杀入，见延昭曰：“宋兵战阵已乱，哥哥何不急保主上而走？”延昭曰：“汝以所乘马与圣上骑，吾当先杀出。”七郎扶太宗上马。延昭怒声如雷，突出重围，正被兀里奚众军拦住。延昭咬牙觑定兀里奚，一枪刺去，正中咽喉而死。绕过西营，北兵矢石交下，延昭透不得重围，恰遇杨业、高怀德、呼延赞三将冲溃杀来，救出太宗，走奔定州。此处可见杨延昭之勇。后人诗赞之曰：

斩坚入阵救君王，敌将争迎致灭亡。

未入中朝先建绩，将军名望至今香。

潘仁美收拾残军，但见尸首相叠，血流遍野，宋兵折去八九万，丧其资械不可胜计。于是，

易、涿等州复归于辽。耶律休哥已获全胜，乃收军还幽州。不提。

却说太宗走入定州，众将陆续都到。八王等进前拜谒。帝曰：“今日若非杨业父子力战，朕几一命难保。”八王曰：“陛下百灵相助，贼兵自不能伤。自今还当保重圣躬，不宜亲冒险地。设使诸将一时不及救应，谁为陛下计哉？”太宗点头以应。即召杨业入帐中，赏以缎帛二十匹，黄金四十两。因谓之曰：“权以赐卿，聊为相信之礼。候班师之日，再议报功。”杨业再拜受命而出。八王奏曰：“运饷不给，军士凋丧，乞陛下班师还京，以慰臣民之望。”太宗从其议，即日下诏班师，以潘仁美为前队，杨业为中队，其余诸将各以所部护驾在后。旨令既下，诸将准备起发定州，望汴京而还。有诗为证：

泽国江山入战图，生民何计乐樵苏？

凭君莫话封侯印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大军一路无词，不日归到汴京。文武群臣朝见毕。太宗曰：“朕以幽州之辱，常悬胆以报雪。汝众臣各陈所见，为朕熟筹之。”司徒赵普与参知政事窦轸、郭贇等奏曰：“陛下以甲兵之利，府库之富，何患丑贼不灭哉！但以军士围太原已久，疮痍未复，须待秋高马肥，蓄威养锐，徐图进取，未为晚也。”太宗从其议，下命宴征太原将士于崇元殿。是日，君臣尽欢而散。

次日降敕：封杨业为代州刺史兼兵马元帅之职，其长子以下，俱封代州团练使。居第于金水河边无佞宅，赐赉甚厚。群臣奏以杨业未立大功，封赐过重。帝曰：“朕以信义处人，岂可有失于臣下？”竟下命。杨业复上表，辞其众子之职。表曰：

臣杨业稽首拜言：窃谓圣明在上，万物同春。臣僻生边鄙，赋性粗率。文不能立国，武不能定乱。蒙陛下覆载之仁，浩荡之德，赐第宅于金水之河，授敕命以代州之任。于此宏恩，使臣虽碎骨捐身，莫能效命于万一。日夜怀惧，惟思报本。臣愚蠢之子，未见寸功于朝廷，而皆得团练使之职。恩命既下，中外骇焉，臣何敢当。乞陛下以赏罚为慎，追还众子之诰，使臣得免滥受之罪，以图尽职。频思致命，不胜幸甚。

太宗览表降旨，准其所请，杨业谢恩而退。是时边警暂息，烽火不闻。太宗日与群臣在宫中，讲论治道，计议藩镇将帅，或升或调，皆得其宜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耶律休哥自胜宋师以归，颇有张大之志，萧后甚倚为重。正值萧后设宴以待文武诸臣，耶律休哥进曰：“往者以陛下福荫，出军迎敌宋师，臣仗诸将用命，杀之败衄而去。今臣欲乘宋师走归之后，人怀内惧，谨领精兵，直捣汴京，以报围困幽州之辱。乞陛下允臣所请。”萧后曰：“以卿所论，诚忠言也。只恐宋师人强马壮，未可进取。”燕王韩匡嗣曰：“臣愿与耶律将军同出兵伐宋，审机而进，自有成绩。”太后依奏降旨，以韩匡嗣为监军，耶律休哥为救应，耶律沙为先锋，率精兵十万伐宋。匡嗣等受命，即日兵出幽州，望遂城进发。

时值九月天气，但见：寒风落叶秋容淡，鸿雁声悲旅思中。辽兵进发数日，始至遂城西北五十里下寨。守遂城者，宋将刘廷翰，听得辽兵骤至，与副将崔彦进、李汉琼等议曰：“辽人以主上兵败而回，乘此锐气，特来围城。将何以退之？”彦进曰：“若与之战，胜败不可知。当用诡计，竖起降旗，诱其入内擒之，可一鼓而成功也。”廷翰曰：“此计固妙，但恐其有疑，不纳我等降如何？”汉琼曰：“先以粮饷进之，彼见我情之真，决无不纳。”廷翰大喜，即遣人入燕营中济饷请降。韩匡嗣曰：“汝主来降，将何为信？”差人曰：“先献钱粮与元帅，充军饷之用，然后率众纳款。”匡嗣信而允之。耶律休哥进曰：“宋军气势不弱，今未交锋而请降，此诱我之计也。元帅宜整军待之，勿信其言。”匡嗣曰：“彼以粮饷与我，岂有不真？”遂不听休哥之谏。

次日，兵泊城下。廷翰得差人回报之语，即整点军马，令崔彦进率马军一万，屯城东门，待

辽兵入城后，斫破其营。彦进领兵去了。又唤李汉琼领步兵一万，屯城西门，敌人若到，放下闸桥，乘势擒之。汉琼亦领命而行。廷翰分遣已定，自率劲卒，密出南门，作救应之兵。

第十三回

李汉琼智胜番将 杨令公大破辽兵

却说韩匡嗣遣人缉探动静，回报：“宋人大开西门，并无只骑来往。”匡嗣不信，自率轻兵来看。首先进入壕堑，见吊桥装点齐备。燕护骑尉刘雄武进前谏曰：“元帅不可轻入，适望城中，隐隐似有刀兵之状，若不亟退，堕其计矣。”匡嗣猛省曰：“汝之言是也。”即令后军慢进。忽门闸边数声炮响，如天翻地塌之势。李汉琼引步军抽起壕闸，当先杀出。韩匡嗣大惊，勒马便走。汉琼提刀追来，辽将刘雄武奋勇迎敌。二骑相交，战不数合，被汉琼一刀劈于马下。宋兵竞进。辽兵大败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耶律沙一骑飞来，保救匡嗣，杀向旧营。崔彦进引马军斩坚而入，正遇耶律沙交锋。耶律沙见宋兵势大，不敢恋战，拚死与匡嗣夺围走奔易州。彦进掩兵追击。辽师拔营而逃，遗弃辎重殆尽。刘廷翰从城南绕进，与彦进等合兵追赶。独耶律休哥以中军力战不退。廷翰乃收军还城。休哥引残骑回见匡嗣，言宋兵太甚，一时无策，可亟转幽州，再作商议。匡嗣忧惧无已，只得率众归奏萧后。

萧后闻知败兵折将之由，急召耶律休哥问曰：“出师未逢大敌，如何便致丧败？”休哥以宋人用诈计相诱奏知，后曰：“军中有汝在，何不参其议？”休哥曰：“臣亦曾谏，匡嗣以臣所料太过，乃致误遭奸计也。”后大怒，下旨斩韩匡嗣，以正国法。耶律沙等力救曰：“匡嗣之罪，本不容辞，念其为先帝之臣，乞陛下赦之。”后怒稍解，乃削其官职，黜退为民；下令着耶律休哥为主帅，耶律斜轸为监军，再统十万精兵，伐宋报仇。旨令既下，休哥等克日出师征进。

忽哨马报入遂城，刘廷翰集诸将议曰：“辽兵乘锐而来，要与我等死战，只宜坚守。一面遣人申报朝廷，待救兵一至，而后议战，则破辽兵如拾草芥耳。”众人遵令，各分门而守，按兵不出。

是时汴京已有边报奏入：“近日宋辽鏖战，宋师大胜。”君臣正在议论间，忽奏：“辽兵又犯遂城，乞发援兵相济。”太宗闻奏，谓众臣曰：“遂城乃幽燕之咽喉，辽兵既出，势所必争。若使遂城有失，则泽、潞二州亦不可守。谁领兵救之？”杨光美进曰：“杨业父子，常欲立功，以报陛下。若委之以此任，破辽师必矣。”太宗依其议，即授杨业幽州兵马使，部兵五万，前救遂城。业得命，欣然而行。令长子杨渊平监领余军，自率延德、延昭，克日兵离汴京，望遂城进发。来到赤冈下寨，隔遂城不远，先使人报知城中。刘廷翰知是杨业来救，大喜，召诸将议曰：“杨业世之虎将，辽兵非其敌也。汝等但整饬器械相应。”彦进等各去整備，不提。

却说杨业部父子之兵，于平原旷野，排开阵势。忽见一彪军，旌旗蔽日，尘土漫天。杨业出阵视之，一员大将，唇青面黑，耳大眼睁，乃耶律沙也。横刀勒马，上前曰：“来将是谁？先报姓名。”杨业笑曰：“无端逆贼，妄生边衅。今日救死且不暇，尚敢问吾大名哉？”耶律沙顾谓军中曰：“谁先出马，挫宋师一阵？”言未罢，骑将刘黑达应声而出，纵马舞刀，直取杨业。杨业正

待亲战，五郎杨延德一骑飞出，抡斧抵住交锋。两下呐喊，二将鏖战。刚刚战到第七个回合，延德卖个破绽，转马绕阵而走。黑达要建首功，骤马追来，马尾相接。延德绰起利斧，回马当面一劈，黑达连头带盔，撞翻马下而死。番将耶律胜纵骑提刀，要来报仇。杨延昭挺枪迎战。两马相交，杀做一团。延昭奋枪一刺，耶律胜翻鞍落马，血溅尘埃。正是：

阵上番官拚性命，征场宋将显威风。杨业见二子战胜，驱动后军，冲入北阵。耶律沙舞刀力战，不能抵敌，跑马望中军逃走。杨业一骑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番兵大乱，死者无数。刘廷翰开了西门，引兵抄出。耶律斜轸拔寨走奔瓦桥关。廷翰与杨业合兵进击，杀得番兵尸首相叠，血荡成河，得其辎重衣甲极多。

杨业既获全胜，驻师遂城之南，与诸将议曰：“辽将走据瓦桥关，我当乘此锐气，剿灭番兵。”刘廷翰曰：“耶律休哥智勇之将，今既远遁，元帅暂且息兵遂城，审机而进。”杨业曰：“兵贵先声，使敌人不暇为谋，此取胜之道也。公等勿虑，只管进兵。”诸将得令，直杀奔瓦桥关；扬旗鼓噪，列阵于黑水东南，兵势甚盛。

是时，耶律休哥等听知宋师长驱而来，与耶律斜轸议曰：“杨家父子真劲敌，杀我将如斩瓜切菜，无人敢当。今来攻围瓦桥关，只可据守，不可与战。待彼粮食将尽，而后战之，可雪前耻矣。”斜轸然其议，下令诸将，协力坚守关口，按甲不出。宋师乘势攻击，关上矢石交下，人不能近，惟远远啖围而已。一连攻打十数日，不能成功。杨业亲引数十骑，出关审视地理。远望靠左一带，尽是草冈，乃辽将屯粮之所，右边通黑水，番兵皆据岸而营。

杨业看了一遭，入军中召刘廷翰议曰：“贼兵坚守不出，其志将待我食尽，而为攻袭之计。乘今北风夜作，寒冬天气，关左草木焦枯，若用火攻之计，可破此关也。”廷翰曰：“令公之论，与小将暗合，惟虑耶律休哥测破。”业曰：“吾自有智伏之。”即令军人捉一乡老来问之曰：“瓦桥关左侧，有小路可入否？”乡老曰：“止有一条樵路，人马不堪行。只今辽兵用木石塞断其处，难以通透。”令公听罢，以酒食赐乡老而去。召过延德谓曰：“汝引步军五千，卸去戎装，秘密偷出樵路，人各带火具，候在交兵之际，即便举起。”延德领去了。又唤延昭入曰：“汝带马军五千，乘黄昏直渡黑水；敌贼必出兵半渡来袭，便复登岸而走，吾自有兵应接。”延昭亦领计而去。杨业复谓刘廷翰曰：“公与崔彦进率所部，待吾儿退走，沿岸接战。敌兵若见关后火起，必先慌乱，可获全胜。”廷翰慨然而行。杨业分遣已定，自引中军在高处望。

却说耶律斜轸见宋兵攻关不下，自与诸将谈论饮酒，遣人缉探宋师动静。回报：“宋师将渡黑水，暗袭燕城。”斜轸笑曰：“人言杨业善用兵，徒有虚名耳。”因遣耶律高领精兵五千，拒岸而守，乘敌半渡逆击之，可破其众。耶律高领兵去了。又遣耶律沙、韩暹部兵一万，袭宋营垒。分拨已定，自与休哥等整兵接应。将近黄昏，杨延昭引兵直趋黑水，众人各携土囊，从下流而渡。未过一半，耶律高即率精兵乘势杀来。延昭军马复奔回南岸。辽将已渡过水，与延昭交锋。延昭且战且走。俄而信炮响亮，两岸箭弩如雨。刘廷翰等斩坚而入，正迎着耶律高交锋。耶律沙与韩暹二骑冲突宋营，喊声如雷，奋勇而进。杨延德步兵已偷过樵径，听得前面金鼓不绝，知是交兵，令部下点起火具。正值夜风骤起，火势迸发，一时满天红焰，番兵守粮者各自奔溃。耶律高见关后火起，急杀回原路，被廷翰赶近前，斩落水中。比及耶律沙已知中计，复引兵来救，杨延昭、刘廷翰等合兵进击，辽兵大败，各抛戈弃甲逃生。杨延德引兵从关后攻出。耶律休哥保斜轸杀奔蓟州，宋师遂乘机夺了瓦桥关。天犹未明，烟焰正炽，杀死番兵无数。次日平明，诸将各上其功。杨业曰：“乘此破竹之势，数节之后，迎刃而解，可进兵围燕城。”廷翰曰：“令公威名已振，辽将已皆胆落。然今粮饷不继，未可深入敌境。”令公然其言，遂驻师于

瓦桥关。

却说耶律斜轸又败一阵,不胜愤怒,与众将整兵欲来决一死战。休哥进曰:“胜败乃兵家常事,元帅不必深耻。可奏知主上,得助兵来应,然后宋师可破也。”斜轸从其言,即差人来奏萧后。萧后闻奏屡败,乃大惊曰:“宋师是谁用兵,能如此胜敌?”来军奏曰:“河东山后令公杨业也。”萧后曰:“久闻此老号‘杨无敌’,名不虚传矣。”即遣大将耶律奚底率兵五万救之。奚底得旨,即日兵出幽州,不提。

第十四回

犒将士赵普辞官 宴群臣宋琪赋诗

却说哨马报入杨业军中，业与众将议曰：“既辽兵复出，且缓其战。待我报捷朝廷，粮饷充足，须平定燕幽，然后班师。”廷翰等然其议。业即遣团练使蔡岳归奏太宗。太宗闻知连胜辽兵，且大军直进燕幽，心中大悦，因问辽之消息如何。岳曰：“辽将不胜其辱，今复益兵来战。杨主帅屯扎瓦桥关。近因粮食不充，未敢进兵，特遣臣赴阙奏知。”太宗与群臣商议，欲亲征大辽。枢密使张齐贤上疏奏曰：

圣人举事，动出万全。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胜。若重之谨之，戎狄不足吞，燕蓟不足取。自古疆场之难，非尽由戎狄，亦多因边吏扰而致之。若缘边诸塞，抚御得人。但使峻垒深沟，蓄力养锐，自逸以处，宁我致人！所谓择卒未如择将，任力不及任人。如是则边鄙宁，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。臣又闻：家六合者，以天下为心。岂止争尺寸之土，乘戎狄之势而已。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，安内以攘外。是知五帝三王，未有不先根本者也。尧舜之道无他，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。推恩者何？在安而利之。民既安利，则戎狄敛衽而至矣。

疏上，太宗以示赵普、田锡、王禹偁数臣。赵普奏曰：“齐贤所陈，当今之急务也。乞陛下召还杨业之兵，敕帅将严设边备，则幽燕不能为中原患矣。”太宗允议，即日下诏遣使，召还伐辽之师，不提。

却说杨业在关中得圣旨来到，与诸将议曰：“朝廷既有班师之命，可将将士分作前后而行，以防北兵追袭。”延德进曰：“所难得者，机也。大人连胜辽敌，再假十数日之程，直捣幽蓟，取其地輿而归，以报朝廷知遇厚恩，岂不美哉？”业曰：“吾亦有志如此，奈何君命既下，若不还军，反有违抗之罪；纵建微功，亦不足偿也。”延德乃不复敢言。次日，令刘廷翰等固守遂城，自率所部离了瓦桥关，径望汴京而回。静轩咏史诗曰：

功在垂成诏即行，堪嗟机会竟难凭。

陈家谷口忠勤念，千古令人恨不平。

杨业既至京都，朝见太宗。太宗深加抚慰，赐赉甚厚。因令设宴犒赏征辽将士，君臣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赵普辞罢丞相之职。帝曰：“朕与卿自布衣知遇，且朝廷赖卿扶持，何以辞职为哉？”普曰：“臣已老迈，不能理繁，乞陛下怜臣枯朽之体，允解政事，则生死而肉骨矣。”太宗见其恳切，遂允其请，罢普为武胜军节度使。普拜受命，即日辞行。帝于长春殿赐宴饯行。酒至半酣，帝于席中谓普曰：“此行只遂卿之志，遇有急事商议，卿闻命之日，当即随使而来，勿负朕望。”普离席领命。帝深有眷恋之意，亲作诗以送之曰：

忠勤王室展宏谟，政事朝堂赖秉扶。

解职暂酬卿所志，休教一念远皇都。

普奉诗而泣曰：“陛下赐臣诗，当勒之于石，与臣朽骨同葬泉下。”太宗闻其言，亦为之动容。君臣各散。赵普至中书省辞僚属宋琪等，因道主上之恩，不胜感慕。琪曰：“主上以公极知之爱，而有眷恋之情。此去不久，当复召也。”普取出御诗涕泣曰：“此生余年，无由上报，惟愿来世，得效犬马之力。”琪慰抚甚至，送之而出。普径赴武胜，不提。

翌日，太宗设朝，群臣朝见。帝谓宰相曰：“普有功国家，朕昔与游。今齿发衰谢，不欲劳以庶务，择善地以处之，因赐诗以道其意。普感激泣下，朕亦为之堕泪。”宋琪对曰：“昨日普至中书省，与臣道及陛下之恩，且言来生愿效犬马之力，今复闻陛下宣谕，君臣始终，可谓两全。”帝然之。以宋琪、李昞知平章事，李穆、吕蒙正、李至参知政事，张齐贤、王沔同签署枢密院事，寇准为枢密直学士。琪等拜受命而退。

是岁改元为雍熙元年。冬十月，太宗想起华山隐士陈抟。抟，亳州真源人，尝举唐长兴中进士不第，遂不复官禄，以山水为乐。因服气辟谷，日饮水数怀而已。历二十余年，乃隐华山云台观。每寝处，多百余日不起，故俗人有“大睡三千，小睡八百”之语。先是，抟乘驴过天津桥，闻太祖克汴，乃大笑堕驴曰：“天下自此太平矣。”至是太宗遣使，召之赴京。陈抟得诏，随使朝见。太宗待之甚厚，谓宰臣曰：“抟独善其身，不干势利，所谓方外之士也。”乃遣中使送抟至中书省。宋琪等延接殷勤，坐中从容问曰：“先生学得玄默修养之道，亦可以教人乎？”抟答曰：“小道山野之人，于时无用，亦不知神仙炼丹之事，吐纳养生之理，非有方术可传。假令白日升天，亦何益于世？今主上龙颜秀异，有天人表，博达古今，深究治乱，真有道仁圣之主也。正是君臣协心同德，兴化致治之秋。勤行修炼，无出于此。”琪深服其言。次日奏对，以陈抟所言上陈，太宗诏赐号“希夷先生”，亲书“华山石室”四字赠之，放还华山。抟再拜受命，即日辞帝而出，自回华山，不提。

却说太宗以边境宁静，与臣民同享太平之盛，因下诏赐京师百姓饮酒三日。其诏曰：

王者赐帛推恩，与众共乐，所以表升平之盛事，契亿兆之欢心。累朝以来，此事久废，盖逢多故，莫举旧章。今四海会同，万民康泰；严饘始毕，庆泽均行。宜令士庶，共庆休明，可赐帛三日。

诏旨既下，京都士民，无不欢跃。至期，太宗亲自与群臣登丹凤楼，观士民乐饮。自楼前至朱雀门，设音乐，作山车、旱船往来。御苑至开封诸县及诸军，乐人排列于通路。音乐齐奏，观者满城，富贵无比。后人诗断曰：

烽火烟消镇节安，君臣作乐夜深阑。

幽辽未下中原患，忘却当年保治难。

时雍熙二年春二月也。

次日，太宗宴群臣于后苑，召宰相近臣赐酒赏花，谓之曰：“春气暄和，品物畅茂，四方无事。朕以天下之乐为乐，宜令侍宴诸臣赋诗赏花。”玉音既下，一人进曰：“小臣不才，愿承命赋诗。”乃平章事宋琪也。即展花笺，援笔立书七言八句以进。其诗曰：

圣主飞龙俗美淳，乾坤总是一般春。

四方风泽被休教，万国怀来慕至仁。

浩浩舜恩邦尽戴，巍巍汤惠士皆亲。

微臣有愧无能补，鼓舞升平沐化新。

太宗览诗大悦，命取玉觞赐酒。李昞继进一首曰：

侍班上圣拟旒疏，融煦昭然德意孚。
饱暖四方咸底定，供输百姓自无虞。
仰风琛贡来蛮貊，披泽讴歌沸道途。
际遇太平何以报？凤麟为瑞有珍符。

参知政事吕蒙正亦进一律曰：

恩敷喜动万方民，御极龙飞际圣人。
圣治及将休运启，嘉祥日送好音频。
均沾有域皆怀德，一视无邦不遂臣。
盛世愿赓儒馆颂，德音荣对玉墀春。

帝览罢三诗，乃曰：“宋平章之诗，词语优游，太平气象也；李昉诗，清丽可爱；吕蒙正诗，品格清高，忠勤度量。皆可为法，然视宋平章气魄绝伦，自与二人不同。”因令中官，将三人之诗，勒于赏花亭下，以记君臣共乐之胜。中官承命而出。太宗又曰：“国家虽值暂安，而武事不可怠荒。辽蓟未平，朕日夕为忧。当今在席武臣及诸王，各务走马射箭，以较武艺。”宋琪曰：“陛下所虑甚远，诚社稷之福也。”帝即命军校于后苑隙地，立起箭垛，离百步为界。武官分为两队，诸王穿红，将帅穿绿。诏旨既下，各带雕弓长箭，跨鞍立马听候。帝传令曰：“能有射中红心者，赏其骏马、锦袍，射不中者，降出藩镇调用。”道声未罢，红袍队里一人，骤马持弓而出，众视之，乃秦王廷美也。勒动其骑，弯弓架箭，指定红心发矢，正中其处。看者暗暗称奇。廷美射中红心，竟跳下马，于太宗御前请命。太宗喜曰：“吾侄技擅穿杨，真可御武。”遂赐袍、马，廷美谢恩而退。忽穿绿班中一将，涌身而出曰：“小将愿试一箭。”视之，乃是大将曹彬。纵马开弓，拈弦架箭，一矢正透红心。观者无不叹羡。曹彬亦下马，拜伏于御前。太宗深加抚劳，赐马、袍而退。是日君臣尽欢而散。

秦王等既出后苑，暮过楚王元佐门首。元佐，帝长子，少聪慧，貌类帝，帝钟爱之。后发狂疾，时以新瘥不预。闻乐声透于堂中，问左右曰：“是谁夜过府门，而乐音透彻？”左右曰：“今日圣上宴诸王、武臣于后苑，皆较射为乐。适秦王射胜，赏赉马、袍而出，经过门首，送从之乐音也。”元佐怒曰：“他人皆得侍上宴赏，我独不在，是弃我也。”因发愤饮酒。至夜深，放火焚其宫室。城中大惊，官军一时赴救不灭。可惜雕梁画栋，绣阁琼楼，尽成灰烬。次日，太宗知其由，下诏废元佐为庶人，迁于均州安置。旨令已下，元佐怀惭无及，带从人径赴均州，不提。

第十五回

曹彬部兵征大辽 怀德战死岐沟关

却说耶律休哥等以宋师既退，欲报遂城之耻，未得机会。每遣人入汴京缉访，回报宋朝日以赏玩为乐，君臣酣饮之事。休哥闻此消息，入奏萧后曰：“臣以出师未得其利，致败衄之罪，诚该万死。且臣职在戎伍，近闻宋朝君臣纵逸欲之乐，不修国政。今将部兵直捣汴京，定其疆界，庶报前日之耻。”后闻奏，乃曰：“卿连年出师不利而还，宋之天下，未可即图，须徐议进取。”耶律沙又奏曰：“难得者机会，易失者时月。正当乘其无备，一举可以成功。”萧后见众臣意向如此，乃下旨，以耶律休哥为监军，耶律沙为先锋，其下将士，各依调遣。休哥得旨，即日辞萧后，率精兵十万，由朔、云等州征进。

消息传入汴京，太宗闻知怒曰：“丑羯奴恣生边衅，朕当亲征之。”因下诏示知。宋琪等奏曰：“辽众犯边，帅臣云集，何劳陛下亲冒矢石，以损威重乎？只须遣大将御之足矣。”帝意未决。张齐贤亦力陈：“若使车驾再动，则百姓劳苦，乞陛下念之。”帝允奏，乃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马步军水陆都部署，以招讨使潘仁美、呼延赞、高怀德等副之，率兵十五万众，征讨大辽。曹彬等得命，分遣诸将，克日入辞太宗。太宗谓曰：“潘仁美但先趋云、朔，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，且宜持重缓行，不得贪利。彼闻大兵至，必悉众以救范阳，不暇援山后矣。”彬等受命而出。大军离了汴京，潘仁美、杨业、高怀德率兵三万，由寰州征进，曹彬、呼延赞由新城进发。正值暮春天气，但见：

路上残花随马足，原中飞絮点春衫。

且说曹彬部大众，来到新城五十里下寨。守新城辽将贺斯，听得宋兵来到，即引骑出城迎敌。两阵对圆，曹彬盔甲整齐，精神抖擞，立于门旗之下，谓辽将曰：“吾主仁明英武，统一天下，为何不速降，以图富贵？”贺斯怒曰：“汝无故兵入吾境，赢得手中刀，即便投降。”彬顾谓诸将曰：“谁去擒此贼？”一将应声而出，乃呼延赞，挺枪跃马，直取贺斯，贺斯纵骑舞刀来迎。两下呐喊，二将战上三十余合，贺斯力怯，拨回马便走。呼延赞奋勇追上前去，兜背一枪，刺落马下，辽兵遂溃。曹彬驱动后军，乘势取了新城。

次日，兵进飞狐岭。守将吕行德听知宋兵已到，与招安使大鹏翼等计议曰：“宋军势大，难以迎敌，不如解甲投降，庶免军士之苦。”鹏翼等曰：“宋兵远来，必然疲乏，正好破之，如何便思屈膝？”遂帅所部军马迎敌。远见宋兵漫川塞野而进，鹏翼令军士团住阵脚，当先出马，大骂宋军：“贪心无厌，深入吾境，杀得汝片甲不回。”宋阵中呼延赞挺枪出战。大鹏翼抡斧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上五十余合，赞乃佯输，走入阵中。鹏翼骤马赶来，赞冷眼窥其渐近，大喝一声，鹏翼措手不及，被赞捉于马上。宋师涌进，贼兵降者无数。曹彬将鹏翼斩于城下号令。

次日，吕行德举关迎降。宋师又下飞狐岭，长驱进围灵丘。守灵丘辽将胡达引兵迎战。宋

将呼延赞跃马厉声出曰：“来将速下马投降，免受诛戮；不然，视前日为例。”达怒曰：“猖狂匹夫！擒汝以献吾主。”即抡刀直冲宋阵，呼延赞举枪交还。二将战上一百回合，不分胜负。赞思：“此贼勇力过人，须以智胜。”即勒回马绕阵而走。胡达拍马追之，转过东垒，赞按下长枪，掣出金鞭，敌将追骑刚到，呼延赞睁睛举鞭，劈脑一声响，胡达一命悠悠，死于鞭下。曹彬驱军掩击，贼兵大败，遂袭了灵丘，得其降卒五千，牛马辎重无算。曹彬谓赞曰：“近来之战，将军功绩居多，吾固不及也。”赞曰：“皆出元帅之妙算，小将何功之有？”彬大服其量。因遣人报捷于太宗。太宗惊曰：“彼安得进兵如是之速耶？”乃遣使诣灵丘，令彬待仁美之众，一同进兵，庶能克敌。曹彬得旨，正在沉吟之间，忽报：“潘招讨大军已出雄州，特来与元帅相会。”彬大喜，即遣骑军迎候。翌日，仁美来到灵丘，入见曹彬，道知已克寰、朔等州，降其刺史赵彦章、节度副使赵希贤等十数人。彬曰：“此皆出于招讨致胜之功。今主上有旨，候在齐发，我等当整兵前进。”仁美然其言，即日领军望涿州而行。

却说耶律休哥等兵屯云州，听得宋师已进涿州，下令众军亟进，于涿州城南下寨，与宋营只去五里之地。休哥召耶律沙入谓曰：“宋师深入吾地，势必跋涉。汝引马军二万，屯于城南，坚壁而守。候其用力稍竭，出劲兵袭之。”耶律沙依令去了。休哥又谓华胜曰：“汝以步兵一万，屯灵丘险地，设伏于林中，以绝宋之粮道。”华胜亦领计而行。休哥分遣已定，夜则令轻骑入宋营掠其单弱，昼则以精锐张其声势。

是时，曹彬督诸将于城下搦战。辽兵按营不出。宋师望见辽师精锐，不敢轻进，夜间不胜其扰。一连驻了十数日，军中粮饷不继。遣人打探，回报曰：“近日粮草屡被辽兵所掠，不能前进。”曹彬大惊，与仁美等议曰：“吾众深入敌境，粮草不继，倘被辽帅得知，出兵来袭，是自取其败也。不如撤围退雄州，以待运饷充足，再议进取。”仁美然其言，即下令将军马退入雄州，遣人入汴京奏知，以援馈饷。

太宗闻奏，大惊曰：“岂有敌在前，反退军以援刍粮？失策之甚也。”急遣使止曹彬等，令其引兵沿白沟河而进。使者得命，径诣雄州见彬，传示敕命。彬等闻命，与诸将商议进兵。潘仁美曰：“贼势方锐，且地理不熟，莫若据雄州待之，为上计也。”高怀德进曰：“若逗留不行，使敌人知吾粮尽，乘虚来袭，反为失计；不如先声而进，或可得志。”彬见众论纷纷，不得已，乃下令，军士各裹粮带食而进。将近涿州，耶律休哥听得宋师骤至，令人道知耶律沙等，乘虚出兵。又遣耶律訥部兵一万，埋伏巢林待敌。休哥分遣已定，自与耶律奚底引劲卒，出岐沟关迎战。

将近日午，宋师行了一日一夜，且兼暑月，人马饥渴。恰遇耶律休哥军马一齐摆开，威势甚壮，宋师颇有惧怯。南将高怀德首先出马，大骂：“辽贼速将，饶你一死。”耶律奚底激怒，纵骑舞斧，直取怀德。怀德举枪来战。两马相交，战将五合，奚底拨马便走，怀德引骑追之。曹彬催动中军而进，耶律休哥接住交锋，且战且走。宋师已入关口，忽巢林一声炮响，耶律訥伏兵齐起，将宋师冲作两截。曹彬大惊，跑马便回，番兵万弩竞发，彬所坐马已中流矢而倒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呼延赞一骑冲到，急叫曰：“主将可随吾杀出。”赞在前，彬在后，拚死杀透重围。时耶律沙之兵，抄入潘仁美南营，将仁美围在垓心。高怀亮力战不退。赞保彬走回本阵，见南方杀气连天，谓彬曰：“必是宋师遭围，吾往救之。”即勒马而进。正遇仁美头盔尽落，徒步而来。赞杀散追兵，保仁美而回。怀亮与耶律沙大战，后面无接应军马，被耶律沙赶到关口，一刀斩之。比及高怀德冲围来救，耶律休哥挥动辽兵追杀。怀德血映袍铠，从骑丧折殆尽。耶律訥部兵又到，箭如飞蝗。怀德臂中巨弩，拔矢洒血复战，手斩番兵数十，见势危迫，料不能退，乃思曰：“吾为宋朝大将，莫被敌兵所辱。”遂马上自刎而亡。可怜高怀德兄弟二人，竟死于

难。静轩读史至此，有诗曰：

血战当年报主忠，斩坚入阵几千重。

英雄功绩今何在？回首沉吟夕照中。

高氏兄弟阵亡之后，耶律休哥等合兵一处，乘势追赶。又值暑雨暴下，宋师无复行伍。呼延赞保着曹彬、潘仁美等，走到马河，闻后军报道：“高怀德兄弟二人俱战死阵中。”彬等不胜哀感。忽听战炮连天，耶律休哥追兵杀来。曹彬不敢停留，连夜渡河而走。辽兵已追及，杀死及溺河中者不计其数。休哥等以宋师已渡河去，乃收军还营。次日，河中浮尸蔽满，水亦为之不流。岐沟关下，委弃盔甲辎重，积如丘山。曹彬等退保新城。计点将士，折去六万余人。遣人入汴上表请罪。太宗闻奏大惊，曰：“此是寡人虑事不周之过矣！”即下诏遣使，召曹彬班师。使臣领旨，到新城宣知。曹彬得旨，以副将米信守新城，自与大队回汴京，朝见太宗，伏于阶下。太宗慰之曰：“不知地势，遭贼兵所算，卿等今后当以是为戒。”彬谢恩而退。帝下诏，令呼延赞屯定州，田重进屯灵丘，以防辽兵再入。赞等领命而去，不在话下。曹彬自以出师无功，闷闷不悦，因上表力辞兵柄。太宗允奏，乃降彬为房州刺史。又追念高怀德之功，官其二子高麟、高凤为代州团练使之职。曹彬既受命，即日赴房州而去。自是闭门读书，不与人事相接。

却说耶律休哥大胜宋师，遣人奏捷于萧后，且请欲举兵南下。萧后得报大悦，因遣使诣涿州止之曰：“须候秋高马肥，然后进兵。”休哥等得旨，乃按兵不行。边报传入京师，已知辽兵留镇云州，将为再寇之计。太宗得报，与群臣商议拒御之策。八王进曰：“辽兵势颇猖獗。陛下只须敕边将修理战具，随机剿捕，使敌人疲于奔命，边患自息矣。”太宗然之，即下诏传谕近边帅臣，不提。

一日，太宗坐朝元殿，与侍臣议曰：“先帝在日，于五台山许一香愿未酬，临崩之际，嘱朕亲往还之。今值国事少息，将备法驾一行，卿等当为朕料理。”玉音既下，寇准出奏曰：“先帝虽有此命，然事当急其本而缓其末。近来与辽兵战斗连年，士马不宁。且五台山实乃辽之限界，耶律休哥拥重兵于云、朔等州，倘陛下车驾一动，敌人窥知，乘势来阻我众，那时谁为陛下计哉？宁可迟缓数年，候边境安息之时，还之未晚。此时决不可行也。”太宗半晌未应。潘仁美奏曰：“臣举一人，保陛下前往，万无一失。”太宗问所举是谁？仁美曰：“代州刺史杨业长子杨渊平，此人文武兼全，敌人畏惧。若护车驾而行，犹如泰山之安。”太宗大悦，遂下诏，以杨渊平为护驾大将军，带禁军二万，前往五台山。渊平得旨，准备戎伍伺候。不日，太宗车驾离汴京，三军迢迢望太原进发。时值初秋天气，但见：

落叶萧萧风乍冷，雁声悲切客情孤。

第十六回

太宗驾幸五台山 渊平战死幽州城

却说太宗车驾既离汴京，一路行来，看看望见五台山不远。寺僧智聪长老率众迎接于龙津驿。车驾来到寺门外，引班官迎太宗进入方丈中龙椅坐定，文武列于两班。帝因下命，着仪司官赍过香礼与寺僧，于供佛案前摆列齐备。群臣随帝诣佛殿中。寺僧敲钟擂鼓，太宗躬下拜祷曰：“朕今此来：一者为先帝之愿，今特来赛还；二者为生民臻太平之福，仰仗洪慈；三者乃愿皇图巩固，四海清宁。”帝祝罢，主典僧宣读诰文毕。是夕，太宗宿斋于元和宫。

次日，众臣奏曰：“陛下香愿既酬，车驾当即还京，恐有细作不便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深居九重，难得来此，与卿等暂留一日而行。”众臣再不敢奏。太宗遂令寺僧引路，邀侍臣步出寺外，观望景致。果见一座好山，前控幽州，后接太原，端然限界，中耸出一奇峰，层峦叠翠，万峰在目。有诗为证：

拥翠拖蓝叠秀奇，巍然势下别华夷。

分明指处尖峰顶，缥缈云霞接汉齐。

太宗看之不足，因指前一望之地问曰：“野草连天，却是何处境？”潘仁美奏曰：“此幽州也，古来建都之地，最是好光景。”太宗曰：“朕当与文武诸臣，前去游玩一回。”八王急奏曰：“幽州乃辽主萧后所居之地，陛下若往，是自投机阱也。速宜整车驾还京，免遭耻辱。”太宗曰：“昔者唐太宗平定辽东，未尝不亲临战阵。今朕有千军万马在此，岂惧萧后哉！汝众臣但随朕去无虑。”八王再不敢谏。

即日车驾离五台山，前至瞿阳城地面。忽见旌旗蔽日，尘雾遮天。哨报：“前有番兵拦路。”太宗问：“谁可去探视？”一人应声而出，身長七尺，威风凛凛，乃保驾将军杨渊平也，奏曰：“臣前去擒取阻兵。”太宗允奏，渊平率马军杀奔前来。番阵旗门开处，一员辽将，生得面如黑铁，眼若流星，使一柄大杆刀，跨一匹赤鬃马，乃耶律奇，高叫：“宋人好好退去，饶汝一班。不然，自取擒戮矣。”渊平怒曰：“蠢尔番蛮，尚不缩头远避，敢来阻驾寻死耶？”即挺枪跃马，直取番将，番将舞刀来迎。两下呐喊震天，二将战做一块。耶律奇力怯，拨马便走，宋兵乘势赶入，番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渊平追去五里，回见太宗，奏知杀败番兵之事。太宗大悦，车驾遂进瞿阳驻扎。

耶律奇收残军入幽州，奏知萧后：“今有宋帝车驾，驻在瞿阳，臣被杀败而回。”萧后大惊，因问帝驾何以来此？近臣奏道：“前日在五台山还愿，顺便来此游玩。”后曰：“往者众臣尚要兴师去伐宋地，今有此机会，何不出去擒之？”言未毕，天庆王耶律尚奏曰：“臣愿部兵前往，擒取宋帝以献。”后曰：“更得一人助卿为上。”马懿令公韩延寿进曰：“臣愿同往。”后大悦，即与骑军一万前去。耶律尚即日部军出幽州，前抵瞿阳城下，围城四匝，水泄不通。

太宗车驾困在昧阳，深自悔恨，因令杨渊平出兵退之。渊平奏曰：“辽众初至，其势甚锐，若即与交锋，必不能胜。须停数日，一战可退。”太宗允奏。是时耶律尚亲督番兵，于城下紧攻，喊声雷动，城中震骇。太宗登敌楼观望，只见四下番兵，乌屯云集，连营数里攻击，谓侍臣曰：“番兵众甚，如何脱离此处？”潘仁美奏曰：“陛下勿忧。今有杨业，屯坚兵于代州与幽州连境地方，得一人前往谕救，必能退敌。”太宗问曰：“谁可往代州谕救于杨业？”渊平应声而出曰：“臣当一往。”太宗即付与敕旨。渊平密藏，披挂上马，开东门杀出。正遇番将刘弼拦住，渊平更不打话，奋怒一枪，刘弼翻鞍落马。渊平乘势杀出重围，径投代州，来见父亲。将敕旨进上，道知：“圣上被围昧阳，四面皆是番兵，父亲当尽引代州之众，前去救驾。”令公得旨，遂发兵起行。父子八人，离了代州，望昧阳而来。

哨马报入番营，告知天庆王。天庆王集诸将议曰：“杨业乃劲敌也，此来救驾，父子必将死战。我众人谁敢抵当？不如将军马撤退，放他入城，然后复兵围之，不消一月，将他君臣尽困死于城中。”众然其计，乃下令将军马撤围，退离五里之地。哨骑报入杨业军中。杨业闻此消息，乃曰：“番人不战而退，必有谋矣。我众人且入城见驾，徐图脱离之计。”渊平道：“父亲所见极明。”即整军马入城中，朝见太宗。太宗大喜曰：“不是卿来赴援，敌人安肯退去？朕闻卿名为辽人所畏，信不诬矣。”业奏曰：“番人夷狄之性，意不可测，此去必将复兵来困。望陛下即整车驾，臣父子拚死杀出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明日准定回驾。”话声未绝，忽报：“番兵长驱复来，仍旧围了城郭。”太宗惊曰：“不出卿之所料。”业奏曰：“番兵众盛，车驾难以轻出。待臣审视敌人声势，然后定计破之。”太宗曰：“卿当尽心筹度。”业承命而退。

次日，杨业率众子登敌楼观望，见番兵八面分布齐备，军马雄伟。令公叹曰：“若此坚兵，吾父子虽能杀得出去，如何能保众文臣无伤？纵使诸葛重生，不能施其计矣。”渊平曰：“终不然束手于此而待毙耶？”令公曰：“计策虽有，只是难得尽忠之人耳。”渊平笑曰：“大人往日常言，要以死报宋君。今吾父子自到宋朝之后，主上设极富贵之第宅相待，思无以报德；今遇患难，若有计可施，不肖情愿舍死向前。”令公喜曰：“汝若肯成吾计，可保君臣无虞。我明日奏知主上，即便主行。”渊平全无难色，凛凛然下了敌楼。

翌日，令公朝见太宗，奏曰：“臣昨观敌兵，甚是利锐。陛下若要脱此灾厄，除非学汉朝纪信救高祖离荥阳之计，诈献降书与番人，在西门迎受；臣保车驾与侍官，从东门而出，则可保矣。”太宗曰：“此计虽妙，谁肯学纪信所为乎？”令公曰：“臣长子渊平愿承此计。乞陛下急作降表，遣人通知番营。若更迟缓，恐事有漏泄不便。”太宗听罢，恻然曰：“朕以汝父子侍寡人，未沾大恩，今日何忍损卿之至亲以救孤？非仁者之所为也。”渊平进曰：“事已急促，若待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虽留臣之父子，亦无益于事。今若救得陛下出此重围，留万代之名，是臣子当行之事，又何惜焉？”语未毕，守城军来报：“南门渐崩，番人将攀堞而上。”渊平曰：“陛下快脱下御袍。臣父与六郎延昭、七郎延嗣保车驾出东门。小臣与第二郎延定、三郎延辉、四郎延郎、五郎延德出西门诈降。不然，君臣难保。”太宗不得已，卸下御袍，龙车、法驾之具，尽付渊平。先遣人赍降书前去。番将天庆王接得宋帝降文，与众人商议。韩延寿曰：“宋人遭困出降，此事必实。然不过与其讲和放回，宁有加害之理？亦请回书，与使者复命。”

次日，宋军于城西插起降旗。番众遂远离一望之地，等待宋君出城。太宗急同文武，率轻骑出东门，望汴京而走。于是渊平端坐车上，黄旗数面，前遮后拥，隐隐而出。番将天庆王率众将，戎伍齐备，于城西旗下高叫：“既宋朝天子情愿纳降，请出车驾相见，决无伤害之意。”渊平在车中听得，令左右揭起罗幔，见番王坐于马上，旁若无人，大怒曰：“不诛此贼奴，何以雪

吾耻也!”即拈弓搭箭,指定项下射去。一声响处,天庆王应弦而倒。正是:

一时主将成何事?顷刻番臣箭下亡。

渊平既射死番王,闪出驾外,厉声叫曰:“吾乃杨令公之子渊平是也!有勇者来战。”番兵大惊。激怒了韩延寿,下令番兵齐起,捉此匹夫,即挺枪跃马,直杀过宋阵。渊平鞍马未备,迎敌不及,被延寿一枪刺落车下。延定正待来救,耶律奇拍马而出,二将交锋。延定虽勇,部下先溃,被番兵争前涌进,斩断马足,掀翻战场,千军乱蹙而死。延辉见势不利,冲出重围而走,不上一里,芦苇草内长钩套索,一齐并起,先把延辉坐马绊倒。延辉身离雕鞍,已遭番兵所屠。延朗知兄被伤,慌忙杀出,背后韩延寿、耶律奇精兵皆至,四下围绕。延朗冲突不透,遂被北众所获,部下骑军战死殆尽。

第十七回

宋太宗议征北番 柴太郡奏保杨业

却说杨延德冲出围中，后面喊声不绝，回望番兵乘虚赶来。延德转过林边，自思：“当日在五台山，智聪禅师独遗小匣与我，分付遇难则开，今日何不视之？”即由怀中取出，乃剃刀一把，度牒半纸。延德会其意，遂将阔斧去柄，纳于怀中；卸下战袍、头盔，挂于马上；截短头发，轻身走往五台山去了。

却说番军东冲西击，杀至黄昏，始知宋君从东门而去，已离二百里程途矣。韩延寿等懊恨无及，乃收军还幽州，奏知萧后：“宋帝用诈降之计，遁出东门。只杀宋将三员，又生擒一将，现在大获全胜而回。”萧后大喜曰：“既胜得杨家将帅，宋人已自丧胆，再议征取未迟。”因令解过捉将问曰：“汝系宋朝主将，现居何职？”延朗挺身不屈，厉声应曰：“误遭汝所擒，今日惟有一死，何多问为？”后怒曰：“罕见杀汝一人耶？”令军校押出。延朗全无惧色，顾曰：“大丈夫谁怕死？要杀便请开刀，何须怒起？”言罢慨然就诛。

萧后见其言语激厉，人物丰雅，心中甚不忍，谓萧天佐曰：“吾欲饶此人，将琼娥公主招为驸马，卿意以为可否？”天佐曰：“招降乃盛德之事，有何不可？”后曰：“只恐其不从耳。”天佐曰：“若以诚意待他，无有不允。”后乃令天佐谕旨。天佐传旨，告知延朗，延朗沉思半晌，自忖道：“吾本被俘，纵就死，亦无益于事。不如应承之，留在他国；或知此处动静，徐图报仇，岂不是机会乎？”乃曰：“既娘娘赦我不死，幸矣，何敢当匹配哉？”天佐曰：“吾主以公人物仪表，故有是议，何故辞焉？”直以延朗肯允奏知。后遂令解其缚，问取姓名。延朗暗忖：“杨氏乃辽人所忌。”即隐名冒奏曰：“臣姓木，名易，现居代州教练使之职。”后大喜，令择吉日，备衣冠，与木易成亲，不提。

却说太宗既回汴京，文武朝贺毕。太宗宣杨业于便殿，慰劳之曰：“朕脱此难，皆卿父子之力也，然不知渊平等消息如何？”业奏曰：“臣长子性刚不屈，必遭其擒。”言未毕，近臣奏入：“渊平因射死番帅天庆王，全军皆没。”太宗闻奏，惊叹曰：“使良将陷于死地，寡人之过也！”因而下泪。杨业曰：“臣曾有誓，当以死报陛下。今数子虽丧于兵革，皆分定也，陛下不必深忧。”太宗抚谕再三，乃遣杨业退出。次日设朝，与文武议报杨业父子之功。潘仁美奏曰：“边境多事，杨业父子忠勤之将，陛下宜授帅臣之任，以显其才。”太宗允奏，即封业为雄州防御使。业将辞行，帝出殿面谕之曰：“卿此行，但为朕专备边事。有召则至，无旨不宜轻离。”业顿首受命而出。到无佞府，分付八娘、九妹，好生看待母亲；自与六郎、七郎，父子三人，前赴雄州，不提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耶律休哥等听得宋兵杀败于昧阳，屡遣人奏知萧后，宜乘时进兵，以图中原。萧后因与群臣商议征伐之策。右相萧挹懒奏曰：“臣虽不才，愿率兵进取。”萧后曰：“卿此去，先问讨取金明池、饮马井、中原旬三处，与我屯军。若允暂且回兵，不允则举兵有名矣。”挹

懒领旨，即日与大将韩延寿、耶律斜轸部兵二万，从瓜州南下，但见：

旌旗闪闪乾坤暗，戈戟层层白日昏。

人马到胡燕原下寨。

声息传入汴京，侍臣奏知。太宗怒曰：“辽兵累次犯边，朕当御驾亲征，以雪睚眦之耻。”寇准奏曰：“陛下车驾才回，岂宜辄也？只须遣将御之，足退其众也。”太宗曰：“谁可代朕行者？”准曰：“太师潘仁美，素知边情，可当此任。”太宗允奏，即下旨，授仁美招讨使之职，部兵前御番兵。仁美得旨，回至府中不悦。末子潘章问曰：“大人今日何故不悦？”仁美曰：“主上有防御番兵之命，圣旨又不敢辞。即去亦无妨，只是没有先锋，因此迟疑不决。”章曰：“先锋在眼前，大人何不举之？”仁美曰：“汝道是谁？”章曰：“雄州杨业父子，可充先锋。”仁美悦曰：“汝若不言，我几忘之矣。”次日侵早，入朝启奏太宗曰：“此行缺少先锋，除非雄州召回杨业父子，则可破番兵矣。”太宗允奏，因遣使臣，径诣雄州，来见杨业，宣读诏曰：

朕以国运艰难，乃忠臣义士立功之秋。近日边报，北番大举入寇，军民惊扰。诏命潘仁美为行营招讨使防御之。惟尔杨业，辽人所仰，是宜充行。朕命到日，作急赴阙，计议征进，不得稽延谋事。故兹诏示。

杨业得旨，即日率兵就道，入汴京朝见太宗。太宗赐赉甚厚，乃封为行营都统先锋之职。

业受命而出，进府中见令婆，正值令婆与太郡柴夫人在堂中闲遣。令公相见毕，令婆曰：“老将军因何回朝？”业曰：“北番犯边，主上有诏来取，任老将为先锋之职，克日征进，特来见夫人一面。”令婆曰：“谁为主帅？”令公曰：“潘仁美也。”令婆愀然不悦曰：“此人昔在河东，被公羞辱，尝欲加害于公父子，幸主上神明，彼不能施其谋耳。今号令在其掌握，况长子等五人，已各凋零，只有公父子三人在，此去难保无相害之意，令公何不省焉？”业曰：“此事吾所素知，然主上之命，宁敢有违？”太郡曰：“媳明日亲为具奏，求一朝臣保令公而行，彼则不敢生谋矣。”令婆曰：“我与太郡同往。”令公大悦，因具酒食，相叙。

过了一宵。次日，杨令婆与太郡夫人赴朝。近臣先为奏知，太宗降阶迎接。何以君王若是尊敬令婆？因他手上拿一条龙头杖，上挂一小牌，御书八个字：“虽无銮驾，如朕亲行”。是太祖皇帝遗敕所赐，以此敬重之也。太宗接上殿前，命侍官赐二人绣椅坐定，问曰：“朕未有命，令婆与郡夫人趋朝，欲建何议？”太郡先起奏曰：“闻陛下命将防御番兵。主帅潘仁美，素与杨先锋不睦，此行恐非其利。须念其父子忠勤于国，陛下当善遇之。”太宗曰：“此王事耳，他人则不可行，太郡有何良策？”太郡曰：“陛下若必欲其行，须于廷臣中，举有名望者保之同往，则无虑矣。”太宗曰：“此议甚高。”遂下诏，令文武举择谁可保杨业出征者。诏命才下，八王进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可保同往。”帝问是谁。八王曰：“行营都总管呼延赞，此人忠义一心，可为保官。”帝大悦曰：“卿此举甚称其职。”即日下命，着呼延赞保杨业一同出师。令婆与太郡辞帝而出。是日朝罢，杨业闻赞为保官，不胜之喜，复往雄州，调发所部军马征进。

第十八回

呼延赞大战辽兵 李陵碑杨业死节

且说潘仁美大军已离汴京，迤迤望瓜州进发，来到黄龙隘下寨，分立二大营，呼延赞屯东壁，自屯西壁。仁美乃与牙将刘君其、贺国舅、秦昭庆、米教练四人议曰：“我深恨杨业父子，怀恨莫伸，此一回欲尽陷之，不想有保官呼延赞在，又难于施计矣。”米教练进曰：“太师勿忧，小将计有，先去了呼延赞，然后除杨家父子，有何难哉？”仁美曰：“公有何妙策教我？”米教练曰：“对垒即是番兵屯营之所，彼听我军来到，必出索战。太师须下令：先锋未到，当着保官出阵。赞虽雄勇，奈今年纪老迈，不能久战。待他交锋之际，按兵莫救，必被番兵所擒耳。”仁美曰：“此计极妙，准定明日行之。”

果然番兵听得宋师来到，率所部围合而来，人马雄壮，声势甚盛。哨马报入仁美营中，仁美遣人请呼延赞入军中商议曰：“番兵长驱索战，先锋军马未到，公有何计退之？”赞曰：“兵来将对，水来土掩。既承主命征进，当尽忠所事，与番兵决战，更何待哉！”仁美曰：“公先上阵，我率军后应。”赞慨然请行，披挂完全，率所部扬旗鼓噪而出，正遇番将萧挾懒出马。赞厉声骂曰：“番兵速退，免受屠戮。不然，殄灭汝等无遗类矣！”挾懒怒曰：“老迈之将，养死且不暇，敢来争锋耶？”即舞刀跃马，直取呼延赞。呼延赞举枪迎战。两马相交，二人战上八十余合，番将力怯，拨回马便走。赞骤骑追之。四下番兵散而复聚，赞回头，不见后军接应，恐入深地，乃勒回马，走入林中。一彪军马截出，乃耶律斜轸，叫曰：“宋将下马受缚，免遭诛戮。”赞激怒，奋刺斜轸杀出，番兵众盛，透不得重围。赞部下折伤大半，欲从僻路而走，骑校曰：“小路恐有埋伏，不如走大路为愈。”赞乃杀奔大路。萧挾懒复兵赶来，赞前后受敌。

正在危急之间，忽正东旌旗卷起，鼓震连天，一彪军当先杀出，乃杨业也。策马提刀大叫：“番将休走！”挾懒部将贺云龙纵马迎敌。战不数合，杨业手起刀落，斩云龙于马下，番兵大溃。杨业父子冲入中坚，救出呼延赞。杨延昭挺身力战，独当其后，保护赞回至营中，卸下盔甲。赞曰：“今日若非将军来救，几致丧命。”业曰：“小将来迟，致总管惊恐，望乞恕罪。”赞乃令业屯止本营。

次日，人报太师：“杨先锋军马正从东杀来，救了总管呼延赞回营。”仁美闻之，愤恨无及。刘君其曰：“杨业违令来迟，太师若以军法从事，杀之有名矣。”道未罢，杨业进中军参见，仁美问曰：“军情之事，汝何得后期而至？”业曰：“主上令末将回雄州调集军马，于十三日起程。”仁美怒曰：“番兵寇边至紧，汝为先锋，稽延不进，尚以主命来推。”喝令左右，拿下处斩。军校顿时将杨业绑缚于辕门。业厉声叫曰：“我死不足惜，敌人在境而戮良将，非为国家计也。”道声未罢，时从人已报知东营，呼延赞跑马来，喝开军校，将绑缚解了。领入帐中，见仁美曰：“汝居招讨之职，昨日交兵，坐观胜败，不发一骑相应，若非杨将军奋勇力战，几致败事。今日何得

擅自诛之？老将临行，主上亲赐金简一把与我，专保其父子回京。不然，翻转脸皮，先与汝放对。”仁美满面通红，不敢答应。赞邀杨业抽身出帐中，愤怒而去。

仁美自觉羞惭，半晌无语。米教练进曰：“太师勿忧，小将另施一计，去了呼延赞，则杨业死在旦夕矣。”仁美曰：“公再有何计？”米教练曰：“即日军中缺少粮草，可令呼延赞前去催运。待他离了边境，业再犯令，谁复保哉？”仁美然其计，即发帖书，着令呼延总管，前往运粮。差人持帖文到东营，见赞道知。赞得此消息，闷闷不悦。杨业进曰：“军粮实乃重事，非总管去，他人不能当是任也。”赞曰：“我非不肯前行，只有一件：潘仁美狼子野心，常有害君之意；恐我去后，以非理虐将军，谁能保耶？”杨业曰：“小将观番兵亦是劲敌，须待总管到来，然后出战。招讨纵要害我，彼亦无计可施。”赞曰：“此去未定几时粮到，君父子坚守东营，待我复来，再议出兵。”杨业应诺。赞即日领轻骑五千，回汴京催粮去了。后人咏史诗曰：

忠勤王命领征师，何事英雄不遇时？

边境未宁良将灭，令人览此重伤悲。

西营潘仁美探知呼延赞已回汴京，不胜之喜，因与众将商议出战。米教练进曰：“招讨可发战书于番人，约日交战，徐好定计。”仁美即遣骑将，赍战书去见番将萧挹懒。萧挹懒得书怒曰：“明日准定交锋。”批回来书，召众将议曰：“潘仁美不足惧，杨业父子，骁勇莫敌，近闻与主将不睦，正宜乘其隙而图之。离此一望之地，有陈家谷，山势高险。得一人部众埋伏两旁，诱敌人进于谷中，团包围之，必可擒矣。”耶律斜轸应声而出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挹懒曰：“君若去，足能办事。”斜轸即引骑军七千余人前行。挹懒又唤过耶律奚底曰：“汝引马军一万，明日见阵。杨家父子深知战法，须缓缓佯输，引入伏中。号炮一起，截出力战。”奚底领计去了。挹懒分遣已定，着骑军前诣宋营缉探动静。

潘仁美已得回书，与刘君其议曰：“明日谁当初阵？”君其曰：“杨先锋出战，招讨率兵应之。”仁美召业入，帐中问曰：“番将索战，先锋不宜造次。倘有疏虞，堕君之锐气也。”杨业禀曰：“明日是十恶大败日，出军不利；且呼延总管催粮未到，番兵势正锐；须待省机而进，则可成功矣。”仁美怒曰：“敌兵临寨，何所抵对？倘总管一月不到，尚待一月耶？今若推延不出，我当申奏朝廷，看汝能逃罪否？”业知事不免，乃曰：“番将此来，奇变莫测。他处平坦之地，不足提防。此去陈家谷，山势险峻，恐有埋伏。招讨当发兵于此截战，末将率所部当中而入，庶或克敌。不然，全军难保也。”仁美曰：“汝但行，吾自有兵来应。”杨业既退，贺怀浦进曰：“既杨先锋要如此行，招讨可遣将于陈家谷相应，庶不误事。”仁美曰：“正无机会，今乘此不发兵应之，看他如何设施。”怀浦曰：“招讨若是，惟报私怨，不以朝廷为计矣。”仁美不听，起入帐中去了。怀浦叹曰：“竖子几误国事，吾安忍坐视不救？”遂率所部，来见杨业曰：“公此行，得非利乎？”业曰：“吾非避死，盖时有不利，徒伤士卒而功不立。今招讨责业以不死，当为诸公先行。”怀浦曰：“潘招讨之兵，难以指望。小将愿与将军同行，庶得相援。”业曰：“当与公分左右翼而出。”商议已定。

次日黎明，杨业率二子与贺怀浦列阵于狼牙村。遥见番兵漫山寨野而来，鼓声大震。耶律奚底横斧出马，立于阵前，厉声曰：“宋将速降，免动干戈；不然，屠汝等无遗类矣。”杨业激怒，骂曰：“背逆蠢蛮，限死临头，犹敢来拒敌天兵耶？”言罢舞刀跃马，直取奚底，奚底绰斧迎战。两下呐喊。二人战上数合，奚底拨马便走，业骤马追之。杨延昭、贺怀浦催动后军，乘势杀入，番兵各弃戈而遁。奚底见杨业赶来，且战且走。杨业以平野之地，料无伏兵，尽力追击。将近陈家谷口，萧挹懒于山坡上放起号炮。耶律斜轸伏兵并起，番兵四下围绕而来。杨业只

料谷口有宋兵来应，回望不见一骑，大惊，复马杀回，已被斜軫截在谷口。番众万弩齐发，箭如雨点，宋军死者不计其数。比及延昭、延嗣二骑拚死冲入，矢石交下，不能得进。耶律奚底回兵抄出东壁，正遇贺怀浦，二骑相交，战不两合，被奚底一斧劈于马下，部众尽被番兵所杀。延昭谓延嗣曰：“汝速杀出围中，前往潘招讨处求救。吾杀入谷口，保着爹爹。”延嗣奋勇冲出重围而去。

且说延昭望见谷中杀气连天，知是南军被围，怒声如雷，直杀进谷口。正遇番将陈天寿，交马战才一合，将天寿刺落马下。杀散围兵，进入谷中。杨业转战出东壁，遇见延昭来到，急叫曰：“番兵众甚，汝宜急走，不可两遭其擒。”延昭泣曰：“儿冲开血路，救爹爹出去。”即举枪血战，冲开重围。萧挞懒从旁攻入，将杨业兵断为两处。延昭回望其父未出，欲复杀入，奈部下从军死尽，只得奔往南路，以待救兵。

时杨业与番兵鏖战不已，身上血映袍铠。因登高而望，见四下皆是劲敌，乃长叹曰：“本欲立尺寸功以报国，不期竟至于此！吾子存亡未知，若使更被番人所擒，辱莫大焉。”视部下尚有百余人，业谓曰：“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与我俱死无益。可速沿山走回，以报天子。”众泣曰：“将军为王事到此，吾辈安忍生还？”遂拥业走出胡原，见一石碑，上刻“李陵碑”三字。业自思曰：“汉李陵不忠于国，安用此为哉？”顾谓众军曰：“吾不能保汝等，此处是我报主之所，众人当自为计。”言罢，抛了金盔，连叫数声：“皇天，皇天，实鉴此心！”遂触碑而死。可惜太原豪杰，今朝一命胡尘。静轩有诗叹曰：

矢尽兵亡战力摧，陈家谷口马难回。

李陵碑下成大节，千古行人为感悲。

杨业既撞李陵碑而死，番兵喊声杀到。业众力战不止，尽皆陷没。番将近前梟了杨业首级。日将晡，萧挞懒乃收军还营。

第十九回

瓜州营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

却说杨延嗣回瓜州行营，见潘仁美泣曰：“吾父被番兵困于陈家谷，望招讨急发兵救之，不然，生死决矣！”仁美曰：“汝父子素号无敌，今始交兵，便来取救耶？军马本有要备，我营难以发遣。”延嗣大惊曰：“吾父子为国家计，招讨何以坐观其败乎？”仁美令左右推出帐外。延嗣立地骂曰：“无端匹夫！使我若得生还，与汝老贼势不两立！”仁美大怒曰：“乳臭竖子，仇恨莫报。今杀伐之权在我，尔径来寻死路耶？”乃令左右缚于高处射之。军校得令，将延嗣系于舟檣之上。众军齐齐发矢，无一箭能着其身者。仁美惊曰：“真乃奇异！何众人所射，皆不能中？”延嗣听得，自思难免，乃曰：“大丈夫就死，亦何惧焉？只虑父兄存亡未卜。”因教射者：“可将吾目蔽障，射方能中。”众军依言，遂放下，割其眉肉，垂蔽其眼，然后射之。可怜杨七郎万箭着身，休无完肤，见者无不哀感。后人诗叹曰：

万马军前建大功，斩坚入阵见英雄。

如何未遂平生志，反致亡躯乱箭中？

潘仁美既射死杨七郎，令将其尸抛于黄河去了。忽报：“番兵困住杨业于陈家谷，杨业已死。今梟其首级，杀奔西营来了。”仁美大惊曰：“番兵众盛难敌，若不急退，必遭所擒。”即下令拔营起行。刘君其等心胆坠地，连夜走回汴京而去。番兵乘势追杀一阵。宋兵死者大半，委弃辎重、盔甲，不计其数。萧挾懒既获全胜，乃屯止蔚州，遣人报捷于萧后，不提。

却说杨延昭部下陈林、柴敢，因交兵乱后，逃匿于芦林中，直待番兵退去，二人乃沿岸而出。忽见上流头浮下一尸，将近岸边，二人细视之，泣曰：“此是杨七郎小主官，因何遭乱箭所射？”泣声未止，忽岸侧一骑，急跑来到。陈、柴正待走避，骑已近前，乃杨延昭也。因见陈、柴二人，问曰：“汝等缘何在此？”陈林曰：“战败避于此处，正欲寻访本官消息。不想遇流头浮下一尸，却是七郎君，满身是箭，体无完肤，不知被谁所害。”六郎下马，仰天号泣曰：“吾父子为国尽忠，何以遭此劫数？此必是问仁美取救兵，言语相激，致被老贼所害。”因令陈、柴捞起尸首，就于岸上埋讫。陈林曰：“本官今日要往何处？”延昭曰：“汝二人可随处安身。吾密向小路，探听我父消息。若只困在谷中，须漏夜入汴京取救；倘有不测，此仇亦当报也。”陈、柴从其言，三人洒泪而别。

只说杨延昭单骑入谷中，至半途，遇见二樵夫，问曰：“此是何地名？”樵夫曰：“转过谷之东壁，乃幽州沙漠之地，前去便是胡原。”延昭听罢，轻骑来到其处。只见死尸重叠，皆宋军部号，嗟呀良久。近李陵碑边，一将横倒于地，留下腰绦一条，延昭细视之，乃是其父所系也，因抱尸而泣曰：“皇天不佑吾父子，致使丧于兵革，何不幸若是哉？”乃掩泪，将所佩剑掘开沙土埋之，上留断戈为记。复勒马出原口，已被番将张黑喀拦住，高叫曰：“来将何不下马投降？以

免一死。”延昭大怒，挺枪直取番将。二人交锋，战上数合，四下番兵围绕而来，延昭虽勇，寡不敌众。

正在危急之间，忽山后一将杀来，手起一斧，劈黑塔于马下，杀散番兵，下马来见延昭，乃五郎延德也。兄弟相抱而哭。延德曰：“此处贼敌所在，可随我入山中商议。”遂邀六郎到五台山，进方丈中坐定。延昭曰：“自与哥哥幽州散失，一向存亡未审，今日如何在此？”延德曰：“当日爹爹保銮驾出东门，我同众兄弟与番兵鏖战，势已危迫，自为脱身之计，削发投入五台山为僧。日前望见陈家谷杀气连天，人道辽宋交锋，自觉心动，因下山观视，不想恰遇吾弟在急难中。”延昭泣诉七郎与父之事。延德不胜悲悼，乃曰：“至亲之仇，不可不报。”延昭曰：“小弟当下御前雪明父、弟之冤。”是夕，在寺中过了一宵。次早辞延德，自投汴京而行。

消息传入汴京，太宗听知杨业战没，宋师败衄，急集文武议曰：“杨业父子，忠勤于国。今闻其死于王事，朕甚悼焉。”八王进曰：“近有呼延赞回京催办粮草，对臣言：主帅潘仁美，与杨业不睦。臣便虑其败事，今果然矣。陛下当究仁美丧师之由，与后人知所惩戒。”太宗然其奏，因下诏群臣，专究其事。仁美闻此消息，坐卧不安，与刘君其等议曰：“今朝廷专要究吾败军之故。人传杨六郎将赴京陈诉其事，倘主上知此情，呼延赞力为之证，我等全族难保矣。”君其曰：“事不宜迟，若待举发，百口无以分诉。乘今六郎未到，可密遣人于黄河渡候之，谋死于外，所谓斩草除根，免得萌芽再发。”仁美从之，即遣心腹军人，密往黄河渡等候去了。

却说杨延昭自离五台山，望大路进发。到一山林，忽听数声鼓响，走出二十余人，拦住去路，叫曰：“若要经过，留下买路钱！”延昭抬头视之，见为首二人，问曰：“来者莫非陈林、柴敢乎？”陈、柴听得，即忙近前拜曰：“原来是本官也。”遂邀六郎入寨中，道知：“自别本官后，夺得此处安居。不想早是相遇。”延昭将父死情由道知，因言要赴京，于御前告明主帅不应救兵之由。陈林曰：“喜得本官道出其事。今有潘招讨正防汝告状，特差数十健军，于黄河渡待等捉汝。此间另有一处可赴汴京，当着人送本官从小路而去，方保无虞。”延昭听罢，乃曰：“事不偶然，此贼害吾一家，今又来谋我耶。”遂在寨内过了一宵。次日，陈林令手下密送六郎从雄州而去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幽州萧后得萧挾懒捷报，决意要图中原。有内官王钦者，本朔州人，自幼入宫侍萧后，为人机巧便佞，番人重之。钦乃密奏曰：“中原一统之地，谋臣勇将，不可胜数。区区一战之功，安能便取天下哉？臣有一计，不消一年，使中原竟归陛下，宋人缩首无计矣。”后曰：“卿有何计，若是其妙？”王钦曰：“臣装作南方之人，投为进身之计。若得成事，必知彼处动静，兵数强弱，国之利害，密遣人传报陛下。然后乘其虚困，举兵南下，可收万全之功，何患江山不属陛下哉？”后闻奏大悦曰：“若果成事，当以中原重镇封卿。”次日，萧后与群臣计议，左相萧天佑奏曰：“王钦此计可行，乞陛下允之。”后因下令即行。王钦准备齐整，来辞萧后。萧后看见笑曰：“卿装作南人，真无异矣。然此去须宜机密。”王钦曰：“臣自有方略。”即日辞后出燕京，径望雄州而来。

且说杨延昭望雄州进发，时值五月天气，途中炎热。来到绿芜亭，歇下行杖，正靠栏杆而坐。未片时，遥见一人来到：头戴黑纱巾，身穿绿罗衣，系一条双鞭黄丝绦，着一双八比青麻鞋，恰似儒家装束。将近亭中，延昭迎而揖曰：“先生从何而来？”其人答曰：“小可朔州人氏，姓王名钦，字招吉。幼读古今，居于此地。今将往中原，求取进身，不想遇见阁下。动问高姓大名？”延昭不隐，道知本末，且言胸中冤屈之事。招吉听罢，愤然曰：“既君父子若此忠义，被人谋害，何不于御前诉雪其冤，而乃徒自伤悲耶？”延昭曰：“小可正待赴京诉明，只缘无人会做

御状，以此迟疑未决。”招吉曰：“此非难事，既足下有些冤枉，小生当罄其所学，为君作之。”延昭下拜曰：“君若肯扶持，真乃万千之幸也。”即邀招吉到馆驿中，备酒醴相待。

席上，延昭诉他平日之事。招吉嗟呀不已，乃问曰：“君所陈诉，当以谁为罪首？”延昭曰：“招讨潘仁美同部下刘君其、贺国舅皆主谋，害我父子，是数人皆难放过。”招吉然其言，乃誊出状稿，递与延昭视之。果是情辞激切，婉转悲悼。延昭视罢，喜曰：“此足以雪我冤矣。”酒阑，招吉辞延昭而去。延昭曰：“当与足下于汴京相会。”招吉应诺。二人既别，延昭将状词写正明白，径赴京都。不想缉探人已将此消息报与潘仁美。仁美大惊，乃召刘君其等商议。君其曰：“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。不如进一道表章，奏知杨业父子，邀功贪战，几败国事，今延昭又越伍逃走。圣上闻奏，必先诛之。”仁美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即日具表奏知朝廷去了。

当日杨延昭来到京师，正值七王元侃行驾出朝。延昭取出御状，拦驾称冤陈告。左右捉住，正待绑缚，七王喝声：“不许动作，且允其告。”侍从即接其状。七王令带入府中。延昭随车驾入寿王府，伏于阶下。七王将口词审过一遍，再将御状细细视之，内中词语明切，刀笔精利。叹曰：“作此词者，真有治世之才。”因问：“此状出谁之手？”延昭不敢隐，将王钦来由道知。七王喜曰：“孤正要得如此之人，既他来求进身，当取用之。”又问：“此人今在何处？”延昭曰：“寓居汴京东角门龙津驿中。”七王听罢，乃曰：“汝之冤枉，实是国家重事，此处难以决问，可于阙门外击登闻鼓，与圣上知之，则可为理矣。当速去，勿被奸人所觉。”延昭接过御状，拜辞七王，径趋阙门外来。七王自遣人于驿中寻取王钦。不提。

第二回

六使汴京告御状 王钦定计图八王

却说杨延昭来到阙边，击动登闻鼓，声言欲面圣上陈告，被守军捉送提狱官。提狱官审问明白，将状奏请太宗。太宗以状展于御案之上，视曰：

诉冤枉人杨延昭，为毒谋深害、陷没全军、欺君误国事：臣父杨业，生自太原，世仕河东，深荷先帝之垂青，继承皇上之招徕。臣父子心矢忠贞，情甘效死。近因契丹犯边，兵寇瓜州，以潘仁美整防御之师，蒙敕臣父当冲锋之职。此正九重宵旰之时，边臣尽瘁之日也。不意潘仁美向怀私怨，包藏祸心。用计遣回保官，致书暗挑敌战。逼孤军而临绝险，假皇命以利词锋。狼牙村兵交马斗，主帅则宴坐高谈，不发一卒相援；陈家谷矢尽力穷，番将则乌屯云集，遂致全军皆陷。臣父杨业，捐躯命于李陵碑下，虽臣节之当然；臣弟延嗣，遭乱箭于西壁营中，何私仇之必报！丧师辱国，由其自坏长城；饰罪蒙奸，思维闭塞言路。破巢不留完卵，遣健卒径阻黄河；剪草不教蔓延，逞巧言章呈魏阙。可怜臣父子八人，忠勤为国，欲图报于陛下，先见陷于帅臣。臣飘流独自，孤苦无依，击廷鼓以诉冤，乞天恩而明审。若使臣之父兄有灵，致陛下开日月之明，拘证奸人，断省深冤；使九泉者得以瞑目，臣即死于九泉地下，无所憾矣。

太宗看罢状情，不胜愤激。忽枢密院牒上潘仁美表章，称道杨业父子邀功失机之由。太宗得奏，沉吟半晌曰：“潘仁美以杨业有邀功之罪，杨延昭以仁美有陷害之情。各执一词，孰为轻重？”南台御史黄玉奏曰：“阍外之事，任在帅臣。若使号令不行，何以办事？于今杨业父子，违令邀功，以致全军陷没，其罪本有；今被番人所屠，而乃诬告主帅，是罔陛下也。死者则止，当以杨延昭押出朝门，明正其罪斩之。”盖黄玉本潘仁美内兄，故力救之。时八王急出奏曰：“杨业父子，有功于朝。先帝尚以不次之位待之，今被奸人所陷，陛下宁不为之雪其情哉？此事臣知久矣。乞拘潘仁美于法司衙门，着落有职官与延昭对理，鞠问明白，取自上裁。”太宗依奏，即敕参知政事傅鼎臣，鞠问潘仁美一案。

鼎臣领旨，遂开衙府，拘到潘仁美、刘君其、贺国舅、米教练一千人，都在阶下。鼎臣问曰：“潘招讨往日同僚相待，今乃君命也，难以容情。果违法律，明招其由，勿使动用刑法无益。”仁美曰：“小可承君命，防御辽兵。彼父子自失机宜，致被陷没，反来诬陷我等。若朝廷不察其详，屈坐帅臣，则后人何敢任是职哉？乞大人明鉴，为申上知。”鼎臣半晌无言，令左右将一千人拘于狱中，退入后堂。

忽报：“潘府黄夫人遣使女来，说有机密事要见大人。”鼎臣令唤入后堂。使女跪在阶下曰：“夫人以太师发问于参政台下，没甚孝顺，薄奉黄金一百两，玉带一条，望大人善觑方便，再得重谢。”鼎臣本是好利之徒，见着此物，不胜欢喜，令左右收起，谓使女曰：“汝归拜上夫

人，不须挂念，参政自有分晓。”使女拜辞而出。不想八王得知鼎臣好财，恐潘家有人通传关节，乃密遣手下在府门缉探；比见使女进府，走报八王。八王随即来到，恰在府门外捉住使女；提着金简，入后堂来。鼎臣见着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忙下阶迎接。八王厉声曰：“汝为朝廷显官，何得私受潘府贿赂，要害杨家？”鼎臣曰：“小官并无是情，殿下何以出此言？”八王乃令从人将潘府使女，跌剥阶下拷讯；使女抵赖不过，只得实招。八王怒曰：“傅参政尚能强辩乎？”鼎臣哑口无言，自脱去冠带，伏于阶下请罪。八王令备马，随即入见太宗，奏知其事。太宗惊曰：“若非卿有先见之明，险被奸臣卖弄。”因问：“鼎臣当拟何罪？”八王曰：“私受贿赂，其情尚未行，当得枉法之罪，该拟罢职为民。”太宗允奏，即下旨，罢鼎臣官职，发归乡里去了。八王又奏：“西台御史李济，忠诚公正，可问仁美一案。”帝允奏，敕命李济承问施行。

李济领旨，开御史台，端坐于堂上；左右军尉威风凛凛，排下刑具之类，见者无不骇然。正是：

生死殿前难抵讳，血冤台上不容情。

一伏时，狱官解过仁美、延昭等到阶下，审问一遍。仁美力推：“杨业自家战死，与我等无干。”李济怒曰：“汝为主帅，败衄而回，反以彼自家战死抵讳。杨七郎有何罪，汝用乱箭射之？且傅参政因汝送了前程。今日好好招承，免动刑具。不然，休怪下官酷虐也。”仁美低头不应。李济喝令军校，将刘君其、贺国舅、米教练一起，推于甬道，极刑拷打。三人受苦不过，只得将陷害杨业并射死七郎情由，逐一供招明白。吏司呈上，李济审案录奏。仍将犯人监禁，候旨发落。李济离了御史台。

次日，以仁美招由，奏知太宗。太宗视毕，大怒曰：“朕以仁美先帝功臣，屡恕容之。今如此侮法，不正其罪，何以激励边将？”因问八王：“当何以处治？”八王奏曰：“潘仁美该处斩罪；陛下以后妃之故，减二等，罢职为民。刘君其、贺国舅、米教练等，得通谋之罪，亦该处死，减一等，调边远充军。杨延昭有失军机，发问配所。其余干犯，随旨发落。”太宗允奏下敕，着李济照原拟遣。李济领命，于府中将文案覆视，罢黜仁美为民外，刘君其问淄州军，贺国舅问莱州军，米教练问密州军，杨延昭配郑州。拟议已定，将刘君其等决杖讫，依期起行。不在话下。后人咏史诗曰：

党恶害人何所益？试看今日配君其。

皇天有眼应无误，只在斯须与报迟。

次日，李济以发遣仁美一起，奏知于上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往者杨业父子，屡立奇功，不期死于王事，朕甚快快，欲将恩典旌之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直学士寇准奏曰：“陛下念及功臣，以慰其后，为社稷计也，有何不可？且杨业父子，忠勤为国，人臣所难。今只有延昭一人在世，正当厚恤之，使边将知所观感。”太宗然其议，因遣使臣于郑州取还延昭去了。

忽近臣奏知：“武胜军节度使赵普卒。”太宗闻奏震悼，谓群臣曰：“赵普能断大事，尽忠国家，真社稷臣也。”寇准曰：“诚如陛下所言，臣等多不及也。”按赵普素性深沉，刚毅果断；虽多忌克，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。故其当揆，惟义是从；偃武修文，慎罚薄敛；以立弘功于后世，其功大矣。少习吏事，寡学术。太祖劝以读书，遂手不释卷；每归私第，阖门启篋，取书诵之竟日。及次日临政，处决如流。既卒，家人发篋取书观之，则《论语》二十篇也。尝谓帝曰：“臣有《论语》一部，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，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。”普相两朝，未尝为子弟求恩泽。卒年七十一岁。后谥文献公，封韩王。

是时太宗在位既久，未立东宫。冯拯等上疏，乞早定太子。帝怒，贬之于岭南。自是中外

无复敢言者。七王知此消息，密与心腹王钦议曰：“君父春秋已迈，未肯立皇太子。廷臣谏者，遂遭贬黜。莫非因八王之故，欲以天下还之耶？若果有此意，则我失望矣。”钦曰：“殿下所言，正合我意。且主上以遗言为重，必将天下还八王无疑。若不预定其事，噬脐无及。”七王曰：“君有何策教我？”钦曰：“除非谋死八殿下，则大事定矣。”七王曰：“八殿下君父至爱，如何谋得？”钦曰：“臣有一计，不知殿下肯依否？”七王曰：“君试言之。”钦曰：“可召精巧银匠一人入内府来，打造鸳鸯壶一把，能贮两样之酒。当遇春景，百花盛开，特请八王于后苑赏玩。令庖人进食，侍官斟酒。先藏毒酒于外，后放醇酒于中。八王饮之，不消半钟即死于非命矣，有何难哉？”七王听罢，大喜曰：“此计极妙。然事不宜迟，即须行之。”乃遣军尉往城西召胡银匠进府中，打造鸳鸯壶。

不出数日，其工完全，银匠将壶献与七王。七王视之，果是精巧，人不能测。谓王钦曰：“器物已造完备，当在何时行之？”钦曰：“殿下先将匠人诛之，以灭其口。”七王然之，因赏以醇酒，顿时醉倒，七王令左右丢入后苑井中去讫。王钦曰：“殿下当发书于八王府中邀请，明日辄行此事。”七王乃遣内官赍书，径诣八王府中进上其书曰：

弟元侃以春光明媚，花柳芳妍，适朝廷优暇之际，与兄连日间阔，乞车驾于后苑赏玩片时，庶慰伊弟之怀，以酬春光之盛。

八王得书，着内官覆命，明日准来赴约。内官拜辞，归见七王，道知八殿下许允赴约之故。七王得报，分付庖人厨宰，准备筵宴齐整。

次日，八王车驾来到，七王亲出府门迎接。进于堂中坐定，各诉相爱之情。茶罢三钟，七王邀兄入后苑来，只听得乐工歌女，丝竹品奏。八王与七王分宾主对席而坐。七王笑曰：“兄弟之爱，喜乐相同。难得如此春光，今特与兄少尽一日之欢，以慰生平之念。”八王曰：“多蒙雅召，安敢推辞！争奈数日因寒暄失调，腑脏颇觉不安。然而兄弟之情，只得赴命，酒实不敢饮。”七王曰：“纵兄不十分饮，今日亦且开怀饮数杯。”一伏时，庖人先进品味。七王因令侍官行酒。侍官提过鸳鸯壶，先斟一金钟，进于八王面前。药酒才入金钟，毒气冲逼，八王本自身子未痊，闻此酒气，掩鼻不迭。忽筵中一阵狂风过处，吹倒金钟，将酒倾翻泻地。但见毫光迸触，侍从皆有惧色。八王即离席，分付从人准备车驾，辞七王径回府去了。七王以计不成，懊悔无及。王钦曰：“殿下勿忧，八殿下不知王之所为，谅亦无怪，俟再图之。”七王闷闷不悦。

第二十一回

宋名臣辞官解印 萧太后议图中原

却说太宗尝以后事决之赵普。普曰：“先帝既误，陛下岂容再误？金匱之盟，未可全执。”于是太宗因有立子之心。至是，偶沾重病不起，召寇准、八王等入嘱后事。太宗曰：“先帝以天下付朕，掌理二十二年矣。今当以此位还于八王，庶不违皇太后之命。”八王奏曰：“陛下皇子长成，人心所属，谁敢有异议？惟陛下善保龙体。臣决不愿为君，须与七王为正。”太宗良久问寇准曰：“卿且言孰可付神器者？”准对曰：“陛下为天下择君，谋及妇人中宫，不可也；谋及近臣宰辅，亦不可也；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而立之。”太宗乃曰：“既八王不肯为君，当以元侃主社稷。”准拜贺曰：“知子莫若父。圣虑既以为可，愿即决定。”太宗又谓八王曰：“朕此病莫保，卿善辅汝弟。先帝尝言：‘当代代有谗臣，以乱国政。’今赐汝铁券头免死牌十二道，若遇奸臣当国，得专制之。且杨业有子延昭，此人必能定乱，须重用之，勿弃也。”八王拜受讫。俄而帝崩，寿五十九岁，时改元至道三年三月日也。后人咏史诗曰：

混一中原志亦勤，堪称美政化维新。

苍天若假当年寿，竟使黎民望太平。

太宗笃前人之烈，成未集之勋，混一中原，并包四海；中外宁谧，偃武修文；礼乐文章，焕然可述。时既晏驾于万岁殿，众文武乃立七王元侃即位于福宁殿，是为真宗皇帝。群臣朝贺毕，尊母李氏为皇太后。命中官奉太宗灵柩于偃陵。封王钦为东厅枢密使，谢金吾为枢密副使，进八王爵为诚意王。其余文武，升职有差。

次日，参知政事宋琪奏曰：“臣蒙先帝之恩，在位已久，无益朝廷，乞陛下允臣解职归乡，不胜感激。”真宗曰：“朕初即位，正赖卿等相扶，如何便舍朕而去？”琪曰：“朝廷清贵无数，区区微臣，何足念哉？”帝见其意真切，遂准奏。宋琪辞帝而归。越数日，吕蒙正、张齐贤等封章迭至，各称辞官解职。帝俱允之。自是朝廷重事，专委枢密使王钦所理。

却说八王趋朝而出，忽一人拦住车驾，喊冤告状。八王问曰：“告状者是谁？”其人哭曰：“小人胡银匠之子。日前我父被新王召入府中打造鸳鸯壶，欲以谋害殿下。数日不出，被王枢密恐外人知觉，谋死于府中。小人有冤无处诉，只得投殿下作主。”八王听罢怒曰：“日前斟酒之际，吾意亦猜至几分。当时惟见王钦在旁调度是事，不想起此毒意也。”乃令左右接过状纸，取黄金十两与告状人而去。复命回车驾入朝，正遇着王钦与帝在便殿议事。八王直前奏曰：“臣于午门接得一纸冤状，告称王枢密私谋胡银匠。臣已准理，特来奏知陛下。”真宗听罢大惊，乃曰：“王枢密常在朕旁，那得此事？王兄勿听奸人之言。”八王笑曰：“谋杀胡银匠，本为臣之故也。臣以忠心待陛下，陛下何用疑心，听信谗言，要害自家骨肉？若非太祖皇帝有灵，社稷何如？臣若有意为君，不到今日矣。”王钦忙进前奏曰：“八大王以势压臣，故来于此说词。岂

有谋杀人命，往日不告，而待陛下已立大位，敢向午门谤天子耶？”帝未答。八王大怒，抽出金简，望王钦劈面打去。王钦躲避不及，正中鼻准，血流满面而走。八王一直赶去。真宗忙下金阶劝救曰：“万事看朕之面，饶他一次。”八王乃住步，指王钦骂曰：“汝若再为恶，吾即诛之，今姑缓汝之死！”言罢，愤怒而退。王钦乃伏于帝前请死。真宗曰：“八王先君爱臣，朕且让之，何况于汝。今后凡事但宜避之。”

王钦顿首辞去。归至枢密府中，深恨八王，欲思报怨之计；乃修下密书一封，遣心腹人，漏夜送入幽州见萧后，奏道：“宋朝太宗晏驾，新王即位，朝中无甚良将。若发遣人马入寇，则中原可图。”萧后得奏，与群臣商议。萧天佑奏曰：“耶律休哥屯兵云州，屡请举兵伐宋。既宋朝遇丧，正宜乘其无备，一举可以成功。”道声未罢，卷帘将军土金秀出班奏曰：“宋君善能用人，边庭帅臣，皆是雄虎之将。王钦听言，未见的实。若即举兵南下，难定输赢。臣有一计，能使宋朝献纳山后九州之地，与陛下掌管，不劳兴军动众也。”后曰：“卿有何计？”金秀曰：“陛下今可遣人赍书一道，与宋朝通知；臣与麻哩招吉、麻哩庆吉部五千骑，于河东界，约与宋人比试。臣之箭法天下无双，招吉善枪，庆吉善刀。若宋朝知此消息，定选武艺出众者，来与臣等放对。果是臣之对手，则迟数年征伐；如对臣等不过，则知宋朝无人。那时陛下御驾亲征，直抵汴京，宋之江山不难夺矣。”萧后闻奏大悦，即遣使臣赍书，径赴汴京，进上真宗。书曰：

幽州君后萧，书奉大宋皇帝陛下：兹者孤闻贵朝有丧事，未及吊慰，负罪负罪。近因通好之议，自古为美。往年兵革不息，民遭荼毒，孤甚悯恻。今特遣驾下小臣三员，于晋阳分界，与宋之君臣会猎一番；且讲息兵之由。早定封疆；庶免边衅日生，军士震骇。千载之遇，惟国君留意焉。

真宗得书，与群臣商议。寇准奏曰：“观萧后来书，词倨不逊，多是邀陛下观兵之意。逆料北之来将，不过试刀箭而已，堂堂天朝，岂无敌手哉？须下圣旨，选有文武充足者，与之会猎。”真宗曰：“先辈良将，已皆老迈。惟杨业父子，尚有杨郡马在，先帝曾遣使于郑州调回，至今未见消息。其他帅臣恐不能胜来将也。”准又奏曰：“陛下当再遣使于郑州征取。”帝允奏，仍遣中官赍敕旨，径诣郑州寻问，不知下落。郑州太守因言：“先帝曾赦取回朝去了。”中官只得复命，奏知真宗，真宗忧闷累日。八王奏曰：“臣往无佞府察探动静如何？”帝曰：“此系紧关大事，兄宜用心体问。”

八王即日出朝，来到无佞府，见令婆与太郡夫人，访问杨郡马消息。令婆曰：“六郎犯罪，发配郑州，再不见回来。殿下今日寻讨，老妾诚不知也。”八王曰：“新主在位，既有敕文召取，当令投赦入朝，而与国家出力，何必匿隐？”太郡曰：“尚容数日，待令人于郑州跟寻，来见殿下也。”八王会其意，遂辞却令婆，回朝奏知：“实不知郡马下落。”

真宗闻奏，正忧虑间，边臣告急：“辽兵于晋阳屠劫军民，甚为深患，乞陛下早议定夺。”真宗问曰：“文武中谁堪此行者？”寇准奏曰：“禁军教练使贾能，文武足备，可称是职。”帝允奏下敕，以贾能充亲军使，带领骑兵一万，同寇准赴晋阳会猎。贾能得旨，辞帝离汴京，望河东进发。

是时，无佞府密遣人缉探，得官军起身消息，来报杨令婆。令婆与六郎议曰：“贾教练非辽将之敌，国家新立，我儿只得赴难。”六郎曰：“母亲不说，儿有意久矣。更得一人相助尤妙。”道未罢，八娘、九妹进曰：“我二人陪哥哥同往。”六郎曰：“汝等女流也，如何去得？”八娘曰：“姊妹装作从军而行，人所不觉。”六郎依其言，即日辞令婆，带二妹赴晋阳，不提。

却说辽将土金秀于河东地界立起一大营，朝夕劫掠边民，纵乐饮酒。忽报宋兵将到，金秀

听得，即与麻哩招吉等议曰：“我量宋人无杨家父子，则他将不足惧矣。若遇比试之际，当要小心，以慰吾主之望。”招吉曰：“仗平生之所学，务要大胜宋人而归。”金秀下令已定。次日，于平川旷野，立起红心，将所部骑军，分布齐整。遥望见正南旌旗闪烁，杀气连天，宋兵已到。两阵对圆。对面辽将土金秀全身贯带，立于门旗之下，上首麻哩招吉，下首麻哩庆吉，三匹马齐齐摆开。宋阵中寇准先出，贾能戎装，立于阵后。寇准曰：“汝幽州自为君后，华夷有限，何故屡次犯境，扰我生民？”土金秀答曰：“君主以宋帝新立，欲与晋阳会猎，将议息兵之盟，宋君如何不自来耶？”寇准厉声曰：“今新天子即位，皇风披振，无不仰服；特与文武论治尚且不暇，宁有隙时与汝等会猎乎？”土金秀语塞。

第二十二回

杨家将晋阳斗武 杨郡马领镇三关

却说左翼麻哩招吉，挺枪跃马，跑出阵前叫曰：“宋将有勇者出马比试，勿徒讲口。”道未罢，寇准背后一将应声而出，乃大将贾能，舞枪纵骑，绕出阵来，喝声：“吾与汝比试。”两下各按住营寨，金鼓齐鸣。麻哩招吉与贾能，在战场中斗上十数合，不分胜败。招吉枪法精熟，贾能终是惧怯。辽将用赚敌之计，佯输走入本阵；贾能拍马追之。未及辕门，被招吉回马一枪，刺落地下。番兵大振，宋兵尽皆失色。招吉欲冲宋阵，宋队中走出一女将，跳上青骢，出与招吉交锋。斗不数合，女将抛起红绦，将招吉绊于马下。宋军一齐向前捉住。寇准大喜，便问：“女将是谁？”女将下马答曰：“妾乃杨令公长女八娘也。”准曰：“将门之女，亦劲敌矣！”因令记功官录其名字。

土金秀见折去招吉，大怒；正待出马，麻哩庆吉一骑跑向前曰：“杀兄之仇，如何不报？”抡刀要来比试。宋阵中牙将赵彦，亦舞刀还战。二人战上数合，赵彦力怯，拨回马便走，麻哩庆吉直逼入中军。宋队中又走出一少年女将，乃九妹也。舞刀跃马，抵住追将。二人斗上二十余合，九妹挥起杆刀，喝一声，劈庆吉于马下。正是：

徒恃英雄来斗武，不期鲜血染红尘。

九妹既斩了庆吉，下马来见寇准，道知名字。准曰：“杨家尚有汝等在，实朝廷之福也。”仍令记录其功。

番将土金秀跃马出曰：“谁敢再来比箭？”宋骑将杨文虎出曰：“我来与汝较射。”王金秀先拈弓搭箭走马，指定红心射去，三箭皆中。众人喝采。文虎亦走马，连放三矢，止有一矢中红心。金秀曰：“汝输我二矢，当以捉将还我。”文虎曰：“箭法虽输与汝，敢来斗武乎？”金秀怒曰：“待斩此匹夫，以与庆吉报仇。”即绰方天戟，便来交战，文虎舞斧迎之。两马相交，未及数合，文虎左臂被戟所伤，负痛跑马而走。土金秀怒声如雷赶来，宋军中恼了杨六郎，绰枪上马，迎住番将交锋。土金秀力不能敌，回马叫曰：“宋将且缓斗武，先与汝比箭。”六郎按住枪笑曰：“汝之箭法有甚高处，敢在军前夸大口耶？”因令左右取过硬弓，马上一连三矢，并透红心。观者无不称赞。六郎曰：“汝莫想要射，试看能开得此弓否？”从军传递与土金秀开之。金秀接弓在手，睁目咬牙，尽力扳扯，不动半毫。乃惊曰：“能开若是硬弓，真神人也。”宋军一连胜却番将，威声甚盛，辽兵垂首丧气，只待要走。寇准出阵前扬言曰：“今捉得斗将，且把还汝。归见萧后，休得妄生边患；天兵一至，屠汝辈无遗类矣。”因令解麻哩招吉回北营。土金秀羞惭无地，部军径回大辽去了。后人有诗为证：

气势南来恃勇雄，一时失计斗酣中。

军前自有杨家在，为辅皇朝建大功。

只说寇准召杨郡马入军中，甚加慰劳曰：“今日若非将军等助阵，险被番人所辱。可随我入朝，见帝面奏，以封公职。”郡马拜谢。准即日下令，拔营回汴京，入见真宗，奏知：“已得杨家兄妹等斗胜番兵而回，诚赖陛下之洪福也。”真宗闻奏大悦，下诏宣杨延昭上殿，面谕之曰：“卿父子忠勤国家，先帝称羨不已。今尚有汝在，足为边境捍蔽也。”延昭叩首请罪。真宗问准：“当封郡马何职？”准曰：“高州缺一员节度使，陛下可封此职。”帝允奏，颁旨封杨延昭为高州节度使。六郎得旨，辞曰：“臣父子有败兵之罪，蒙陛下赦臣不死，恩亦厚矣，安敢受官爵哉？”帝曰：“先帝在日，尚要旌表汝父子，今又有退番将之功，当受实赏，何必辞焉？”郡马力请曰：“既陛下赐臣之官，情愿受佳山寨巡检之职，节度使诚不敢当。”真宗曰：“卿居节度，则可与同列齐名，巡检卑陋之官，卿何愿为是职？”延昭奏曰：“臣为巡检有二便：一者，闻彼处有几员好将，臣欲招而用之；二者，佳山乃三关冲要之地，与幽州隔界，欲往把守，使番人不敢南下，故愿居是职也。”真宗闻罢大悦曰：“卿真忠义臣也。”即允其请。着东厅王枢密发军兵与郡马，赴佳山寨镇守。郡马谢恩而退。

王枢密承旨，到府中拨应军兵三千，尽是老弱不堪战阵之人，付与郡马。郡马怒曰：“朝廷以佳山寨近番兵地界，着我镇守，如何尽拨此无用军人随行？”时军中有岳胜，齐州人，武举出身；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；使一柄大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军中号为“花刀岳胜”。因见六郎道众士卒老弱，乃出军前叫曰：“将军是将家出身，欺天下无敌。今日敢来比试么？”六郎曰：“我先与汝斗武，然后赛刀。”言罢，绰枪跃马，出辕门搦战。岳胜披挂齐备，提刀纵骑来斗。两下呐喊。二人战上七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六郎叹曰：“此人刀法纯熟，勇力过人，真烈丈夫也。”岳胜愈斗愈劲。六郎佯败，跑出赛场。岳胜曰：“待擒此匹夫，以抑其夸。”即骤马追之。不想六郎所乘，走得慌忙，前蹄已失，将六郎掀翻在地。岳胜挥起钢刀，连盔劈下。忽一声响处，六郎头上现出个白额虎，金睛火尾，突来相交。岳胜惊惧半晌，即跳下马，扶起六郎曰：“小将肉眼不识神人，望本官恕罪。”六郎曰：“君可同吾赴佳山寨镇守，共建功勋。”岳胜曰：“小将情愿以所部伏事本官。”

六郎得了岳胜，不胜之喜，回无佞府辞令婆、太郡而行。令婆问曰：“汝父为代州刺史，汝为佳山巡检，岂不有辱先人乎？”六郎曰：“吾非好为此小官，今值国家多事之秋，佳山寨实近番之地界，今儿于此处立功，足可以显能也，何必居清要之职哉？”令婆然其言，即备酒送程。六郎是日领了令婆酒席，宿过一宵。明日，望佳山进发。时值二月光景，路上风和日暖，百花竞开。但见：

酒旗开处行人喜，芳草丛中去马嘶。

六郎众人一路无词。

不日来到佳山寨，原有官军俱来迎接。入帐中，称贺已毕。六郎下令曰：“今朝廷以辽兵屡寇边界，此处实控幽州咽喉，汝众人各宜整饬戎伍，谨守烽堠，勿使敌人窥伺。用命者，则有重赏；退缩者，以军法从事。”众人领命而退。

次日，岳胜因出寨闲行，遥见对面一座大高山，树木苍阴，林峦叠翠。乃问土人曰：“前面那一座峻岭，是何所在？”土人答曰：“将军休问那里，说起来胆亦惊破。”岳胜曰：“莫非有猛兽乎？”土人曰：“比猛兽还狠百倍哩！”因指曰：“走过转弯，一山过去，有胡材涧。倚山有可乐洞，洞有寨主，姓孟名良，邓州人氏，使一柄大钺斧，无人敢敌。聚集数百人，专一打官劫舍。那一个敢正视其山？”岳胜听罢，归见本官，道知其事。六郎曰：“吾久闻此处有勇士孟良，若得此人归顺，诚壮此寨威风。”岳胜曰：“小将轻骑前往，哨探一回，徐定擒捉之计。”六郎依其言，即遣

岳胜前到可乐洞。正值孟良部下刘超、张盖与众喽罗，各将金银缎匹，在洞中赌赛。岳胜拴住马，佩短刀入洞中，大喝一声。刘、张惊疑官军来到，各四散奔走。岳胜近前，一连砍死十数喽罗，尸横倒地，流血惊人。岳胜曰：“不如留下姓名，报与他知，好来寻我。”即蘸血大书于壁上曰：

寨前列枪刀，洞口布旗帜。杀了你家人，便是杨六使。

岳胜题罢，径上马回佳山寨去了。

却说孟良归至洞中，见杀死十数人，大惊，问手下：“是谁到此？”众喽罗对曰：“适有少年将军，单骑来到寨中。众人疑是官军，不敢与争，被其乘虚杀死十数人。临去，留血字于壁，大王看之便知端的。”孟良看壁上所题，乃曰：“吾闻杨家有名之将，来日与他放对，定报此仇。”

却说岳胜回见六郎，道知杀死部下，并血书题壁之事。六郎曰：“孟良若知，必来厮闹。汝等须防备之。”道声未罢，忽报：“孟良于寨外讨战。”六郎即与岳胜部众二千，出寨迎敌。遥见孟良生得眉浓眼大，人物雄壮，果是好员将家。六郎马上谓之曰：“君有堂堂之貌，何不纳降于我，同把番界，立功朝廷，图名目于后世，岂不胜于为寇哉？”孟良怒曰：“汝父子八人，弃河东而归中原，今皆作无头之鬼。我在此处，与汝无冤，何故杀我部下，而来相扰耶？若胜得手中利斧，则降于汝。不然，捉归洞中，取汝心肝烹酒，为众人报仇也。”六郎大怒曰：“无端匹夫，辱人太甚！”即挺枪径取孟良。孟良舞斧交还。二人力战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六郎佯输，绕平原而走。孟良激怒，拍马追之。岳胜当中冲出，又战数合。六郎见岳胜敌住孟良，按住枪，弯弓架箭，射中其马，将孟良掀跌于地。众军一齐向前擒住，押赴寨中，来见六郎。六郎曰：“汝已被吾擒，肯降伏否？”孟良曰：“汝暗箭伤我坐骑，误遭汝擒，如何伏耶？”六郎笑曰：“汝既不伏，吾放汝去何如？”孟良曰：“汝若放我回去，必再整顿部下，与汝决胜负。若能擒吾，方肯伏也。”六郎曰：“只今便放服去，纵能走归天上地下，亦能擒之。”随即放起，令人送出寨外而去。

第二十三回

樵夫诡计捉孟良 六使单骑收焦赞

却说孟良去后，岳胜曰：“孟良贼之渠魁，今幸成擒，本官何以放去？”六郎曰：“吾与此人连斗数十合，武艺不弱，心甚爱之。且今英雄难得，吾欲他心服，收为部将，非徒捉之而已。汝等试看，孟良不久又被我众所擒也。”岳胜曰：“彼今此去，必再整众来战，本官用何计捉之？”六郎曰：“孟良勇力虽有，终是寡谋。离此佳山之南五里，皆峻岩峭壁，无路可行。汝引骑军二千，于此埋伏。敌人若进其中，然后绝其回路，吾自有计较在也。”岳胜引军去了。又唤过健军五人，分付曰：“汝几人先往山谷，装作樵夫。待敌人问路之时，汝等便如此如此答应。”军人各领计而行。

六郎分遣已定。人报：“孟良部众于寨外索战。”六郎即披挂上马，出寨高叫曰：“今汝用心交锋，若再被擒，更无轻放之理。”孟良曰：“此来定报昨日之辱。”言罢，舞斧纵骑，直奔六郎。六郎举枪迎之。二人战上数合，六郎拨回马，望山路而走。孟良怒曰：“汝复能以箭射我乎？”径骤马追之。六郎且战且走，赚孟良赶至山谷，故作慌张之状，头盔堕落，因弃马缘山逃奔。

孟良性如火烈，亦下马绰斧赶去，转过山坳，不见了六郎。良惊曰：“又中其计矣。”连忙杀出。忽岩后一声鼓响，岳胜伏兵将谷口紧紧把住。孟良见有伏兵，迤逦投西，入山谷，依小径而走。见山岭有四五个樵夫，良问曰：“此处还有路透得那里？”樵夫道：“岩上却有小路出得胡材涧。”良曰：“汝众救得我，愿以金珠相谢。”樵夫曰：“本欲相救，但恐将军不从。”良曰：“只图有生路，如何不从？”樵夫将麻绳一条垂下，曰：“将军把此绳系于腰间，我等齐力吊将上来，将军便可以脱矣。”良心中自忖曰：“事急且相随，权从其言，未为不可。”便双手接过绳头，拦腰紧系。众人并力扯至半岩，将绳缠缚大藤，不上不下，停而不动。良叫曰：“何故只在半空，不复吊上？”樵夫曰：“将军少待，且待吾邀众人来。”孟良听罢，忧疑无定。一伏时，六郎引岳胜等都到岩上，叫孟良曰：“此一番在天上捉汝，还不伏乎？”良曰：“汝诡计算我，非战败之罪，要杀便杀，决不心服。除非和你大战一场，阵上擒得我时，方才心死，然后归降。”六郎曰：“且放你去，必要地下捉汝，毋得再悔。”即令军人，依前放下孟良去了。

六郎与岳胜等归至寨中，商议曰：“孟良被吾连擒二次，彼今不敢再战，必来劫寨。此回捉之，看他再有何辞？”岳胜曰：“本官奇谋妙计，非他人所能及，只恐其不来也。”六郎曰：“准定今夜至矣。”因令众人于帐前掘下地坑，可深五六尺，上用浮木铺定。着军士远远埋伏，只留八九人藏于帐前，候敌人中计，即出擒之。众人依令而行，整顿齐备。

是夕，六郎独坐于帐中，秉烛观书。将近二更左侧，孟良果部军士悄悄来到佳山寨；遣人缉探，回报寨中军人各安歇去了。孟良喜曰：“今番报其仇矣。”径到寨边，着手下停止于外，自轻骑杀入帐中，见六郎隐几而卧，更无一人。孟良手提巨斧，乘力向前，喝声：“六郎休走！”举

斧未落，忽一声响处，孟良连人带马，陷入土坑中。帐前健军一齐抢出，用搭钩擒住。孟良带来部下二千余人，被军士围裹将来，不曾走得一个。众人押过孟良，六郎谓之曰：“量君见识，出不得我神机。放汝回去，在意招集人马来战。”因令左右放之。孟良曰：“我虽为贼，颇知礼义；只缘顽性未除，蔽却本来羞耻。将军神人也，我安敢不服？情愿倾心以事本官，无他念也。”六郎大喜曰：“君若肯归顺于我，久后终得好名目矣。”

次日平明，孟良禀过六郎，回本寨召集刘超、张盖、管伯、关钧、王琪、孟得、林铁枪、宋铁棒、丘珍、丘谦、陈雄、谢勇、姚铁旗、董铁鼓、郎干、郎万共一十六员头目，都来归顺。六郎于寨中摆设犒军筵席，与岳胜等欢饮。酒至半酣，孟良曰：“离此六十里，有芭蕉山，地势极恶。内聚强人，扰乱山庄，专一劫掠放火，官军无奈他何。为首乃鸦州三元县人氏，姓焦名赞，性好食人。生得面如赤土，眼若铜铃，四肢青筋突起，遍身肌肉，块垒无数；使一柄浑铁飞锤，万夫莫近。若得此人来降，尤为吾党生色。”六郎听罢，欣然起曰：“吾当亲赍空头官诰，招来为将。”孟良曰：“此人至顽，本官不可轻往，须部众而去。”六郎曰：“吾以诚信待人，何以兵为哉？”是日酒散，已交三鼓。

次早，六郎令岳胜等守寨，自引骑军数人，单马来芭蕉山。将近山隘，隘口坐着一人，形容怪异，似樵夫装束。六郎问曰：“此处是芭蕉山否？”其人起身答曰：“汝是何人，单马来此？”六郎曰：“小可姓杨，名延昭，杨令公第六子也，近授佳山寨巡检。闻此处有焦赞，勇力无双，我特来相招为将。”其人曰：“君要寻焦赞，吾素相识。君可随我来，引汝见之。”六郎喜不自胜，即同其人进入山中，但见石壁巍峨，树林丛杂。将近洞边，其人曰：“汝且停待于此，我先入通报。”六郎允诺。其人进洞中；一伏时，走出数十喽罗，将六郎捆缚了，捉入洞去。见上面坐着一人，正是方才引路者。那人笑曰：“我焦赞未尝请汝，汝自来寻死，复有何词？”六郎颜色不动，厉声应曰：“大丈夫视死如归，凭汝如何处置。”焦赞曰：“吾啖着多少好汉心肝，罕见汝一个乎？”即令手下吊起，亲自下手开剥。正待举刀，忽六郎顶上冒出一道黑气，气中现出白额虎来，咆哮掉尾。焦赞大惊曰：“原来此人乃神将也。”即便叫手下放宽吊索，亲解其缚，纳头便拜曰：“小可不识神人，情愿归顺。”六郎曰：“君若肯归于我，不失官职，胜于为寇多矣。”乃取过空名官诰，付与焦赞。焦赞大悦，令手下都来拜见，分付备设筵席相待。六郎正待饮间，忽洞外喊声大振，金鼓不绝，人报入寨中。六郎出洞视之，乃岳胜、孟良一起。众人见着六郎，乃各下马相见，因说从骑回报，本官被贼人所捉，特来救取。六郎道知收伏焦赞之事，众人皆悦，入洞中依次序而坐，尽欢畅饮。次日，六郎率众人离芭蕉山，焚其洞巢，径回本寨而来。后人以六郎连收三员勇将，有诗赞曰：

天下英雄角逐秋，一时豪杰总归投。

三关兵马中原盛，威震番庭志气酬。

是时杨六郎招伏三员大将，遣人申报朝廷，欲求定封，以安其下。真宗得奏，与群臣商议。寇准奏曰：“延昭既招伏群寇，陛下当允其请。”帝准奏，乃遣使赍敕，加封延昭为镇抚三关都指挥正使；岳胜、孟良、焦赞等共一十八员并授指挥副使。诏旨既下，使臣领命，径诣佳山寨传宣。六使与众人拜受命讫。款待朝使已回，遣人往胜山寨招取陈林、柴敢来到。自是壮勇并集，兵马强盛，于关上扯起杨家金字旗号。从此番人畏服，边患少息。

时值八月中秋佳节，六使在寨中与众将赏月饮酒。怎见得中秋好景？有前人《念奴娇》词为证：

凭高眺远，见长空万里，云无留迹。桂魄飞来光射处，冷浸一天秋碧。玉宇琼楼，乘

鸾来去，人在清凉国。江山如画，望中烟树历历。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风露中，今夕不如何夕。便欲乘风，翩然归去，何用骑鹏翼？水晶宫里，一声吹断横笛。

是夜，酒至半酣，六使于席上谓岳胜等曰：“吾父子八人，自归大宋以后，与北番世仇。我父令公，因瓜州之战，丧身于胡原谷，当时暂埋骸骨于李陵碑下。每欲遣人取回，葬于先茔，少尽人子之道。奈无心腹之人，代我前去，心常快快，不知何日得伸此志也。”岳胜曰：“本官此意，诚乃大孝至情，争奈番兵阻道，四下皆贼敌，难以亟取，须迟缓数年，则可计较。”六郎因潸然出涕，遂撤席而散。

时孟良因听本官席上所言，自思曰：“我蒙三次不杀之恩，今日要人出力，所在无一人敢承其志者。不如乘今夜悄悄偷出营寨，密往胡原谷，取得骸骨而归，少报本官之万一。”孟良准备已定，不与众人知道，径望胡原谷而去。次日平明，寨中不见了孟良，众人报知六使。六使大惊曰：“昨日在席上饮酒，今日却缘何不见？”岳胜等曰：“孟良终是贼性，莫非逃奔他处，不与本官知道？”六使曰：“我观孟良，其性虽粗，志如金石。既降于我，宁肯私奔他适乎？”众人狐疑未定，六使亦闷闷而已。

第二十四回

孟良智盗 马 岳胜大战萧天佑

却说孟良装作樵人，来到胡原谷，寻觅令公骸骨，全无下落。忽遇一老番卒经过，孟良作番语问曰：“此处有杨令公骸骨，今缘何遗失无存？”番人答曰：“一月之前，幽州萧娘娘已令人掘取，迁葬于红羊洞去了。”孟良听罢，思忖曰：“专来干此功劳，若不得骸骨，亦难以回去；不如径入幽州，徐图计较。”遂假装番人，望幽州而行。数日之间，将近其境，遇见一渔父来到。孟良问曰：“汝要入城否？”渔父曰：“赶明日献鱼，如何不入城？”孟良曰：“献甚么鱼？”渔父曰：“八月二十四日，乃萧娘娘寿诞，例当进献鲜鱼奉贺。今朝是二十三日，明日侵早要进。”孟良听罢，暗喜曰：“中我计矣。”乃曰：“我番帅喂马者，亦要入城，当与公同往。”渔父在前，行不数步，孟良抽出利刃，将渔父一刀杀死，撇了尸首，剥下渔人衣服、牙牌穿带着，提鱼在手，径入城中。守门番军见孟良称说进鱼贺诞者，搜检牙牌是实，径放他进。

次早，萧后设朝，众文武称贺毕。阍门太使奏曰：“今有黄河渔父进上鲜鱼，未敢擅入。”萧后下旨，召入金阶下。孟良献上其鱼。后曰：“此鱼比往年小，鳞又不新鲜，如何敢进于我？”孟良奏曰：“臣每年进者虽大，皆非美味。此鱼极是难得，近日于河中网取，养之池内数日，盖因天气乍热，其色不鲜。然滋味实与凡品不同，请万岁试尝之，便见端的。”后喜而笑曰：“言之有理，汝且退，须待过却圣节，各员役一同赏赐，然后回家。”孟良喜不自胜，拜辞而出。萧后令有司官排下筵宴，赏赐在廷文武。是日，宫中大吹大擂，丝竹和鸣，君臣尽欢而饮。前人曾有《西江月》词为证：

断送一生惟酒，摒除万事无过。远山横黛蘸秋波，不饮防人笑我。 花病等闲瘦

弱，春愁没处遮拦。杯行到手莫留残，不道月斜人散。

群臣夜静乃散。

次日，众官趋朝谢宴毕。忽近臣奏知：“今有西凉国进贡中朝 良马一匹，路经幽州地界，被守官夺得送来。”萧后命牵进其马，视之，果是好匹骏骑：碧眼青鬃，毛卷红纹，四蹄立处，高有六尺。后曰：“此马果然难得。”下命有司，用心喂养，以备出入。有司承命牵出，不提。

孟良闻此消息，密往厩中视之，称赞不已。自思：“先偷取骸骨，然后计较此马。”径抽身来到红羊洞中，旷野所在，见一土墩，旁有小碣，上写了“令公冢”。孟良待至昏黑，掘开冢墩，下有石匣安贮。孟良解了包袱，开匣取骨，包藏停当，忙走出洞中。却被番人捉住，搜检包裹，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，敢来做此勾当？必是宋朝细作。汝从何处发掘而来？”孟良泣曰：“小人不是细作，乃渔父矮张也。日前献鱼上朝庆寿，蒙太后敕旨，留我父子赐宴。吾父因见皇封御酒，多吃了几杯，不料醉死。路途遥远，只得将尸首焚化，带取骸骨归葬。岂有细作，敢来此处寻死？”言罢哭之甚哀。番军信其言，遂放之，令其速走。

孟良得脱，急归至驿中，将骸骨藏好。次日，带些毒药，复来马厰边，见番人正值煮豆喂养。孟良装作番人一般，近槽边撒下毒药，径回去了。其马中着毒药，即时不食。喂养军人报知司官。司官急奏萧后知道。后曰：“此马不食，莫非汝等调养失宜之故？”司官奏曰：“贵相良马，本难调护；既不食，必有病。乞陛下圣旨，召募有能医治者，重赏以爵，或得识其性者，用之保护，庶可万全矣。”萧后允奏，即出下榜文，召募善能医马之人。

旨令既出，孟良听此消息，思曰：“此计若成，带得此马回朝，诚大宋之福力也。”径来揭取榜文。守军捉见萧后。萧后问曰：“汝能医治骏马耶？”孟良曰：“臣即前日进鱼之人，亦晓医理。不消一二日，管保医好此马。”后曰：“汝若医得平复，当封汝重职。”孟良拜命而出。有司引良到厰里看视马病。孟良既到，细看，乃曰：“此马中毒已深，当急治其标，然后调其本。”有司然其言。原来孟良所放药末，只是一味麻药。若教中了，即不能开口。便似有病。直至将麻药洗去，撒下香豆，那马立地吃尽。过了一宵，平复如初。司官奏知萧后：“其马已平复无恙。”萧后大悦，即宣进孟良，谓曰：“医好良马，卿之功也。燕州缺一员总管，就封卿此职。”孟良谢恩。自思：“我本为此马之故，费却几多心力。总管非我所愿。”即生一计，奏曰：“蒙陛下深恩，赐臣官职。缘此马触瞎初瘡，血脉未固，若不随宜调之，恐又再发，便难疗治。当与臣带往州所，驰骋几日，方保无再发之虞。”太后曰：“卿言极有理。”因令将此马与孟良带往燕州而行。孟良得旨，领命辞出，就往驿中取过骸骨，跨马跑出幽州，星夜逃回佳山寨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纈纈良驥带将来，壮士奇谋亦勇哉！

本为忠勤能报主，临行又得令公骸。

逻骑报入幽州，萧后知之大惊曰：“却被奸人所算矣。”即遣萧天佑率轻骑五千追之。萧天佑得旨，部骑出幽州，如风送行云赶来。

却说孟良此时已离幽州二百里程途，望三关不远。回顾后面，尘土遮天，旌旗蔽日，知是番人追赶，急走至关口。早有哨军认得孟良，连忙报入寨中知道。六使闻此消息，急令岳胜、焦赞等出兵接应。岳胜部众前来，恰遇孟良走得汗流满面而来，叫曰：“后头番兵追紧，汝宜仔细。”岳胜曰：“汝先上关，我自抵住敌兵。”孟良径跑马入寨中去了。

岳胜摆开队伍。霎时间，番帅萧天佑挺枪跃马而来，厉声大骂曰：“贼人盗我大辽良驥，好好献还，饶你残生。不然，踏上关来，寸草不留。”岳胜怒曰：“番蛮敢来相撩耶？”即舞刀跃马，直取番将。萧天佑举枪还战。二人斗上四十回合。焦赞喊声如雷，率轻骑从旁攻入。番将前后受敌，势力不加，拨马走回。焦赞乘势掩之。北兵大败，自相蹂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岳胜等直追至澶州界，乃收军回营，来见六使，道知杀败番兵之事。六使既见孟良，又闻杀赢番人，大喜，问孟良因何私往幽州，孟良将其本末详细道知。六使拜谢孟良曰：“既蒙大德，取还吾考令公之骸，即当与吾母令婆知道，然后安葬先茔，并将此马献与主上请功。”分遣已定，差人带领，径诣汴京，进见真宗。真宗得此良马，大悦，谓群臣曰：“延昭才守三关，近得捷音，收伏良将三员；今又夺得良马来献，其功不小，朕当重赏之。”八王奏曰：“杨郡马忠勤为国，陛下赏之实当。”帝径遣使臣，赏缎匹羊酒，前诣佳山寨，赏赐郡马，不提。

忽近臣奏知：“番兵寇打澶州，为边庭患，乞朝廷定夺。”真宗问曰：“番兵犯界，当令谁部兵退之？”八王曰：“澶州近三关地方，若敕郡马退敌，管教成功。”帝允奏，乃下敕，着杨六郎抵御北兵。使臣领旨，径诣佳山寨宣读。六使得赐缎匹羊酒，尽分部下。召诸将议曰：“今番兵屯止澶州，近为边患，朝廷敕我等御之。汝众人当用力向前，不宜造次。”孟良进曰：“此患是小人惹来，我当率兵迎敌。”六使曰：“萧天佑北番名将，汝引兵先行，吾率众相应。”孟良领兵

去了。又唤过岳胜谓曰：“汝引马军一千出关，俟战酣力乏，可冲阵击之。”岳胜引众而行。杨六使分遣已定，自领步军二千，随后救应。

飞骑报入番帅军中。萧天佑与耶律第议曰：“太后令旨，着我部兵来追贼人，今已走入关，访得乃是剧贼孟良也，今要来与我放对。汝众人各宜用力，取得马复回，主上必有重赏。”耶律第曰：“主帅不须挂念，凭我众人之力，务要大功而回。”天佑下令已定。

次日平明，于平川旷野，排开阵势。宋兵摇旗鼓噪而来。孟良全身贯带，绰斧立于阵前，高叫曰：“番贼不即退去，必来丧其命矣。”萧天佑怒骂：“偷马之贼，尚敢来斗耶？”即举枪直奔孟良，孟良舞斧迎之。两下呐喊，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番将耶律第提刀纵骑，冲出助战。忽山后一声鼓响，岳胜一军杀出。萧天佑力敌孟良，岳胜战住耶律第，四将鏖战。天佑勒马佯走，孟良不舍，骤马追去，抡巨斧望番将劈面砍落。萧天佑金光灿起，斧不能伤。孟良大惊，跑马走回。番将复马杀来，宋兵披靡，四散逃走。岳胜部下先溃，抛了敌将，与孟良径奔关下。天佑见前面杀气连天，知有伏兵，乃收军还营。孟良回至寨中，见六使，道知萧天佑之事。六使曰：“世上有此异事？吾明日亲上阵，便知端的。”着令陈林、柴敢守寨；岳胜率刘超、张盖先战；孟良、焦赞领王琪、孟得等分左右翼而出。众将得令，各整備交锋，不提。

却说萧天佑在军中召部下同议曰：“孟良、岳胜，英雄之将；且部下皆八寨强徒，都能争斗。若不以智胜之，徒战无益也。离此三十里，有双龙谷，两边山势险峻，只有一条小路可透雁岭，岭下便是幽州之野。先得一人引步军埋伏于此，赚敌人进入，即出国之，不消半月，皆饿死于谷中矣。”耶律第应声出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天佑曰：“汝去最好。”即付步军二千与耶律第前去。又召过黄威显曰：“汝率骑军一千，于雁岭下多张旗帜；候敌人进入谷中，垒断其路。”威显亦领计去了。

第二十五回

五台山孟良借兵 三关寨五郎观象

却说萧天佑分遣已定，人报宋将扬声搦战。天佑披挂上马，率番兵列下阵势。对面岳胜舞刀先出，大叫：“番将速退，免伤和气。不然，自取灭亡耳。”萧天佑大怒，挺枪直奔岳胜。岳胜抡刀来战。未及数合，孟良、焦赞左右冲出，接住番兵交锋。萧天佑力战数将，佯输而走。六使从旁追及，挺枪刺之，金火迸起，枪不能入。六使且惊且疑。岳胜、孟良等催兵而进，被天佑赚到谷口。六使见山势峻恶，停住马曰：“众人且慢追赶，恐敌人用埋伏之计。”进退不决。孟良曰：“此处我素惯熟，里头乃绝地，只有小路可通雁岭。番将不知路径，走入谷中，正好乘势擒之，如何不进？”六使然其言，率众赶入谷中，不见番将人马。六使惊曰：“敌人已有计谋，若不急退，定遭其困。”道未罢，谷口金鼓齐鸣，喊声大振，耶律第伏兵齐出，将南兵尽皆困了。孟良、岳胜等拚死来战。山上矢石交下，宋兵伤者无数。直待寻雁岭杀出，已被番兵垄断路径。山后旌旗乱滚，那一个敢近前。

六使与众人困在谷中，无计能脱。焦赞进曰：“小将愿部兵冲开谷口，救着本官出去。”六使曰：“番兵甚众，如何抵当？倘伤士卒而无益，不如停待几时，乘势或可走脱。”岳胜曰：“寨中不知我等被困，倘若外无救援，内绝粮草，番兵乘疲杀入，岂不坐而待毙。趁今人马尚强，依焦赞之言可也。”六使曰：“救援之处本有，奈无人通透。此去五台山，一望之地，若得一人前去，报与吾兄杨五郎得知，内外夹攻，则可脱此厄矣。”孟良曰：“本官与众人忍耐在此，待我装作番军，偷出山谷，前往五台山求取救兵。”六使曰：“汝去须用机密。见了吾兄，求他作急而来。”孟良遂解下盔甲，装作番人，辞六郎。深夜偷出雁岭，恰遇巡营番兵，被孟良一刀斩之，取其铁铃，满营闯去，口内番语不休云：

牢把寨，牢把寨，莫教走了杨都大。

又云：

牢把险，牢把险，莫教走了杨巡检。

时番兵并无猜疑，任从孟良来往。巡至三更，走出岭外，大踏步望五台山而行。

不消一日，孟良来到山门之下，见一侍者，问曰：“汝师父在寺中否？”侍者曰：“君从何处而来？”孟良曰：“杨六使将军差遣，特来见禅师，有急事报知。”侍者闻是杨家将，即引孟良进入方丈中，禀知师父。出来相见毕，五郎问曰：“汝来寺中，有何高论？”答曰：“小人姓孟名良，近归杨巡检，镇守三关。盖为北番犯边，本官与其交战，不期中了敌人之计，被困于双龙谷；外无救援，粮草且尽，特遣小人来求师父，出力相助。”五郎笑曰：“我出家之人，岂可复临阵相杀乎？且戎伍久荒，武艺俱废，纵去亦无益矣。君可往汴京，求教于朝廷，庶不误事。”孟良曰：“此去京师，程途遥远，知他几时出兵？望师父念手足之情，亲劳一行，以救众命，便是活佛出

世，万勿推辞。”五郎沉吟半晌，乃曰：“去则容易，奈我战马已死，少一匹骑骏，难以果行。”良曰：“师父若肯相救，小可即往寨中取得马来。”五郎曰：“吾所乘骑，最难中意。除非八大王千里风、万里云二马，若得其一，则可前行。”孟良曰：“此亦没奈何，小人只得星夜入汴京，问八王借得来用。”五郎曰：“若有是马，当胜番兵矣。”

孟良即辞五郎，径往汴京而来。不日到京城，进八王府中拜见，道知借马之由。八王曰：“别事皆可，惟此二马，吾看之未饱，岂肯借人临阵哉？不必再说，决难允许。”孟良闷闷而退，赴无佞府，来见杨令婆，道知六郎被困。令婆洒涕曰：“吾夫君率诸子归于朝中，今只有六郎一人能承父志，今又为番兵所困，倘有不测，使我倚靠于谁？”九妹进曰：“母亲不必深忧，既哥哥有难，我当同孟良前去救应。”令婆曰：“汝去最好。边庭之事，须宜谨慎。”九妹领诺。孟良曰：“请小姐先出汴京，于二十里之外等候。小人今夜往八王府中，偷得其马，即来相约。”九妹依其言，先自整备，辞母亲去了。

只说孟良复来八王后花园，蓦地越入。将近黄昏左侧，向御书楼边放起火来。一伏时，火焰张天，满处通红，军校急报入府中。八王大惊，即令人赴救。孟良乘其慌乱，闪入马厩，偷得千里风一匹，从后园门，径跑出城。比及救灭火势，中军传说：有一壮士，乘千里风走出东门而去。八王怒曰：“必是孟良用此计较也。”即令牵过万里云，挥鞭赶去。天色已黑。时孟良偷马出得汴京城，不胜之喜，不知八王所乘，如腾云雾，顷刻间追至。孟良正行间，听得后面如风过之声。八王骂道：“逆贼速留下马还我，饶汝性命。”孟良大惊曰：“彼来何速耶？”辄心生一计：将千里风推落泥泽中，自躲入松林里一望。适八王追赶近前，见马陷在泽中，笑曰：“此贼没奈何，生支节推落泽中。且待从军来到，救起而去。”遂跳下所乘，近前视之。孟良在星光之下张见，即跨上万里云，叫声：“八大王休怪，吾借此马，退番兵便送还矣。”言罢，挥鞭勒辔而去。八王悔恨无及。正在懊恼间，后头随军已到，八王道知被孟良诡计脱去万里云。随军曰：“殿下勿忧，待其救出杨郡马，必当送还。”八王只得令人救起千里风，复回汴京，不提。

将近平明，孟良恰与九妹相会，说知盗得万里云而来。九妹喜曰：“既得此马，君往五台山求五哥出力相救，我先去三关候候。”孟良领诺，径来五台山见五禅师，告知：“借马已到，又与九令妹同来救援。”五郎曰：“看你为主，志亦勤劳，当得下山相救。”即点起头陀五六百人，扯起杨家旗号，离了五台山，到三关与九妹等相见。九妹曰：“六哥被困日久，乘今便杀入救之。”五郎曰：“番兵众盛，待遣人缉探消息，然后出兵。”众人然其言，乃按甲而待。

消息传入萧天佑军中，天佑召诸将议曰：“杨五郎救兵来到，此人雄勇莫敌。吾有一计，可使救援自退，宋兵尽死于谷中矣。”耶律第曰：“元帅有何妙策？”天佑曰：“令军中捉得一边民，面貌极似六郎。可杀之，以头悬于高杆，只说昨日被番兵所擒，部下诛戮殆尽。彼若见之，必信而退矣。”耶律第曰：“此计甚高。”萧天佑即将其人诛之，斩其头；令番兵悬出阵前，传说六郎被杀，今以首级号令。

哨军报入关中，五郎闻此消息，大惊曰：“吾弟遭困，为番兵乘虚所杀，此理有之。”即令九妹出关下认之。九妹连忙披挂，来关下视之。先令军人前往通知番帅：“如果是杨家首级，即便退兵。”军人于阵前传说。萧天佑得知，令部下献出辕门与视。九妹看时，见面貌颇似六郎，遂号泣不止，遥指番兵而骂曰：“杀兄之仇，定要报复！”乃回马入关中，报知五郎。五郎叹曰：“本为来救吾弟，谁想已遭擒戮，真乃杨门之不幸也。”惟有孟良不信，乃曰：“五将军，此事可疑。当日小人离双龙谷之时，本官部下尚有许多人马，既被其杀，岂无一人走漏者乎？此事未可便信。”五郎亦疑信不决。

是夜，秋风微动，月明如昼。五郎披衣出帐外，观望星斗，见将星明朗，正照于双龙谷。自思：“六郎必然尚在。”次日谓九妹等曰：“我夜观星象，知汝兄无恙。今得一人通知消息才好。”孟良曰：“小可复入谷中，体探动静。”五郎曰：“得汝去极好。”孟良径辞而行。九妹曰：“孟良既去，小妹亦往左近访问其事。”五郎曰：“汝去须用机密，勿被敌人测破。”九妹曰：“自有方略。”即辞却五郎，装作打猎小军行至天马山，路径丛杂，进入林中，却有番兵无数来到。九妹转出后而走，见着小茅庵。九妹抽身入庵中，恰遇庵主，迎问之曰：“汝是何人？独自来此深山？”九妹答曰：“实不相瞒。小可是杨家女流，盖为哥哥六郎被番兵所困，今来访问的实。走错路径，却遇番人追逼，特投庵主相救。”庵主曰：“此是番邦境界，汝缘何轻进？速卸去弓箭，取道服穿着。”

一时间，番兵都赶到庵中，捉住九妹。庵主曰：“是我弟子，在此出家，汝等何以捉之？”番兵曰：“既是出家，缘何带有弓箭？”庵主笑曰：“汝本不知，我居此山，不时有猛兽伤人，适才弟子出外打猎而回，弓箭何足为怪。”番兵遂放了手。因曰：“汝既能射，必有勇力；若斗得我众人过，则放汝。不然，定要捉去，见我娘娘也。”庵主曰：“汝等如何出此言？”番兵曰：“近因南朝孟良过界，偷去御马，今下令各处巡视，恐防南人入界。人等疑他亦是细作，故要比试也。”九妹曰：“师父且待我与他比试。”言罢，即出草坪中比斗，番兵无一人能近之者。番兵斗他不过，各自回营去了。庵主曰：“且待几日，我令人探问令兄消息，行之未迟。”九妹依允，就留止庵中。不提。

第二十六回

九妹女误陷幽州 杨延德大破番兵

却说巡视番兵回幽州见丞相张华，道知：“天马山庵中有一壮士修行，端的弓马精熟，武艺超群，我等十数人不能近之。”张华听罢大喜曰：“既有此人，当遣人领诰敕前往，召他来见。”番官领命，赍诰敕复往庵中见庵主，道知其事。庵主与九妹商议曰：“幽州张丞相有诰命来召，汝肯去否？”九妹曰：“既来相召，安敢相辞？”庵主愕然，邀九妹往庵后谓之曰：“君乃女流，若被他识破机关，命亦难保，如何许其前行？”九妹曰：“蒙庵主相待，足见庵主好心。此去自有方便，内中用事，救得哥哥，亦机会也。”庵主曰：“亦宜谨慎而行。”

即日九妹辞庵主，与番官赶赴幽州。进张丞相府，参见毕，张华问曰：“壮士何处人氏？须先通姓名，而后录用。”九妹答曰：“小可祖贯太原人氏，姓胡名元。幼年曾习武举，屡科不第，因弃家居庵修养。昨承钧旨相召，只得赴命。”张华爱其言词清利，人物出众，不胜之喜。乃令人整顿净房一所，与其安置。九妹辞出。张华入后堂与夫人商议，要将月英小姐招胡元为婿，夫人允许。

次日，张华命番官通知胡元。九妹曰：“此事大好，蒙丞相见爱。但今宋兵在境，干戈未息，凭小可生平所学，建立微功，然后允之。”番官回报张丞相。丞相曰：“且看他武艺如何。”即整朝服入奏萧后曰：“臣召募得一壮士，英雄俊伟，要与陛下立功。乞宣授其职，以退宋军。”萧后允奏，下命封胡元为幽州团练使，付兵五千，前助萧天佑。九妹得旨，拜受命讫，领兵辞张丞相，径到澶州来，与萧天佑兵会合一处，屯扎西营。正遇杨五郎催军索战。九妹披挂上马，跑出阵前大叫：“宋将速退，免受其戮。”五郎马上认得，大惊曰：“贤妹如何在彼引军相争？”九妹打暗号曰：“五哥诈败，我自有计较。”五郎会其意，舞斧便战，斗不数合，大败而走。九妹追出数里乃回。

哨马报入萧天佑军中：“新收将大胜宋军一阵。”天佑大悦，即遣人请入帐中，商议破宋之策。营里番兵有认得九妹者，密谓天佑曰：“此人前日在宋阵中看六郎首级，元帅须用提防。”天佑大惊，遂令番众拿下胡元。九妹不知其由，乃曰：“吾有杀退宋军之功，元帅何故拿我？”天佑曰：“汝本南朝杨家之将，敢欺我耶？”不由分辩，将囚车陷了，遣军校解回幽州见萧后，具奏其情。后得奏，乃宣张丞相问之。张华奏曰：“臣亦未知真实。乞发下牢中，待擒得杨家将来，一齐斩首。”太后允奏，遂命将胡元监于狱中。正是：

本为成谋全骨肉，谁知先自受悲辛。

却说消息传入三关，杨五郎闻知其妹有难，亟与众人商议曰：“六郎近闻无事。如今九妹被系狱中，当先设计救之。”陈林曰：“将军有何妙计？”五郎曰：“幽州右控西番，实唇齿之邦。吾诈作西番人马，前去相助，萧后必信；从中举事，可救之矣。”陈林曰：“此计极妙！本宫先去，

吾亦引军于中路相应。”五郎分布已定，扯起西番旗号，部军来到幽州，遣人通报萧后。萧后下命侍臣，宣西番国统兵主帅入见。杨五郎承命，进于金阶，称呼毕。萧后曰：“有劳将军，跋涉风尘不易。”五郎曰：“西番国王以娘娘与南军交战，胜负未决，特遣臣部兵相助。”萧后不胜之喜。即令设宴相待，亲举三觞，赐赉甚厚。五郎曰：“军情事紧急，臣明日当出师以退宋敌。”萧后曰：“远来疲乏，尚待数日而行。”五郎谢宴而出，在城南扎营。下令军中：“乘番兵不知提备，今夜杀入皇城。”众军得令，各整备，不提。

是时九妹在狱中，得狱官章奴知其为南人，十分相待，每要放他走脱，未遇机便。九妹因谓章奴曰：“蒙君相待甚厚。我适间占卜六壬课，今日当脱此难，不如与君同奔南朝，当有酬报也。”章奴曰：“我有此心久矣，只缘无人提携。既将军肯带下官同去，今夜可越狱而出。”九妹整点停当。将近黄昏左侧，城南数声炮响，杨五郎引七百头陀，杀入城中，如入无人之境；后面马军一涌攻入，四入鼎沸。近臣报入宫中：“反了西番国军马。”萧后大惊，亟令紧闭内城。当下杨五郎先杀入狱中，恰遇杨九妹从狱中杀出。番官各自逃生，那一个敢来争锋？南朝人马蹂躏而进，杀死番兵不计其数。

五郎与九妹左冲右突，大闹了幽州城，放火烧着南门，复军杀奔澶州。萧天佑不知军从何来，部下大乱。耶律第一骑先出，正遇五郎。两马相交，战不两合，被五郎一斧劈落马下。陈林、柴敢部兵夹攻。天佑不敢恋战，弃营逃走。杨五郎骤骑追之。萧天佑回马力战。二人斗上二十余合，五郎挥起利斧，当头劈下，忽金光灿起，不能伤之。五郎曰：“师父曾说番邦萧天佑，铜身铁骨，刀斧不能入，留下降龙咒一篇，嘱付交锋则诵之，待我念动此咒，看是如何？”五郎才刚诵之，忽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，半空中降下金甲神人，手执降魔杵大叫：“逆妖好好回去，饶汝万刀之诛。”萧天佑滚落马下。五郎再复一斧，忽声响处，火光满地，不见了萧天佑。一伏时，天地清朗，月色如昼。五郎杀入番营，提兵抄进双龙谷。孟良听得外面金鼓不绝，引众人当先杀出，正遇番将黄威显，一斧砍之。杨六郎等乘势突出，与五郎军马合为一处，杀得番兵四分五落，尸首堆积，夺其牛马无数。正值四更时分，五郎收军还佳山寨安下。

次日平明，众人相见。六使曰：“若非五哥出力救援，几被番人困杀矣。”五郎曰：“九妹反为北番所囚，不施此计较，险些亦难保也。”六郎嗟呀不已。九妹曰：“多得狱官章奴与我杀出狱中，却被乱兵所伤，深感此人，难报其恩。”五郎因问被囚之故。九妹将庵中相救，及往番邦之由，一一道知。五郎曰：“深山幽谷，亦有此好人。可令人送缎匹往庵中答谢。”是时六郎于寨中，广设筵席，犒赏诸将。酒至半酣，五郎曰：“贤妹依前回去奉侍母亲。我亦领众转五台山。六弟用心守此三关，继吾父之志。”九妹领诺，酒罢即辞行。六郎亲送兄妹离寨数里之程而别。

不说九妹与五和尚自回。且说六使回至寨中，遣人送万里云还八王。八王笑曰：“前日我不借马，非是吝惜，盖试孟良之能耳。今既得此捷胜，马亦无恙，真国家之福也。可令杨六将军下令军中，整饬戎伍，紧守三关，招募英雄，为进取之计。”

话分两头。却说宋真宗闻捷报：“杨郡马大胜番兵。”与八王议曰：“六使新建奇功，当何以报之？”八王曰：“陛下须赐以犒军之礼，候再立功，则升官职。”帝允奏，即遣使臣，赍花红缎匹，前诣佳山寨，犒劳六使部下诸将，不提。

是日朝散，王钦归至府中，自思曰：“杨家有此英雄，如何能遂吾志？”一时无计，遂请谢金吾来商议。差人去不多时，邀得谢副使到府中，分宾主坐定。茶罢，谢副使起曰：“不知枢密见招，有何教诲？”王钦答曰：“下官蒙主上顾宠，八殿下屡怀不平。前日下官因公务过无佞府，至滴水天波楼前，不曾下得马，被杨家大辱一番。待奏圣上知之，八殿下又来放对。没奈何，

思量不如辞官归乡，杜门不出，省得吃此烦恼也。”谢金吾笑曰：“王大人何以自堕其志？今朝中先朝旧相，已皆凋谢，只有我数人而已。虽八殿下权势尊隆，然不理政事。杨家父子，并作无头之鬼，一门唯寡妇耳。先帝在日，重其恩典，起立无佞府、天波楼，以引诱之。当今主上，宁以此当事耶？下官试往过之，若彼省改则止，不然即令手下拆之。”王钦暗喜曰：“中我计矣。”复以言激之曰：“谢副使休要争闲气，若拆其楼，杨令婆必来相闹；圣上为他作主，我等反受辱矣。”金吾曰：“且看下官为之。圣上若问，吾自有计策答奏。”王钦佯意然之，因留酣饮。日晚，金吾辞去，王钦直送出府门而别。

第二十七回

枢密计倾无佞府 金吾拆毁天波楼

却说到了次日，谢金吾摆列队伍，前经无佞宅门首而过。近天波楼边，令手下敲动金鼓，喝道连声。谢金吾端坐马上，过却楼前。正值杨令婆与柴夫人在厅上闲坐，闻府外乐声响亮，令人出府探视。回报：“谢副使径乘马喝道而过。”令婆怒曰：“满朝官宰，让得我杨家。谢金吾何等人，特来欺凌？”即令备车马，趋朝来奏于帝。令婆以龙杖而入。真宗降阶而迎，列坐，因问曰：“朕未有宣命，夫人造朝，将奏何事？”令婆起答曰：“妾先夫蒙先帝厚恩，曾赐无佞宅、天波楼等第宅，使臣妾诸子荣耀莫加。宰官经过者，俱下马回避，非是敬老妾，盖重君命也。今者谢金吾，动用鼓乐，不下马而过，分明轻慢陛下，欺侮老妾耳。”真宗闻奏，即宣谢金吾入，责之曰：“先帝遗旨，汝何独违令？今夫人劾汝轻侮朝廷，该当何罪？”谢金吾奏曰：“臣非敢有慢国法，容奏其故。前日陛下以敕命旌赏杨郡马，臣领敕经过天波楼，亦下马而过，斯时君命反甚轻褻。臣等以为相碍，正欲会同文武具奏，未敢擅进。且其楼离无佞宅一望之地，实当南北要道，遇圣节朝贺之日，由此而过，深为未便。乞陛下毁拆其楼，使朝廷知所尊重，千载盛事也。”金吾奏罢，真宗默然。王钦迎风旨进奏曰：“谢金吾所陈，极当于理。且无佞宅与天波楼隔越，拆之诚便于事。”真宗曰：“卿等且退，待朕再与文武商议。”令婆闷闷而出。私地，王钦又力奏其事。真宗允旨下敕，就着谢金吾监众拆毁之。旨敕既下，王、谢不胜之喜。

消息传入杨府中，令婆与郡夫人议曰：“不想谢金吾劾奏朝廷，要拆天波楼。王钦亦互同此主意。今圣上允其奏，此贼必来毁拆。若不能作主，深貽夫君羞也。”郡主曰：“待见八殿下商议，再奏圣上，或能挽回天意。”令婆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太郡当即往。”柴氏径辞令婆，来八王府中，相见毕。柴氏曰：“主上听信谢金吾罔奏，要拆毁天波楼。且此楼创始，乃先帝之命。望殿下念其父子忠勤于国，复奏止息其事，则杨家必深报德矣。”八王曰：“圣旨既下，难以即奏，且此楼不利于天使，主上有意去之。如今之计，谢金吾好利人也，汝归商议，多用金宝，买贿与他，宽容数日，遇有机会，我当奏于主上。”

柴太郡领命辞归，见令婆，道知囑买之事。令婆曰：“若得此楼不拆，安惜金宝为哉？只恐谢金吾不肯接受。”太郡曰：“可令心腹付之，无有不接。”令婆然之。即整备黄金四十两，玉带一围，遣人往谢府送去。果然金吾见杨府礼物，便自心动，乃作傲曰：“彼恃朝廷只在他一家而已，今日亦识谢某乎？”知心人刘宪进曰：“既杨家服输，小心于枢密，正做个人情，缓缓拆之。待朝廷意阻，若留得不动，则令婆正有孝敬在后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金吾曰：“汝言有理。”遂受下礼物，遣人于杨府回复。令婆闻知，私喜曰：“若金吾肯息此事，圣上必不深较。”乃遣人于八王府中，缉探复奏消息。

不想谢金吾所受贿赂，已漏于王钦知道，乃力奏真宗，亟行是事。真宗得奏。复敕谢金吾

作急回报。金吾领旨，不得已，督率人夫，将天波楼上层拆去，尚留中层未拆。八王遣人报知令婆：“圣意难回，可星夜往三关与六使商议，则能计较。”令婆得报，忧闷不已。八娘进曰：“母亲只得依殿下所言，令六哥回来计较。不然，涓涓之势莫遏，恐后日无佞宅亦难保也。”令婆曰：“汝言虽是，谁去报知？”九妹曰：“女儿曾识三关路径，愿走一遭。”令婆曰：“汝即去便回。”

九妹装点齐备，辞别母亲，望三关而来。时值五月天气，途中暄热，九妹趁早而行。不消一日，到三关寨，见六郎，道知：“谢金吾奏主上拆毁天波楼，母亲着兄星夜回去计较。”六使惊曰：“朝中文武不谏，八殿下亦坐视耶？”九妹曰：“八殿下力谏不允。是他着人来说，要与哥哥商议。”六使忧愤无地。密令九妹入后寨议曰：“我镇守此处关隘，职责亦重，朝廷又无诏命；倘被知觉，则有擅离之罪。进退两难，如何处置？”九妹曰：“母亲立待，哥哥只得私离数日，待事定之后，仍复回寨。”六使乃唤过岳胜分付曰：“母亲有大事商量，着人来召，只得私下三关数日，事定后即便到此。汝与孟良等，谨慎边境，遵守号令。待焦赞问我所在，只说往眉山打猎未回，不可漏此风声与知。”岳胜领诺而出。是夜，六使辞岳胜，悄悄离佳山寨，望汴京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单马宵征恨不平，君王何以重奸臣？

谁知祸起萧墙内？诈死埋名不忍闻。

二骑行了半夜，将近乌鸦林，忽一人跳出林外，拦住去路叫曰：“本官分付，不与焦赞知之。我已听得多时。”六使大惊曰：“汝不守关寨而私来此。”焦赞笑曰：“本官亦是私离三关，如何反说我来？小可闻得东京最好光景，平生未睹，今日特来跟本官同走一遭。”六郎曰：“汝真恼杀我矣。此来正怕人知，汝心性又急，若到京城，必生出祸患，那时谁任其咎？作急归寨，我回来重赏于汝。”焦赞曰：“若不允我去，先到汴京，扬说本官私离三关。”九妹曰：“只一个人，哥哥便带他同去，叮咛勿使生事便了。”

六郎依九妹之言，带焦赞一同来到无佞府中，入见令婆，拜礼毕。令婆见六使，汪然泪下曰：“汝父子八人，投入中朝，于今凋零，只有汝在。先帝敬我杨府，建设第宅相待。今被谢金吾欺虐，奏毁天波楼。若不早为定议，后日无佞宅莫得安矣。”六使曰：“母亲勿忧，待不肖密进八殿下府中商议。我父子有死难之功，主上宁肯相忘？”令婆乃令柴太郡等相见。太郡曰：“八王若肯主张是事，决有好消息。”六使然其言。因安顿焦赞在偏房居住，着府中军校防守，勿令出去生事。

时焦赞初到，亦且过得。一连数日，便坐卧不住，与军校议曰：“我随本官到此，正待看汴京风景。今着人监守于我，莫若不来，犹得散诞。汝等若肯带我向城中游玩，多买酒食相谢。”军校曰：“去且无妨，只恐你生面，被人识破，那时连累着本官也。”赞曰：“自有方略，决不与人识破。”军校乃背了六使，开后门，与焦赞出得无佞府，大踏步望汴京而来。果然好一座城郭，有《西江月》词为证：

堪羨京师形胜，朱门十万人家。汴京自古最繁华，弦管高歌月夜。市列珠玑锦绣，风流人物豪奢。菁葱云树绕堤沙，真是堪描堪画。

焦赞转过仁和门，但见车马往来，人烟辏集，不觉失口曰：“若非本官挟带，安得见此光景？”军校惊曰：“汝胆好大！此处乃京城地面，缉访军家无数，闻此消息，谁人来救？”焦赞笑曰：“便道一声何妨？”言罢，行到歌管巷，见酒馆中摆列齐整。赞曰：“相与进里面，沽饮三杯而去。”军校曰：“此间不是我等饮酒处。往城东望高楼饮玩。”日色将晚，军校催促回去。赞曰：“难得来此，只在城中寻店安下，明日回去未迟。”从人见他性急，只得依从。

近一更时分，焦赞尚未安歇，乘醉与军校闲走。偶经过谢金吾门首，听得府中乐声嘹亮，歌音不辍。焦赞问曰：“此是那个家中？风送歌音，如此清亮。”军校笑曰：“速行，休问此处。汝本官正因其人要拆毁滴水天波楼，才下三关。此便是当朝宠臣谢副使府中；想必正在欢饮，乐人吹唱，故有此乐音也。”焦赞初未知谢金吾家，则全然无事；听说是本官对头，便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谓军校曰：“汝二人只在外面等候，我入府中察访消息便来。”军校吓得浑身酥麻，叫苦曰：“汝生出事节，我等定遭连累。可急转店中，明日侵早回去，本官亦弗觉。不然，我先走去报知。”焦赞怒曰：“任汝二人去，定要依我行也。”径别了军校，闪进谢府后墙门而去。二军慌忙各自逃奔，不提。

第二十八回

焦赞怒杀谢金吾 八王智救杨郡马

却说焦赞抹过东墙，见不甚高，遂攀援而登，踊身跳于后花园内，密进厨下。家人俱各在堂上伏侍谢金吾，只有小使女在灶前烧火。焦赞于皮靴中取出利刀，先将使女杀了。提着死人头，走向堂上。只见谢金吾当席而饮，乐工歌童列于庭侧，径将人头对面掷去。谢金吾吃着一惊，满面是血，即喊：“有贼！众人何在？”焦赞踏进前骂曰：“弄权奸佞！今日认得焦赞么？”言罢，一刀从项下而过，谢金吾头已落地。众人看见，四散逃走。焦赞杀得手活，抢入房中，不分老幼，尽皆屠戮。可怜谢金吾一家，并遭焦赞所害。后人有诗为证：

起意陷人终自陷，且看今日谢金吾。

谁怜恃宠当朝相？老幼全家被所屠。

将近三更，焦赞取筵中美味恣食一餐。临行自思曰：“谢金吾一家，被我杀死。他是朝廷显官，若知此事，岂不连累地方？不如留下数字，使人知是我杀，庶不祸及他人也。”即蘸鲜血，大书二行于门曰：

天上有六丁六甲，地下有金神七煞。若问杀者是谁？来寻焦七焦八。

题罢，复越墙，打从后墙门而出。待寻二军校，不知走往何处。因在城边躲过一夜。次日侵早，逃归杨府去了。

却说巡更捕卒，夜来闻说谢副使府中被劫，亟报王钦。钦即进谢府视之，只见杀死一家老幼共一十三口，尸横散地，血污庭阶。检验官录得门上写的杀人凶身名目呈奏。时闹动汴京军民。真宗得奏大惊，下令着王钦体察此事。王钦奏曰：“臣缉问杀死谢金吾一家者，乃杨六郎新招将焦赞。”真宗曰：“杨六使镇守三关，何得有部将入城杀人？”王钦曰：“前日私下三关，带得焦赞同来，有违国法。乞陛下提处其罪。”真宗允奏，敕禁军捕捉杨六郎与凶身焦赞。旨令既下，禁军四十人领命而行。

是时，杨六使在府中，与令婆计议天波楼之事。忽报：“昨夜焦赞越墙入府，杀死谢金吾一家老幼一十三口。今朝廷差禁军来捉。”六使大惊曰：“狂奴当败吾事！”道未罢，禁军一齐抢进，捉住杨六使。时焦赞在外听得，手执利刀，一直杀入。禁军见其猛恶，那一个敢近前？六使喝声曰：“汝生出如此大祸，尚敢来拒捕朝廷乎？好好自缚，同去请罪。”焦赞曰：“我平生杀了几多人，希罕一十三个！我与本官回佳山寨去，看他如何摆布我。”六使越怒曰：“若不依吾言，今日先斩汝头去献。”焦赞乃放下利刀，唯唯而退。禁军正待来捉，六使曰：“不要动手，见天子自有分辩。”

六使乃随禁军朝见真宗。真宗问曰：“朕无圣旨召卿，何得私下三关？又带部将杀死谢副使一家，当得何罪？”六使奏曰：“臣该万死！乞陛下宽一时之戮，容陈冤苦。臣父子有幸，蒙朝

廷厚恩，虽九泉亦思补报。近因主命有拆毁天波楼之诏，臣母忧虑成疾，只得下关省视即回。部将焦赞凶顽之徒，不知几时进城。今杀死谢金吾一家，岂必是臣主使哉？乞圣明体究，如果是，当就藁街之诛，以正朝廷法令也。”真宗闻奏，半晌未答。王钦进奏曰：“杀人者的是焦赞无疑，当日本家侍从及乐工亲目所睹，且临去又留下笔迹。乞陛下将六郎、焦赞押赴市曹处斩，庶警后人。”真宗迟疑不决。八王力奏曰：“杨六使罪责本有，其情可原，果然部将杀人，念彼有镇三关功绩，从轻发落。”真宗允奏，敕法司衙门拟定杨六使等罪来奏。六使既退，王钦密遣人于法司官处，嘱付发配六使等于远恶地方居住。时掌刑名官黄玉，最与王钦相得；依其言语，以六使得私下三关之罪，发配在汝州做工，递年进造官酒二百垓，三年功满则回。焦赞以把边之绩，宽其死罪，发问邓州充军。即日起行。黄玉拟议已定，申奏真宗。真宗依拟下敕，并命收殓谢金吾等尸首以葬。近臣领旨宣示。不提。

只说杨六使闻此消息，不胜悲悼，来辞母亲令婆与柴太郡。令婆曰：“此我家大不幸也，使老身晚景倚靠谁人？”六使曰：“母亲勿忧，多则二三年，便可回来，母子复相见矣。且儿犯罪发配，八殿下必周全天波楼一事。今焦赞杀了谢金吾，亦为朝廷去除一恶。若不是八殿下力奏，险然性命难保。”道未罢，焦赞入见六使曰：“闻朝廷问本官配汝州军，正要邀本官回三关寨。我亦不要往邓州发配，我不晓得充甚么军。”六使曰：“圣旨既下，汝只得到其地方，候遇有赦，仍转三关。若使再违法令，得罪反重。”不移时，王钦差解军四十人，来催杨六使等即行。六使先打发焦赞与解军起身，自辞令婆、太郡，亦离杨府。八娘、九妹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。时焦赞在路等候六使来到，乃曰：“我此去，不日走归寨中，报与岳胜哥哥等知道，便来取本官也。”六使曰：“休得胡说！我罪不至死，汝亦忍耐过一年半载，便得相逢。”焦赞大笑分别，自与解军投邓州，不提。

只说六使随从一起上路，望汝州进发。正值夏末秋初，凉风透骨。正是：

孤雁声中愁莫诉，残蝉树里恨难禁。

不日来到汝州。公人将批文投至府中，见太守张济。张济看罢来文，先发回公人，邀六使入后堂问之曰：“闻将军把守三关，番人畏服，因何又犯发配之罪？”六使答曰：“一言难尽！”遂将部下焦赞杀死谢金吾之由，道其本末。张济嗟呀不已，乃曰：“将军权且忍耐。此去城西，有万安驿，冲要所在，可以监造官酒，及时而进。多则一年半载，仍复归朝矣。”六使称谢，辞太守，自去做工，不提。

却说王钦探知杨六使已到配所，请黄玉来府中，商议谋害之计。黄玉曰：“此事不难。今圣上以酤税为重，六使监造是职，关系最大。枢使上一道本，劾其有私卖之罪，主上必处之以死刑矣。”王钦大喜曰：“此计甚妙！”即具酒醴，与黄玉对席酣饮，二人尽欢而散。次日，王钦果趋朝劾奏六使轻玩国法，到汝州未经一月，将酒酤禁令放弛，私鬻钱价，将为逃反之计。“乞陛下早正其罪，免生后患。”真宗闻奏，大怒曰：“彼令部下杀死谢金吾一家，朕念其先人有功，姑免其死。今又在配所私卖朝廷之物，难以宽容。”即敕团练正使呼延赞，赍旨到汝州，取六郎首级而回。旨令既下，廷臣愕然。八王力奏曰：“杨六使忠诚之臣，岂有此事？陛下勿听一时之言而诛英雄也。”帝曰：“卿屡为六使作保。前日屠朕爱卿谢金吾一家，亦该处死否？”八王语塞而出。

是日朝散，寇准曰：“幸得领敕命者系呼延赞，可令其见汝州太守计较，以罪人貌类六使者，臬取首级来献纳，令放六使逃走。后日遇国有难之际，又好保举也。”八王然其言，乃与呼延赞道知。赞曰：“此事老夫自有主张。”呼延赞即日辞众赍旨，径赴汝州，见太守张济，细说斩

六使之由。张济惊曰：“彼到汝州未久，焉有此事？主上何故徒要轻损豪杰？”赞曰：“此是权臣王枢密劾奏其情，圣上激怒之甚，八王力保不允。今廷臣商议，要求太守如此如此方便。”济喜曰：“正与下官之意暗合。值今北番强盛，若无此人，边境怎安？”因令去请六使来，说以朝廷之意。六使曰：“小人本无是情，既圣旨问我以死，只得承命，与朝廷回报。”济曰：“君勿忧，正在商议，要如此脱君之厄。”六使曰：“若得太守方便，当图死报！”张济曰：“管保郡马无事。”即令狱官伍荣来商议。荣曰：“牢中有蔡权，问实死罪，情真罪当，年久当斩。此人面貌与杨将军无异，可将此人斩首以献，主上必允信也。”济令取出蔡权审视，果然相像。分付伍荣，多讨酒馔赏之。醉于狱中，伍荣密来枭了首级，提见张太守。太守曰：“事不宜迟。”便交呼延赞赍着首级，星夜赴汴京去了。张太守唤过六使，教其装作客商，逃往远处避难。六使拜谢出府，换着轻快衣服，悄离汝州，径回无佞府。不提。

却说呼延赞单骑回转汴京，正值真宗设朝，进上六使首级。帝亲下看验，只道是实。群臣见者，无不嗟呀。八王恐将首级号令被人参破，乃进曰：“既延昭伏罪被诛，乞将此首级发于无佞府，与其家人埋葬，亦见陛下不忘功臣之意。”帝允奏，因发下首级，着禁军领去。禁军得令，径送杨府中来。府中未知前因，只道是实，举家悲哀，将首级遵旨埋葬。不提。

第二十九回

宋君臣魏州看景 王全节铜台交兵

却说六使被斩消息传入佳山寨，岳胜、孟良等闻知，号啕而哭，声振原野。孟良曰：“既本官不幸，我众人难以再守；不如散去，各安生理。”岳胜曰：“汝言正合我意。”即令刘超、张盖，于山下创立本官庙宇，傍塑十八员指挥使，递年祭祀。分遣已定，将寨中所积，人各均分，拆毁三关寨。是日，众人四散而去。陈林、柴敢率所部，依前往胜山寨居住。岳胜与孟良等反上太行山，称草头天子，部将仍封为丞相等职，打官劫舍，不在话下。是时焦赞在邓州听知本官遭戮，亦越狱逃走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王钦见六使已死，不胜之喜。自思曰：“朝廷无了此人，我志得遂矣。”乃修下密书一封，遣心腹人漏夜送往北番，来见萧后。萧后拆书视之，其书曰：

臣自辞禁中赴南朝，又是数年。每怀报答君后之恩，无由得遂。今臣颇知南朝强弱，所可虑者，惟杨六使而已。今臣略施小计，梟其首级以献，臣目所睹。可乘南朝无备，整点六师，大兴征伐，边防必望风瓦解。若待京城震骇，臣内中自生支节，复有书来奏知。望陛下与二三文武商议，勿失此机会焉。

萧后得书大悦，因以示文武。萧天佑奏曰：“王钦来书，道得详细，乞陛下早定伐宋之计，以图中原也。”后然其奏。忽一人进曰：“陛下此举虽善，只是难以取胜。”众视之，乃大将军师盖也。后问曰：“孤欲举兵伐宋，卿何以见得难胜？”师盖曰：“杨家虽亡，中原一统之盛，边师拥重兵者不下数十万；若径提兵深入，未能即胜。当用计策赚之，令宋兵首尾不能救应，中原唾手可取也。”后曰：“愿闻卿之妙计。”师盖曰：“魏府铜台，乃晋帝陵寝之所，近来戍兵凋落，武备不修。陛下可遣人整饬园林，开凿玉池，多植奇果名花；诈称天落祥瑞，池水成醇，树叶藏浆。以此特异之事，扬于中原。再使人令王钦就中哄惑，引诱其君，来此玩景；然后出劲兵，紧紧困之。陛下亲率精兵，乘虚直捣京城。国中无主，那个敢来争锋？此时取宋天下，有何难哉？”萧后闻之大喜，先发密书，入汴京与王钦知道。再遣能干之人，前去铜台修筑陵寝。一面下令萧天佑等整点军马以行。

不一月间，消息传入汴京，近臣奏知：“魏府天降奇瑞，池水成醇酒，叶里贮琼浆。附近边民，各移就共饮。”真宗闻奏，问群臣曰：“魏府沃野之地，有此奇事？卿等当究的实。”一派武臣皆上表称贺，惟寇准等持疑是事，乃奏曰：“魏府晋朝陵寝之所，即有此瑞，何独一境应之？陛下不可深信。”帝未应。王钦迎风旨奏曰：“若此异事使天下皆然，又不足为瑞矣。今特魏府有之，正是太平符运，千载难逢。陛下当整六师亲视之，一者巡抚边民，二者使番人不敢南下。”真宗乃悦曰：“卿乃忠言也。”即下诏巡幸魏府。八王谏曰：“魏境地接辽界，近来帅臣调遣，城郭荒野。值今戎马在郊之日，陛下车驾一动，北番乘虚而入，那时谁为保守京城乎？万望以社

稷为重，勿轻信虚诞之事也。”真宗曰：“朕命柴驹马、寇丞相领禁军守京，必保无事。”八王见谏不从，怏怏而出。翌早，敕旨已降，以呼延赞为保驾大将军，光州节度使王全节、郑州节度使李明为前后扈从。赞等得命，准备起行。

越数日，真宗车驾发离汴京，八王以下文武，皆随侍而行。但见：

红尘起处兵车盛，白日昏时羽纛多。

大军一路无词，不日间来到魏府境界。时冬十一月，朔风竟起，北方寒冻。车驾进入府中驻扎。次日，真宗与群臣登晋之陵寝看景，果见林中树叶包藏有物，玉池中泉水红润。帝命取而尝之，其味似酒，其淡若醴。军校摘下树叶，揭内视之，俱是时造粟浆。八王奏曰：“陛下以祥瑞之故而劳动车驾，使边民供给，不堪其苦。今观此亦何祥瑞之有耶？此必番人之计，赚君臣来此。若不亟还，定落其圈套。”真宗亦疑，因下命退回军马。

不想北番已知消息，萧天佐、土金秀等率马步番兵一十万，将魏府城郭团团围了。飞骑报至驾前，真宗大惊曰：“不依卿等所谏，致被围困，将何以为计？”八王曰：“番人预定此策，长驱而来，其势正锐。陛下可敕诸将，严守各门，一面遣人星夜往汴京取救兵，待援兵一至，内外夹攻，则可退敌矣。”真宗依奏，即命呼延赞等分门而守。

时宋军于敌楼上望见番兵鸟聚云集，声势甚盛，众皆有惧色。呼延赞按剑而言曰：“凡两国相敌，胜负在将，不在兵之多寡。我观番兵虽众，利在急战。明日与其交锋，当尽力而战，必能以胜之。”众军得令。次日，赞请旨，与光州节度使王全节，分前后出战。旗鼓开处，两阵对圆。番将土金秀跑马先出，指宋将谓曰：“汝等已中吾计，何不纳降，以免一死？”呼延赞怒曰：“臊狗奴速退，尚可留残生，若使邀阻御驾，直待兵指幽州，寸草不留。”金秀大怒，跃马舞刀，直取宋将，呼延赞举枪交锋。两将鏖战四十余合，番将力怯，拨马而走。呼延赞催动后军掩杀。番将见赞赶来，挽弓架箭，一矢恰中乘马，呼延赞被掀翻在地。王全节正待救之，番兵围裹将来，将赞活捉而去。全节不敢恋战，跑马杀入城中。萧天佐从旁攻之，宋兵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全节入见真宗，奏知：“番兵众盛，已捉去大将呼延赞，臣战败而回。”真宗闻之，忧愤不已。八王曰：“事既急矣！陛下可再遣人于沿边帅臣取救。”帝允奏，手诏遣使臣而行。

却说番将捉得呼延赞，用槛车囚下，待遣人解赴幽州。萧天佐与土金秀、耶律庆分门攻击，宋军震骇。八王曰：“番人所惧，惟有杨家。陛下可效汉高祖白登故事，以军中勇壮者，假装六使及部下一十八员指挥使，城上扯起杨家救援旗号，阳使假者于城上走马，番人见之，必引兵退去。我军乘势杀出，可脱此难矣。”帝允奏，下令军中，并依三关将帅装束。次日平明，扯起杨家救驾旗号。番人见着旗号，报入军中。土金秀惊曰：“杨六郎已死，如何又来救驾？”即率所部来探。一伏时，城上金鼓齐鸣，炮响震天。假装岳胜、孟良、焦赞等，于城上走马。番兵望见，那知虚实，齐叫：“快走，不然，无遗类矣。”萧天佐闻之，拆营而去。王全节与李明开城追击。番兵奔如潮涌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算。宋军直追至数里而回。王钦大怒曰：“北番人真乃乳子！恁的怕着杨家。”亟密遣人报与番帅得知。萧天佐闻之，叹曰：“假者如是惧怯，若使真的，不战而败也。”复率众围绕而来，攻打越紧。城中见番兵又至，报知真宗。真宗曰：“此机已被参透，再有何策可退？”八王曰：“朝廷音问不通，那个敢敌北兵！如今不有杨家，臣等亦难为计也。”真宗曰：“悔之无及，朕将率众将亲战番兵，溃围而出。”八王曰：“北兵众盛，陛下徒损威风，必不能出。只得紧守此城，以待救兵。”

番兵一连围困二十余日，城中危急。真宗亲自登城，见北骑周回围绕，水泄不通。八王曰：“陛下要脱此难，除得杨六使来，殄此丑虏，如滚汤泼雪。”帝曰：“那里再得此人？”八王又奏

曰：“可出赦书，遍行天下寻之，恐有六使也。”真宗不答，退入府中，自思：“八王所奏可疑。”因召侍臣入内问计。侍臣齐奏：“杨六使消息，八王恐知下落。乞陛下发赦书于汝州究之。”帝允奏，问：“谁赍赦一行？”王全节曰：“臣愿前往。”帝付与赦文。次日，令李明送出，开了城门，李明先杀出，正遇番将耶律庆，战败之。全节乘势杀出重围，投汝州而去。李明退入城中坚守。

第三十回

八王赍诏求六使 焦赞大闹陈家庄

却说王全节赍赦文，星夜投进汝州，见太守张济，道知：“主上被困魏府，官军战败。今众臣保奏，赦了杨六使前罪，着命部兵救驾。今某赍赦文到此，望太守作急根究其人。”张济曰：“六使犯罪，首级已献于朝廷，岂复有六使乎？今着下官根究，从那里寻讨？节使可速回奏，庶不误事。”全节听罢，忧闷不已，乃曰：“若不得此人，则主上之难万不能脱，下官亦难回奏。”张济曰：“君父有难，臣子何安？节使务要追究，除非到无佞府，可知消息。我汝州决无是人。”全节无奈，只得离汝州，径赴无佞府，来见令婆，道知圣上赦讨六使救驾之事。令婆曰：“吾儿首级埋葬多时矣，那里复有？此或众臣无计可施，设为此言，暂安主上之心。节使可即回奏，勿误军情。”全节怏怏不乐。

次日，全节只得单骑复来魏州，杀开血路，到东门大叫：“开城！”李明听得是王全节声音，即开城杀出，救入城中。全节见真宗，奏知：“汝州并无六使消息。臣又投杨府究问，皆道已死多时。”真宗闻奏，长叹曰：“堂堂天朝，遇朕有难之际，无一人敢提兵救援。”又问计于群臣。群臣对曰：“如此兵势，虽子牙复生，亦无计可施。”真宗纳闷无地，寝食俱废。八王曰：“事急矣！臣只得亲往杨府，取讨六使。如果不在，亦召藩镇来援。惟陛下与众将坚守此城。”帝曰：“军情重事，兄不宜造次。”八王领命。帝乃令王全节、李明先杀开重围，保出八王而去。二人复杀回城中。不提。

却说八王赍赦文，径赴无佞府，来见杨令婆；说知主上在危急之中，可着六使出来商议救驾。令婆曰：“前日王节使来召，老妾不与其知。既殿下亲到，当令出来相见。”因令手下，于后园地窖中，唤出六使，堂上拜见八王。八王嗟呀良久，乃曰：“若非昔日之计，今日那讨郡马？”六使谢曰：“多得殿下方便，无恩以报。”八王曰：“主上被困魏府，事势已急，今有赦书来到，郡马作急救应。”六使曰：“近闻三关之众，人各散去，如何能够即救？须待小可前往寨中，招集众人，方可议行。”八王曰：“事不宜迟，我进朝中，调拨边师俟候；待君招集众将，一同进兵。”六使领诺。八王既去，六使辞却令婆，前往三关而行。正是：

谁教豪杰依然出，直向铜台救驾回。

六使只一人在路，行了数日。先往邓州界访问焦赞消息，并无下落。行到锦江口，见一伙僧家，唧唧啾啾而过。六使问曰：“汝等要往何处？都有不悦之意。”僧人曰：“君岂解其事？此地方有一癡汉，发作时，便要打人，官司没奈他何。他口中称，有甚么本官被朝廷所诛，但逢僧道，便拿去看经诵偈，那个敢违逆之？昨日来我寺中，着我等去作功果，超度其主；我众人只得赴命。”六使听罢，自思：“此必是焦赞。”乃问曰：“此人今住何地？”僧人曰：“邓州城西，泗州堂里便是他居处。”六使曰：“我同汝等往见之。”

僧人引六使到泗州堂，正见焦赞卧在神案上，鼻息如雷。六使视之不差，近前摇醒。焦赞睡中起来，睁开一双怪眼，大声喝道：“那个不怕死的，却来相撩老爷？”六使喝曰：“焦赞不得无礼！本官在此。”赞听罢大惊，径向前抱住曰：“汝是人耶？鬼耶？焦赞超度本官多矣。”六使笑曰：“岂有白日之鬼来见汝乎？此间不是说话处，可随我来。”焦赞放手便拜，众僧人掩笑而散。六使引焦赞出城西桥，道知：“主上遇难，今八殿下领赦来召救驾，可速往三关，招集众兄弟同往。”焦赞听罢，大喜曰：“我道本官被朝廷所害，撇得众人没主。今日又得相会，真是快活煞我也。”

次日，六使经过汝州，入府中拜见太守，道知八王领赦来取救驾之事。张济大喜，亦以王节度来由告知。六使曰：“军情紧急，我当往三关招集进兵。”张济然之。六使径辞张济出城，与焦赞望三关而行。路上，二人各诉其本末。来到杨家渡，日正当午，遥望水势茫茫，旁无船只。六使等待多时，全没人渡。因令焦赞去问渡船。焦赞领诺，行至上流头，见船夫问曰：“劳汝渡过对岸，多奉渡钱。”船夫曰：“此渡是杨太保掌管收钱，那个敢私渡？汝要去，可往前面亭上见之。”焦赞听罢，径奔亭中来。见一伙强人在那里赌赛。焦赞近前曰：“借用渡船过岸，多奉船钱。”众人抬头，见焦赞生得异样，皆不答言。焦赞又小心问之，众人骂曰：“臭狗奴！说甚么过渡！”焦赞大怒，伸出一对硬拳，打得众人四分五落。正待向前打那太保，太保望后走去。

焦赞回见六使，怒气未消。六使曰：“汝又去生事来？”焦赞曰：“今番好被那伙气也！分明有渡，不肯借我，反出恶言相伤。被我怒激起来，打散众人而去。”六使正没奈何，忽见强人各执短棍赶来。焦赞曰：“待结果此贼，以除其害。”径提大朴刀，当中杀来。那伙强人不能抵当。后面杨太保出，与焦赞连斗数合，不分胜败。六使叫曰：“不要相斗，愿闻壮士姓名。”杨太保乃抽回利刃，立于原上，焦赞亦住了手。太保曰：“我乃邓州人氏，姓杨名继宗，小号太保。且问汝是何人？要过此渡而令手下强取？”六使曰：“小可太原杨令公之子六郎也。今主上被难，要往三关招集部下救驾。来到河边无渡，特借一时。壮士何故不允？”太保听罢，放下刀，近前拜曰：“久闻大名，未得瞻拜。今日幸见，甚慰平生。”六使扶起。太保即邀六使到庄上，设酒醴相待。乃曰：“将军不弃，愿率所部，同往魏府救驾。”六使喜曰：“太保如肯相从，诚乃美事，有何不可？只待招集众人，便来相约。”太保领诺。是夕，留六使宿于庄上。次日，撑船渡过六使登岸，与焦赞望三关而行。时四月天气，途中酷热，古人有词为证：

翠葆参差竹径成，新荷跳雨泪珠倾，曲栏斜转小池亭。风落帘衣归燕急，水摇扇影戏鱼惊，柳梢残日弄微晴。

二人行半日，歇坐于柳荫之下。焦赞曰：“本官且停待于此，我往前面，问有酒舍，沽一壶聊止饥渴。”六使允之。焦赞径往前来，没处寻酒店。正烦恼间，忽一伙人挑着酒肉而过。焦赞问曰：“汝等所挑酒肉肯卖乎？”一人曰：“此是赛愿酒肉，如何肯卖？”焦赞曰：“赛甚么愿？”众人曰：“前面有杨六使神庙，威灵显赫，乡村赖以安；但有祈许者，无不遂意。今日特往酬谢。”焦赞听罢，遂放手，回见六使，道知其事。六使笑曰：“那有是理？”焦赞曰：“乡人道离此不远，当与本官访视之。”六使依言，径与焦赞行来。

果见一座庙宇，创造极是威仪。杨六使步入庙中，见上塑着本身神像，脱然无异。两旁塑一十八员指挥使。香火十分旺相。六使指焦赞谓曰：“此像塑汝真乃相似也。”焦赞笑着道：“本官更塑得真。我在邓州发癫打人，这里倒加供养。待先推倒本身，然后去推本官。”言罢，一下拳头忽声响，将其塑像推落半边。走上殿去，把六使神像一连几推，全然不动；乃努力推之，震声而崩。赛愿者各自奔走。庙祝见之，便把哨锣乱敲。一伏时，刘超、张盖带领三百余

人，来到庙前。六使认得，喝声曰：“汝众人做得好事来！”刘、张大惊，纳头便拜曰：“众人都道本官已死，今日缘何到此？”六使说知诈死之事，“今要招集汝等，前往魏州救驾。”刘、张喜曰：“既如此，请到寨中商议。”六使令拆毁庙宇，打倒神像。随众人到虎山寨坐定，刘、张设酒醴相待。六使曰：“岳胜居止何处？”刘超曰：“岳胜与孟良部众反上太行山，称草头天子。”六使叹曰：“使我不起，四境如何得宁？”乃分付刘、张等：“整備枪刀盔甲，在此俟候，待我招了岳、孟，一同征进。”刘、张领诺。

六使仍与焦赞望太行山而来。行了一日，红轮西坠，天色渐晚。六使曰：“此去皆是山路，想无客店，汝往前村寻问借宿去处。”焦赞领诺，往前一望之地，并无人家；直转过山后，却是个小乡村。焦赞靠前入进庄所中，见一员外，在灯光下端坐。焦赞揖曰：“远行客商到此日晚，敢扰公公宝庄上借宿一宵，当以重谢。”那人答曰：“平时敝庄尽可安歇，今日难以相许，君可往别处投宿。”焦赞曰：“天色已黑，万望公公方便。”主翁曰：“汝有伴当否？”焦赞曰：“只有本主在庄外，共两人而已。”主翁曰：“只两人亦无碍，与汝在外房歇息。”焦赞即出，邀六使相见。主翁视六使一貌堂堂，乃问曰：“君从何而来？”六使答曰：“小可汴京到此，欲往太行山公干。”主翁曰：“君若提起太行山，老拙冤怀莫伸。”六使曰：“有何苦事？望说与小可知之。”主翁曰：“老拙居止此乡，好名重义。此庄都是陈家一姓，离太行山数里之程。今山中有二位草头强人，一名岳胜，一名孟良，号称天子；招聚五六万人，打官劫舍，甚为民害。老拙飘零半世，只生一女，被孟良瞧见，今夜要来入赘；没奈何，只得允从。不然，一乡之人难保。是此冤枉，无处伸也。”六使笑曰：“公公勿忧，孟良是小可故人，待他来，我自有法退之。”主翁曰：“若得小女不辱，即乃重生父母。”六使辞出外面俟候。

却说主翁分付家中，安排筵席迎接。将近二更左侧，忽闻金鼓之声，灯炬辉煌，人报孟大王来到。陈长者出庄外迎接。孟良进厅上坐定，从人各列于两边。长者拜曰：“有失远迎，望大王赦宥。”孟良曰：“汝今是我岳丈也，不必施礼。”长者因令家人抬过筵席，并故意令百花娘子来把盞。使女回报：“娘子害羞，不肯出来。”长者曰：“如今即是将军夫人，怀甚么羞？”仍令人催之。孟良听得，不胜欢喜。时六使与焦赞隔窗张视，私笑曰：“若是没王法，凭他横行乡村。今日不遇我来，真被他骗去此女。”焦赞曰：“待我出去打折他一只脚，看他还做得新郎否？”六使曰：“汝先去捉住，我便来矣。”焦赞忍气多时，即踏进厅上，一脚将筵席踢倒，两手将孟良紧紧抱住。孟良不曾提备，动手不得，喝声：“手下何在？”喽罗正待向前，六使厉声骂曰：“不识廉耻之徒！敢如此无礼耶？”焦赞乃拖孟良出座外，指曰：“汝看此位是谁？”孟良灯下认得，连忙拜曰：“本官因何到此？万望赦罪。”六使曰：“可急备鞍马，回寨中商议。”

第三十一回

呼延赞途中遇救 杨郡马大破辽兵

却说杨六使既见孟良，即欲转回山寨，商议救驾。陈长者进前拜曰：“将军是谁？愿闻姓名。”六使扶起，将其本末道知。长者大喜曰：“久闻盛名，如雷贯耳，今特有缘相遇。”因令百花娘子出来拜谢。六使看见，果是好个女子：淡妆素抹，体态端庄；虽然难比西施女，胜却寻常窈窕娘。焦赞见罢，笑声曰：“孟哥哥，你真没造化，撞着我们来到。若迟一日，亦得一宵受用矣。”孟良喝曰：“本官在此，休得妄言。”众人各掩口而笑。百花娘子拜罢六使，进入内去。长者亲把杯，递与六使，意甚殷勤。是夕，众人依次坐定，尽欢畅饮。天色渐明，杨六使辞长者要行，长者取过白金十两，以为相谢之资。六使固却不受，与众人离了庄所，径望太行山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愁多不忍醉时别，想极还寻静处行。

谁遣同衾又分手？不知行路本无情。

六使行到山下，孟良先遣人入寨中通报。岳胜闻此消息，即引数十骑出半山迎接；恰遇六使，拜伏道旁。六使进寨中坐定，众人齐拜贺毕。岳胜再拜曰：“只因本官得罪，致各人四散而去。今日复得相聚，是我众人之幸也。”六使曰：“前事慢说。今主上被困魏府，情势甚紧，可作急准备救驾。”岳胜曰：“主上不以社稷为重，轻信谗佞，要致本官于死地。今幸皇天开眼，留得本官复在。不如只居此处，自称一国之主，图取快乐，何以救驾为哉？”六使曰：“我等尽忠报国，留美誉于后世。若占此一方，万代骂名，只是强徒而已。”岳胜不复敢言，因设庆贺筵席。是日，寨中大吹大擂，众人酣饮而散。

次日，六郎遣人去招刘超、张盖等来到。只有陈林、柴敢未来。岳胜曰：“他二人复归胜山寨屯集，可着人报知。”六使乃遣刘、张前往。不数日，陈、柴亦率所部来到。时帐下岳胜、焦赞、孟良、陈林、柴敢、刘超、张盖、管伯、关钧、王琪、孟得、林铁枪、宋铁棒、丘珍、丘谦、陈雄、谢勇、姚铁旗、董铁鼓、郎千、郎万共二十二员指挥使，部下精壮八万余人。六使曰：“此足以胜敌。”遂先令人赴汴京，报知八王，期约进兵；又着人往杨家渡，知会杨太保。六使分遣已定，克日点集部将，旗上大书“杨六使魏府救驾”数字，一声炮响，大军离了太行山。但见枪刀荡荡，剑戟层层。时盛夏天气，南风微起。六使兵马正行之际，忽报一彪军到。六使令人探视，却是杨太保兵至。众人相见，一同进兵。六使于马上见军容可掬，遂口占一绝云：

复合英豪势更雄，万山风色送行骢。

此行专为安邦国，说与番人亟避锋。

大军将近澶州界，八王亦部兵四万来会，入见六使，不胜之喜。六使曰：“兹行非惟救驾，殄灭丑类，平定幽州，在此一举也。”八王然之，遂驻扎澶州城中。次日，六使召岳胜谓曰：“主

上被围已久。汝充前锋亟进，冲开一阵，使番将先挫锐气。”岳胜领命去了。又唤孟良与焦赞曰：“汝二人率刘、张、陈、柴等各部兵二万，分左右翼，攻入番之中军，须用力战。吾引后军继进，必获全胜。”孟良等亦部兵而行。六使分遣已定，与八王议曰：“臣与殿下，率精兵后应，诸将必能成功矣。”八王曰：“郡马真乃举足能定乱也。”六使辞不敢当。

次日，兵行之际，忽正北征尘蔽天，一彪人马来到。岳胜舞刀冲开其阵，番将刘珂不能抵敌，大败而去。宋军夺得囚车，送六使军中。车内不是别人，乃是保驾将军呼延赞也。六使连忙打开放出，拜曰：“天教相遇，不然，竟遭俘虏矣。”赞曰：“老将捕捉之时，屡欲报知主上，来取足下。争奈军情严密，弗能达意。使今日不是郡马相救，几丧残生。”六使大喜，引见八王。八王曰：“此天子洪福也，故使将军遇救。”六使下令诸将，兼程进发。是时，真宗在魏府，与众臣悬望救援消息，音问不通。城中粮草将尽，臣下皆宰马而食，番兵攻围紧急，势已危急。

却说刘珂败回，见萧天佐，称中朝救驾兵到，抢去了呼延赞。萧天佐大惊，即遣人哨探是那一路救兵。哨马回报曰：“旗上大书杨家部号，来得甚是凶猛。”萧天佐下令各营整兵迎战。分遣未定，前队岳胜军马，漫山塞野而来。番将耶律庆列阵先战。岳胜大骂：“天兵已到，丑贼尚不远遁，是欲自促其亡乎？”耶律庆怒曰：“宋朝君臣已困死一半，汝来亦就屠戮耳。”岳胜拍马舞刀，杀进北阵，耶律庆举枪迎之。两马相交，战上数合，番兵围裹将来。孟良、焦赞分左右翼攻入。番将麻哩喇虎举方天戟绕出助战，正迎着孟良，两马交锋。陈林、柴敢率劲兵从旁杀进。是时南北鏖战，金鼓连天。焦赞战得激烈，提利刃，横冲北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恰遇番将刘珂来到，交马只一合，被赞斩落马下。宋骑竞进，万弩齐发，北兵阵势挫动。萧天佐奋勇来战，杨太保一箭射落马下。土金秀望见，杀出救之而去。耶律庆料不能胜，刺斜杀出。岳胜乘势追近前，一刀挥为两断。麻哩喇虎溃围逃走，被刘超、张盖用绊索缠倒其马，向前捉住。师盖正待来救，被郎干、郎万杀到，将其生擒于马上。孟良直突进东门。敌楼望见城下鏖战，节度使李明、王全节开门接应夹攻。北兵倒旗弃甲，如风卷落叶而走。宋兵长驱追击，杀得尸横散野，血流成渠。萧天佐与土金秀率残骑，垂首丧气，漏夜走回幽州去了。宋兵夺其营寨，掠得牛马辎重无算。

盖此战成功有三机焉：一者，番人攻围已久，志意寝懈；二者，不意六郎尚在，兵势先夺其心；三者，宋兵新来，锐气正盛，且又攻其弗备也。后人诗赞曰：

宋运兴隆启圣明，英雄效命发长征。

番人弃甲抛戈遁，方显杨家救驾兵。

时八王单马先入城中，见真宗称贺曰：“赖陛下洪福，已取得杨六使救兵来到，杀得番众兵将败衄而去。”真宗曰：“朕脱此难，卿之功也。”因令宣进杨六使，拜伏御前。帝曰：“卿因误犯前罪，特悉赦之。今有救驾大功，朕决不汝负。”六使顿首奏曰：“机会难得，宜乘陛下车驾在此，威风百倍，臣率所部，直捣幽州，取萧后地图以献，永息边患。此千载之盛举，乞准臣奏。”帝曰：“卿言甚善，奈车驾久出，壮士疲困，须待回朝议之。”六使退出回营，以所捉番将，尽行梟首号令，不提。

次日，帝以代州节度使杨光美为魏州留守，下令各营，班师回汴。军士得令，无不欢跃。文武拥护车驾离魏州，望大梁而回。但见：

旌旗动处黄龙舞，画角鸣时白昼闻。

大军一路无词。不日到汴京，车驾进入皇城。翌日设朝，群臣朝贺毕。真宗以扈从文武久困魏州，各赏赉有差。宣六使入殿前，亲慰甚厚，因谓之曰：“三关赖卿以安，烦统所部，仍镇此

处,使北番不敢南下,是为社稷捍蔽。”六使奏曰:“臣正待再往佳山寨,招募雄勇,以图伐辽之计,未得圣旨。既陛下允臣立功,即便前行。”真宗大悦,加封六使为三关都巡节度使,旨敕一道,斩伐自由。六使拜受命。帝于便殿设宴,犒赏救驾将士,君臣尽欢而散。

六使径来无佞府,拜辞令婆起行。有子杨宗保,年纪一十三岁,欲随父同往三关。六使曰:“那佳山寨乃苦寒地方,去则无益,不如侍奉令婆,待汝成丁,即来取汝。”宗保乃止。六使辞别府中,与岳胜、孟良等率军马望三关进发。有诗为证:

大将征场得胜回,旌旗云拥后军催。

须知此去存威望,径使皇家诏旨来。

三军一路无词,不日来到佳山寨。六使入旧营中坐定,众人参见毕,乃下令修整营栅,筑造关隘。分遣岳胜等为十二团练,各领所部,整点枪刀衣甲听令。自是三关仍前兴旺。六使每遣逻骑缉探北番消息,与诸将日议征进之计。不提。

第三十二回

萧太后出榜募兵 王全节兵征大辽

却说萧天佑自败归之后，萧后日夕忧虑宋朝见伐。一日与群臣议曰：“近日北兵败衄，又听得南朝将为征讨之举。今杨家人雄马壮，倘或部领北征，谁可抵敌？”道未罢，韩延寿奏曰：“谚云：‘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预备之固。’今大辽宿将老帅，已不堪任。乞陛下效选举法例，出下榜文，招募各国雄勇，任以帅职，以备宋人来侵，则为长保之策。”后允奏，着文臣草招募榜文以进。其文曰：

北番萧太后为招募英雄，以防国难事；盖闻兵以将为贵，将才为能。今值大辽多事之秋，戎马相寻，干戈弗息。特出榜文，招募各处豪杰。或有抱谋略于山谷，怀武艺于穷荒，搴旗斩将，攻关取城，不拘一技一能，可辅定霸者，咸集幽州，孤亲试其才。果能称职，即授重权，尊其爵位。故兹榜示。

萧后看罢榜文，即令张挂城门，招取英雄。正是：

欲教胜敌杨家将，除是神仙降世来。

大中祥符四年，蓬莱山钟、吕二仙，适在三岛洞中炼丹、围棋。钟离问曰：“汝曾忆岳阳楼赏白牡丹之事乎？”洞宾答曰：“色欲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若敝弟子尚且脱胎换骨，亦被迷恋，况凡夫俗子耶！”钟离曰：“此理本然。”又问：“黄鹤楼酒舍，汝何留恋半载？此岂仙家之所宜乎？”洞宾曰：“弟子存神炼气，此味不能断之。”钟离笑曰：“众道友论汝‘酒色二字，犹有余染’，果不虚也。”洞宾自觉愧赧，尊敬师长，弗敢与辩。忽然南北起一道杀气，冲入云汉，但见：

万丈红光随火入，千条杀气进烟来。

洞宾看罢，唤仙童拨开云雾视之。回报道：“却是南朝龙祖与北番龙母相斗，杀气进入于此。”钟离曰：“吾以气数推之，尚有二年杀逆未除，只是可怜黎民受其荼毒。”洞宾曰：“既师父以气数知之，还是龙母战胜，龙祖战胜？”钟离曰：“龙母逆妖之类，走下北番，霸起一国。龙祖应天运而生，以作万民之主，今遭其扰闹，不久当为龙祖所灭。”洞宾曰：“二龙争攘，百姓何辜？我仙家以救人为心，师父何不降凡，收龙母以归升，免得为民之患，岂不美哉？”钟离曰：“世界纷纷，自有入定。我等只存修养，莫将闲事恼心。”言罢径入洞中。

洞宾见钟离已去，自思：“众仙笑我酒色为重，师父指道龙祖为能。我今要亲降凡间，扶佐龙母，灭却南朝，又恐师徒分上有碍。近见番界碧萝山有万年椿木，今成精怪；不如令他脱身降世，以助龙母。”即着仙童唤椿木精来到，洞宾曰：“吾今付汝三卷六甲兵书。上卷观视天文，中卷变化藏机，此二卷汝不必学；只有下一卷，人难得识，内中尽载阴文、迷魂、妖遁之事，教汝熟视。即今北番萧太后出下榜文，招募英勇，欲与南朝交兵。尔可脱身降世，将此下卷兵书振佐北番。待灭却宋朝之后，我收汝同入仙道。”椿木精拜曰：“小孽下凡，虽可施展，兵书恐不

能通耳。”洞宾曰：“汝先去揭取榜文，我即亲降凡间，代汝用事。”

椿木精即日拜辞仙主，径变身化作一道金光，震声如雷，走下北番，来到幽州城；正见各处壮勇，团立于阙门外看榜。椿木精进前，叫声：“待我来揭榜。”众视之，其人生得面如黑铁，眼若金珠，身長一丈有余，两臂筋肉突起，貌极奇异。守军以其揭了榜文，引进朝门，来见萧后。萧后视罢，大惊曰：“世上竟有此怪貌耶？”因问：“壮士何处人氏？”椿木精答曰：“小臣祖居碧萝山，姓椿名岩。”萧后曰：“汝有甚武艺？”岩曰：“兵书战策，一十八般武艺，无有不通。”萧后大悦，即与文武议封官职。萧天佑奏曰：“壮士初进，未见其能，陛下权封以中职，候其建立奇功，再议未迟。”后允奏，乃封椿岩为团营都总使。椿岩谢恩而退。

却说宋真宗以魏府之耻，欲图报雪，召集群臣计议。八王奏曰：“陛下以一统之盛，幽州一隅封宇，取之不难。争奈土马未集，尚待从容讨之。”帝未应，忽一人出曰：“不乘此时进兵，更待何时？”众视之，乃光州节度使王全节，近前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使北番拱手纳降。”帝曰：“卿有何计？”全节曰：“若起中原之兵，急难取胜。乞陛下敕澶州一路、雄州一路、山后一路，此三路乃幽州咽喉，易为粮饷；臣再提一路之师，共四路并进。北番虽有雄勇之将，何能当之？”帝依奏，即敕三路出兵，以王全节为南北招讨使，李明为副使，部兵五万前行。全节得旨，克日领兵离汴京，望幽州进发。时初春天气，风和日暖，但见：

路上野花无意采，林中杜鹃动人情。

大军来到九龙谷下寨。

消息传入幽州，近臣奏知：“南朝起四路兵马而来，声势甚盛。”太后大惊曰：“不意其来如此速！”因问：“谁可部兵迎敌？”道未罢，椿岩应声出曰：“陛下勿忧，臣举一人退宋兵，如摧枯拉朽，取中原犹反掌之易。”太后问曰：“卿举何人？”岩曰：“臣之师父，姓吕名客，现在宫门外，未敢擅进。若用此人退敌，何患不克？”后即宣进吕客于阶下，视之，见其人物清雅，举止特异。自思：“此人必有奇才。”乃问曰：“卿要来应募，求进身否？”吕客答曰：“臣闻陛下欲与南朝争衡，特来相助一臂之力，取其天下。”后曰：“卿要多少人马而行？”吕客曰：“宋人善战者多，可用阵图斗之。依臣所论，幽州军马不足调遣，陛下须于五国借兵，可成大事。”后曰：“五国是谁？”吕客曰：“可修书一封，差使臣往辽西鲜卑国，见国王耶律庆，献送金帛，以结其心，问彼借精兵五万，彼必无推。又修书赍官诰往森罗国，赏赐国王孟天能，令他发兵五万相助。再遣一使往黑水国，许以成功之后，割西羌一带谢之，令助兵五万，必定悦从。又差一使赴西夏国，见国王黄柯环，说知中原利害，借兵五万。再着亲臣往长沙国，见国王萧霍王，借兵五万。若得此五国兵来，仗臣平生所学，排下南天七十二阵，使宋君臣见之心胆碎裂，拱手归命矣。”萧后听罢，大悦曰：“卿真子牙重出，诸葛复生。”即日封吕客为辅国军师、北都内外兵马正使。吕客谢恩而退。

太后遣下五处使臣，令赍金宝，径诣鲜卑等国而行。当下使臣领旨分头进发。自是，五国得赐赏敕旨，无不悦从。鲜卑国王差黑鞞令公马荣为帅，森罗国王差亢金龙太子为帅，黑水国王差铁头黑太岁为帅，西夏国王差公主黄琼女为帅，长沙国王差驸马苏何庆与公主萧霸贞为帅，各助精兵五万，陆续而来。不消数十日，都集幽州听候。近臣奏知萧后：“五国兵马齐到。”后宣进吕客问曰：“五国之兵已到，军师何以调遣？”吕客奏曰：“臣此行不是等闲，陛下再召回云州耶律休哥等，蔚州萧挹懒等，起倾国之兵，与臣提调，管取克伏中原。”后允奏，即下敕于云、蔚二州，调回各处军马。以鞞鞞令公韩延寿为监军，都部署土金秀以下并听调遣，统率二十五万精兵，合五国共五十万，随吕军师征进。韩延寿等得旨，出往教场中，操演齐备。越数

日，云、蔚二州军马皆到。吕军师同岩率五国精兵与北番人马离幽州，浩浩荡荡，望九龙谷而进。此一去，有诗为证：

全凭兴国扶王策，能使英雄显智来。

三千世界风云变，七十天门战阵开。

北番兵马来到九龙谷，于平川旷野下寨，对面便是宋营。次日，吕军师召集诸将，分付曰：“三月丙申支干相克之日，吾将排阵，各人须要听令。如有后期者，先斩后奏。”韩延寿进曰：“军师令旨，谁敢有违？”

第三十三回

吕军师布南天阵 杨六使明下三关

却说吕军师取过阵图一张，分付中营骑军五千，离九龙谷一望之地，筑起七十二座将台，每台令五千军守之。另外设立五坛，竖立旗号，按青黄赤白黑之色，内开甬道七十二路，往来通透。待筑完备，而后提调。骑军得令前去，按阵图筑立。不数日，台坛俱已整齐，甚是完固。回报于吕军师，军师亲往巡视一遍，择定吉日，下令诸将听调。三通鼓罢，五国军马，齐齐摆列。吕军师先令鲜卑国黑鞞令公马荣率所部军，列在九龙正南，摆作铁门金锁阵。分一万军，各执长枪，按为铁门，把守将台七座；又分一万军，各执铁箭，按为铁闩，把守将台七座；再分一万军，各执利剑，按为金锁，又把守将台七座。马令公得令，一声炮响，率军排列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画角齐鸣阵势开，铁门坚固巧安排。

对垒敌将若欲破，除是神仙秘诀来。

吕军师又下令，着黑水国铁头太岁率所部军，靠九龙谷左排作青龙阵。分一万军，手执黑旗，按为龙须，把守将台七座；又军一万，分四队，各执宝剑，按为四个龙爪，把守将台七座；又军一万，各执金枪，按为龙鳞之状，把守将台七座。铁头太岁得令，率所部分布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青龙阵势智谋深，百万雄兵亦凛然。

自是中朝豪杰在，敢驰骏马入南天。

吕军师又令长沙国苏何庆，以部下靠九龙谷右排作白虎阵。分一万军，各执宝剑，按为虎牙，把守将台七座；分军一万，手执短枪，按为虎爪，把守将台七座。再令耶律休哥屯军一万，守将台六座于前，按为朱雀阵；耶律奚底屯军一万，守将台六座于后，按为玄武阵，绕围左右，作犄角之势。苏何庆、耶律休哥等各领所部而行。有诗为证：

白虎交加阵势雄，前排朱雀将台中，

后居玄武藏机妙，敌国兵强不易通。

吕军师再遣森罗国金龙太子，以所部军端守将台中座，按作玉皇大帝坐镇通明殿。令董夫人装作梨山老母。再绕中台分军一万，各穿青黄赤白黑服色，按为四斗星君。另军二十八名，披头散发，绕中台前后，按为二十八宿。又令土金牛装为玄帝，土金秀手执黑旗，排成龟蛇之状，把守二门之北。金龙太子等各得令部兵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玉皇驾下列星君，阵势巍然智压群。

不得仙家亲降世，定教中原两平分。

吕军师又令西夏国黄琼女，以所领女兵，手执宝剑，按为太阴星；萧挞懒率所部，各穿红

袍，按为太阳星。仍令黄琼女赤身裸体，立于旗下，手执骷髅骨，遇敌军大哭，按为月孛星之状；耶律沙率所部巡视四方，按东西南北斗，结为长蛇之势。黄琼女等各引兵分布。有诗为证：

战鼓频敲势若雷，东西南北阵门开。

仙家摆作拿龙计，不想英雄识破来。

吕军师又令萧后单阳公主率兵五千，各穿五色袈裟，按为迷魂阵。内杂番僧五百，为迷魂长老。密取七个怀孕妇人，倒埋旗下，遇交锋之际，摄取敌人精神。单阳公主得令，引兵依法而行。有诗为证：

阵阵相连法甚奇，鬼神夜夜魄精迷。

分明一本安邦术，变作天翻地覆机。

吕军师下令耶律纳选五千健僧，手执弥陀珠，按为西天雷音寺诸佛；另以五百和尚分列左右，按为铁罗汉，总居七十二天门之首，以吞敌人威势。耶律纳领命而行。有诗为证：

堂堂阵势列方圆，万马争驰绕将坛。

若使英雄齐角力，尽教圣主定中原。

吕军师排成阵势，着樁岩与韩延寿督战，每阵中并观红旗为号，指挥迎敌。果是仙家妙术，世人莫测。七十二阵，变怪奇异。昼则凄风冷雨，夜则河汉皆迷。好使人惧！正是：

不有真仙开妙秘，如何能破鬼神机？

次日，樁岩以师父阵图已完，与韩延寿议曰：“今宋兵列营于对垒，可令人下战书与知，看他如何出兵。”延寿然其言，即遣骑军来见宋将王全节。全节批回战书。次日，引李明等出九龙谷平川之地邀战，望见正北一座阵势，如生成世界一般，大惊曰：“番家必有奇才在军中，且未可即战。”道未罢，辽帅樁岩、韩延寿二骑飞出，厉声高叫曰：“宋将若只斗武艺，即便交锋；如要斗文，试观吾阵。”全节顾李明曰：“北兵势锐，若与交战，终是不利；以阵图与言，回兵计议乃可。”明然其言。全节曰：“斗战武夫较力之事，不足为奇，待再整阵图来破，方显高低。”樁岩笑曰：“任汝去排阵来战，吾不暗算汝矣。”乃收兵还营。

全节归至军中，谓李明曰：“阵势小可颇谙，未见今日之异。当具奏朝廷，速遣将来辨视。”李明曰：“事不宜迟，须即行之。”全节乃画成阵势图局，遣骑军星夜赴汴京奏知真宗。

真宗看罢大惊，即遍示文武，无一人识得者。寇准奏曰：“臣视阵图，内中变化必多。除是三关召回杨六使，可识此阵，其他边帅，恐不能识。”帝允奏，遂遣使臣，径赴三关，来见六使，宣读圣旨毕。六使领旨，与诸将议曰：“既主上有旨，当得赴命。”因令陈林、柴敢守寨，自率岳胜、孟良等二十二员指挥使，统领三军，离佳山寨，赴京而行。此所谓明下三关也。君恩优渥，将帅威仪；较前兄妹私行，真有天渊之隔矣。有诗为证：

万战丛中争六合，千军队里定乾坤。

英雄自有平戎策，直指旌旗入阵门。

军马一路无词，不日到京，六使以所部扎于城外。翌日，随班朝见。真宗帝曰：“近因北征帅将进番人排下阵势图局，文武皆不能识。朕以卿太原将种，阵图素熟；卿试看此为何阵？”六使承旨，接过阵图视之，奏曰：“臣视此阵，必有传授，番邦无人能排此阵者。须容臣亲提士马，临敌境看视，方明其理。”帝允奏，赐六使金卮御酒，即命起行。六使谢恩而退，即率所部，离汴京，望九龙谷进发。

哨马报入王全节军中，全节听是杨六使到，不胜之喜，与李明等出营迎接。六使下马，与全节并肩入帐中坐定，二人各叙起居。全节曰：“近因小可北征，不想番家于对垒排下阵势，甚

是奇绝。今得足下来此,想有定论。”六使曰:“主上以阵图视之,小可一时难明。还待出阵前观视,看他变化何如。”全节然其言,令具酒醴相待,夜静乃散。

次日,六使下令出军。岳胜、孟良等披挂齐备,鼓罢三通,宋军鼓噪而进。北将韩延寿亦部兵列于阵前。杨六使端坐马上,高叫曰:“北兵休放冷箭,待吾看阵。”延寿认得是杨六使,自思曰:“此人将门出身,深识阵法。”下令各营,依红旗指挥,随时变化。番营得令,一声震响,阵图如山岳之势。六使于马上停视良久,谓诸将曰:“阵势吾曾排着几番,未曾见此变化。道是八门金锁阵,又多了六十四门;道是迷魂阵,又有玉皇殿。如此丛杂,如何敢破?只得回军商议。”岳胜等乃收军还营。北兵亦不追赶。六使归军中,与全节议曰:“此阵果是奇绝,小可亦不能测。”全节曰:“君若不识,他人愈难明矣。”六使曰:“可急遣人奏知,请御驾亲征,然后计议。”全节乃差人赴京奏知。真宗闻报,与群臣议曰:“杨家不识其阵,必非小可,朕只得御驾亲征。”八王奏曰:“此一回须用陛下监战,方可成功。帝意遂决,竟下命寇准监国,大将军呼延赞为保驾,八王为监军,敕沿边帅臣俱各随征听调。旨令既下,诸将俱整備俟候。不提。

次日,车驾离大梁,望幽州进发。正值夏末秋初,但见:

旌旗卷舞西风急,斗帐凄凉夜色寒。

大军一路无词,不日望九龙谷将近。杨六使、王全节等迎接于五十里之外。真宗下命于正南驻营。众将朝见毕。帝宣六使入御前,问其阵势如何。六使奏曰:“阵势排得奇异,臣亦参不透,正待圣驾来观。”帝允奏,下令明日看阵。六使退出,分付各营整備。不提。

第三十四回

宗保遇神授兵法 真宗出榜募医人

却说北番听得宋君亲到，韩延寿与椿岩议曰：“宋君车驾亲来，还当具奏，请君后车驾亦来监战，则诸将知所尊命，可建大功。”岩曰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”延寿即具表，差人入幽州奏知。萧后得奏，与群臣商议。萧天佐奏曰：“陛下此行，乃图中原之大计，勿阻其请。”后大悦，因令耶律韩王监国，萧天佐为保驾，耶律学古为监军，即日驾离幽州，大军浩浩荡荡，望九龙谷而来。韩延寿等接驾，奏知宋人不识阵势及宋帝亲征之事。后曰：“卿等各宜尽力建功，若得中原，高职寡人不吝也。”延寿拜命而退。萧后立营于正北，分遣诸将翌日见阵。

平明鼓罢三通，正南宋真宗车驾拥出，将佐齐齐摆列前后。对垒萧后亦亲部军而出，遥见黄蘗下真宗高坐马上看阵。萧后跨着紫骍骝，立于褐罗旗下，高叫曰：“宋君一统天下，尚有不足，屡欲图我山后九郡。今来决一雌雄，若破得此阵，山后尽归宋朝；不然，还要平分天下。”真宗厉声答曰：“汝陋夷之地，纵归献于朕，朕亦无用处。量此阵亦不难破！”言罢，抽身还营。萧后亦退。

帝回至帐中，召诸将议曰：“朕观其阵，变化极多，卿等不能破之，将何为计？”六使奏曰：“臣父在日，尝言：‘三卷六甲兵书，惟下卷难晓，皆是阴文、妖遁之术。’想此阵必出于下卷。臣母或闻其详，乞陛下召来问之，或可晓其阵。”帝大悦，即遣呼延显赍敕命一道，星夜前去。显领旨，径赴无佞府见杨令婆，宣读圣旨曰：

朕以御驾北征，适因番兵排下一阵，阴阳变化，军中莫测。且番人口出不逊，必欲与朕争衡。朕立意要破此阵。惟夫人久在太原，得先令公之指示，当明其窍，特来宣召。闻命之日，即随使至，以慰朕怀。

令婆拜受旨毕，款待天使，因问阵势之由。显答曰：“前日圣上因与萧后对阵，言语颇厉，故来宣取大驾，立待回奏。”令婆曰：“明日即行。”呼延显辞出。次日，令婆分付柴太郡曰：“圣上来宣，只得赴命，勿使宗保知之。”太郡领诺。天使催促起行，令婆整点齐备，与呼延显离杨府，径望幽州而去。

适宗保打猎回来，因问：“令婆何往？”太郡曰：“入宫中见宋娘娘，有国事商议，数日便回。”宗保怀疑，径进城中探问。遇守北门军校问曰：“曾见令婆过此否？”军校答曰：“侵早与天使赴御营去了。”宗保听罢，亦不回府，勒骑随后赶去。一路问讯，皆道过去已久。看看日色将晚，宗保一直行去，不想走差路径，来到穷源僻处，全没人烟。宗保大惊，欲待要再走，林深月黑，莫辨路途。正在慌间，忽见谷中透出一盏灯光。宗保随光影近前，见一所大房，似庙宇之状；遂拴了马，连叩数声。里面有人开门，引宗保进入，见一妇人，坐于殿上，两边仪从，极是雄伟。杨宗保拜于阶下。妇人问曰：“汝乃何人？夜深至此。”宗保道知本末，且言因与令婆走差

路至此。妇人笑曰：“汝令婆赴军中看阵，如何识得？”因令左右具饮食，款留宗保。宗保亦不辞，开怀食之。却是红桃七枚，肉馒头五包。食毕，妇人取过兵书一本，付与宗保曰：“吾居此间，近四百余年，未尝有人至此，今君到来，乃夙缘也。汝将此书下卷熟玩，内有破阵之法，可去扶佐宋主，降伏北番，作将门万代公侯，不失为杨家之子孙矣。”宗保拜而受讫。妇人令左右指教宗保出路。天色渐明，左右曰：“此去一直之地，便是大路。”言罢而去。宗保在马上且惊且疑。出得深山，却是大路。问居民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居民指曰：“前一座大山，乃红累山，内有擎天圣母庙，多年荒废，基址尚在。”宗保默然曰：“凡事不偶，此真乃奇遇也。”遂取出兵书玩之，熟读详味，不胜欢喜。后人诗赞曰：

英雄何幸有奇逢，一本兵书术窍通。

此去定教扶圣主，将军真可倚崆峒。

却说杨令婆随天使到御营中，朝见真宗。真宗赐慰甚厚，道知北番所布阵图之事。令婆曰：“臣妾先夫，曾留下兵书一册，未知此阵载得有否？容臣妾与六郎出阵观视。”帝允奏，令婆辞退。次日，率六使及众将登将台观望其阵，但见刀兵隐隐，杀气腾腾；红旗动处，变化无穷。令婆细看良久，取兵书对之，不识出在那款。下得将台，谓六使曰：“此阵莫道我等不晓，就是汝父在日，亦未见也。”六使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令婆曰：“我杨门不识此阵，他人愈难晓矣。”

正在忧闷间，忽报宗保来到。六使怒曰：“军伍之中，他来何益？”道未罢，宗保已进帐前，见父怒气不息，乃曰：“爹爹莫非为阵图不识而烦恼乎？”六使曰：“汝勿妄言，好好回去，免受鞭笞。”宗保笑曰：“我回去无妨，谁人来破此阵？”令婆闻其言，唤近身边问曰：“汝曾见此阵来？”宗保曰：“孙儿颇识阵图，试往观之，自有定论。”令婆遂令岳胜、孟良等保他登将台看阵。岳胜得令，引宗保登将台。望良久，顾谓岳胜曰：“此阵排得极巧，只可惜不全，破之甚易。”岳胜、孟良等惊问曰：“御驾前将帅云集，无一人敢正视此阵者，小本官何以识之？”宗保曰：“且回军中细说。”

众人下了将台。岳胜入见六使曰：“小本官深明阵法，言破之甚易。”六使笑曰：“休听他胡语。”岳胜即出。宗保见令婆，道知阵图可破之故。令婆曰：“汝既能破，且问此阵何名？”宗保曰：“说起此阵，非等闲之比。自九龙谷正北布起，直接西南一派，都是按名把守；内有七十二座将台，筑开甬道，路路相透，名为七十二座天门阵。靠右侧黑旗之下，阴阴杳杳，日月无光，乃吞迷敌人之所，埋得孕妇在地，更为惨毒。此一处颇难破之。此外，尚有不全处：中台玉皇殿前，缺少天灯七七四十九盏；青龙阵下，少了黄河九曲水；白虎阵上，少了虎眼金锣二面，虎耳黄旗二张；玄武阵上，欠珍珠日月皂旗二面。是几处，待孙儿依法调遣，破之如风扫残云，霎时即消，有何难哉？”令婆大惊曰：“吾孙何处得此妙诀？”宗保不隐，将所得兵书之事道知。六使听罢，以手加额曰：“此主上之洪福，使汝得此奇遇。”

次日，六使进御营，道知其阵名，且言有不全之处，破亦容易。真宗大悦曰：“既卿能识其阵，当以何日进兵？”六使曰：“待臣与子宗保商议。”帝允奏。六使出到军中，唤宗保计议。宗保曰：“彼以干支相克之日布阵，吾当以干支相生之日出兵。”六使然其言，下令诸将听候。不想真宗驾下王钦，私以阵图不全消息，遣人漏夜入番营报知。韩延寿接得大惊，急入奏萧后。萧后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延寿曰：“陛下可宣吕军师问之。”后即降敕，宣吕军师入帐中问曰：“卿排下其阵，缘何有这几处不全？”吕军师自思：“彼军中亦有识此阵者。”乃奏曰：“果有未全，待臣按法添起，纵使轩辕复出，亦不能破矣。”后曰：“卿宜早设，勿使敌人测破。”吕军师出到场中，下令于玉皇阵上添起红灯；青龙阵上开起黄河；白虎阵内左右建起二面黄旗，当中设

立金锣二面；玄武阵上竖起日月旗。分布齐备，已成全阵。正是：

只因奸贼通谋计，惹起干戈大会垓。

却说杨六使分遣诸将，并依宗保指挥。择定其日，奏帝出师。帝闻奏，下敕各营并进。宗保复引岳胜等登将台观望，见天门阵布全，无路可入，叫一声苦，跌落台下。岳胜大惊，连忙扶入帐中，报知六使。急令人救醒，问其缘故，宗保曰：“不知谁泄了天机，使番人知之。今阵图添设完全，除是真仙下降，乃能破矣。”六使听罢，昏然闷绝。众人近前扶起，不省人事。令婆放声大哭，众将着慌。宗保曰：“令婆且慢啼哭，可请八殿下来计议。”令婆乃收泪，叫人请得八王到军中，令婆道知其由。八王曰：“既郡马有事，待奏知主上商量。”即辞令婆，入见帝，奏知六使得疾之由。帝惊曰：“若使延昭不起，朕之江山奈何？”八王曰：“陛下须出榜文，招募名医；先救好延昭，然后议出兵。”帝允奏，即出下榜文，挂于辕门外。

次日，军校来报：“有一老翁揭取榜文。”帝宣医人进于御前问曰：“卿何处人氏？”老翁答曰：“臣居蓬莱山，姓钟名汉，人称为钟道士。近闻杨将军为阵图得病，臣特来救之，又解破阵之法。”帝见钟道士一表非俗，自思：“此人必有广学。”乃令钟道士往视六使病症。钟道士回奏曰：“臣能救治。”帝问曰：“卿还用药医，用针灸乎？”钟道士答曰：“臣观其症，阴气伤重，只难为二味药品。”帝曰：“卿试言之。”道士曰：“须要龙母头上发，龙公项下须。得此二味来，可疗其病。”帝曰：“二味药出于何处？朕使人求之。”道士曰：“龙须不必远取，只在陛下可办。龙母头上发，须问北番萧太后求讨。”帝曰：“萧氏朕之仇人，那里去讨？若有他药代得，愿出重金买办。”道士曰：“偏要此品来，则可下药。”八王奏曰：“延昭部下，皆能干之人，陛下出旨道知，或能有人求得者。”帝允奏，令钟道士且退。即着六使部下前去取药。令婆闻旨，与岳胜议曰：“此物可讨，只是难得机密人前去。”岳胜曰：“敢问老夫人有何计策？”令婆曰：“向闻我第四子改名木易，为萧后驸马。若有人通知其由，必能求得。”岳胜曰：“惟孟良最机密，可干此事。”令婆即召孟良，令其前往。

第三十五回

孟良盗走白驢马 宗保佳遇穆桂英

却说孟良慨然领诺，是夜来见钟道士，问要几多。道士曰：“汝去足可办事，其发不拘多寡，待求得后，萧后御苑有匹白驢马，可偷回来，与宗保破阵。又有九眼琉璃井，亦在苑中，今青龙阵上九曲水，皆是此井化出，汝密将沙石填塞中一眼，其龙即旱无用，此阵易破也。”孟良领命，即偷出宋营，恰遇焦赞赶来。孟良曰：“汝来此何干？”赞曰：“因哥哥一个独行，我心不安，特来相陪同行。”良曰：“此行要干机密事，如何带得汝去？”焦赞曰：“偏哥哥机密而我泄露耶？定要同走一遭。”孟良无奈，只得带他，径到幽州城中安下。次日，良谓赞曰：“汝且留住店中，我访驢马消息即回。”赞领诺。良遂装作一番人，入驢马府中见四郎，道知本官染疾，求取药品之事。四郎曰：“此间缉探者多，汝暂出，容吾思计求之，过几日来取。”孟良领诺，仍复变形而出。

四郎思忖半夜，心生一计，忽大叫心腹疼痛，不能停止。琼娥公主大惊，急令医官调治，愈称痛苦。公主慌张无计，问曰：“驢马此痛不止，要用何药可疗？”驢马曰：“我因幼年战力过度，衄血留于心腹。往时得龙须烧灰调服，已好数年，不想今又发矣。”公主曰：“龙须中原可有，北番那有讨处？”驢马曰：“得娘娘龙发，亦能代之。”公主曰：“此则不难。”即遣人前诣军中见萧后，道知取龙发疗驢马之事。萧后曰：“既驢马得疾，此而可愈，我安惜哉？”遂剪下其发，付与来人而回。来人将龙发进入府中，驢马取些发烧服之，其病顿痊。公主大喜。次日，四郎以所剩龙发藏下，恰遇孟良又来，便交付之。孟良接过，径回店中，付与焦赞曰：“汝将此物先去，我干事完日，随即还矣。”焦赞领诺，带龙发星夜出幽州去了。

只说孟良蓦地入御苑，向琉璃井边运下砂泥之类，将中眼填实。抽身出到马厰下，正遇喂养番人在彼看守，孟良作番语云：“太后有旨，道此马将用，着我牵出教场跨演。”守者曰：“请敕旨来看。”孟良身边假造停当，即便取出看验。番人无疑，遂付马与之。孟良骑出教场，勒走一番，近黄昏逃离幽州而去。比及番人得知，随后追赶，已走去五十里路程矣。孟良偷得白驢马，走了一夜，回到军中，见钟道士，告知干完三件大事。道士曰：“不枉为杨家之部下。”次日，请主上龙须，均以龙发，按方医治六使，一服便痊。

真宗闻道士医好六使，不胜之喜，宣入帐中问曰：“汝愿官职荣身，还是只图重赏？”道士对曰：“贫道麋鹿之性，不愿官职，亦不愿旌赏。贫道此来，非但调理杨将军，还要与陛下破此阵而去。”真宗曰：“卿若能建此功绩，朕当勒名于金石，垂之不朽。”道士曰：“此阵变化多端，一件不全，难以攻打。容臣指示宗保行之。”帝允奏，遂以钟道士权授辅国扶正军师，除御营以下将帅，并依发遣，不必奏闻。道士谢恩而退，来见六使。六使拜谢不已。钟道士曰：“尊恙幸得安痊，贫道当与令嗣破此阵图。”六使即唤过宗保，拜钟道士为师。宗保拜毕，道士曰：“军

中调遣，还要这几人来用。”宗保曰：“要着谁人？乞师父指示。”钟道士即令呼延显往太行山，取得金头马氏，率所部来御营听候；又差焦赞往无佞府，召取八娘、九妹并柴太郡；再令岳胜往汾州口外洪都庄上，调回老将王贵；着令孟良往五台山，召杨五郎。分遣已定，呼延显等各领命而行。

却说孟良前往五台山，来见五和尚，通知要破天门阵，乞下山相助之意。五郎曰：“前者澶州救吾弟回后，一意皈依佛法，忘却兵事。今日又来相扰乎？”孟良曰：“此为国家大事，非由于己。师父可念本官勤劳，勿辞一行。”五郎曰：“北番有二逆龙，昔在澶州降伏其一，尚留萧天佑在。除是穆柯寨后门有降龙木二根，得左一根，可伏其人。汝若能求得此木，与我作斧柄，则可成事。不然，去亦无益。”良曰：“既师父务要其木，小可只得往求之。”五郎曰：“汝去索取此物来，吾当整备俟候。”

孟良即辞五郎，径望穆柯寨来。恰遇寨主，乃定天王穆羽之女，小名穆金花，别名穆桂英；生有勇力，箭艺极精，曾遇神授三口飞刀，百发百中。是日正与部下出猎，射中一鸟，落于孟良面前。良拾得而去。行未数步，忽有五六喽罗赶来，叫声：“好好将鸟还我，饶你一死。”孟良听得，停住脚步。喽罗近前，一齐发作，被良打得四分五裂而走。良又行得一望之地，喽罗报与穆桂英，部众追至。良闻后面人马之声，知是贼兵赶来，取出利刀，挺身待之。一伏时，桂英大骂：“诛不尽的狂奴，敢来此处相闹耶？”孟良更不答话，舞刀来战。桂英举枪迎之。二人在山脚下，连斗四十余合，孟良力怯，退步便走。桂英不赶，与众人把住路口。孟良进退无计，谓喽罗曰：“吾将射鸟还汝，开路放我过去。”喽罗曰：“汝来错路头，谁不知要过穆柯寨者，要留下买路钱？汝若无时，一年也不得过去。”孟良自思有紧急事，只得脱下金盔当买路钱。喽罗报与桂英，桂英令放路与过。

孟良离却此地，径回寨来见六使；道知五本官要斧柄，穆柯寨主难敌，又将金盔买路事诉了一遍。六使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宗保曰：“不肖与孟良同走一遭。”六使曰：“恐汝不是其敌。”宗保曰：“自有方略。”即日引孟良，率军二千，来到寨外索战。穆桂英听得，全身贯带，部众鼓噪而出。宗保曰：“闻汝山后有降龙木二根，乞借左边一根与我，破阵事定之日，自当重谢。”桂英笑曰：“其木确有，赢得手中刀，两根通拿去。”宗保大怒曰：“捉此贱人，自往伐取。”乃挺枪直奔桂英，桂英舞刀来迎。两骑相交，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桂英卖个破绽，拍马便走。宗保乘势追之，转过山坳，一枝箭到，宗保坐马已倒。桂英回马杀来，将宗保活捉而去。孟良随后救应，寨上矢石交下，不能进前。良曰：“汝众等勿退，须待思量着计策，救出小本官。”众军依言，遂屯扎关下。不提。

却说穆桂英捉宗保入帐中，令喽罗绑缚之。宗保厉声曰：“不必用苦刑，要杀便杀。”桂英见其人物秀丽，言词慷慨，自思：“若得与我成其夫妇，不枉为人生一世。”密着喽罗以是情通之。喽罗道知宗保，宗保半晌自思道：“我要得他降龙木，若不应承，死且难免，莫若允其请，而图大计。”乃曰：“寨主不杀于我，反许成姻，此莫大之恩也，敢不从命？”喽罗以宗保之言回报，桂英大喜，亲扶宗保相见，令左右整备酒醴相待。二人欢悦。

饮至半酣，忽寨外喊声大震，人报宋兵攻击。宗保曰：“既蒙寨主不弃，还请开关与部下知之，以安其心。”桂英依其言，令喽罗开关说知，放孟良入帐中。良见宗保与桂英对席而饮，知是好事，乃曰：“小本官在此快活，众人胆亦惊破。”宗保以寨主相顾之意道知。良曰：“军情事急，当即回去，再得来会。”宗保欲辞桂英而行。桂英曰：“本待留君于寨中，既戎事倥偬，只得允命。”宗保径出寨来，桂英直送至山下，似有不舍之意。宗保曰：“倘遇救应之处，特来相请。”

桂英领诺而别。后人诗赞曰：

甲士南来战阵收，英雄到此喜相投。

非惟免祸成姻偶，从此佳人志愿酬。

宗保率众军回见六使曰：“不肖交锋，误被穆寨主所捉。得蒙不杀，又与孩儿成亲，特来请罪。”六使大怒曰：“我为国难未宁，坐卧不安，汝尚贪私爱而误军情耶？”喝令推出斩之。左右正待捉下，令婆急来救曰：“我孙儿虽犯军令，目下正图大计，还当便宜放之。”六使曰：“遵母所言，权囚起于军中，待事宁之后问罪。”孟良曰：“本官息怒，小本官此行诚不得已，特为降龙木之故，望赦其囚。”六使不允，径将宗保囚了。

次日，孟良密入军中见宗保曰：“适见钟道士，言小本官该有二十日血光之灾，在此磨折，只得忍耐。”宗保曰：“吾之心事，惟汝知之。穆寨主英雄女流，且军中用得此人，必获大利。汝再往见之，一者求降龙木，二者着他来相助。”孟良领诺，即日径诣穆柯寨见桂英，说知本主特来相请，并要求取降龙木之由。桂英乃曰：“正待着人迎请汝主，我如何离得此地？速归拜上小本官，再不来时，我部众来斗也。”孟良听罢愕然曰：“既寨主与小本官成其佳偶，正宜往军中约会，何故出不睦之言？”穆桂英怒曰：“当日我少见识，被汝引去，今又来摇舌，若再说，试我刀利否？”孟良不敢应。退出在外，思忖一计道：“若不用着毒心，彼如何辄肯下山？”至黄昏左侧，孟良密往寨后，放起一把无情火。正值九月天气，夜风骤起，霎时间火焰冲天，满谷通红，穆柯寨四下延烧。众喽罗大惊，齐来救火。孟良提刀入桂英寨内，将其家小杀去一半。比及得知来赶，却被孟良砍伐降龙木二根，奔往五台山去了。

第三十六回

宗保部众看天阵 真宗筑坛封将帅

却说孟良用火计，焚毁穆柯寨，星夜逃往五台山。天色渐明，火势已灭，寨之前后，烧得七残八倒。穆桂英怒气填胸，便点部下军士，杀奔宋营，报此仇恨。部将进说曰：“此必孟良见寨主不肯下山，故行此计。今山寨凋零，家小抛弃，不如相助宋君，一者佳配完全，二者建功于朝廷，亦良会也，何必自伤和气耶？”桂英沉吟半晌，乃曰：“汝言极是。”即命将寨中所积粮草，用车装载齐备，扯起穆柯寨金字旗号，率众径赴宋营中来。正是：

只因奇计能成绩，引到英雄建大功。

骑军报入六使帐中，道知穆寨主部众来到。六使怒曰：“深恨此泼贱，勾引吾儿，致误军事。今日又来相惑耶？”即统部兵五千，出军前大骂：“贱人好好退去，万事俱休；若不收军，汝命顷刻。”桂英怒曰：“好意来相助，反致凌辱之甚。”遂舞刀跃马，直取六使，六使举枪交战，经数合，不分胜败。桂英欲生致之，佯输而走。六使纵骑来追，一声弦响，射中六使左臂，翻落马下，桂英勒回马捉之。此时岳胜、焦赞等皆不在军中，无人救应。桂英令将六使解回原寨。

忽山坡后旌旗卷起，一彪僧兵截出，乃是杨五郎与孟良来到。桂英列开阵势。孟良拍马近前，望见六使高叫曰：“本官如何被捉？”六使未答。桂英问曰：“此是谁人？”孟良曰：“正是小本官父亲。”桂英惊曰：“险些有伤大伦。”亟下马，着手下解开六使，扶于上坐拜曰：“一时不识大人，万乞赦宥。”六使曰：“汝且起来相见。”五郎等都会一处，合兵回至军中。六使令放出宗保。桂英拜见令婆，令婆不胜欢喜曰：“此女真乃吾孙之偶也。”因命具酒醴，与五郎等接风。五郎见母哀感甚切。令婆曰：“此吾儿当有佛缘，不必过伤；留得汝母在时，终教相见也。”五郎收泪谢之。酒至半酣，人报岳胜、呼延显等取调各处军马皆到。六使大喜，即出寨迎接。有王贵、金头马氏、八娘、九妹等，齐入帐中相见毕。六使请王贵坐上，拜曰：“有劳叔父驰骋风尘，侄儿之过也。”贵曰：“侄以国事用我，安敢以劳为辞？”令婆等都来叙旧，仍令设席相待，众人欢饮而散。

次日，六使入奏真宗曰：“臣今调取沿边诸将，已各听候，特请圣旨破阵。”帝曰：“卿既以诸将齐备，亦须审机而行，勿使敌人得志而挫动我军锐气。”六使领命退出，与宗保商议进兵。宗保曰：“师父昨言，目下未利出师，尚容择日而进。不肖先率诸将，前往探听一回，徐议破敌。”六使然其言。平明，鼓罢三通，宗保全身贯带，扬旗鼓噪而出。对垒番将鞞鞞令公韩延寿，耀武扬威，跑出阵前，见南阵旗下，众将拥着一少年郎君，端坐白驢马上。延寿认得其马是萧后所乘，大喝一声曰：“乳臭匹夫休走！”其声如空中起个霹雳。宗保听了，翻身落马，众将救起。番帅亦收兵还营。时六使闻此消息大惊，即引兵来救，众将已扶宗保入帐中坐定。钟道士进药一丸，吃了始得苏醒。六使问其坠马之故，众将答道：“被番人厉声一振，不知小将军因

何便倒。”六使忧闷无计，乃曰：“未与交锋，畏惧若是，倘临战斗，焉望其成功？”钟道士曰：“此非弟子不能战阵，盖因未年丁，难以拒敌。必须奏过主上，授以重任，赐其壮年，方能御彼阵势而破辽众也。”六使依其议，奏知真宗以宗保年幼，难拒大敌之故。

真宗与群臣计议，八王奏曰：“陛下欲建不世之功，当有大授之臣。今北兵众盛，不有韩元帅之职，安能讨服丑虏？乞重封宗保，以破辽众，天下太平立见矣。”帝曰：“当封以何职？”八王曰：“陛下须效汉高祖筑坛拜韩信故事，使诸将知所遵令，摧坚斩敌，无不尽命。”帝允奏，下命军校于正南隙地，筑立三层将台，按着天地人，五方竖起五色旗号，按青黄赤白黑，礼仪法物，俱如汉时所行。不二日，军校筑完坛所回奏。帝斋戒沐浴，择吉日，率群臣至坛。宣宗保诣御前，焚香告誓毕，帝亲为挂大元帅印，封为天霸王、征辽破阵上将军。宗保领旨谢恩。帝谓众臣曰：“朕以宗保年幼，寡人特赐一岁，以作满丁之数。”八王奏曰：“既蒙陛下赐他一岁，群臣亦赠一岁，共凑成一十六岁，过满丁，使出兵有万倍之威。”帝悦曰：“卿见更高。”即如议下敕，差军校捧金牌，送宗保归营。宗保再拜受命，与军校先行。帝同群臣下坛，仍回御营。

翌日，宗保坐中军行事，下令各军听候，请钟道士入帐中商议进兵。钟曰：“番兵阵势甚雄，当先令一人前往探听一遍，然后徐议攻击。”宗保乃问军中：“谁敢往视天门阵？”道未罢，焦赞应声出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宗保曰：“汝性急之人，恐有误事。”钟曰：“这一回正用得此人。”宗保允其行。焦赞入营中，与牙将江海议曰：“今特往观北阵，君有何计教我？”海曰：“若无萧太后敕旨，如何能进？公既要往，还须假着敕旨而去。”赞曰：“敕旨能假，那里讨着印信？”海曰：“此事何难？吾父曾为萧后内官，得其印式。我依样刻出无错，然后与公前行，决不误事。”

赞大喜，即请着假敕文，用了假印信，星夜出到九龙谷。先观铁门金锁阵，见番帅马荣威风凛凛，立于将台之上，部下把守得如铁桶一般。见焦赞问曰：“汝是谁差到此？”赞曰：“娘娘有敕旨，着我来打探一番。”荣曰：“请敕旨来看。”赞辄取示之。荣看罢，令开阵与过。赞大叫一声，遂过了铁门阵，径到青龙阵。大将铁头太岁厉声曰：“此处是何所在，汝敢来扰乱耶？”赞曰：“娘娘有敕旨，差来巡视，何谓扰乱？”太岁见敕，遂开了青龙阵放入。赞遍观里面，见甬道丛杂，变化不常，但闻四下金鼓之声，心内颇惧。走过白虎阵，恰遇守将苏何庆，喝问：“是谁来撞吾阵？”赞道：“承娘娘敕令巡视。”苏何庆见旨，开阵与过。赞连忙走到太阴阵，见一起妇人，赤身裸体，台上阴风凛凛，黑雾腾腾，不觉头旋脑乱，几欲昏迷。黄琼女手执骷髅，将焦赞截住。赞喝曰：“吾奉娘娘敕旨，巡视天阵，汝何得拦阻？”琼女索取敕旨视罢，始得释放。赞从旁路而出，至北营数里之外，乃得萧后屯军所在。此时被韩延寿缉知，亟来追捕。

焦赞连夜走回军中，见宗保，道知阵图奇异，难辨往来，更有太阴阵，妖气逼人，尤难攻打。宗保听罢，请来钟道士商议。钟曰：“夜观星象，太阴阵内当有反变。先下令破了此阵，其余可以依次进攻。”宗保曰：“太阴阵中有妇人赤身裸体，此主何意？”钟曰：“彼按为月孛星，手执骷髅，遇交战，哭声一动则敌将昏迷坠马。今欲破阵，先要擒着此人。”宗保曰：“谁人可往？”钟曰：“金头马氏前去，必能成功。”宗保即命金头马氏曰：“汝部精兵二万，从第九座天门攻入，我自有兵来应。”马氏领兵去讫。宗保又唤过八娘曰：“汝部马军一万，靠太阴阵而守，彼有军出来，乘势攻之。”八娘亦领计而行。宗保分遣已定，与钟道士登将台一望。

却说金头马氏部兵从第九门呐喊攻入，恰遇黄琼女赤身裸体来敌。马氏骂曰：“汝乃一国名将，为西夏王亲生女，众众远来助逆，不为正用，而居下贱之职，披露形体，不识羞耻，而乃扬威来战。纵使成事，亦何面目回见汝主乎？”琼女被骂，无言可答，自觉羞愧，勒马便走。马氏见台上枪刀密布，亦不追赶，与八娘合兵而回。

第三十七回

黄琼女反投宋营 穆桂英破阵救姑

却说黄琼女回到帐中，自思：“我千里部众而来，受如此耻辱。曾记得幼年邓令公作伐，将我许与山后杨业第六子，因邓令公丧后，停却此姻。今闻宋军中杨六使即我夫也，不如将所部投降中朝，以寻旧好，助破番兵，报雪此耻矣。”计议已定。次日，密遣部卒送书信投入马氏营来。马氏得书，迟疑未决，来见令婆，道知其事。令婆曰：“彼不提起，我几忘之矣，昔在河东，确有是议，盖因邓令公弃世，一向消息不通。”马氏曰：“此女昨被我羞辱，今日来降，决非虚诈，令婆可与六郡马商议。”令婆然其言，入见六使，道知黄琼女要举众归降，且言曾与结婚之事。六使曰：“不肖幼年亦闻此说，争奈国家重任在身，非臣子会亲之日，还待殄灭北番之后，然后计议。”令婆曰：“汝见差矣，今国家用人之际，彼要来降，欲与汝相认，若阻之，使其生疑，反为不美。今一举两得，有何不可？”六使依其议，即修书与来人回信，约定明日黄昏，内应外合举事。来人接书，回见黄琼女。琼女看毕，心中大喜。次日，将近黄昏，下令众军，整点齐备。忽阵外喊声大振，金头马氏率所部攻入太阴阵。黄琼女听知宋兵已到，部众从内杀出，正遇韩延寿部下巡阵大将黑先锋来到，与马氏交兵只一合，被斩于阵内，北兵大溃。黄琼女与马氏合兵一处，直杀出北营。比及韩延寿、萧天佐等部兵来追，却已离远了，二人悔恨无及而回。

且说金头马氏带黄琼女入军中见令婆曰：“已得黄琼女归降，又胜北番一阵。”令婆大悦，着与六使相见。众人都来贺喜。次日，宗保入禀曰：“钟师父指示阵图，解说出入攻打之路，甚是分明，且道第三日甲子，乃是破阵之日。乞大人奏知圣上，亲来监战，则不肖方好调遣。”六使曰：“汝自去裁划进兵之计，吾自去奏。”宗保退出，来见钟道士曰：“攻阵何者为先？”钟曰：“铁门金锁阵乃咽喉之地，正宜先破。次则便破青龙阵。”宗保曰：“可差谁往？”钟曰：“青龙阵须劳柴太郡，铁门阵必用穆桂英。”宗保曰：“桂英可行。吾母柴太郡有孕在身，如何破得此坚阵？”钟曰：“正以孕气胜之，管取无事。”宗保依教，来见六使，禀知调遣之事。六使曰：“军令彼安敢违？争奈太郡有孕，恐有疏虞，如何是好？”宗保曰：“师父道无事，可令孟良助之而行。”六使允言。宗保即下号令，密书破阵计策与之。穆桂英、柴太郡得令，各率精兵三万，一声炮响，二支兵鼓噪而进。

先说穆桂英带领三万人马，分付将一万各提火炮火箭之类，候交锋之际，炮箭齐发；二万从九龙谷正北打入，绕出青龙阵后，接应柴太郡之兵。众人依计而行。穆桂英扬声呐喊，分左右攻入铁门金锁阵。恰遇番帅马荣，离将台部众，如天崩地裂而下。桂英退阵营一望之地，赚敌将近，两马相交，兵器并举。二人战至十数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桂英部下，各望甬道齐进。铁须爪一时进作，被宋兵放起火箭，尽皆射死。铁门、铁门一十四门精兵来应，宋兵围绕而进，北军队伍乱窜。桂英奋勇前进，大喝一声，杆刀已下，马荣头已落地。宋兵乘势攻入，杀死番众

不计其数，遂破其坚阵。桂英领兵直出青龙阵后。且看柴太郡如何破阵，有诗为证：

鼓众麾旗入阵丛，敌兵失算血流红。

从来圣主多灵助，致使佳人建大功。

却说柴太郡率所部三万，来到青龙阵下，分付孟良曰：“依计而行，汝引劲卒一万，先夺黄河九曲水，从龙腹杀出；吾引大众打入龙头，绕出后阵，与穆桂英兵合。”孟良领计先行。郡主分拨已定，喊声震天，攻进左阵。守将铁头太岁引所部离将台，厉声叫曰：“破阵宋将要来寻死耶？”柴郡主纵骑杀进。两马相交，斗经数合，未分胜负。忽阵后一声炮响，孟良以劲兵从龙腹截出，北兵溃乱。铁头太岁复兵来救。柴太郡乘势进击。龙须、龙爪十四门精卒齐出，柴郡主与孟良前后力战，不觉日色将晡。郡主斗力已乏，冲动胎孕，在马上叫声：“疼痛难熬！”部下军士无不失色。霎时间，育一孩子，遂昏倒阵中。铁头太岁回马杀来。忽阵侧一彪军马，如风雪驱电来到，乃穆桂英也，见郡主危急，努力来救。交马二合，铁头太岁化作一道金光而走，被血气冲破，桂英抛起飞刀，斩于阵中。番兵大乱，却被孟良从后杀到，屠戮大半，只走得一分回去。桂英向前救起郡主，以所生孩儿纳在怀中，遂破其青龙阵。后人诗为证：

战阵才交势已危，桂英于此显雄威。

飞刀斩落妖元首，夺取英雄得胜归。

桂英已得全胜，回见六使，详述破阵之事及郡主且得平安。六使大喜，即令郡主入后营歇息，将儿子抱与令婆视之。令婆看罢喜曰：“此儿面貌与兄宗保无异。”遂为取名杨文广，分付媼婆好生看养，不提。

却说番帅韩延寿输了二阵，折了人马，急召椿岩商议。岩曰：“彼纵能战，决难破我迷魂阵也，他若来时，管教片甲无存。”延寿曰：“将军亦须用心提备，宋军中必多精通惯熟之人，万勿轻视。”岩曰：“自有机变捉他。”言罢，径与吕军师商议去了。

却说哨马报入宋营：“北兵预防其阵，甚是完固。”宗保谓诸将曰：“彼势已动，正可依次攻打。”乃请钟道士计议进兵，钟曰：“再破白虎阵，其外审机而战。”宗保曰：“谁人可去？”钟曰：“汝父可建此功。”宗保允诺，入见六使，道知，六使曰：“正须先声而进，以励诸将。”宗保退出。

次日，六使全身贯带，率骑军二万，杀奔北营，攻入白虎阵内。番兵喊声大振，势如潮涌。椿岩先登将台，手执红旗麾动。番帅苏何庆遂开白虎阵门，率兵迎敌，恰遇杨六使耀武扬威而到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二人战到三十余合，何庆佯输，勒马便走，宋兵乘势杀进。忽将台金锣响处，黄旗闪开，陡然变成八卦阵，霸贞公主引精兵围合而来。六使见门路丛杂，进退错乱，被何庆复兵杀回，困于阵中。六使左冲右突，北兵矢石交攻，不能冲出。败军急走报知宗保，宗保大恐曰：“此事如之奈何？”即召焦赞谓曰：“汝速领兵五千，从旁道攻入；用石锤打损其锣，使虎无眼，则不能视，吾自有兵来应。”焦赞发愤去了。又唤过黄琼女曰：“汝部马军五千，从右门攻入；先把黄旗砍倒，使虎无耳，则不能听，其阵必然溃乱。”琼女亦领兵而去。又唤穆桂英曰：“汝率劲骑一万，当中杀入，以救吾父。”桂英慨然而行。宗保分遣已定，自率岳胜、孟良等于对阵接应。

且说焦赞听得六使被困，声震如雷，率兵攻入旁道。正遇番将刘珂镇守虎眼，见宋兵杀来，下台迎敌，交马两合，被赞一刀砍死。焦赞杀散余众，将二面金锣打得粉花雪碎，乘势而进。适见黄琼女从右门杀来，一刀劈死张熙，截倒黄旗二面，与赞兵合，抄入白虎阵后。苏何庆见阵势危迫，慌忙来应。穆桂英当先杀入，二人交锋不两合，何庆绕阵而走。桂英拈弓搭箭，一矢正中其项下，何庆坠马而死。霸贞公主见夫有失，急待来救，不提防阵后黄琼女一马杀

出,手舞铁鞭,从背脊打下,霸贞口吐鲜血,单马走归本国而去。杨六使闻外面金鼓之声,料是救兵,从内杀出,正遇焦赞屠番兵就如斩瓜切菜,两下合兵,遂乘势破了白虎阵。有诗为证:

巍然阵势巧安排,谁想英雄测破来?

斩将屠兵成败决,中原诚是有奇才。

六使杀回本阵,宗保等接应而去。

次日升帐,众将都来贺喜。六使曰:“彼阵果是奇异,战至半酣,不知去路。若救兵不至,我命几休。”宗保曰:“既爹爹破了白虎阵,当乘势攻其玉皇殿,则他阵易破。”六使曰:“阵内藏机莫测,须仔细辨认,而后进兵。”宗保曰:“孩儿自有分晓。”即请令婆、八娘、九妹进前谓曰:“此一回敢劳婆婆与二位姑娘一往?”令婆曰:“此为王事,安敢辞却?”宗保曰:“阵内按有梨山老母,婆婆若去,先要擒捉此人,其他易攻。”令婆得计,率八娘、九妹前进。宗保又召王贵曰:“叔公可引所部,从正殿打入,接应本阵。”王贵亦领计去了。宗保分遣已定,但等明日南北将交锋。

第三十八回

宗保议攻迷魂阵 五郎降伏萧天佐

却说令婆部众，扬旗鼓噪，杀奔玉皇殿。椿岩即下号令，摇动红旗。梨山老母乃董夫人，拍马来迎。两骑相交，兵器并举。二人斗上数合，董夫人勒骑而走，八娘、九妹两翼绕进。忽然阵内金鼓齐鸣，番兵团合而进，将令婆等困于阵内。王贵闻此消息，急引兵杀入前阵来救。恰遇北番巡营帅将韩延寿来到，弯弓架箭，指定王贵心窝射来，王贵应弦而倒，部下马军被番兵杀了一半。败军走回报知宗保，宗保大惊曰：“失吾正将，何以立功？”即遣穆桂英部兵五千，前去救应令婆。桂英领计去了。又令杨七姐率步军五千，抄入殿前，破其红灯，则敌人不知变动。七姐亦领计而行。

先说穆桂英杀入北阵，望见内中杀气连天，纵骑突进，正遇董夫人力战八娘，八娘势渐危急。桂英架箭当弦一矢，射中其目，董夫人落马而死。乘势杀散围兵，救出令婆、八娘、九妹，合势杀出。适遇杨七姐破了红灯，绕出通明殿前，与令婆等一同杀回。韩延寿见宋兵大胜，不战而退。宋军乃夺得王贵尸首回寨。宗保等诸将接见，无不哀感。时王贵之妻杜夫人亦在行阵，见夫战死，号泣不止。六使曰：“婶母勿忧，当奏闻圣上，旌表叔父之忠，报其功业。”夫人收泪谢之。次日，六使进御营奏知：“叔父王贵，为破阵战死，乞陛下旌表之，以励后世。”帝允奏，乃宣杜夫人入帐前，抚慰之曰：“王令公，朕之爱臣，今闻战歿，不胜怜惜。今夫人有子三岁，封为无职恩官，候成立之日，许其在朝任事。封汝为贞节夫人。谥赠王贵为忠义成国公。赐金银缎匹十二车。”恩命既下，杜夫人叩谢而退。翌日，辞了令婆，装载所赐，径回洪都庄。不提。

却说宗保来见钟道士，再议破阵。钟曰：“迷魂阵最为惨毒，乘今破之。”宗保曰：“弟子在将台上观望，见北营吕军师善能用兵，恐难胜敌。”钟曰：“吾自有攻他计策，不必过虑。”宗保欣然辞退，即下令攻打迷魂阵。召杨五郎谓曰：“此行要烦伯父。”五郎曰：“当得效力。”即日率头陀兵五千，喊声杀入迷魂阵，正遇番帅萧天佐阻住，二将交战。经十数合，天佐佯输，放五郎入阵。单阳公主纵马舞刀来迎，不两合，公主拨马而走，五郎驱兵赶入。五百罗汉一齐向前，头陀兵奋力战，将五百罗汉诛戮殆尽。耶律纳见宋兵势锐，麾动红旗，忽太阴阵放出一群妖鬼，号哭而来。头陀兵人各昏乱，不能进前。五郎大惊，念动神咒，亟率众走回宋营，报与宗保知道。宗保曰：“师父曾言，此阵有妖术，须按法破之。”乃取天书来看，内载：“要小儿四十九个，各执杨柳枝，打散妖妇三魂七魄。”宗保知其意，即下令备此小儿之数，俱要戎装。唤过五郎谓曰：“烦伯父领此小儿入阵中红旗台下，割去妖妇骸体，破之必矣。”五郎慨然而行。又唤过孟良曰：“汝部兵二万，打入太阳阵，抄出其后，接应本军。”孟良亦领兵去了。

且说五郎鼓勇当先，复引众攻入迷魂阵来。单阳公主不战而退，引敌兵入阵。杨五郎直杀进将台。耶律纳摆动红旗，妖氛进起。四十九个小儿手执柳条，迎风而进，妖氛辄散，被宋

兵割去孕妇尸骸。耶律訥慌忙抛阵逃走，五郎赶近前，一斧劈死。五千佛子，溃乱逃奔。头陀兵戒刀齐落，寸草不留。单阳公主措手不及，被宋兵于马上擒住。萧天佐激怒，提兵来救。杨五郎冲出阵前，两马相交，连战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五郎抽出降龙棒，击中其肩，天佐露出本形，乃是一条黑龙也，五郎绰起月斧，挥为两截，作二处飞去。按天佐头截飞落黄州城，后称火离国王；尾截飞落铁林洞，后作河口头军师，又乱中原，不提。

却说是时孟良攻入太阳阵，恰遇番将萧挾懒，交马两合，被孟良一斧砍之，杀散余骑，直冲入后阵，接着杨五郎，一齐杀回，遂破了迷魂、太阳二阵，诛剿番兵，不计其数。有诗为证：

迷魂阵上妖氛盛，熊虎军中杀气高。

败北番兵风雾散，成功宋将血连袍。

五郎解过单阳公主，入军中见宗保，道知破阵杀萧天佐之事。宗保大喜曰：“破了此阵，其外不足惧矣。”因令将单阳公主押出斩之。穆桂英劝曰：“看此女容貌端严，且是萧后亲生，不如留她，以为帐下号召。”宗保允言，遂放了公主，提调诸将破阵，唤过呼延赞等谓曰：“有玉皇殿重兵尚多，汝装赵玄坛，攻打其中。孟良装关元帅，焦赞装殷元帅，岳胜装康元帅，张盖作王元帅，刘超作马元帅，是五人击其左右，破他北方天门阵。”呼延赞等得令，各领兵五千去了。宗保分遣已定，与六使登将台观望。

且说呼延赞等整点齐备，扬旗鼓噪，杀奔玉皇殿来，恰遇金龙太子。两马相交，二人斗数十合，太子佯输，引入阵中。孟良、焦赞乘势杀人，恰近将台珍珠白凉伞下，杀气隐隐，不敢突入。赞等复率众绕过北阵，正遇土金秀将真武旗麾动，岳胜拍马先进，陡然天昏地黑，不辨进路，被土金秀生擒而去。比及焦赞得知去救，四下番兵围合而来。呼延赞见势不利，引众杀出，归见宗保，备述阵势难攻。宗保点视，失去岳胜、孟良。正在忧闷间，人报二将已到，即召入问之。岳胜曰：“阵内奇变莫测，一时东南错杂，径被番人擒获，若非孟良扮为胡人来救，几至一命不保。”宗保曰：“玉皇殿内有二十八宿，七七四十九盏天灯，都是变化之名。”乃唤过孟良谓曰：“汝明日去攻阵，可先偷去玉皇殿前珍珠白凉伞，再着焦赞砍倒二面日月珍珠皂罗旗，吾自有兵来应。”孟良、焦赞领计去了。

宗保入禀六使曰：“此一回必得圣驾亲行，敌住玉皇上帝。大人破其右白虎，还须八殿下破其左青龙，不肖自率劲兵破其正殿。”六使可其议，即入御前奏闻真宗。王钦进奏曰：“陛下为万乘之主，何必亲劳圣驾？须着诸将前往，如不克敌，罪归主帅。”此盖王钦忌其成功，故进此以阻之也。真宗欲允其议，八王奏曰：“陛下此一番盖为破阵，今遇成败将决之际而有犹豫，何以励诸将士？皇上正宜躬往，使敌人望风而退，社稷之长计也。”帝意遂决，下命准备进兵。

次日，鼓罢三通，孟良与焦赞领兵先入，无人敢当，直杀近玉皇殿侧。孟良夺下珍珠白凉伞，焦赞砍倒日月皂罗旗。正遇番将土金牛、土金秀二人杀到，与宋将两下鏖战，孟良怒激，一斧劈死金牛，焦赞斩了金秀，部下番兵尽被宋军所杀。后队杨六使拍马攻入，先射落四十九盏号灯，其阵遂破。二十八员星官一齐杀出，被孟良、焦赞挥刀尽屠戮之。金龙太子见阵势穿乱，单马逃走。宋帝架起翎箭，一矢射死于阵中。宋军竞进。宗保举发火箭，焚其通明殿，烧死番兵不计其数。孟良等合兵一处，遂破了玉皇殿。有诗为证：

玉皇殿势妙难穷，破识从交克战中。

北众凋残风落叶，君王一箭立奇功。

宗保下令曰：“乘此破竹之势，诸将各宜效力。”令孟良攻入朱雀阵，焦赞攻入玄武阵，六使、呼延赞攻入长蛇阵。军令才下，孟良鼓勇当先，部众杀入朱雀阵来。正遇番将耶律休哥挺

枪跃马来迎，两骑相交，二人战上数合，不分胜败。忽阵后一声炮响，刘超、张盖从旁攻入，休哥力不能敌，遂弃将台而走。孟良乘势追击，遂破其阵。时焦赞攻进玄武阵，遇耶律奚底，战上十数合，奚底败走，被焦赞赶近前来，一刀斩之，杀散余众，破了玄武阵。杨六使率众将打入长蛇阵，耶律沙见阵势俱乱，不敢迎敌，拖刀绕阵走出。宗保阻住与战，两马相交，未及数合，孟良、焦赞等从后杀来，耶律沙进退无门，拔剑自刎，毙于马上。时宋兵倍勇，那个不要争功？宗保下令攻入北营。

韩延寿见天门阵破得七残八倒，慌忙问计于吕军师。军师怒曰：“汝去，吾自往擒之。”即率本营劲卒，如天崩地裂而来。樁岩作动妖法，霎时日月无光，飞沙走石。宋兵个个两眼蒙眛难开。宗保君臣困于阵内，番兵四合砍进。正在危急之间，钟道士看见，奔向阵前，将袍袖一拂，其风逆转，吹倒番人，天地复明。樁岩望见钟道士，忙报吕军师曰：“钟长仙来矣，师父快走！”道罢，先化一道金光去了。吕洞宾近前，被钟离喝道：“只因闲言相戏，被汝害却许多性命。好好归洞，仍是师徒；不然，罪衍难追。”洞宾无言可答，乃曰：“弟子今知事有分定，不可逆为，愿随师父回去。”于是钟、吕二仙各驾红云，径转蓬莱，不提。

第三十九回

宋真宗下诏班师 王枢密进用反间

却说萧后正营尚有七姑仙、四门天王未破。宗保下令：“八娘、九妹、黄琼女、穆桂英部兵攻其七姑仙，杨五郎部兵攻四门天王。”众将得令，各引兵前进。八娘、桂英杀却番国独姑公主等七人。杨五郎驱众径入，杀死耶律尚、耶律奇等四将。韩延寿知大势已去，入营中报与萧后曰：“娘娘速走，四下皆是宋兵。”后惊曰：“吕军师何在？”延寿曰：“早已遁去，不知所之。”太后听罢，慌张无计，乘一小车，与韩延寿、耶律学古等望山后逃归。杨六使知之，率众将亟追。焦赞奋勇向前，赶上韩延寿，大叫曰：“作急纳降，饶汝一死。”延寿回马再战，不两合，被焦赞擒住。孟良等竞进，番兵抛戈弃甲而走，萧后从僻路去了。

此一回，杨宗保大破南台七十二天门阵，杀死番兵四十余万，尸首相叠，血流满野。百年之后，尚有白骨如山，观者无不惨伤。有诗为证：

白骨交加委塞墙，问人云此是征场。

停骖顾望添惆怅，晚带斜晖倍可伤。

宗保既获全胜，即收军还营。次日，坐牙帐，调集各处军马。部卒解进韩延寿。宗保骂曰：“汝夸北地第一英雄，今日何以被囚乎？”延寿低头无语。宗保曰：“留汝奸贼何用？”因命推出斩之，左右得令，绑出枭首讫。再录诸将破阵功勋。遣人追问钟道士消息，皆言从破北营，竟不知去向。宗保始悟其为汉钟离降世也。分付诸将，各依队屯营，以候圣旨，诸将遵令而行。自是军威大振，远近惊骇。

却说杨六使以诸将功绩，奏知真宗。真宗曰：“候朕班师回京，以议升赏。”六使奏曰：“难得者机会，今番人大败而去，陛下车驾长驱直捣幽州，取萧后舆图以归，万世之利矣。”帝曰：“今番人既去，军士久战力疲，令憩息以固根本。候回朝之日，再作区处。”六使乃退。

越二日，帝竟下命，澶州三路军仍前退回。令筑坚关于九龙谷，留王全节、李明以所部镇守，其余征边帅臣，并随驾班师。旨令既下，军中无不欢跃。平明，驾离九龙谷。杨六使为先队，杨宗保为后队，帝与众臣居中，三军迤迤望京师而来，正是：

旌旗动处军声壮，万马嘶时喜气扬。

不一日已望汴京不远，文武迎车驾入禁中。翌日设朝，众文武朝贺毕。帝宣六使至御前抚慰曰：“此举多劳卿父子，朕当论功升赏。”六使曰：“皆诸将协力效命，臣愚父子安敢独受皇恩？”真宗命设宴犒赏征北将士，杨家女将皆预其席。是日，君臣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六使趋朝谢恩。帝赐黄金甲二副，白马二匹，锦缎一十二车。六使当庭固辞。帝曰：“此微报也，万勿再三推却。其余建功诸将，当计议超擢。”六使乃受命而出。归至无佞府，参见令婆，道及圣上恩典。令婆曰：“吾儿久离三关，当复往镇守，以防番人不测。”六使依命，因

令具筵席犒赏部将。宗保、岳胜等二十员战将坐于左席，穆桂英、黄琼女、单阳公主等二十员女将坐于右席，杨令婆、柴太郡、杨六使居中，列位次而坐。是日庖人进食，士卒舞剑，众人开怀而饮。

酒至半酣，杨五郎起谓母曰：“不肖佛缘未满，且喜吾弟建立大功，要我在军中无益，今日特辞母、妹，再往五台山出家。”令婆曰：“此乃汝之本性，去住但凭裁度。”于是五郎作别众人，领头陀自回五台山去了，不在话下。是晚，酒阑席罢，诸将皆退。次早，六使趋朝奏帝，欲往三关镇守。帝大悦，降敕允六使前镇三关，杨宗保监禁军巡视京城。各各领命去了。

却说王枢密归至府中，思道：“自入中朝，一十八年，不曾与萧后建功立业。”心生一计，入奏真宗曰：“臣蒙陛下收录，未有寸功。今北番败归以后，谅彼必畏我天威。今乞陛下允其降伏，以杜他日之患。”帝曰：“此言具见卿之忠爱。”即命武军尉周福同枢密赍敕前往番地开读。二人得令，赍了敕文，望幽州进发。行至中途，王钦问于周福曰：“此去道经何处？”福曰：“有二路可进，一从黄河，一从三关寨。”枢密听罢，暗思：“若从三关经过，必被六使所捉，不如生个计较，向黄河经过。”乃谓周福曰：“我尚有紧要文书失落要取，汝代我先往，我即随后便到矣。”福不知是计，即允其言，竟赍札文先自去了。

且说王枢密单骑出黄河，不日已到太原府，镇守官薛文遇出郭迎接。王钦进府中相见毕，文遇问曰：“枢密临此有何公干？”王钦答以往大辽取纳降文书之事，太守可遣备船只应行。文遇曰：“此易事矣。”遂调拨红船送过黄河北岸。王钦径望幽州去了。

却说周福带了军马，将近三关地界，被六使逻骑拦住问曰：“来者是谁？”前军报道：“钦差王枢密往北番公干，汝是何人，敢来阻截？”逻骑曰：“日前八殿下有关防来说，王枢密欲通番，令我们着实提防，今果然矣。”众人一齐下手，报六使捉得细作王枢密到。六使大喜曰：“此贼因我抬举，得至大官，屡要起谋作乱，今日自坠网中，决难轻放。”众人将周福缚于帐前，两边剑戟如麻，枪刀密布，惊得那周福面如灰土，哑口无言。六使抬头一看，怒曰：“此人不是王枢密，你们众人何得虚报？”通该按律问罪。”周福方敢应曰：“将军饶命，我乃周福也。”六使问其由，福曰：“蒙圣上遣小官同王枢密，往北番讨纳降文书。枢密因失落文书回取，令我先行，而被将军部下所捉。”六使笑曰：“岂有出城而忘文书乎？此贼必知风，故设是计也。”因令放起，延入帐中相见。六使曰：“汝记得昔日河东交兵，潘仁美之事乎？”福曰：“小可颇记忆之。”六使曰：“汝乃吾旧知，可不必惊恐。”令具酒醴款待，留寨中一宵。次日，送周福过三关去讫。

却说王枢密已进幽州，先着近臣奏知。次早朝见萧后，萧后一见王钦，怒气冲冠，拍案骂曰：“奸佞之贼，我欲生啖汝肉，以雪此愤！每想无计能获，今自来寻死。”喝令推出法场，碎尸万段。军校得旨，将王钦绑起。耶律休哥奏曰：“娘娘且息雷霆之怒，彼今复来，必有长议。若待其言不合，斩之未迟。”后怒犹未息。耶律学古奏曰：“王钦如樊笼之鸟，诛之何难？乞娘娘宽其罪戮。”后乃放起，问其来意。钦惊复半晌，乃曰：“臣自到南朝，非不尽心，奈未遇机会。今宋天子要娘娘九州图籍，尽归中朝，又欲发兵北上。臣因北番败丧之后，不能迎敌，因请得文书来见，就要内中图事，以报娘娘之恩。”后闻奏，回嗔作喜曰：“卿有何策能图中原乎？”钦曰：“今幸宋廷良将俱各远遣，只有十大文臣在朝。娘娘可覆书，称说王钦官卑，不能达意，须着大臣于九龙飞虎谷，交纳九州图籍。待其来，围而执之。再遣使奏知，挟令宋君中分天下，然后送还。宋君以大臣为重，必允所请，那时徐图进兵。管教成功也。”后曰：“谁人可往宋朝？”钦曰：“臣不惜一行。”后即令草表，着王钦带回。

钦辞朝离了幽州，望京师进发。半路恰遇周福军马，王钦道知见萧后覆命之事。福大喜，

即回军，与王钦由黄河归朝。不日到京，朝见真宗奏曰：“臣领命入北境传旨，萧后欣然愿纳九州图籍。因言此系重事，臣职卑陋，不能成久坚之盟；乞请十大朝官，于九龙飞虎谷交献，特令臣覆命奏知。”真宗闻奏大悦，即下敕，着廷臣准备起行。

第四十回

八殿下三关借兵 众英雄九龙斗武

却说寇准、柴玉、李御史、赵监军等得旨，都来八王府中商议。准曰：“此乃奸人之计，若去必有不测。”柴玉曰：“圣上所命，岂敢推辞？”八王曰：“列位无忧。此行须从三关寨经过，见杨郡马，借军助行，保管无事。”准等大喜而退。次日，十大朝官入辞真宗，真宗曰：“卿等此去，为社稷计也，当谨慎行之。”八王等领命出朝，离京望三关进发，先遣哨马报知六使。六使令孟良、焦赞于半路迎候。

不日，八王与众人将近梁门关，一彪军马拦路，乃是孟良、焦赞等，马上高叫曰：“来者莫非八殿下否？”八王近前曰：“是谁拦路？速报与郡马知之。”孟良即下马，伏于路旁曰：“蒙本官差遣，令小可谨候多日矣。”八王遂与众官直进三关。又见一彪人马来，却是六使自来迎接。八王见了六使，不胜之喜，并马入帐中。十大朝官依次坐定。当下摆列酒席齐备，众官举觞而饮。酒至半酣，六使起而问曰：“不知殿下与列公到此，有何见谕？”八王曰：“此来欲与郡马商议一场大计。近因圣上欲定北番，不想奸臣王枢密领旨，往见萧后，特献九州图籍，以息干戈。萧后来文，须用十大朝臣诣九龙飞虎谷，则可坚此议。圣命已下，着我等前往。想此乃是王钦奸计，若只我等前去，正犹羊入虎口，岂能保全？今特来借兵助往，以破番人之谋也。”六使答曰：“日前下官正待擒此贼，以除后患，不意从黄河渡而去。今既用此诈谋，欲欺本朝大臣，小可当以赴应，务取丑蛮图籍来归。”八王听罢大喜曰：“有君调度，诚圣上之福。”是日，众官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六使召过孟良、岳胜、焦赞、林铁枪、宋铁棒、姚铁旗、董铁鼓、丘珍、王琪、孟得、陈林、柴敢、郎千、郎万、张盖、刘超、李玉等二十余人，分付曰：“此行必要动干戈，汝众人须用心保着朝臣前往。”岳胜曰：“本官所论虽是，倘北番认得我等，怀疑不来投降，岂不误了大计乎？”六使曰：“我有计策教汝：每人担箱子一只，俱装作随侍之人；箱内藏着军器，上面安顿朝冠衣服。又用竹筒两节，上节贮水，下节藏枪棒，番人若问，只说带水来饮。若无事则止，倘有不测，临时机变而用。”岳胜等受计而退。

即日，八王辞却六使，与众臣离三关，径望九龙飞虎谷进发。正值初冬天气，寒风拂面，鸿雁声悲。十大朝官于马上见两旁横尸白骨交加，断戟残戈无数，八王叹曰：“昔汉、周于此交兵，使黎民肝脑涂地，见者无不惨然。”有诗为证：

两岸犹存战血红，当年豪杰总成空。

行人于此重嗟问，惆怅西风夕照中。

此时消息已传入北番，萧后遣耶律学古为行营总管，部精兵一万，先往等候。学古领命，率兵径赴九龙飞虎谷，于正北下寨。次日，亲往谷中巡视一遭，回军中谓牙将谢留、张猛曰：

“我视其处，四下皆绝路，惟东边一片平阳地，堪容五六百人，可于是地摆筵，以待其来，就中图事。”谢留曰：“总管此计极高。”道未罢，人报十大朝官已到。耶律学古分付军马远远回避，自出军前迎接。八王与学古马上施礼曰：“汝主有议，要献九州图籍，将军意下何如？”学古应曰：“阵前不是议和所在，明日当于军中定夺。”八王应允而退，于正南安下营垒。

耶律学古回帐中，召谢、张商议曰：“吾明日要行楚霸王鸿门会上宴高祖故事，舞剑斗艺，就筵中决个输赢，汝二人宜用心立功。”谢留曰：“凭小可平生所学，定成总管此谋。”学古又召太尉韩君弼谓曰：“汝领劲兵一万，于谷口埋伏，候有变动，即将宋臣围定。”君弼领计而行。学古分遣已定，一面着人于谷口备办筵席，一面差番卒持书诣宋营见八王曰：“总管有命，请列位大臣明日商议纳降文书，并不得持寸刃相见。”八王得书看毕，亦回书与番卒，不提。寇准进曰：“此行若非殿下有先见之明，带得郡马部下同来，决无善意。”八王曰：“今虽赴约，看他如何定议。”众人即散。

次日，耶律学古于谷口等候，遥望尘土荡起，宋臣各跨骏骑而来。将近面前，学古见无军马相从，心中暗喜，即邀众人进谷中，相见已毕。学古恭请十大朝官，依次坐定。八王曰：“萧娘娘肯归顺大朝，且不失为一国之主，诚乃苍生之大幸也。”学古笑曰：“此意我娘娘本有，且待饮酒，从长计议。”因命番官进食，乐工品奏。

是日，帐前大吹大擂，南北臣僚相会而饮。时柴驹马坐于左正席，学古颇认得，问曰：“此位莫非柴先生否？”柴玉听得，即应声曰：“学生正是，将军有何高论？”学古曰：“汝记得先年进番家天字图入中朝，被公改天字作未字，萧后发怒而动兵戈？今日又有相会耶？”柴玉曰：“汝道差矣。我主上应天顺人，不数年间克伏群雄，遂成一统之盛。惟汝北番，因距中朝太远，无暇征讨，致汝君臣屡生边患，戕扰生民，震动皇威。天阵一破，北骑倒戈而遁，那时我主欲长驱直捣幽州，与汝主面取图籍而归。盖缘我等不忍军民再陷锋镝，竟劝班师。若萧后知顺逆之理，不听狂夫所惑，倾心归顺，犹保一邦；不然，堂堂天朝，士马精强，宁与外境称孤哉？改天字图之为，实出我手。事既往矣，何复言乎？”学古被柴玉说了一遍，略有难色。又问于右正席寇准曰：“曾记咸平年间，进贡锦皮暖帐，被公沉埋不奏，以致兵革相寻，岂大臣为君谋乎？”寇准厉声答曰：“我主上论治理政，且无暇日，那里有心玩汝锦帐？今日欲与汝国结和议之盟，索九州图籍来献，何必讲往事乎？”学古曰：“图籍改日交割未迟，且教番官帐前舞剑，劝酒取乐。”八王曰：“预言不许带寸刃以随，此又非鸿门宴，何用舞剑为哉？”道未罢，谢留已应声而出，手提长剑，于筵前抽舞。八王见势头不好，即叫：“随侍者何在？”孟良激怒向前曰：“北兵能会舞剑，大宋岂无壮士耶？我亦对舞，聊助筵前一观。”言罢，挥过利剑，与谢留两相交舞。

耶律学古见孟良志气昂昂，自思：“此人必是将家，不可与之斗。”辄曰：“舞剑没甚好处，且射箭为乐。”孟良曰：“要走马射，穿杨射，随汝意欲。”谢留曰：“走马射柳，人所常见，须奇巧而射。”孟良曰：“何谓奇巧？”谢留曰：“将一个活人缚在柱上，连射三矢，能避者便为妙手。”孟良听罢暗笑曰：“此贼要暗算我，先须杀之，以挫北番锐气。”乃应曰：“那个先射？”谢留曰：“我先射。”孟良慨然允诺，自令人缚于柱上，叫曰：“任汝连放三矢。”八王等看见，各有惧色。谢留离筵前一望之地，手拈硬弓，一矢放去，被孟良紧紧咬住。第二矢向项下射到，又被孟良一手拨开。谢留惊慌，再放一矢，要射其腹，不想孟良有护心镜，射之不入。十大朝官连声喝彩。众人解去其缚。孟良曰：“借汝与我试箭。”谢留无可奈何，亦被缚于柱上。孟良满开雀弓，扣镞射去，故意不中番官。谢留自思：“此人只会舞剑，不能射箭。”乃曰：“任汝再放二矢。”孟良又放一枝，正中项下。谢留应弦而绝。正是：

无能番士徒施勇，今日须教箭下亡。

耶律学古见谢留失手，大怒曰：“特要讲和，何得相伤？”喝声：“众人擒捉！”只见筵前转过番骑五六百，奋勇踏进。岳胜、焦赞等不胜怒激，各打开箱子、竹节，取出长枪短剑，一齐杀来。耶律学古知有提备，先自走了。众骑被宋兵杀死一半。孟良急保朝官出谷口，忽数声炮响，韩君弼伏兵齐起，将谷口截住。岳胜恐北兵紧困，力战欲出，怎禁得番兵矢石交下，人不能近；后面又是绝路，四下山崖壁立。正是：

虎落深坑无计出，龙堕铁网智谋疏。

第四十一回

杨延朗暗助粮草 八娘子大战番兵

却说八王与十大朝官被困于谷中，忧闷无计。寇准曰：“当辞朝之际，众人就知有难，如今只得忍耐，徐图脱去之计。”八王曰：“今粮草将完，援兵未至，倘番兵乘虚而入，何以当之？”孟良曰：“殿下请勿虑。待北兵稍缓提备，小可偷出谷口，回至三关，招取救兵，殄此丑虏。”八王依其议，遂按甲不出。

却说耶律学古困了宋臣，与张猛议曰：“我等只要坚守于外，彼虽有霸王之勇，不能出矣。”猛曰：“此计极好，但恐中朝知此消息，必有兵来救应；不如乘此机会，奏知娘娘，自提大兵相助，则可成功。”学古曰：“君论诚高。”即遣番兵径赴幽州，奏知萧后。萧后闻奏，与群臣商议。耶律休哥进曰：“既北兵困却宋臣，此好消息也。娘娘正须发兵应之，以图中原。”后曰：“近因丧衄而归，良将已皆凋摧，今无保驾先锋，何以征进？”道未罢，一人应声而出曰：“小将不才，愿保娘娘车驾，剿灭宋人而回。”众视之，乃木易驸马也。木易近前奏曰：“臣蒙娘娘厚恩，未酬所志，今愿保驾前行。”后大喜曰：“日前台官奏道：‘幽州当兴，该有扶佐者出。’想应着卿矣。”即下令，封木易为保驾先锋，率领女真、西番、沙陀、黑水四国人马共十万前行。木易受命而出。

翌日，萧后车驾离幽州，军马浩浩荡荡，望九龙飞虎谷进发。不日将近，耶律学古半路迎接进军中，拜曰：“赖娘娘洪福，将宋朝十大朝臣困于谷中，近闻粮草将尽，不久被擒。臣恐宋朝发兵来救，特请车驾亲行，定取天下之计。”萧后大悦曰：“此回若图得十大朝臣，足可洗先年之耻。”遂以军马分作二大营屯扎，耶律学古统女真、西番兵屯正北，木易驸马统沙陀、黑水军屯西南，作长围之势，以困宋兵。学古等承命退出，自去分遣，不提。

却说木易军马安西南营。是夜，微风不动，星斗满天。木易在帐中自思曰：“今十大朝臣困于谷中，北番人马若是之盛，彼如何得出？救兵虽来，倘粮草已尽，终难保其脱险。”遂心生一计，修下书信一封，缚于箭头，射入谷内。令其密遣人出山后，赠他粮草几十车。准备已定，出帐前射进谷中。恰遇孟良拾得，却是一枝响箭。知有缘故，揭开系书一封，连忙递与八王观看。其书曰：

杨延朗顿首拜知八殿下、十大朝臣列位先生前：兹者北兵甚盛，列位且莫辄离，恐伤锋镝无益。不久，当有救兵来到，忍耐，忍耐！今有粮草二十车，于九龙谷正南交付，聊作一月之给，须遣人搬取。此系机密重事，勿误勿泄。

八王看罢，不胜之喜，谓寇准曰：“此书杨将军所报，有粮草于山后相济。北番全赖此人主兵，决保我等无事。”寇准曰：“既有粮食，当遣人探视。”孟良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八王允行。孟良即率健军十数人，乘夜来山后缉访；果见粮米二十车，孟良悉取至谷内。八王曰：“粮食且幸有

矣；若无救兵来到，终是险厄，汝辈计将安出？”孟良曰：“殿下安心，小可偷出番营，入汴京求救。”八王曰：“汝去极好，亦须仔细。”孟良曰：“小可自有方便。”即辞八王，从山后走出。行将一里之地，被逻骑捉住，孟良力斗不胜，径被绑缚，来见木先锋。木易故近前喝之曰：“吾差汝回幽州见公主，有紧关事报知，为何被人所捉？”孟良认诈应曰：“天色未明，走差路径，致遭其捉。”木易曰：“急去，便来回报。”左右连忙解放去了。

孟良走出番营，喜曰：“若非杨将军，今日一命难保。”自思：“欲往三关报知，必须要申奏朝廷，恐日久误事，莫若去五台山，请杨禅师来援，成功较易。”即抽身径向五台山来，参见杨和尚。和尚问曰：“汝缘何作番人装束？”孟良曰：“特有一件紧急事告知师父。深恨萧太后用诡计，赚十大朝官，困于九龙飞虎谷，危在旦夕。今奉八殿下命，欲往三关取救兵，自思恐日子缠久，有误大事。五台山去彼咫尺之程，乞师父一行，同扶国难。”杨五郎沉吟半晌，叫声孟良曰：“我与汝不是冤家，何故屡次相恼？”孟良曰：“小可非为一己之私，亦看本官分上。师父不去，若十大朝臣被害，吾师心上亦难自安。”五郎曰：“本待不去，奈八殿下份上，只得部众前行。”原来五台山近关西地方，出凶顽之徒，但有犯法该死者，逃入寺中为僧；五郎即收用之，故所向无敌也。当日杨和尚点集寺中一千余人，准备起行。孟良曰：“师父前往，小可再往三关报知本官，同来救援。”五郎应允。孟良即辞下山，星夜到寨中见六使，道知朝官被困之事。六使曰：“我一面兴兵赴援，汝急赍表入京奏闻。”

孟良得令，带表文赴京奏知真宗。真宗得奏大惊，宣上孟良问曰：“朝臣被困几时？”孟良曰：“将近一月。得杨延朗以粮食相济，暂保无虞。今三关兵马已发，乞陛下再遣将救应。”真宗问廷臣曰：“谁可部兵前行？”道未罢，天霸王杨宗保奏曰：“臣愿往救。”真宗大悦，遂命老将呼延赞为监军，杨宗保为先锋，点兵五万征进。宗保受命而退，来无佞府辞令婆出师。令婆曰：“可着八娘、九妹同行。”宗保曰：“得姑娘相助极妙！”是日，众将整点齐备，孟良为前队，宗保中队，呼延赞率大军随后，径望九龙飞虎谷进发。但见：

万马丛中军刀壮，三千队里显英雄。

哨马报入萧后军中：“宋兵长驱而来。”萧后即召耶律学古等议战。学古奏曰：“娘娘勿忧，我这里有四国军马，何惧宋兵哉！待臣分遣迎战，必能胜敌。”后曰：“卿须用心调度，不可造次。”学古领命而出，调来女真国王胡杰、沙陀国大将陈深、西番国驸马王黑虎、黑水国王王必达，都集帐下，分付曰：“明日与宋兵交战，各人皆须努力向前；若能胜敌，娘娘必有重赏。”胡杰进曰：“总管不必烦心，定要杀尽宋兵，方敢休戈息甲。”道声未罢，人报宋兵来到。耶律学古即部众列阵迎敌。遥见旌旗开处，马上一员勇将，乃是和尚杨五郎，高声骂道：“诛不尽的辽蛮！好好退去，尚留残喘；不然，殄汝为腱粉矣。”耶律学古大怒，谓诸将曰：“谁先挫宋人一阵？”女真国王胡杰应声曰：“待吾斩此匹夫。”即挺枪跃马，直取五郎。五郎舞斧还战。两下呐喊。二人战上数十合，胡杰力怯，拨马便走，杨五郎驱兵掩之。北阵王黑虎舞方天戟，纵骑从中杀来，将头陀兵分为两段，辽兵围裹而进。王必达提斧拍马，喊声杀来。杨五郎见四下皆是番兵，矢石乱发，冲突不透。正在危急之间，忽西南征尘荡起，鼓角齐鸣，一彪军马杀出，乃八娘、九妹、杨宗保也。八娘一骑当先，正遇王必达。两马相交，斗经数合，九妹率兵从旁攻入，必达抛戟逃走，九妹乘势追之。将近谷口，一将厉声喝曰：“逆贼早降，免遭屠戮。”乃大将呼延赞，当头拦住，交马两合，必达被擒。宋兵竞进，孟良杀入北营，正值沙陀国陈深突到。两马相交，兵刃才合，孟良大声喝曰：“敌贼休走！”一斧劈落场中。杨宗保见南将连胜番敌，催动后军追击。八娘奋勇争先，迎住胡杰交锋，抛起红绒套索，将杰捉于马上。杨五郎勒马杀回，部下

僧兵戒刀斩落王黑虎马脚，掀落阵中，宋兵齐向前擒之。

耶律学古见势崩摧，走入营中报萧后曰：“娘娘速走！宋兵英勇，四国将帅擒剿已尽”。萧后听罢，惊得心胆飞裂，撤营单骑逃走，耶律学古与张猛拚死救护而去。后面杨宗保驱兵追击。萧后正走之间，坡后一军截出，乃杨六使之兵长驱而来。番兵望见，倒戈逃遁。萧后仰天叹曰：“今日是吾当尽，汝众人善自为计。”言罢，欲拔剑自刎。耶律学古曰：“娘娘勿慌，幽州尚有数十万雄兵，犹可克敌，只争咫尺之程，何乃便为自绝之计耶？”张猛曰：“娘娘从僻路逃走，吾去阻住敌兵一阵。”萧后乃止，与耶律学古望谜谷遁去。

第四十二回

杨郡马议取北境 重阳女大闹幽州

却说杨六使鼓勇杀来，张猛纵马再战；未及数合，被六使一枪刺死。部下番兵，为三关壮勇屠戮殆尽。宗保军马赶到，合兵一处，会议要乘势赶去。适木易一骑飞到，叫曰：“吾弟须调回人马，救取谷中朝臣。幽州精兵尚多，待我杀回，内中取事，一举可定。”六使然其言，即放木易军马杀过，部众攻入谷中。时韩君弼听知北军战败，撤围奔走。孟良拍马当先，正遇着敌将；两骑相交，一斧挥为两截。谷中岳胜、焦赞等乘势杀出，番兵死者不可胜数，遂救了十大朝臣。此一回北兵败衄，折去四国人马共十二万，委弃辎重牛马无算；尸横散乱，血满长川。有诗为证：

北兵败衄尸交横，断戟残戈日半曛。

过客莫言当日事，马蹄余血下荒坟。

杨六使调集诸将，人人各上其功。六使下令，将所擒番将，尽皆斩首号令讫。八王等称驾曰：“若非郡马救援，非惟朝臣不保，且损圣上威望也。”六使曰：“圣上正以殿下被困，忧愁累日，特遣呼将军与小儿部兵救应。已赖洪福，杀得他垂首丧气而去。”八王曰：“阃外之事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萧后屡为边患，可乘破竹之势，直捣幽州，取舆图而归，诚乃大机会也。”六使曰：“殿下不言，小可正待禀知。四兄曾道，幽州精兵尚多，彼今内中取事。正宜发兵应之，管教成功也。”八王曰：“但凭尊意行之，朝廷重事，我当承受。”六使乃下令唤过岳胜、孟良、焦赞部兵先进，八娘、九妹、杨宗保为前后救应，呼延赞保朝臣为监军。分遣已定，岳胜等率兵长驱而进。

是时，萧后走归幽州，忧愤无计。耶律休哥进曰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娘娘不必忧虑。城中粮草，有十余年之积；精兵猛将，不下数十万。宋军若退则止；倘再来侵扰，当与决一雌雄，成败未可知矣。”后曰：“四国之兵，丧折殆尽，尚何望克敌哉？不如纳降，以救一方生命。”张丞相曰：“娘娘何因此一败而自倒志气哉？大辽自晋朝以来，中原仰惧。今虽一时挫衄，犹足称霸。待宋兵再来，臣等背城一战，管取报仇。”道未罢，人报木易驸马杀回。后宣入问曰：“我正虑驸马被宋人所袭，何以后来？”木易奏曰：“臣屯西南营，困住十大朝官，比闻北兵战败，待出兵救之，谷中宋军杀出，那时娘娘车驾已离正营，臣力战宋兵，致在后也。”后曰：“宋兵声势何如？”木易奏曰：“近听得要来围困幽州，娘娘须提备之。”忽哨马入报：“宋兵云屯雾集，将幽州城围绕三匝，水泄不通，乞娘娘作急定夺。”萧后失色。木易曰：“娘娘勿虑，凭臣等一派军将，定将宋兵杀退。”后曰：“卿等用心迎战，不宜造次。”木易领命而退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东庄令公有一女，号称重阳女，盖因九月初九日诞生，故取是名。幼有勇力，武艺精通。曾许嫁与杨六使，奈缘兵戈阻道，耽搁亲事。及闻十大朝官被困，就要举兵

来救，以寻旧约。当下兵行之际，哨报：“杨六使已杀败番兵，攻围幽州未下。”重阳女听罢大喜曰：“得此机会，见夫君必矣。”即率所部诣宋营，令人报知六使。六使猛省曰：“此事吾亦记得，值国事倥偬，音问不通。今既部兵来应，还当迎接。”遂令岳胜出军前迎候。重阳女轻身入帐中相见，六使不胜之喜。二人各诉往事，极尽缱绻。六使曰：“戎事未宁，待回见令婆，而后讲礼。”重阳女曰：“我初进，未立功绩，欲乘此机，暗投于萧后，内应外合，以成其事，郡马肯许否？”六使曰：“贤妻若能用心，成败在此一举也，有何不可？”重阳女欣然领所部一万，冲开南阵，岳胜、孟良等虚作退遁之状。

重阳女直至城下，高叫开城。守城军报入城中：“有一女将，杀开南阵，特来救应。”萧后闻报，即与文武登敌楼观望，见旗上大书“河东重阳女”，正在城下追杀宋兵。后辄令耶律学古开门接应。重阳女径入城中，参见萧后曰：“臣乃太原庄令公之女。刘主深恨宋君见伐，特遣小将相助，共取天下。”后大喜曰：“汝主刘钧若肯同心破宋，誓与平分中原。”遂令设宴于殿庭，款待来将。酒至半酣，重阳女起奏曰：“宋兵围城紧急，臣率所部擒之，以为初见微功。”后允奏。重阳女谢宴退出。

杨四郎自思：“重阳女曾许嫁吾弟为亲，岂有来助番邦之理？内中必有缘故。”乃奏萧后曰：“臣部精兵，前助重阳女伐宋。”后曰：“得驸马同行尤好。”木易领命，出军中与重阳女商议进兵。重阳女曰：“宋兵虽众，破之亦易。驸马出北门先战，我引兵随后继之。”木易笑曰：“依你所行，则幽州一战可破矣。”重阳女愕然曰：“驸马何出此言？”木易曰：“休得相瞒，事同一家。”因将其本末逐一道知。重阳女喜曰：“本为郡马成此谋也，得君共济，何患不克？”亦将其来意说知。四郎曰：“事宜机密。萧后驾下精勇者多，须除去牙爪，然后方可进兵。”重阳女曰：“君有何计去之？”四郎曰：“明日出兵，令上万户、下万户、乐义、乐信等见初阵，汝率所部后战；先斩此四人，遂引宋兵乘势杀入，唾手可取此城。”重阳女大然其计，先自准备出兵。木易下令上万户、乐义领兵先战。上万户得令。

次日平明，一声炮响，部兵扬旗而出。恰遇宋将岳胜喝曰：“守死之寇，犹不纳降何待？”上万户骂曰：“汝等深入吾地，死在旦夕，尚来夸大言乎？”即舞刀跃马，直取岳胜。岳胜举刀迎之。二骑相交，战不两合，下万户、乐义、乐信从旁攻入。岳胜抵敌不过，拍马退走，番兵乘势而出。重阳女部骑后进，大喝：“辽众慢走！”手起一刀，斩乐信于马下。乐义大惊，措手不及，岳胜回马，挥为两段。孟良、焦赞率兵掩来，喊声大振。上万户被孟良所杀，下万户为乱骑踏死。重阳女当先杀入，宋军随后继进，幽州城中，四下鼎沸。

内官报入宫中，萧后听得，自思：“吾为一国君后，若被擒获，羞辱无地；不如自尽，以免玷污。”径走入后殿，解下戏龙绦，自缢而死。正是：

可怜番国萧君后，今日宫中自缢亡。

是时，杨延朗进入禁宫，恰遇琼娥公主走出曰：“驸马快走！娘娘已自吊死，四下皆敌兵矣。”延朗曰：“公主勿慌，我乃杨令公第四子，诈名木易。蒙汝厚恩，决无相伤。”公主听罢，即跪告曰：“妾之性命，惟君处置。”延朗曰：“公主若肯随我回中原，即便同行，不然，难以强请。”公主曰：“国破家亡，驸马肯念旧情，带妾同去，岂有不从？”延朗大喜，即令收拾金珠罗翠，装作几车，当先杀出。正遇耶律学古走入殿庭，木易厉声曰：“逆贼休走！”学古不知提防，被延朗一刀斩之。耶律休哥听知宋兵入城，削净须发，从后门越城逃走了。

只说杨六使亲提士卒入城，扫净番兵，杀得尸横街道，血满城壕。日将晡，乃下令禁止屠戮。八王等都进入城中，先问萧后下落，人报自缢死于后殿。八王令解下，停在一边。宗保调

集各军，驻营城东。

次日，八王、六使登殿庭，点视宫室。众将解过番国太子二人，捉得番官张华以下臣僚共四十九员，番将三十六员。六使俱令将槛车囚起，以候解京。当下诸将皆集。杨延朗进见八王曰：“小可寓居番庭十八年，今日得见殿下，甚觉赧颜矣。”八王抚慰之曰：“今日定幽州之功，皆出于将军。归见圣上，当有重封，何谓赧颜哉？”延朗称谢。六使曰：“幽州既已平定，还应当张挂榜文，谕知各地方，务必悉安，然后班师。”八王然其议，着寇准草榜，传布四方。自是，大辽郡邑闻幽州已破，望风归附。

第四十三回

平大辽南将班师 颁官诰大封功臣

却说越数日，八王于宫中大开筵席，犒劳诸将，众人尽欢而饮。延朗进曰：“小可有一事稟知，未审殿下允否？”八王曰：“将军有何见议？但说无妨。”延朗曰：“自居北境，蒙萧后盛意看承。今既死矣，乞将尸骸埋葬，庶报一时知遇之德，使番人不以延朗为负义耳。”八王曰：“此将军盛德之事，当从所请。”是日席罢。次日，八王一面申报朝廷，一面下令将萧后尸首以王礼埋葬。有司奉行，田礼收敛，不提。后人看到此处，有诗赞曰：

盛德于人将德报，杨门豪杰几能同？

片言深仰番庭慕，为筑封茔一念忠。

六使进见，定议班师。八王允言，发遣诸将，分前后队回军，呼延赞等准备起行。寇准与众议留兵镇守幽州。八王曰：“留兵有二不便：一者，南北杂处，统属不一，则有掣肘之患；二者，离中原既远，作逆一时不知。莫若回京，徐定防御之策。”寇准然其言，即日大军离幽州，望汴京而回。但见：

马上红尘随处起，途中箪食喜相迎。

一路无词，不觉早到皇城。八王先遣人报知捷音。真宗遣文武出郭迎接，正遇八王等军马来，文臣孙御史当先接见，并辔入城。六使人马屯扎郭外。次早，八王领众臣朝见，进上平定北番表章。真宗览罢，龙颜大悦，抚慰众臣，甚加赞叹。寇准奏曰：“诚赖陛下洪福，及杨六使父子兄弟一心为国，今已平定大辽。此乃不世之功，乞加封典以奖其劳，则国家幸甚。”帝曰：“朕深知其功，当得封赠，候颁敕拟议。”八王等拜命而退。

是日，杨六使与延朗回无佞府见令婆。拜毕，延朗不胜哀感，乃曰：“思不肖一阵之挫，困辱北境，遂将近一十八年。不想吾母皓发盈头，桑榆景迫。今日幸得相逢，悲喜交集。”令婆曰：“岐路无情，人生有此飘零，今既相见，足慰子母之望。可着公主相见。”延朗唤过琼娥公主，入拜令婆。令婆不胜欢喜。延朗曰：“此虽一时佳会，十分得赖提携。”令婆曰：“姻缘不偶，观此女子，真是吾儿之配也。”因令具席，以为庆贺之设。是日，府中众人依次坐定，欢饮而散。杨五郎仍领众人，自回五台山去了。

却说王枢密见北番已败，恐祸将及，乃假装云游道人，漏夜走出汴京。直待近臣奏入，真宗乃知，大怒曰：“此贼屡起反意，朕以故人相待，不忍深罪，今又背朕而走。”亟聚群臣商议。八王奏曰：“王钦罪恶滔天，不容于诛。想其出城未远，陛下可令轻骑追捕。”帝允奏，即敕杨宗保率捕兵追之。

宗保得令，率兵径出北门，问守军：“曾有王枢密过去否？”守军曰：“适见一道士，慌忙出去，莫非是也？”宗保得其实，特骑赶来。时枢密走到黄河渡，见艚人连叫曰：“汝若急渡吾登

岸，多将金宝相谢。”艄人听得，遂撑船近前。王钦跳下船，艄人举棹而行。才近东岸，忽然狂风逆作，将船仍吹下来。一连如此三次，不能及岸。艄人曰：“风势紧急，难以过去，须待风息而行。”王钦愈慌，只得匿在篷下躲避。一伏时，南路征尘荡起，数十骑赶来。杨宗保马上厉声问艄公曰：“曾见有一道士过去否？”渡夫未应，王钦低声曰：“应他已去多时，我当倾囊谢汝。”渡夫曰：“且道汝是谁人？明白告我，当得方便。”王钦不隐，将其本末道知。渡夫听罢怒曰：“此处被汝在朝，年年使吏胥打搅；正要报恨，没寻讨处，今日倒落手中来也。”即将船撑近前，报知宗保。宗保差骑军上船捉之，王钦急忙不能逃脱，径被骑军绑缚到岸。宗保解之而回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正值真宗设朝，时文武皆集。近臣奏知：“已捉得王钦回朝。”帝令军校拿进殿前，面斥之曰：“逆贼屡在朕前献谗，寡人优容过多。今若放汝走往他国，又将生患矣。”王钦低头无语，只乞早就刑戮。帝曰：“怕汝奸贼不死耶？”因问八王：“当何以处之？”八王曰：“陛下可设大宴，会集外国使臣，皆得预席。将此贼碎剐凌迟，以助筵前一观，庶使后人知惧。”帝允奏，遂下命，着司官排列筵宴齐备，征召外国诸臣，两边依次坐饮。行刑军校将王钦绑缚于桩上，慢慢割下其肉。席中观者，无不凜然。后人诗断曰：

作恶年深祸亦深，试看今日戮王钦。

苍天报应无私眼，不使登行竟被擒。

王钦受苦难禁，不消数十刀，气已绝矣。帝令抛其尸骸于野，以彰奸臣。因谓八王曰：“王钦往者所言，本有欺罔之意，而朕不觉何也？”八王曰：“大诈似忠，以致陛下不觉。今日王钦受刑，朝野皆为之欢庆矣。”帝然之。

忽报大将呼延赞夜中风症而卒。帝闻报，不胜哀悼，乃曰：“赞自入本朝，勤劳王事，未尝一日自安，真为社稷臣也。”因令敕葬，谥赠忠国公。后人诗赞曰：

愤仇已雪出河东，为国勤劳建大功。

不意将星中夜落，令人千古恨难穷。

天禧元年二月，真宗以平定北番将士，未及旌封，特与八王商议。八王奏曰：“赏功怀远，帝王盛德之事也。今四方宁息，天下一统，使得谋臣勇将镇抚，诚为社稷长计矣。”帝曰：“往者献俘阙下，朕犹未发遣，萧后太子、臣僚，当何以处之？”八王曰：“日前班师之际，寇学士等会议，欲留兵镇守；臣以为不便，未敢擅行。今辽人已服，陛下正当兴灭国，继绝世，放他还大辽，仍自镇守；递年只取其进贡，则边境自安，唐虞之治不过如是。”真宗大悦曰：“非卿所论，朕不能及此。”遂下敕，赦萧后二太子并所捉臣僚，俱令还国。敕旨既下，番臣大悦，诣阙稽首谢恩。真宗又赐北番太子金织蟒衣各一袭，赏赉甚厚。太子拜受命，即日率臣僚径回幽州，不提。

翌日，真宗亲拟封旨，宣六使进殿面谕之曰：“卿父子破南天阵，已建大功，朕未及升擢；今又有平定北番之绩，当旌封典，以报汝劳。”六使顿首曰：“破阵平北之功，上赖陛下之福，下则军士齐心；臣区区微劳，何敢受赐？”帝曰：“卿不必过谦，朕自有定议。”六使拜命而出。是日，封旨辄下：授杨六使为代州节度使，兼南北都招讨；杨宗保为阶州节度使，兼京城内外都巡抚；杨延朗以取幽州功，授泰州镇抚节度副使；岳胜授蓟州团练使，孟良授瀛州团练使，焦赞授莫州团练使；陈林正授檀州都监，柴敢正授顺州都监，刘超正授新州都监，管伯正授妫州都监，关钧正授雷州都监，王琪正授武州都监，孟得正授云州都监，林铁枪正授应州都监，宋铁棒正授寰州都监，丘珍正授朔州都监，丘谦正授雄州都监，陈雄正授蔚州都监，谢勇正授凤

州都监，姚铁旗正授寿州都监，董铁鼓正授潞州都监，郎千正授瓜州都监，郎万正授舒州都监，八娘授金花上将军，九妹授银花上将军，渊平妻周氏封忠靖夫人，延嗣妻杜氏封节烈夫人，穆桂英以下十四员女将，俱授诰命副将军；其余有功将士，俱各封赏有差。

第四十四回

六郎议取令公骸 孟良焦赞双丧命

却说次日六使诣殿前谢恩，奏曰：“臣部下皆蒙恩命，俱各赴任就职。惟臣老母在堂，乞陛下优容限期，不胜感激。”帝曰：“卿既以令婆之故，朕亦不十分催促，须候再议，而后赴任。”六使拜受命，退归府中。岳胜、孟良、焦赞、柴敢等俱在府中俟候。六使召岳胜谓曰：“今圣上论功升赏，授汝众人官职。幸值清平，各宜赴镇，以享爵禄，上耀祖宗，下酬所志。不宜造次，而误限期。”岳胜曰：“我等赖本官威风，建立微功；今日远舍而去，于心何忍？”六使曰：“此君命恩典好事，何必言离别之情？可谕本部军马：愿从临任者，则带之同行；不愿去者，多以金帛赏之，命其回家生业。但赴任之后，各宜据忠为国，施展其才，不枉为盛世之丈夫。当急行，勿迟疑。”岳胜等听罢，都来拜别，径赴任所。内中有愿从军士，即日同去；不从者，回乡一半。当下只有孟良、焦赞、陈林、柴敢、郎千、郎万六人，候待六使离京，然后起程。孟良曰：“今众人已各赴任，尚有三关寨守军未知消息，本官须令人报之。”六使然其言，即着陈林、柴敢、郎千、郎万往三关寨，调回守军，并将积聚载归府中。陈林等领命而行，不在话下。

时维九月，云汉湛清。是夜，六使散步于庭下，闲行仰望，星河满天，追忆部下，口占长词一阕云：

惨结秋阴西风送，丝丝露湿凝望眼。征鸿几字暮，投沙碛。欲往乡关何处是？水云浩荡连南北。但修眉一抹有无中，遥山色。天涯路，江上客；情已断，头应白。空搔首兴叹，暮年离隔。欲待忘忧除是酒，奈酒行欲尽愁无极。便挽江水入樽罍。浇胸臆。六使吟罢，入西窗下。正待解衣就枕，忽窗外一阵风过，恍惚见一人立于窗下。六使即起视之，乃其父杨业也。六使大惊，拜曰：“大人仙久，何以至此？”业曰：“汝起莫拜，我将有事说知。今玉帝怜我忠义，故封为威望之神，已无憾矣。只我骸骨无依，当速令人取而葬埋，勿使旅魂飘泊。”六使曰：“十数年前，已遣孟良入幽州取回骸骨安葬了，爹爹又何言此？”业曰：“汝岂知萧后诡谲之事？延朗自知，汝今便可详细问之。”言罢，化一阵凄风而去。六使痴呆半晌，似梦非梦，将近三更左侧。

直待天明，入见令婆，道知其事。令婆曰：“此乃汝父英灵，特来相告。”六使曰：“可问四哥，便知端的。”令婆唤过延朗问曰：“夜来六郎见父，言其骸骨仍在北番，果有是事否？”延朗惊曰：“母亲不言，儿正要商议此事。自被北兵捉去后数日，番骑赍得吾父首级来到。萧后与众臣商议，正怕南人盗取，以假者藏于红羊洞，真者留于望乡台。往年孟良所得，乃是假骸骨。除是台上的，是父真首级矣。今日六弟闻是消息，岂非吾父显灵显迹耶？”令婆曰：“今既北番归降，须令人取之而回，有何难哉？”六使曰：“若令人取，又是假的矣，盖吾父北番所惧，彼将其为威望之神，岂肯付之与归？不如仍令孟良盗取，则可得也。”延朗曰：“汝见甚明。”

六使即召孟良进府中，谓之曰：“有一件紧关事，着汝去干，须要用心。”孟良曰：“本官差遣，就便赴汤蹈火，岂敢辞哉？”六使曰：“吾知汝去，足能成谋。今有令公真骸骨，藏于幽州望乡台，密往盗取而回，乃汝之大功矣。”孟良应声曰：“离乱之时，尚能为是；何况一统天下，取之何难？”六使曰：“汝言虽是，奈番人防守严密，还当仔细。”孟良曰：“番人消不得一斧，本官勿虑。”言罢慨然而去。

适焦赞听得府中众人唧唧啾啾，似有商议之状，乃问左右曰：“本官将有何事？”左右答曰：“侵早分付孟良前往幽州望乡台，取回令公真骸，欲议举葬也。”焦赞听罢，径出府外，自思曰：“孟良屡次为本官办事，我在帐下多年，未有些须之劳。莫若随后赶去，先自取回，岂不是我之功哉？”遂装点齐备，径望幽州赶去，此时杨府无人知觉。

先说孟良星夜来到幽州城，将近黄昏左侧，装作番人进于台下，适遇着五六守军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，敢来此走动？其非细作乎？”良曰：“日前宋朝天子放北番君臣归境，着我近边戍卒护送。今事宁息，到此消遣一回，何谓细作？”守军信之，遂不提防。日色靠晚，孟良悄悄登上台，果见一香匣，贮着骸骨在焉。良自思曰：“往年所盗者，果与此不同，今日所得，必是真矣。”乃解开包袱，并木匣裹之，背下台来。

不想焦赞随后即到，登台中层，手摸着孟良足跟，厉声曰：“谁在台上勾当？”孟良慌张之际，莫辨声音，只道番人缉捕到来；左手抽出利斧，望空劈落，正中焦赞头顶，一命须臾。比及孟良走下台来，并无番人动静。孟良自忖道：“守军缉捕者，岂止一人来乎？此事可疑。”径踏近前，于星光下视之，大惊曰：“此莫非焦赞乎？”拨转细视，正是不差。孟良仰天哭曰：“特为本官成谋，谁知伤却自家？纵使盗得骸骨，亦难赎此罪矣。”道罢，径出城来，已是二更。恰遇巡警军摇铃到来，孟良捉住曰：“汝是那一处巡军？”巡警军惊应曰：“我不是番人，乃屯戍老卒，弗能归乡，流落北地，充此巡更之职。”孟良曰：“是吾本官之福矣。”乃道：“我有一包袱，央汝带往汴城无佞府，见杨六使，必有重谢。”巡军曰：“杨将军我素相识，当为带去。”因问：“公乃何人？”孟良曰：“休问姓名，到府中便有分晓。”即解下包袱，交付巡军，再三致嘱勿误。复来原处，背焦赞出城坳，拔所佩刀，连叫数声：“焦赞！焦赞！是吾误汝，当于地下相从也。”遂自刎而亡。可惜三关壮士，双亡北地。后人赞孟良曰：

英雄塞下立功时，百战番兵遁莫支。

今日北地归主命，行人到此泪沾衣。

又赞焦赞曰：

匹马南关勇自然，斩坚突阵敢当先。

太平未许英雄见，致使身骸卒北边。

当下巡军接过包袱，半惊半疑，只得藏起。次早，偷出城南，径望汴京去了。

第四十五回

禁宫中八王祈斗 无佞府郡马寿终

却说六使自遣孟良行后，心下怏怏，坐卧不安。忽夜睡至三更，梦见孟良、焦赞满身鲜血而来，二人拜曰：“重蒙本官恩德，未能酬答，今日特来相辞。”六使惊曰：“汝等何以出此言？”遂伸手扯住孟良。蓦然醒觉，却是梦中。六使忧疑不定。捱至天明，忽府中人报：“日前焦赞赶孟良同往幽州去了。”六使听罢，顿足惊曰：“焦赞休矣！”左右问其故。六使曰：“孟良临行曾言，若遇番人缉捕，须手刃之。彼不知焦赞后去，必误作番人杀之矣。”众尚未信。适巡军走入府中，见六使拜曰：“小人幽州巡更之卒，前夜偶遇一壮士，付我包袱，再三叮嘱送至将军府来。不敢失误，今特献上。”六使令解视之，乃木匣所贮令公骸骨。六使又问：“当时曾问其姓名否？”巡军曰：“问之不肯言，仓卒而去。”六使令左右取过白金十两，赏巡军去讫。乃遣轻骑，星夜往幽州缉访。不数日回报：“孟良、焦赞二尸，俱暴露于幽州城坳，今以沙土壅之而回。”六使仰天叹曰：“值戎马扰乱之日，若非二人效力克敌，焉致太平？正好安享，辄自丧亡，伤哉！伤哉！”次日，入奏真宗曰：“臣部下孟良、焦赞，为事失误，已死幽州，乞陛下追还官诰。”帝闻奏，甚加悼惜，乃允六使所奏。仍下命，以孟良、焦赞有救驾之功，敕有司为筑封墓，谥赠二人俱为忠诚侯之职。六使谢恩，退回府中。自因二人丧后，恹恹不悦，杜门敛迹，亦无心赴任矣。

却说八王于幽州回军，路感疾气，卧养府中。真宗不时令寇准等问安。八王谓准曰：“与先生辈相处数年，不意于此分别。”准曰：“殿下偶尔小恙，何足为忧？值今四海清宁，正须燮理朝纲，共睹太平之盛，如何出兹语乎？”八王曰：“大数难逃，宁奈彼何哉？”准等既退，入奏帝，请效祈禳北斗之事，以保八王。帝允奏，着令寇准、柴玉主行是事。准领命，去请华真人，建坛于禁宫，依法祈祷二日。真人报寇准曰：“坛上天灯长明不灭，八殿下可保无虞。”寇准暗喜。果然醮坛完满，八王病体复痊。满朝文武上笺称贺。适八王入朝谢恩，真宗亲接上殿，面谕之曰：“得卿平复，社稷之幸矣。”八王奏曰：“赖陛下福荫，当效犬马之报。”真宗大悦，命设庆筵，礼待文武。

是日，君臣尽欢而饮。日将晡，众臣宴罢，拥送八王出朝，来到东阙下。前导军校报入：“有一白额猛虎，从城东冲入，百姓惊骇；今直进东阙下。”八王听罢，出车望之，果见人丛列开，其虎咆哮而进。即令取过雕弓，八王拈弦搭箭，一矢射中虎项，其虎带箭跑走。众军急赶至金水河边，不见踪迹，回报八王。八王惊疑半晌，回至府中，旧疾复发，再弗能起矣。

却说杨六使忽感重疾，报知令婆。令婆与延朗、宗保、太郡等都来问候。六使谓令婆曰：“儿此疾实难自保。”令婆曰：“待令医人调理，或可痊安。”六使曰：“昨日当昼而寐，偶梦入阙下，适逢八殿下与群臣出朝。殿下发狠，弯弓放矢，正中儿之项下，便觉骨肢损痛，想是命数合尽。母亲善保身体，勿因不肖过伤。”又唤过宗保谓曰：“汝伯延德，善明天文，曾对我言：‘国家

杀气未除。’汝宜忠勤王事，不可失为杨门之子孙。”宗保拜受命。六使嘱咐已毕，顾谓延朗曰：“四哥好好看承母亲，今兄弟中惟兄福而有寿。谨记勿忘。”言罢而卒，寿四十八。静轩有诗赞曰：

慷慨归朝志愿酬，将军正尔得封侯。

于今坟上无情土，野草离离几度秋。

令婆等哀号深切；汴城军民闻者，无不下泪。消息传入真宗御前，文武众官，亦各悲悼。真宗叹曰：“皇天不欲朕致太平，而使栋梁先斩也。”道未罢，近臣奏知：“八殿下听得郡马已卒，愤而加病，夜五更，终于正寝。”真宗倍加哀念，为之辍朝二日。

寇准、柴玉等会议，奏请八殿下与杨郡马封谥。柴玉曰：“八殿下与杨郡马，皆辅国良弼；今既弃世，当表其谥。明日须同众臣奏之。”寇准等商议已定，次早约众人入奏真宗。真宗曰：“此寡人之本心也，允卿所奏。”遂追封八王为魏王，谥曰懿；杨延昭为成国公。并命有司，俱用王礼葬祭。寇准等既退，有司承命而行。只见功臣将士相继而死，不知清平世界可得长久？

第四十六回

达达国议举伐宋 杨宗保兵征西夏

却说西夏达达国王李穆，缉探大朝已破幽州，与群臣议曰：“宋君混一土宇，北番又归中原，今欲乘本国人马精强，以图伐取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左丞相自仙出班奏曰：“谚云：‘事有可为而为之，则成功易；事有不可为而强为之，悔莫及矣。’今宋朝一统之盛，谋臣猛将，连藩接境。往者北番自晋、汉以来，每见尊惧；宋君御极，遂致干戈日寻，疲于奔命，竟被宋朝所灭。今西番控弦之众，不足以当大朝一郡，倘若兵甲一动，致怒宋君，长驱而来，岂不是惹火烧身，自取其祸哉？主上自宜详审焉。”

道未罢，一将应声而出曰：“不因此时进兵而取中原，尚何待耶？”众视之，乃羌氏人氏，姓殷名奇，使二柄大杆刀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更会呼风唤雨，国人惧之，号为“殷太岁”。部下一将，名束天神，亦有妖法，能化四十九个变身，西番号为“黑煞魔君”。是日殷奇力奏：“正好乘虚伐宋。”穆王曰：“卿要举兵，有何良策？”奇曰：“臣近闻中原将士凋残，杨六使等已皆丧亡；沿边守将，武备不修，一闻烽警，人各望风而走。凭臣平日所学，声势及处，先教郡邑瓦解。兵抵皇城，管取一战成功。取宋天下，有何难哉？”穆王大悦，遂封殷奇为征南都总管，牙将束天神为正先锋，汪文、汪虎为副先锋，江蛟为军阵使，共统十万番兵征进。殷奇领命而出，将羌兵操练精熟，克日离西番，望雄州进发。但见旌旗蔽野，杀气凌空。有诗为证：

凄凄杀气遮红日，金鼓声鸣势若雷。

徒恃英雄生怨隙，径教匹马不西回。

殷奇兵行数日，将近雄州，离城正南十里安营。镇守雄州者，乃都监丘谦。闻知西番兵至，与牙将邓文议曰：“此是西番听得吾之本官已丧，朝中无甚良将，故乘虚入境，来寇中原。令雄州军马单弱，恐难迎敌，似此奈何？”邓文曰：“都监勿虑，城中有兵四千，留一半守城，吾同骑尉赵茂率兵二千，出城迎敌。”丘谦曰：“贼兵势重，卿等不宜轻觑。”邓文曰：“无妨。”即与赵茂披挂完全，率兵扬旗，开城而出。西番殷帅见宋兵出战，排开阵势，马上高叫：“宋将作急投降，必有重用。假若执迷，吾今十万羌兵，即将雄州踏为平地。”邓文一马当先，指而骂曰：“无端番逆，不知天命。大辽如此之雄，尚遭吾灭；汝西番旦夕不保，还敢妄想中原耶？”殷帅大怒，问：“谁先出马，捉此匹夫？”只见左哨下一将，应声而出，乃束天神；手执铁斧，纵骑直取邓文。邓文举枪迎战。四下呐喊，二人斗上三十余合，邓文枪法渐乱。赵茂拍马舞刀相助，天神力战二将，全无惧色。殷奇于马上挽起巨弓，一矢射中赵茂而毙。邓文见茂中伤，抛战逃走入城。殷奇挥羌众掩击，宋兵折去一半，遂乘势围了雄州。

邓文下令紧闭城门，入见丘谦，道知西番兵锐，军尉赵茂中矢身亡。丘谦骇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势所不敌。今其困城紧急，可修表，令人入京求救。”邓文曰：“事不宜迟。”即时修表，遣骑

军夜深出城，星火来到汴京，投文于枢密院。近臣奏知真宗，真宗大惊曰：“西番乘虚入寇，实乃大患。”急聚文武商议。柴玉进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可御番兵。”帝问：“是谁？”玉曰：“三代将门豪杰、金刀杨令公之孙、官授京城内外都巡抚杨宗保也。若用彼部兵前往，破之必矣。”帝大悦曰：“卿之所举，实称其职。”即下命，封宗保为征西招讨使，呼延显、呼延达为副使，大将周福、刘闰为先锋，发兵五万，前退番兵。

宗保领旨出朝，诣无佞府辞令婆出师。令婆曰：“曾忆汝父遗言：国尚有兵革，须尽忠所事。”宗保曰：“军情紧急，特辞令婆即行。”令婆分付：“审机调遣，莫坠先人威风。”宗保领诺，出教场中，催集军马齐备，克日离汴城，望雄州进发。时值十二月天气，朔风寒冻，但见：

鸿雁北来声惨切，征人西下怯穷途。

宋朝人马浩浩荡荡，直抵焦河口，望雄州只争十五里之远。宗保下寨于崖口，遣人报知城中。

却说番帅殷奇闻知消息，分付部下大将：“宋之援兵，旗上大书‘杨宗保’。久闻此人是六使长子，文武双全，当时破南天阵，皆其调遣。令部兵来到，汝等不可轻敌，各宜用心。若能胜之，中原不难取矣。”副先锋汪文、汪虎进曰：“不消元帅出阵，小可二人，管教杀退宋兵。”殷奇即付与精兵二万。次日，汪文于平川旷野，列阵索战，遥望见宋军鸟飞云集而来。杨宗保马上厉声问曰：“封境有定，何故来犯吾地，戕害生灵？”汪虎答曰：“雄州近西番之地，为尔侵夺，不得不取。”宗保大怒，顾谓左右曰：“谁先出马？”呼延显应声请战，挺枪跃马，直取汪虎。汪虎舞刀交还。二人鏖战三十回合，汪文举枪来助，呼延达绰斧从旁攻入。汪虎力怯，跑马便走。呼延显激怒追之。杨宗保率后军继进，汪文抛战退遁。宋军竞进，番兵披靡。丘谦在城上望见西番战败，开东门接应，大胜羌兵一阵。宗保亦不追赶，收兵入城。

文、虎率败众回见殷奇，道知宋兵势锐难敌。殷奇怒曰：“些须宋人，犹不能胜，尚望取其中原乎？”即欲引兵亲战。束天神曰：“元帅稳坐，看小将立退敌兵。”奇曰：“汝先见阵，吾亦随后接应。”天神领诺。次日平明，于城下扬威耀武搦战。忽东门一声炮响，呼延显、周福厉声骂曰：“背逆丑贼，不即返兵，剿汝等无遗类矣。”天神大怒，纵马举方天戟，直取周福。周福舞刀迎敌。两骑相交，战不数合，天神佯输，引宋兵入阵。口念邪偈，忽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；半空中黑煞魔君无数。周福大惊，回马急走。背后天神复兵杀来，一戟刺于马下。宋兵大败，死者甚众。呼延显慌忙走入城中，抽起吊桥。天神直杀至壕边而回。

呼延显入军中，报知宗保，周福战死之由。宗保惊曰：“西方竟有如此怪异？谁敢再出兵见阵？”道未罢，刘闰进曰：“小将再见阵一番。”宗保允行，即付与精兵一万。

第四十七回

束天神大战宋将 百花女锤打张达

却说次日平明，刘闵率兵，扬旗鼓噪而出。对阵束天神大叫曰：“杀败之将，今日又来寻死耶？”刘闵怒曰：“妖人急退，犹可延生；若执迷不悟，教汝片甲不回！”即舞刀纵马，直冲西阵，束天神举方天戟迎战。二骑才交，天神拨马而走，刘闵乘势追击。未及一望之地，天神作动妖法，日月无光，狂风拔木，空中魔君无数杀来。刘闵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天神回马一戟，刺死阵中。宋兵溃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可胜计。天神又胜一阵，率众紧困城池。

宗保又见刘闵战死，愤怒已甚，即下令整兵，务与敌人决战。至次日，亲引呼延显、呼延达，开城出战。对垒束天神排列阵势，上手汪文，下手汪虎。宗保坐于白驢马上，望见番帅生得面如青靛，眼若铜铃，须发似朱染就，甚是可惧。宗保骂曰：“逆贼作急回兵，饶汝一死；不然，屠汝辈如馐粉矣。”束天神顾问左右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汪虎曰：“宋之主帅杨宗保也。”天神曰：“那个先战，以挫宋人之威？”汪文应声而出，举枪纵骑，直奔宋阵。宗保激怒，舞枪迎敌。两下金鼓齐鸣，喊声大振。战上数合，宗保奋勇一枪，刺汪文落马。汪虎见兄被害，大怒曰：“骨肉之仇，如何不报？”举刀跃马，奔出阵来。宗保曰：“一发结果此贼。”遂挺枪迎敌。交马数合，宗保佯输而走，汪虎赶来。将近阵侧，宗保挽弓一矢射去，汪虎应弦而倒。呼延显见主帅连胜，部众一拥冲来。两军混战，杀得天昏日惨，地震山摇。有诗为证：

烈烈旌旗灿若霞，冬冬金鼓急忙挝。

阵前杀气遮天暗，成败斯须属一家。

正斗之间，束天神口念邪咒；顷刻乾坤黑暗，走石飞沙，半空中黑煞魔君，各执利刃杀来。宗保惊异，先自退遁。番众乘势掩击，宋兵大败。呼延显力战，与宗保走入城中。束天神部众拥到，呼延达进退不迭，竟被番人所捉，解进西营，来见元帅殷奇。殷奇分付，将槛车囚起。下令部落，分门攻击。束天神进曰：“宋人虽挫一阵，吾众折去大将汪文、汪虎。只一座雄州尚不能下，倘至中原，如何克敌？如今之计，可令人回本国，再着添兵相助；鼓勇南下，庶可成功矣。”殷奇曰：“汝言正合我意。”即遣骑部回奏李穆王，乞添兵马助阵。王问曰：“近日西南兵势若何？”骑部曰：“西番部众虽多，斗死者亦不少。此时宋兵坚守雄州，师久乏粮，国主若再添兵攻击，破之必矣。”穆王与群臣商议，右丞相张天张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使宋兵首尾不能相顾，自然退去。”穆王曰：“卿有何计？”天张曰：“可遣一人，直入森罗国借兵相助，许以和亲，彼必悦从。又遣使往黑水国，说以得中原之后，割重镇相谢。若得二国兵出祁州，以袭其后，却令三太子起重兵应之，无有不克矣。”

穆王从其计，即时遣使入森罗国，进上金珠，道知借兵取中原之事。国王孟天能与太子孟辛议曰：“西番求援出兵，还当如何？”辛曰：“西番原乃唇齿之邦，既许以和亲，理合依准。”王

曰：“往年因借北番军马，只留得一分回来，只恐宋兵难敌，反惹其祸耳。”辛曰：“今宋朝非往时可比，谋臣勇将，已皆凋落；此回发兵相助西番，必可得志。”国王从之，即令孟辛为帅，提兵四万前行。时王长女百花公主，勇力过人，武艺精通，奏王要同出兵，王允行。孟辛即日率兵离本国，望祁州征进，不提。

是时，黑水国亦从其约，差大将白圣将，部兵三万，从祁州来会。却说使臣回奏穆王：“二国各许相助，军马已望祁州进发。”穆王闻奏大喜曰：“此行定交成功。”便问天张：“谁可再部兵前往？”天张曰：“三太子文武双全，可押兵相济。”穆王允奏，遂令三太子统羌落四万起行。太子领命，率众离西番，迤逦望雄州而进。但见：

红旗开处番兵盛，画角鸣时部落齐。

是时，殷元帅每遣逻骑随路哨探，回报：“三太子兵马已到，于正西安下大寨，请元帅前往计议。”殷奇闻报，即诣西营。拜见毕，三太子问其交兵如何。奇曰：“两下征战，互有胜负。正待太子兵到，再议擒斩宋人之策。”太子曰：“森罗、黑水二国，已各出兵，从祁山来会。候其来齐，便可决战，务必胜敌。”道未罢，人报二国兵马已到西关下寨。太子即遣人赍羊酒，前诣军中赏劳，并令其先出兵以袭雄城。差人送礼物来见二国主帅，道知三太子之命。孟辛受下礼物，分付来人：“拜上太子，明日请看我等出兵；先破宋军，而后取城。”差人领诺回复，不提。

哨马报入城中，宗保听得森罗、黑水二国动兵，问帐下：“谁敢当此军马？”呼延显进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宗保曰：“敌人势大，须着张达助之。”张达领命。宗保即拨兵二万与之。呼延显退出，与张达议曰：“森罗之众利锐，当何以战之？”张达曰：“未知蛮兵虚实，来日见阵，当作三路而进。”显然其议。

次早，呼延显以叶武在左，张达在右，自居其中，三路兵一齐出城。但见皂罗旗下，蛮兵漫山塞野而来。主帅孟辛手执铁锤，腰带双刀，高坐于马上。呼延显扬声谓曰：“西番背逆之寇，旦夕不保，汝何故出兵应之？”孟辛怒曰：“宋人杀吾弟金龙太子，今日特来报仇也。”叶武大怒，绰刀纵骑，直捣西阵。孟辛舞锤迎敌。两下呐喊。二人战上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忽右营一声鼓响，白圣将率所部从中攻入，将宋兵冲断，分作两截。叶武力战孟辛不下，百花公主举双刀夹击，叶武部众披靡。右边张达奋勇抡枪救护，却被百花公主放起流星锤，打中张达胸臆，一命须臾。番兵竞进，万弩齐发。宋军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呼延显身松体便，回马急走，孟辛等乘势追击，直至城壕而止。有诗为证：

番将狰狞马更雄，勤王效力战酣中。

垓前已丧斯须命，冤耻于今翳草蓬。

哨马报入殷元帅军中，道知森罗、黑水二国所部，大胜宋兵一阵，斩其战将二员。殷奇大喜，与三太子议曰：“宋人既败入城，主帅必激怒，再来交锋。久闻杨宗保将门之子，武艺精勇；若只与斗武，难决胜负，当用奇兵胜之，则一战而可成功。”三太子曰：“公有何策破之？”奇曰：“昨观地势，此处十五里外，有座大山，名曰金山笼；只有一条小路可入，两边尽是高山。若先着重兵埋伏于此，引得敌兵进笼中，绝其归路，紧紧困之；不消数十日，使宋人尽为饿鬼，而雄州唾手可得也。”三太子曰：“此计虽妙，只恐南人参透不追。”奇曰：“宋人未知虚实，可将营寨移于金山脚下。”分遣已定，殷奇等撤围而去，不提。

却说呼延显回见宗保，道知战败，杀死大将张达、叶武二员。宗保大怒曰：“不戮此蛮类，何面目见天子？”遂下令各将出兵，欲与西番决战。邓文进曰：“适报番兵撤围，移屯金山脚下驻扎，莫非有计？元帅只宜坚守，从长计议，或可胜敌。勿激一时之怒，而忘远虑耳。”宗保曰：

“彼今惟恃一勇之力，有甚见识？诸君但看吾破之。”邓文不敢再言。次日平明，宗保分付呼延显见头阵，刘青次阵，邓文在后，以防孟辛之众，丘谦守城。分拨已定，自率轻骑居中。

且说呼延显扬旗鼓噪，杀奔金山，恰遇番将束天神列阵而待。显马上大骂：“逆丑早早回兵，万事俱休；不然，屠绝汝等，以为宋人报仇也。”天神大怒曰：“黄头孺子，今日休走。”遂纵马举方天戟来战。呼延显挺枪迎之。两马才交，战未两合，刘青率精兵从旁攻入，天神佯输而走，显等乘势追之。殷奇见宋兵入阵，跑马舞刀接战。杨宗保中军已到，怒战殷奇，兵刃才接，奇即勒马望金山小路逃去。

第四十八回

杨宗保困陷金山 周夫人力主救兵

却说宋兵各要争功，如潮涌进。邓文在后看见，亟向前谏曰：“贼兵不作妖法，见阵辄输，必有埋伏；且此处离城已远，元帅不速回去，定遭其计。”宗保曰：“兵贵神速，正宜长驱而进，掩番兵之不备，则一鼓可成擒也。纵有伏兵，何足惧哉？”众军听罢，皆勇增百倍。赶近山脚，番人遗下辎重衣甲无数，宋兵不疑，一直追入笼中。日已将晡，俄而听得信炮一声响亮，江蛟伏兵齐起，截住笼口。后军报知宗保，宗保大惊曰：“不信忠言，果中其计。”即令众将力战杀出。呼延显、邓文当先而战，山顶番兵木石矢箭，一齐乱发，宋军伤死无数，不能得出。待至山后，却是绝路。正是：

只因误中奸人计，致使英雄一月灾。

宗保与众人被困谷中，心中惶惶。邓文曰：“番众坚守谷口，纵有羽翼，难以飞脱，只得忍耐，以图出计。”宗保曰：“地理不熟而陷机阱，雄州些须人马，犹虑不保。”文曰：“丘都监闻我等被困，彼必坚守，想亦无失。只是此中粮草乏绝，恐无救济。”宗保曰：“朝廷倚我为泰山之重，既被番兵所困，诸公可思一良策，以为保全之计。”呼延显曰：“今应州军马雄盛，可令人密往求救，方解此厄。”邓文曰：“应州贼人往来之地，难以来应；莫若径入汴京奏知，大军一到，足为番众之敌也。”宗保曰：“番营严密，但未知谁可前往？”道未罢，一人进曰：“小可愿往。”乃是刘青，小名刘招子，凡事敢为，军中号为“刘大胆”。宗保曰：“汝有何计出番营？”刘青曰：“元帅不闻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客乎？小可能潜形出去。”宗保大喜，即修下求救文书付之。

刘青靠黄昏左侧，秘密出笼原，望见番兵云屯雾集围守，遂变成一青犬，跑出营来。番人只道营中所畜，并无疑防，刘青得出坚壁。日已沉西，正值番众野地聚食。刘青走进粮草寨边，堆积犹如丘山，遂心生一计，取过火石，用硫磺焰硝引着，投于粮草屯里。夜风正作，一伏时，烟焰涨天，满屯通着。番人望见粮草被火，亟报知主帅来救，四下慌乱。刘青偷一匹快马，星夜往汴京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困陷金山战阵摧，刘青勇敢有谋为。

先教粮草成烟焰，又得番营骏马回。

殷奇令部落救灭其火，粮草已烧去一半，方知宋兵有人出营，追悔无及，因下令晓夜巡军提防。

且说刘青不数日来到汴京，先报知枢密院。次日，近臣奏知：“边廷帅将全军遭困，乞救兵相援。”真宗闻奏，大惊曰：“番人是谁主兵，有此奇异？”因宣刘青入殿前问之。刘青奏曰：“往日与西番交兵，互有胜负。近来连损大将数员，元帅激怒而战。不意番人预埋伏于金山笼畔，引我军入伏中，遂遭其围困。且雄州声势甚急，我军粮草俱绝。乞陛下早遣援兵，庶不误事。”

帝闻奏乃曰：“卿且退，待朕与群臣商议。”刘青谢恩而出。帝问群臣：“谁可部兵前行？”柴玉奏曰：“沿边帅将，只好看守本境，难以调遣。陛下须出榜文于都门，招募新降将中有文武超群者，充先锋之职，抑兵前往。”帝允奏，即令学士院草榜张挂各门。不提。

却说刘青投进无佞府，报与令婆，说知宗保被困之事。令婆大惊，问曰：“汝曾奏知圣上否？”青曰：“已先奏知，然后来见令婆。”令婆曰：“主上何日发兵救应？”青曰：“柴驹马奏道，朝廷无甚良将，不堪此行。即令出榜文，招募新将，部兵前往。”令婆乃顿足哭曰：“救兵如救火。吾孙遭困阵中，度日如年；若待临时招募，得知有人来应募否？若使再延一月，宗保性命休矣！”言罢号恸不止。

时穆桂英、八娘、九妹等闻知，都出堂上探问因由。令婆收泪，道知宗保全军被困之事。桂英曰：“此系朝廷大事，何不令人奏知朝廷，乞发救兵？”令婆曰：“国无良将，欲待临时招募，以充此行。我恐稽延误事，故此恼闷耳。”桂英曰：“令婆勿忧，小妾当部兵救之。”令婆曰：“汝一人如何去得？”八娘、九妹曰：“女孩儿二人愿相助同往。”令婆未应。堂前十二寡妇周夫人（杨渊平妻，最有智识）、黄琼女（六使之妻，好使双刀）、单阳公主（肖后之女）、杨七姐（六使之女，尚未纳婚）、杜夫人（杨延嗣之妻，十二妇中惟此一人乃天上麓星降世，幼受九华仙人秘法，会藏兵接刃之术，武艺出众，使三口飞刀，百发百中，杨府内外皆尊敬之）、马赛英（杨延德之妻，善使九股练索）、耿金花（小名耿娘子，延定之妻，好用大刀）、董月娥（杨延辉之妻，目力精锐，乃有百步穿杨之能）、邹兰秀（延定次妻，极善枪法）、孟四娘（太原孟令公养女，为渊平次妻，有力善战，军中呼为孟四娘）、重阳女（亦六使之妻，善使双刀）、杨秋菊（杨宗保之妹，武艺高强，箭法更精）一齐进前请行。周夫人曰：“既侄儿有难，凭我等众人武艺，一者为朝廷出力，二者省令婆烦恼，定要救回宗保也。”令婆喜曰：“我观汝等并力同心，实堪此行。”即分付速准备枪刀衣甲俟候。八娘、九妹等自去整点。不提。

却说令婆次早入朝奏曰：“臣妾媳妇等，闻宗保被困，各要部兵前往救应，与朝廷建功，乞陛下允臣妾所奏。”帝问群臣，柴玉进曰：“臣虑无人应募，正欲请命是事。陛下允其奏，管教成功在即。”帝大悦曰：“令婆若能为朕分忧，救回元帅，当勒名金石，以表杨门之功。”令婆谢恩。帝亲赐金卮一对。乃下敕，封杨渊平之妻周氏授上将军之职，部领精兵五万，前往救援。敕旨既下，周夫人等已各整備完全，都出堂上，辞别令婆起行。令婆曰：“军情紧急，汝众人当倍道而进。番蛮性顽，若知救兵来到，必要乘势赶来；各宜用心，勿负主上之命。今宗保被困已久，须预遣人报知，以安其心。在此叮咛，各宜牢记。”周夫人领命，即日饮罢饯酒，一声炮响，十二员女将齐齐出府，各执一样兵器，端坐于马上，英英凛凛；白皂旗下，军威百倍。宋真宗与文武在城楼上观望，顾谓侍臣曰：“朕今日视杨家女将出兵，军前锐气，胜如边将远矣。此一回管取克敌。”柴玉曰：“诚如陛下所言。”是日君臣各散。

只说周夫人等军马离汴京，以刘青为前哨，浩浩荡荡，望雄州进发。时值二月天气，风和日暖。但见：

马似飞龙乘紫雾，人如猛虎逐长风。

杏花扑鼻行骢稳，野水清流急济中。

宋兵进发数日，望雄州不远，刘青曰：“近城便是森罗、黑水二国营寨，夫人只好于此屯住，徐议交锋。”周夫人然其言，下令分作三营：着重阳女、九妹、杨七姐、黄琼女、单阳公主五人率兵二万，屯左壁；杨八娘、杜夫人、马赛英、耿金花四人率兵二万，屯右壁；自与穆桂英、董月娥、邹兰秀、孟四娘部兵一万，屯中壁。分付交兵之际，互相救应。重阳女等得令，各部兵分屯。不

提。

却说消息传入三太子寨中，三太子曰：“若使救兵缓来十日，宋将皆已授首，雄州破在旦夕。”即召殷奇商议迎敌之策。奇曰：“哨马报说，宋人皆是女将主兵，此国无良将可知矣。今彼分作三大寨营屯扎，若只攻一处，则两处兵必互相救应。须分兵前后，令孟辛同白圣将先战，审其行兵动静，然后以计破之可也。”三太子然其议，即发帖文报知孟辛等。孟辛得令，欢然领诺，整点军马齐备。

次日天明，于平川旷野列阵邀战。宋左营九妹、杨七姐出迎。红旗开处，九妹马上指敌将而骂曰：“胡蛮狗类好好退兵，饶汝一死，不然，诛灭无遗。”孟辛大怒，即骤马舞铁锤来战。九妹舞刀迎之。两马相交，二人战上数合，孟辛佯输而走，九妹驱兵赶进。百花公主率轻骑从旁截出，与九妹接战数合，百花又败。九妹不舍，勒骑追之。公主较其来近，取出流星锤，转身一放，正中九妹坐马；其马负痛，掀跌九妹于阵中。百花公主正待挥刀砍下，不提防杨七姐一矢射中百花公主左臂，翻落马下，宋兵竞前捉之。孟辛奋力来救，刘青率部军绕进，森罗国兵大败，孟辛单马走投白圣将营中去了。杨九妹等乃收军还营。众人解百花公主入中营见周夫人。夫人曰：“且将槛车囚起，以候回京发落。”军校得令，将百花公主槛囚，不提。

忽报黑水国部落索战，周夫人召集二营商议，因问：“谁出兵迎敌？”重阳女应声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周夫人曰：“更得一人副之为美。”穆桂英进曰：“妾身相助出敌。”夫人大悦，付兵一万与二人前往。重阳女得令，部兵与桂英扬旗而出，列阵搦战。

第四十九回

杜娘子大破妖党 马赛英火烧番营

却说重阳女等来到阵前，正遇番将白圣将，挺枪纵骑，直冲宋阵。重阳女举双刀奋勇来迎。两马相交，喊声大振。战了数合，白圣将力怯，拨马便走。孟辛怒曰：“待捉此将，以为吾妹报仇。”舞锤拍马，当中截战。穆桂英看见，抽矢挽弓，指定敌将射去，正中心窝，孟辛应弦而倒。宋兵乘势杀进，重阳女赶上，把白圣将一刀砍落马下。番兵被杀死一半，其余抛戈弃甲，各走回本国，委弃辎重，不计其数。重阳女又胜一阵，周夫人不胜之喜。

消息传入西番营中，三太子大惊曰：“不想女将有如此英雄，一连杀胜二国，汝众人谁敢退敌？”束天神进曰：“殿下勿慌，小可部兵出战，务斩宋将而回。”三太子允行，即付精兵二万。束天神部兵出阵前，勒马横戟大叫曰：“宋将强者来敌，弱者不如早退。”话声未绝，南阵上旌旗开处，一员女将骤马舞刀来迎，威风凛凛；视之，乃耿金花也。正是：

逞威惟仗追风马，斩将全凭偃月刀。

大骂：“番奴速退，免污吾刀。”即纵骑直奔番将。束天神举戟交还。两马相交，二人战到垓心。有诗为证：

征云黯黯乾坤暗，杀气漫漫日月昏。

逆贼敢当豪杰将，还看顷刻定输赢。

二将一来一往，斗不数合，束天神佯败而走，耿金花乘势逼进。天神引得敌兵入阵，念动妖言；狂风拔木，日月无光，半空中魔君无数杀来。金花大惊，勒马回走。宋兵大败一阵，死者无数。天神收军还营。

耿金花走入军中，见周夫人，道知怪异之事。夫人曰：“西方常出妖党，有如此之术。谁敢出兵迎敌？”杜夫人进曰：“妾身愿往擒此妖人。”穆桂英亦请同行。周夫人大喜曰：“汝等若能破此妖术，则功勋可垂万世。”即付兵一万。二人部兵杀出，正遇束天神在阵前扬威索战。杜夫人一骑当先，大骂：“妖人休走！”天神笑曰：“杀败之将，尚来寻死耶？”即舞戟纵骑，直冲宋阵。杜夫人挺枪迎战。两下呐喊，二人战上数合，天神佯败退走，引杜夫人追来，作起妖法，念几句口号；忽天昏地暗，狂风怒起，空中四十九个黑煞魔君，各执利刃飞下。宋兵惊慌。杜夫人怒曰：“汝之邪法，只好惊吓他人，敢在我跟前舞弄？”即诵动九华真人秘诀；一伏时，雷声霹雳，满空尽是火球，将魔君悉皆烧绝，天地复明。宋兵倍勇，如潮而进。天神气势颓败，慌张无计；正待吐气逃走，穆桂英抛起飞刀，斩落阵内，所部番兵，屠戮殆尽。桂英欲乘势攻入番垒，杜夫人曰：“且回兵，与主帅商议进取。”桂英乃收军还营。

是时，败军走报三太子，说知束天神被宋将所杀。三太子闻天神失手，顿足惊曰：“天神有如此善战之术，今尚死于宋家女将，正所谓勇将不离阵上亡也，令人何以为计？”殷奇曰：“太

子勿虑，犹有五垒军马未动；明日保着殿下，与宋人决一胜负，便见端的。”太子依其议，下令部落，倾壁而出。

缉探报入宋营中：“番人长驱而来，欲与我兵大战。”周夫人听得，聚集女将议曰：“胜败在此一举。可先令刘青入金山笼，报知宗保，约定明日从内攻出，方好调遣。”刘青应命去了。周夫人唤过黄琼女曰：“汝引步兵一万，与彼交战，引敌人至雄州城下，吾自有兵来应。”黄琼女领计去了。又唤过董月娥曰：“汝引马军五千，与邹兰秀于城坳两旁埋伏，信炮一起，乘势杀出。”董月娥与邹兰秀亦领兵而去。又唤过马赛英曰：“汝引轻骑五千，各带火具，候交兵之际，焚其营寨。”赛英承命而行。又令杜夫人率后军应之。周夫人分拨已定。

次日，鼓罢三通，宋兵出动。黄琼女勒马阵前索战。西阵殷奇一骑先出，手执利斧大叫：“宋将速退，尚保残生。若来强战，管教你片甲无存。”黄琼女怒曰：“汝之狗类已被我军屠戮殆尽，尚夸大言耶？”即舞刀直取番帅。殷奇绰斧迎敌。两下金鼓齐鸣，喊声大振。黄琼女诈败而走，殷奇驱众追来。将近城壕，宋营中信炮并起，董月娥、邹兰秀二支伏兵齐起，万弩俱发，番众溃乱。殷奇知有埋伏，勒马杀回。穆桂英从中杀进，冲开番阵；三太子之众，各不相顾。马赛英轻兵已出其阵后，放起烈火。正值东风骤起，霎时间火焰涨天，满营皆着。番骑报道：“宋兵已焚寨壁。”三太子惊得魂飞魄散，弃敌而逃。殷元帅见势不利，口念邪偈，怀中取出聚兽牌，望空敲动；忽一声震烈，四下黑雾中，涌出一群猛兽，尽是豺狼虎豹，冲入阵中。宋军个个失色，各回马逃生。杜夫人望见宋阵披靡，即念起真言，满空中火焰齐下，将猛兽烧得四分五落。番众倒戈弃甲而逃，恰如残云风扫，病叶经霜。殷元帅拚死杀出重围，正走之际，杨秋菊一箭当弦，正射中殷奇左眼，落马而死。

是时，金山笼杨宗保等望见火起，刘青引兵杀出。呼延显鼓勇争先，恰遇江蛟，交马只一合，刺于马下。部下番兵，杀死大半。穆桂英、黄琼女二骑，直进金山脚下，与宗保合兵一处，乘势追赶，杀得番众尸横散野，血满如川。夺得牛马辎重，不计其数。有诗为证：

四面干戈战阵连，杨门勇将定中原。

番人弃甲抛戈遁，正是英雄效力年。

宋军已获全胜，惟呼延达先被番人所杀，周夫人乃收回众军。城中已开门迎接，周夫人以军马屯止城下，自与宗保入府中相会。宗保拜曰：“不是姆婢齐心克敌，宗保几至颠危，此一回足洗困辱矣。”周夫人曰：“圣上闻侄被困，无人押兵赴救，令婆怀忧终日，我等只得前来救应，不意剿尽敌兵也。”宗保曰：“机会难再，此去西番连州城，数日程途，莫若乘此破竹之势，直捣其境，擒取国王以献，千载一遇，不可失也。”周夫人曰：“阃外之事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但可利于国者，行之无妨。吾意正待如此。”即下令进兵，以取连州城。众人得令，各整备起行。次日平明，三军望西番征进。

是时，三太子望僻路走回，奏知李穆王：“殷元帅并二国借兵，尽被杨门女将剿灭殆尽，即日人马长驱来取连州。”穆王听罢，神魂飞坠，拍案悔曰：“早不听柯丞相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”道未罢，传报：“宋兵将连州城团围三匝，水泄不通。”穆王急下令众部落，婴城坚守，与文武商议迎敌之计。柯自仙奏曰：“宋兵声势甚盛，我之大将尽皆授首，今日那个敢再战？”王未应，忽珠帘后一人进曰：“小妾愿部众以退宋兵。”众视之，乃王长女金花公主也。穆王曰：“只恐汝不是宋人之敌。”公主曰：“儿幼年曾学武艺，何倒自己志气也？若与交锋，自有方略破之。”王允奏，即付兵二万。公主得命，次日，部众开西门出战。

第五十回

杨宗保平定西夏 十二妇得胜回朝

却说金花公主来到城外，正遇宋女将杨九妹，两阵对圆。公主谓曰：“宋兵不识时势，深入吾地，作急退去，免遭屠戮。”九妹怒曰：“该死之贼，犹不纳降，尚敢来争锋耶？”即舞刀跃马，杀奔番阵。公主举枪迎战，两骑相交，斗经数合，九妹刀法渐乱，败阵而走。公主奋勇追来，城上喊声大振。杨七姐看见公主追逼九妹，紧急弯弓，一矢射去，可怜金花一命归冥。宋兵竞进，番众死者无数，只走得一半入城，报知穆王金花公主被射死阵前。穆王惶惶无计，寝食俱废。

越二日，宋兵攻城危急，武将张荣奏曰：“主公勿忧，城中兵马尚有四万，粮草可应一年；且宋兵虽盛，远来运饷不给。臣愿率所部出城一战，若使能退。乃主上之福；如果不能胜，君臣婴城而守，亦长计也。”王允奏，即令张荣出兵。按张荣，羌落人，极有勇力，使一柄大杆刀，上阵如飞，军中号为“铁臂将”。是日领了主命，次早率众二万，出城迎战。南阵中一员女将，当先出马，乃单阳公主也，大叫：“番蛮尚不献城，犹来抗敌耶？”张荣更不答话，舞刀纵骑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未数合，张荣佯输，绕城而走。单阳公主尽力追之，张荣较其来近，转身一刀劈下。公主眼快，侧身躲过，其马跌倒在地。却得杜夫人连忙撇起飞刀，看准张荣砍去，中其左肋，死于马下。番兵被杀死无数，乞降之声，震动原野。此真见杨家女将互相救应之能也。有诗为证：

城下英雄势力争，一时失算倒前征。

敌人莫保须臾死，方显杨门互救兵。

却说番众于城上望见张荣战死，报入城中。穆王忧愤无地，欲为自尽之计。左丞相自仙奏曰：“宋君宽仁大度，降者无不膺爵，抗者自取灭戮。今宋兵坚屯城下，成败已分；主公何不遣使纳降，献上图籍，递年惟出贡物，尚不失为一国之主，此则大计也。如何效取儿女子态，自经沟渎，以取笑于外人乎？乞我主审焉。”穆王沉吟半晌，乃曰：“宋运当隆，依卿所奏。”即令城上竖起降旗。

次日，遣人赏纳降文书，诣宋营投进。周夫人正坐帐中，与众人商议西番纳降之事，忽人报：“番王遣使来议投降。”杨宗保令唤入。使臣进帐前，道知其主纳款之意。宗保犹豫未决。邓文进曰：“西番乃遐荒之地，无用所在，众类顽皮，难供使令，元帅正宜允其降，以彰圣上柔远人之德也。”周夫人然其议，批回来书，与使臣回奏穆王。穆王君臣大喜。次日，亲率文武，开城迎接。杨宗保先进，见西番君臣拜伏道旁。宗保敬他一国之主，扶起，并辔入宫中。部落各备香花灯烛迎候。穆王端立于庭阶请罪。宗保曰：“吾天子仁爱国君，今既归降，若使倾心无异，必不失旧封矣。”穆王称谢。是日，宫中大开筵宴。周夫人率十二员女将并都尉继入。穆王拜见毕，周夫人慰谕亦厚。众将依次而坐，营中大吹大擂，番官进食，番妇进乐；众人尽欢而

饮，夜深乃散。宗保安营于城里，周夫人等屯扎于城外。

又越数日，傍晚皆宁，宗保乃议班师，报于各营知道。众军得令，准备起行。穆王送宗保真犀带二条，珍珠奇异之物无数。宗保只受其带，余物留以进主。乃以阵上所捉将帅，俱令送还，惟有百花公主解入中原。是日，中军离了连州，西番君臣送出十里之外而别。班师将士分作前后队而回，军威大振，四海钦服。有词一篇为证：

盖闻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兵乃凶器，战为逆德。圣人之所不谈，尧舜弗忍于用。兹者西番播乱，兵甲扰雄州之境；皇上震怒，旌旗出汴城之师。征云冉冉，杀气腾腾。连环寨垒，如山岳之势；輜重器械，犹鱼鳞之多。金鼓鸣声，车箱匝地。六师奋力以前，三军鼓勇而斗。金山一战，垓下遭围。激烈闺中之寡妇，敢膺阃外之重权。周女帅，运筹算于帷幄；杨七姐，破坚阵于山前。斩将麾旗，独羨单阳公主；呼风唤雨，最雄杜氏夫人。马赛英，有争先缚捉之能；耿金花，多救应砍斫之力。运双刀，黄琼女军中独胜；开的矢，董月娥塞下无双。邹兰秀，枪法取番人之首；重阳女，飞刀枭敌将之头。孟四娘，英雄莫及；杨秋菊，气势超群。穆氏桂英，施百步穿杨之巧；八娘、九妹，怀图王霸业之机。天生豪杰，地聚精灵。干戈西指，束天神倒旗丧命；貔貅齐进，殷元帅跌马亡身。屠部落如残云迅扫，斩蛮丑犹病叶辞柯。番王纳款，边境争迎。班师唱杨柳之歌，回旅敲金鞍之响。鏖战盛哉！宋运休明，名播万方之威武；杨门奋勇，世称千载之英雄。

行程数日，已望汴京不远。宋之君臣预闻捷音，帝先着柴玉一班文臣出郭迎接。宗保望柴玉来到，下马候问。柴玉近前，手携上马，并辔入城。

翌日，乃朝见真宗。真宗面慰之曰：“卿为朕远涉风尘，成功不易。”宗保顿首奏曰：“臣赖陛下洪福，平定西番，已取图舆以献；属州十四，县二百，户口一万八千，租赋四百石，珍奇异物三十余车。”帝颜大悦，以所献俘俱发无佞府处置。因谓侍臣曰：“杨门女将，俱有功于朝廷，朕当论功升赏，以旌其忠。”柴玉曰：“此国家之盛典，理合颁行。”帝遂下敕，加封杨宗保上柱国大将军，呼延显等俱封典禁节度使，周夫人封忠国副将军，八娘、九妹等俱封翊运副将军。并令有司于内庭设大宴，犒赏征西将士。诏旨既下，杨宗保等再拜受命。是日，依班列坐，君臣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宗保谢恩回无佞府，与周夫人等参见令婆。令婆不胜欢喜，遂以百花公主配与杨文广。时文广一十五岁也。令婆分付设庆贺筵席，与众媳妇解甲。众妇依次坐饮，至夜分乃散。惟有令婆恩典，直待杨文广征服南方，而后受封也。

自是，四方宁靖，海不扬波，宋室太平可望矣。